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4×1092毫米 16開本 50.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六四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六)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

六卷(六)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三

序
書序

唐鑑序
石介

通鑑序
胡三省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集策序
秦觀

離騷新序
見補之

變離騷序
見補之

變離騷後序
見補之

續楚辭序
見補之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序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正統八例序
楊奐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離騷新序
見補之

離騷新序二
見補之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雲南志略序
虞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選集

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宦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奸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鉉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

此書不可

官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湜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安石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奸臣壞之官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官官奸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官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于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繼嗣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其筆斬然

新註涑水司馬君實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明公古今有心人其書古今不朽事

古者同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檣杙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潘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課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課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三

通鑑

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上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百。

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闢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辭。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具忠憤感榮。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四

通鑑

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載世之論者。率日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爲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述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

求勝而敗。國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悲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編閱舊史。勿採小說。扶輿幽隱。會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心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五 運集

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併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雖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者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吳興讀史不暫置。源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

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灼瑪時行爲之序。今海陵反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昭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岬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六 運集

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端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避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開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孝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若辭誤十二卷。嗚呼。詳

正不必約

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論其當否。臣贊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素尚多。蘇晉之割斷益夥。皆臣贊以差與。詆蔡謨以抵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芒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非學於中國。嚆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矣。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七 選集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管涔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騁輿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絳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麗。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適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不必有聖人以統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聲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辭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八 選集 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振葉以尋根。觀濶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圓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情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

貶於才略，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敎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乃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九 選集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輪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

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輟志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慎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奸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烏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十 選集

鳳魚有鯁，超絕之材，宜見闕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彌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師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十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問，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

情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思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弊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識者錯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傳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承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爲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圖書得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

遷集

損益之况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爲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擿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總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臣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于淫小雅不能無怨謫然

固大言

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寇敵而原且久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追荀息以立奚齊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歿其爲忠也汙矣惟其歿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好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已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

遷集

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諷不忘以義劓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姒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論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

喜嘗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幾於同浴而譏裸程哉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勰以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寃鬼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沉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久而已矣嗚呼勰

奇賞彙編

卷百五十五

三

選集

變離騷序 上

晁補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經皆曰楚辭矣今楚人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楊雄爲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疾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必悲其文未嘗不流涕

其文散
乃其語散
而固矣

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比于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有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拾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奇賞彙編 卷百五十五 三 選集 五子之歌狸首之斑然鸞則續而蟹有筐佩玉蔡兮吾無所系之招之惜惜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彥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楊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于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

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占詩。惻隱規
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
麗不可弃。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
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
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
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
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
足嘉者也。鮑昭長於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
以劉渢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
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
也。末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嫫母衣錦。西
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
云王維生韓柳前。縱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
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
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况文不多約而可觀。問
大鈞理勝招非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
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
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

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標或宏傑自
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
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樂
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
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
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於祖
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 下

晁補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蠶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
髡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實羽翼六經于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
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于詩亡
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
先後以貴重原于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
俛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
于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
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
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
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
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矣。推

正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淮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並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于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于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七

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為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三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空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已之儻儻。受人之絷絷。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于為躬躬之辭錄。則凡不至于為躬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為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七

以皆廢也。況言語趨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為盜。因以食為盜。而嘔之。管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文甚佳。然以柳劉比原。以息夫躬形柳劉。俱無法。嗟乎立言難。

續楚辭序 晁補之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

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口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原自沉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大莚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楊雄以謂何必沉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世是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故其言至于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秦漢淫奔之辭。願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秦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楊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若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九

選集

言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爲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旣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微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十

選集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郛一握自秦柱下史作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

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
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
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
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算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
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
四因一損一益之算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
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于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
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襍以準
法而算家輒因仍用之。以糅賔夷則無射四因二除
爲大呂夾鐘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矣。甄氏能辨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圭 選集

亦疑之。李照死景仁不能爭。况陳暘以下託之空言
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
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
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
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
呂求黃鍾彈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
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行
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算。既未有以處之。紀
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算。而謂之黃鍾變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圭 選集

知母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協于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風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以蕤賓之角歌考樂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予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三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圖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三 選集

正統八例總序

楊 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子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

應人而猶以爲未足况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三 選集

三

選集

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
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德
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
者也故附見之此蔣父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
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
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
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
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
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
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
可賞彙編 卷百七十五 五 選集
哉黨魏緒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
盜之手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于篡弑若
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
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卽皇帝位
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出乎
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
曰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懷魏也
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
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
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

而略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
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已肅宗掃清鉅盜廻軫京闕
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
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
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已也世宗不祿禮樂庶乎可
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隋
者何夏之有窮泥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
唐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隋
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五 夫 選集
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
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若輔相
之重也曰景帝卽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伯
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
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
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
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
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
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
我不絕於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

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脩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偽。舍是孰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王
選集

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

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矣。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日益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擒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諱楚紛佻。條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古未遠。猶有先賢風采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忤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子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雷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藥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王
選集

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其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騷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于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元 選集

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獨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管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

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謾且歾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元 選集

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寔且貧莫知我艱非門之志也何幸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各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溢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謂猶騷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

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
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
離騷離騷變而爲賦譬如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
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
橋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
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
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篇問對銘贊操引荀類出
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
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
卷新錄也使夫錄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五 圭 選集
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
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
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
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
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
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辭廟鬼神之事以
掩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
次之大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不可如

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
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
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
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
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
文也以爲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
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
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
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爲十一則溢而
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五 圭 選集
可合十一以爲九若溢而爲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
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耳末云鸞鳳之高
翔今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
千仞今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
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
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
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關矣又十七卷非舊
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
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外闕
難知王逸云武帝時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

固賈遠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遠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遠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序云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公其俗而導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選集

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閱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微倖器名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其悍素不知教寬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歟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後之民日以老歟且盡主者格於貪利雪師以自達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變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

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扼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慘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選集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若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敘其篇端案隋經舊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鄭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祐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鄭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鄭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

系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疏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者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字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他書或然也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三 通集

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非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

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七十四

序 書序

史記自序 司馬遷

敘傳 班固

典論自序 曹丕

三都賦序 皇甫謐

汴都賦序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元和辨謫略序 唐次

譜例序 蘇洵

奇賞齋編 卷一百七十四

蘇氏族譜引 蘇洵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六書故序 戴侗

四體書勢序 衛恒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史記自序

司馬遷

叙太山封一段如見司馬談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官在陶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曰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刺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錢官當始皇之時刺贖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殉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代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曾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

柳陽
太史公詩
此作更奇

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鄉鄰尼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於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余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上 誦集

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宜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

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口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上 誦集

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隨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太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四

選集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龜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微華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記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

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夫後世聖人君子

叙傳

班固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存於箚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釋故名穀於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選集

釋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一避匿於樓煩致馬告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井方多以一爲字者一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太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貴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古數于長安況生三子伯旂旂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

漢人不
亦然

後漢書

妙

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
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
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
在於綺襦統絳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忼慨
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
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
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
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
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長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六 趙集

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
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
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
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帷坐張畫屏風畫紉醉
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顧指
畫而問伯紉爲無道至於是虐伯對曰書云迺用婦
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
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
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
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七 趙集

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旌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荐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旌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允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八 選集

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減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身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九 選集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王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輕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

奇賞彙編

卷五古

十 選集

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誣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卿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管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卿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審迺避匿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為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為唐虞三代

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

典論目錄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雋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

奇賞彙編

卷五古

七 選集

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疆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交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芥予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又教予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予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

張繼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
予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
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
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
滅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莫春勾芒司節和
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
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
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予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
射此實難能予言執事未覩夫頃發口縱俯馬蹄而
仰丹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予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三 選集

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戰
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
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
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
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予從
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
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
刃予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予頗嘗好之又
得善術因求與予對峙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
杖下毀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

之予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
交予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予
却脚鄴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予還坐笑曰晉陽慶使
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予亦願鄧將軍捐
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
予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
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
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予於他戲弄
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
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三 選集

予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
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
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予是以少誦詩論及長
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此篇甚雋摹寫小技如畫從鄭叔段巷人之詩得
來○或以子桓生而好弄即位猶有童心惟薄葬
制能達生慮遠此未識英雄語也

三都賦序

皇甫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
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

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管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紉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西 選集

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容。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若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因經制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圭 選集

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人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營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未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非而

先帝弃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
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
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
於詳說而后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
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
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
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
人言州閭大會賓王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醖
肴腍則使人思弛帶而臥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
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楊雄以謂猶勝鄭衛之
奇賞彙編 卷五 古 六 選集

聲曲終而秦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弃不務然補之
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
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
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爲人蓋澹泊寡
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
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爲侈麗閎衍者
非耶故備論之

樂府古題序

元 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
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歡章篇操引謠謳歌

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
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
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
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昨者爲
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
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
題躡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
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鏡
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簡仲卿四
奇賞彙編 卷五 古 七 選集

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
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
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
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牘沐作雉朝飛衛女作
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
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公襲古
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勝尚不如
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
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
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

篇無有倚傍余少嘗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輪提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人選集

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灾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與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許似忠而非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鵠鳩彫卉惹惹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邈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謗諍之事迹叙瑕豐之本末紀諄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管虞舜有聖謚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具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譜例序

蘇洵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人選集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歿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太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

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于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畱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干 題集

易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兄弟也兄弟其

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王 題集

好飛白書明窗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執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畱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

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富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六書放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天不明于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于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許其得天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圭 選集

所不知固闕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就家塾以俟君子。

四體書勢序

衛恒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幾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圭 選集

作漢以存古人之象焉。晉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石經，三曰中書，四曰奇字，五曰古文，六曰異者也。三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五

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於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贖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柑，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柑，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草書。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承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並時，見稱於西州，而於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

也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鍾鼎篆韻自琬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鍾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此鍾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彝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類爲鍾印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達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蒼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敘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奇賞彙編 卷五 古 美 選集

之屋壁齊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手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栢寢之刻栢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已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刊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楷捐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二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者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

以俗爲

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啓趙明誠榮谷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辨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做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鍾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鍾鼎文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終琬戈因王楚之成書其所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翟氏評周宜遺蹟亟稱奇賞彙編 卷五 古 圭 選集

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滌疑秦篆荏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歎烟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子爾銅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水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

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
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
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
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書言臣所假伏
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忠皇令印皇字從白
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
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
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皇非從羊是乃諧聲之
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
少府德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鵠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天 選集
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
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宇記名後
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
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
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首釋行世而詩書易
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
不止字書辟如割竹由未而至本是一或一道也當歎
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
言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
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

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逮及
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
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
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
力於篆韻盡書其若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
行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天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

負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七十五

序
詩集

序蘭亭詩後

孫綽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玉臺新詠序

徐陵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詩品序

鍾嶸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鄰

入蜀紀行詩序

王勃

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

王勃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一
選集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鄆州溪堂詩序

韓愈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愚溪詩序

柳宗元

河岳英靈集序

殷璠

唐風集序

顧雲

篋中集序

元結

又玄集序

韋莊

與京邑游好詩序

顧雲

登頭陀寺東樓詩序

李華

嵩山舊隱詩序

顧雲

澤宮詩序

劉禹錫

安皇甫兵曹宅詩序

楊盈川

周朴詩集序

林嵩

七愛詩序

皮日休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詩集序

序蘭亭詩後

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淳之則清滄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克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寥落之興永仰瞻義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

奇賞彙編

選集

逢觀快然兀然焉。復覺鵬鷄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徃復推移。新故互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卽所賦詩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旣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宇天哀立民極莫不崇
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彤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
上以徽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旣永宗漢之兆

陳子昂頌
序

奇賞彙編

二
選集

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
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錢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庶
洛欽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闢巖
墮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塵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
坳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蹕之所往還於是離
宮設衛別殿周徽旌門洞立延帷接扈閭水環階引
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搖
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旌委旆肴粢

芬藉觴醉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綬羽之帶三奏
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
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楊袂風山舉袖
陰澤靚裝藻野袂服緝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
者矣上應萬壽下視百福市建京和闔堂依德情盤
景遠歡洽日斜金駕抱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
慨鄧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闕而廣曼
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媿者歟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采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
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
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賴川新市河間觀
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
罔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隣之目媒
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
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篴篥雜引非
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
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閨氏覽而遙妬且如東
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將橫陳於甲帳陪

唐詩集
卷五十五
選集

海駭姿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驚奮奏新聲於度曲粧
鳴蟬之薄髻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
都石黛最發雙蛾非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
童分九魏帝腰中寶鳳授犀軒轅金星與婆女爭華
靡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冷袖時照韓掾之香飛燕長
裾室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
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
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
研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
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四 選集
絳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
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劍晨嚴
銅鋪畫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除誰能理曲
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
六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
蠲愁疾信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爲鴻
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筆晨書
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

渭之間若斯而已也。麗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亦龍伸蠅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按鉛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禪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編。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弃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隋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起古詩古樂府

奇賞彙編

卷百五十五

五 選集

盡梁代

繡口錦心又香又艷文士浪稱才情領此應愧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聖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微聖廷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開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摘藻銅省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

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編緗細於七閭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威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歆案而忘怠况復迄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脩馳靈臺辟雍之疑禮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巖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奇賞彙編

卷百五十五

六 選集

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棗據區區前史不亦慙歟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核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吉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下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華豈直得解纓須提含鉢瓶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會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游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詠極連

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典詠並命從游書令視
草銘非潤色七窮燁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
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
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
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
詞賦曹祖勸其脩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
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
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
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
獻頌猶不足以掄揚著述稱贊才章况在庸才曾何
奇賞彙編 卷五 七 選集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
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
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
夏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

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
日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
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
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好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
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
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
兄弟鬻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桴龍託鳳
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
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
奇賞彙編 卷五 八 選集

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
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
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
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
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
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
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
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

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
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
耶故詩有六義焉一口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而
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
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
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
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
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
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
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
奇賞彙編 卷五 蓮集
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
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
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
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
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
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
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騁焉於是庸音
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綴綴
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親終淪平鈍次有輕蕩
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

步而師紹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
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嵇觀王公縉
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
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
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嚙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
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
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
辭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
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接武固
奇賞彙編 卷五 蓮集
以現漢魏而不通吞膏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敢
致流別噤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鄰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
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
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綿聯
於季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爲靡鹿之場帝圖伊梗
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草大愚黔首羣書赴
火化崑岳之高煙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沉於
海河間王初踰崦於古篇禮適諸夷齊叔亦區區於

綿絕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
爰翦衣冠禮樂重開三代之風王帛謳歌無墜六經
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自此迄今逾千祀
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關里裁詩公幹即升堂
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耆
文場代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面通衢之小苑
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
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徑敵
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
弔曲江之澄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土

選集

在獄詠蟬詩序

駱賓王

予禁所禁垣西是法屢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
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聽訟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
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豈人
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
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蛇其皮也有
仙都羽化之靈安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爲變
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
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質天縱飲
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微纒不哀
傷而自恕未搖落而先衰聞蟬姑之流聲悟平反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選集

入蜀紀行詩序

王勃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予自常安觀景物于蜀遂出褒
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迨彌月而
臻焉若乃採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
青峰襍起陵濤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橫立亦宇
宙之絕者也雖莊周詭呂梁之險韓侯怯孟門之俊
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

細雲以重
朝夕取諸
腹中

湖之思。況乎躬覽勝事足踐靈區煙霞爲朝夕之資
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
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編爲三十首投諸好事焉

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

王勃

不勝之人
必在天地
之人言見

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稟僕以
耿介不平之氣頓忘山岳坎壈于唐虞之朝倣想煙
霞顙賴于聖明之代情可知矣賴乎神交勝友得山
澤之蚪龍隱路幽居降雲霄之鸞鳳揚公沈公行之
者仁義禮智用之者乾元亨利玄經苦而白鳳翔索
耀開而紫鱗降金門待詔謁天子於朝廷石室尋真

奇賞彙編

卷百五

主選集

訪下官於丘壑幽人待士非無北壁之書隱士迎賓
自有西山之饌席門蓬巷佇高士之來游叢菊幽蘭
喜王孫之相對山南花圃北松林黃雀至而清風
生白鶴飛而蒼雲起停棹綠水仲長統之歡娛置酒
清山郭子期之賓客足可銀鉤人探一字四韻成篇

開州韋處厚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嘗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
尊盛山僻郡等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憚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

集

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
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爲詞章可謂儒者
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
水之于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詞也若奏金石以破
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
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
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
而咏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
巴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之者凡十人及明年

奇賞彙編

卷百五

主選集

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和者通州
元司馬名積爲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佐爲京兆忠
州白使君居易爲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爲諫議太
夫黔府嚴中丞武爲秘書監溫司馬造爲起居舍人
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
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

鄆州溪堂詩序

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既一年獲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鄭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導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殲其師其後幽鎮魏不悅於
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于三
方惟鄭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恐然而皆曰鄭爲虜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曹濮于
鄭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
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于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
一以爲龍蛇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
上之賜也于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于乎此邦之人衆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

壯歲可樂
銅板和

者人謂斯何令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帝莫九握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
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
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饑無食孰呻
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螟羊狼
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
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今可以
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
蕪葦公以宿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
栗瑟公暨賓賁積經誦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
賓芬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
是床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元此上小兒
再弄文字
讀此汗下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
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此七言詩
此八言詩
此九言詩

鍾中石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達見
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
扁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
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無次傳于喜喜
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噤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
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
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歷道士每營度欲出
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 選集

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
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
劉與疾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親脫含議
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
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
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
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
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
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

此詩雖
服氣書云
宋人有詩
其意與此
公教其前
曰此篇可
詩失凡之
術或若其
類是與亦
愚之一也

愚溪詩序

柳宗元

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愚皆起立床下拜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予以愚觸臯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
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
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
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
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南
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亡以利世而適
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嘗武子邪無道則愚
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
皆不得爲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

習補祭文
老韓移汗
以爲手方
而後發氣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脊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思，溪則茫然而不達，昏然而同歸。起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河岳英靈集序

殷璠

是品滿

序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于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費往來，盈快蓋身後立節，當無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元 選集

奇賞彙編

元 選集

詭隨其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衆口銷鑠，爲知音所痛。夫文友神情體雅，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安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翠餅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詞句質素，耻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爲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蒲篋箭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風骨始備矣。寔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遵古，有周

風雅再闡，今日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刪畧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義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即以河岳英靈爲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爲上下卷，起甲寅終乙酉。論次于序，以品藻各冠于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壓梁竇，終無取焉。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一作：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

奇賞彙編

元 選集

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汗，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効，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於當世，誰爲韓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

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蓋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風集序

顧雲

不刊之書
張奇之序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選者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敏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畧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師皆摧撞折角崩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祿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固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皆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紀綱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秋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不薑介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於挾剔信詩家之雄傑

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爲之叙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小頌魯頌者廣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漢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岩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珣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採珠難求十斛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微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彛莫窮其巨派洪濶任歸東海摠其記得者才于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肇鳧氏之鐘霜清日觀浮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壁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翺奪造化而雷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鯉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采

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滄海之水左太冲十
 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面焉能盡麗足知
 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
 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
 但汲井泉等同于風月烟花各是其爐梨橘柚昔姚
 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
 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
 疲魚兔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沉瀣之
 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
 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登頭陀寺東樓詩序

李華

侍御韋公延安威清江漢舅氏負外象名高天下賓
 主相持賢乎哉王師雷行北舉幽朔太尉公分麾
 下之旅付帷幄之賓與前相張洪州夾攻海寇方收
 東越夏首地當郵置吉語日登喜氣填塞于江湖生
 人鼓舞於王澤頭陀古寺簡栖遺文境勝可以濯濯
 心靈詞高可以繼聲金石二大夫會臺寺之賢攜京
 華之舊十有餘人燦如瓊粲輝動江甸涉金地登朱
 樓吾無住心酒亦隨淨一作將以抖擻煩襟觀身齊
 物日照元氣天清太空無有遠近皆如掌內辦衛巫

使我再游之興勃然

於點黛指洞庭於片白古今橫前江下茂樹方里莊
 雲一色曰屈平宋玉其文宏而靡則知楚都物象有
 以佐之曷氏謂華老於文惠忘其瑣劣使為諸公叙
 事不敢煩也詞達而已矣

在會稽與京邑游好詩序

顧雲

造化之功東南之勝獨會稽知名前代詞人才子謝
 公之倫多所吟賞湖山青秀超絕上國羣峰接連萬
 水都會昇高而望盡目所窮蒼然黯然而澹然先
 春煦然似畫似翠似水似冰似霜似鏡削玉以劍者
 霞布似窈窕者霜清似英絕者如是者千狀萬態綿
 亘數百里間則夫盤龍於泉巢鳳於山蘊玉於石藏
 珠於淵固必有矣真駭目喪精之所也其土沃其人
 文雖逼閩蠻而不知一失禮節雖枕江海而不甚瘴
 疫斯焉郡邑一何勝哉將天地之樂萃於此邪至于
 物上所產風氣所被鳥獸草木之奇妖冶嬋娟之出
 前聖靈蹤往哲盛事此傳記所詳不假重言也斯但
 相述其勝耳僕雖乏才自侍從至此晨夕習業之外
 游覽所得吟咏烟月摠散情至自足一時之興也亦
 足快哉然時或倚檻南臨回首西望相交朋遠誰與
 同之每思達年於京洛間見時俗之士浮淺之流多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天
分
於
大
地
於
中
非
也
鼓
吹
也

誇邑外人家有水木田園庄舍甚為奇勝可比江山
嘗與俱往謂信然今在此乃知前者之悠悠妄誇耳
不足聽且夫方壺員嶠桃源洞天自標真聖之居不
與驚塵相接非但計幽隱已也至于人寰所在游觀
必當顯敞知名若會稽山水深不可測高不可及如
是乃能孕靈怪藏珍寶生霞雲而盡勝繁耳豈於十
畝之地朝夕之間鑿為汚池植為幽藪源流既通根
抵可知深不過藏青蛙密不過栖鳥鵲而能出奇為
勝哉今之君子多尚奇好事貴達顯揚幽僻反陋則
言之而實不足徵也不然則是人能與造物爭功矣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選集

題武賓客嵩山舊隱詩序

顧雲

賓客詳攸緒則天皇后從姪也天授中封安平郡王
遷殿中監出為揚州大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居
嵩山遊榮寵也想其始來捫危選勝駕迴裁基細走
伊波控隱士飲牛之渚螺排嶺嶠對仙人駕鶴之峰
移紫府之全模寫清都之勝集王桃植砌董杏栽壇
帳合蘿高床平石古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曙景

構休
可安
白見
之必
極其
多

張屏挂清光於露壑時或春花發盡秋雨晴初虛簾
調風斜牕印月吞露華今漱煙液而樂天和吟酒賦
兮唱吟歌焉知帝力及龍圖去呂龜鼎還劉中宗皇
帝方欲訪道崑崙巖鳴鸞茨岫遙飛鶴版親授蒲軒扣
蓬藿之荒扉遠徵枚乘掃臯夔之右席強走巖陵莫
不黃屋翹襟高霞疊夢由是輕鷗出浦明月離雲纔
拜宸階旋登甲觀以公嘗棲洞府不喜塵機雖當掛
珮垂紳愈若投羅觸罟及飛章上闕雪泣辭天帳祖
席於青門輅仙裝於紫陌乃知飛霜匝野水雀留不
死之盤烈日焚溟珠所有不枯之草故能振清風於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選集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選集

威里飛逸駕於雲達宜乎與祿產分鑣夷齊結轡比
夫吞腥咽腐懷祿偷安者不亦優乎今則八桂森指
五芝零落立松崖而盡日不見王孫掃石壁以題詩
別招逋客豈無來哲能紹玄蹤聊訓短章用旌高烈
時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廣孝皇帝御宇十二歲也龍
集辛卯律中林鍾十二月丙寅題

澤宮詩序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為良弓文學
為敢矢規爵祿猶衆禽密設持滿遡風蜚徽者數矣
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鶴之獲輟弓收視歸究其術繇

是跡愈屈而名愈聳。君子益多之。被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縣額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干祿。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因我不臧。高牖伊何。維器與昔。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宴皇甫兵曹宅詩序

楊盈川

皇甫君冠冕於安定。李校書羽儀于隴西。岑正字明目於漢南。石官坊指掌於河朔。高侯邦之司直。下走許賞彙編 卷二五十五 壬 選集

齊之濫吹。若夫風雲龍虎。水火陰陽。隔千里而應之。莫不默契於同聲矣。聖明千載。區宇一家。掩八紘以得之。莫不高會于中京矣。是日也。河圖適至。海鯨初死。五岳四瀆。漢皇帝崇其望。祀一日三朝。周天子展其莊敬。君臣慶色。朝野歡心。玄晏先生開甲第而留賓。二三君子赴龍門而廣譏。陰雲已墨。肅氣彌高。霜寒萬里之園。冰納千金之水。而郊後市。即爲潘岳之居。累代通家。咸言李膺之客。百年何計。相知在于我心。四海何求。爲樂止於名教。抽毫進牘。皆請賦詩。日暮途遠。聊裁序引。

周朴詩集序

林嵩

頽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餐等江河而共存。嗚呼。先貧俱足。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於金馬門。敗踏宜尼戶。乾符七十。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爲詩友。一篇一詠。餉炙人口。驚驚屈軼。祥瑞皇家。迂避而貧。聲譽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貴如浮雲。蔑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戶。不庇風雨。稔不杭歎。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開戶。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奇賞彙編 卷二五十五 壬 選集

陽春云古
之刑賢也
爲國今之
所計也爲
家

七愛詩序

皮日休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爲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爲真將焉做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真君爲真隱焉鎮流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爲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爲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子愛忠矣不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公作三羞詩賤逐客云志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元 選集

君臣一般勝家國共殘殺弔許師云雄健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作一川肉羞貪吏云厲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惓然無所間曼卿

隱于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啞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

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稟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尚聞

東西多山水其巔崖巘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止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多慷慨鳴咽之音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秘演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秘演雖愛秘演又狎之

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
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
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
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于世者固多矣士之
貧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于世予以
爲詩非待又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于○世○也○
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
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
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
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
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
姓顏氏先師交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奇賞彙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 七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六

序 文集序

右丞相蘇文憲公集序 韓休

南陽公集 盧照鄰

上官昭容集 張說

刑部侍郎孫文公集序 顏真卿

東臯子集序 呂才

陳氏伯玉序 盧藏用

御史儲公序 顧況

兵部楊君序 權德輿

奇賞彙編

卷一百五十六

文集序

選集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刺史呂君集序 劉禹錫

禮部員外柳子厚序 劉禹錫

題柳州文集後 司空圖

集昌黎文序 李漢

劉商郎中集序 武元衡

文泉子集序 劉蛻

功曹蕭穎士集序 李華

太子校書李觀集序 陸希聲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經略使元次山集序 李商隱

樊南中集序 李商隱

陳先生集序 羅隱

湘南應川集序 羅隱

趙國公集序 羅隱

師伯渾文集序 陸游

呂居仁集序 陸游

海陵集序 晁補之

何龍圖集序 晁補之

南昌劉應文文集序 虞集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文集序 二 題辭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文集序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

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珂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爾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一 題辭

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輻輳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城挹其軒冕揜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二

選集

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和
五歲便指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嘗輟至于八九
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
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翳泉海內重林宗之各
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
歎曰蘇生一甲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
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策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
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
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
屬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
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
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
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
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
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
深也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
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
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陸簡疑終老之年
走朝有問上醫候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探宏襟前
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

見前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三

選集

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
至乃緒繁而官商應言形而雅頌興與律與雲天並
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
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
燕然之石繁弦開發綉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
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爲王超陳而已若乃
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輪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
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
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
歟何其殊尤而懿錄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
洞蕭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
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
寥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岷山之上長留
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譜成
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秘府以示來
裔

南陽公集序 盧照鄰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
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
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闕蕭曹絳灌負長劍於此時

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弄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其支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始疑作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敘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其詩音韻文成江左諸人咸好。環姿艷發精傳真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疎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盧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嗟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四 選集

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崢嶸似靈龜之孤朴。乘槎上漢誰問切莊子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議長安之遠近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為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勞舉斧入病爰超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為聲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年中太宗外服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于戚于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為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為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疊疊聽者忘疲許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審明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辭兼包古義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途既博既精為學遍遊於百氏自豸冠指佞鷄樹登賢內掌機密外修國史晨趨有暇持彩筆於瑤軒夕弄多閒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顧盼漢家之城闕風烟逸韵縱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耆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

蔥昂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顛沛。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至。親翰闔門。愛客相尋。鷄談滿席。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非。藏藏遊魚。蓮欲紅。兮。蘋可望。綠櫂恒湛。齊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一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餘早遊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臥東山。憶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廐蕭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毀。交黃鳥集于柳。兮集于桑。營營蒼蠅。止于藩。兮止于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兔有埏。三湘不追。川無梁。兮鳥無徑。輟斤之慟。何獨莊周。聞笛而悲。寧惟向秀。徒勤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六 選集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噎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繼天地。究人神。聞寂冥。覽一作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統絕代。敏識聰聰。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蜚。如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

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寔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惠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埜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耻。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與主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閤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跡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彼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擬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又安。動則蒼旻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章忠者。忤性。窈窕柔慢。一作誘掖。善心妄味。九惠之嚮。傾情六藝之圃。故登昂遼海之意。寢遡胡刈。越之威息。塔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于來葉。非夫玄黃麻粹。貞明助思。眾妙揆識

羣靈挾志誕異人之資授興王之瑞一作端其孰能臻

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管管其遊東甌同安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瑯瑤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刑部侍郎孫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手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綉其顰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

奇賞彙編

卷百六

八

選集

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効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于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露均已來此秘未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系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益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唯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徙焉父嘉

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羣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乎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邁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兵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記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

奇賞彙編

卷百六

九

選集

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倚摭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中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籍寫其集齋以誦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高第者必稱孫公而

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俚誌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門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閭閻益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十選集

君姓王氏諱勣子無功太原祁人也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雋于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勸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輒舟夜遁隋季版湯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

梁簡文帝
竟陵王

妙判

痴

這一篇文
字通曉林
下却好

人有悔
之也其杜
康子

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紆王先生判曰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于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耻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歎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十選集

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薰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哈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中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傲君子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

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咏作詩好事者錄之諷咏並傳于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

陳氏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廼刪書詩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燦然可觀者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俳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選集 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現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其流雜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蓋顛顛矣遙遙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夏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百歲而得陳君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虛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

謙爭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禍則議論之當也

國場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于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恩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駿駁方將搏扶搖而陵太清躡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饕桀鷔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文可有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主 選集 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顧况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爲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烟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香瓊脩蜺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游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爲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樹義相與與歎我主人延

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托孤之舊子
郁襲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所予冠序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

顧况

聖人賢人皆鍾運而生述聖賢之意亦鍾運盛衰矣
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
與崔國輔員外綦母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
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而待御聲價
隱隱輔輦諸子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雲雷之
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急病紳有賢達之風拔身虜庭
竟陷危邦士生不融可以言命然窺其鴻黃窈窕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古 選集
學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靈篇遶宇景
物寥映綠流翠草佳木好鳥不足稱珍嗣息曰落亦
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泝溯千里泣拜告予曰我先人
與王右丞伯仲之歡也相國縉雲嘗以序冠編次會
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據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
奉操簡伏恐魂遊無方嗤責造次茫茫古道不見來
者豈以龍戰害乎鹿鳴齊竿競吹燕石爭寶嗚呼薄
遊之士未躋一峰已代其峻登閱風者乃知其迥邈
昏明掩豁將盡復通之者其若是乎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權德輿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
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刻煩苛弘利澤訓辭
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楊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
唐典幾二百歲紹聞周漢之逸軌以人文華國猶雲
漢之爲章千上江漢之爲紀千下凡功成焉百度貞
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末流而
挹清源拔埃壘而棲顥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通
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弘農
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選
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泰履修天爵振儒行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古 選集
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
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典校秘書四遷至
冠柱後患文徵拜右史歷司封員外右司郎中不附
離權右陰爲所中以其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
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既歿軍司馬代之詔未
下兵火氣燄殺人以逞明神佑善獨脫氛地中貴人
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推
明六義惜跡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
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兼湘中
七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

而將乘迅颺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
命於暮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末如之何君嘗
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蒸
昇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宜體弱公
幹未道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
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肩防禦約束
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叙事推理况今據
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炤無入而不自得所
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
響不待數珎璜珞珞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還操文柄而爵仁不稱者德與先大夫之執曰趙郡
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
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
明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
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
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
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
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千篇緘詞甚哀猥見
授簡以德與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
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既詳言矣徒采其述

作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
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
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投青藻文不按古匠心
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秘書省秋月新霽
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
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
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胤范陽盧僎
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備之守河南獨孤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選集

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
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宜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
因入奏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
會寮爰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
母乃不可乎浩然此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
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
好樂忘名如此士源它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
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
游襄陽時浩然疾亦發背月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詠
食鮮疾動終于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

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
 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
 聚不盈於檐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
 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歲咨求通玄丈人又
 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
 太白習隱訣終南脩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
 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膺至始知
 浩然物故嗟哉未祿于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
 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術所詣美行嘉聞十不紀
 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爲文

奇賞彙編 卷百末

太 集

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
 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
 衣冠縉紳經裏陽思觀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
 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爲四卷詩或缺逸未
 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孟浩然眉毫盡落裴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
 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澈澀於顏間其
 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

有本原

如工人染夏以視羽賦有生或之殊矣初貞元中天
 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
 一作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楚苗與百果齊折然
 則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
 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
 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
 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鉅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
 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
 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
 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

奇賞彙編 卷百末

尤 選集

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出爲道州刺史
 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功後十年其子安衡泣
 奉遺草來謁咨予叙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
 卷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章至大官早聞
 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安定梁肅
 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
 文章與雋賢交重氣概磊磊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
 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
 之道出入上下百年間誦誦角逐疊發連柱得一
 善輒肝衡擊節揚袂填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

按是言術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閑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它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迴注鸛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

奇賞彙編 卷五 王 題集

知予之素交不相索于文字之內而已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靡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發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

官家作志 歐一不可

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文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以謫灰以遺州界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二通行于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奇賞彙編 卷五 王 題集

王 題集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粗攻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繁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勦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邁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

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
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
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
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
片詞隻曲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訾訾矣痛哉因題柳
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益其全工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
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迫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一

主

選集

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
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
耳文與道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
諸史百子搜扶無隱汗瀾卓踰翰法澄深詭然而致
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
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
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
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

權陷廊廟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劉商郎中集序

武元衡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辯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
麗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
述作發乎情性形於咏歌大則明天下政途彌綸王
化爾小則又舒一時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
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
神則正始之道存焉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
夏眷予一先後之輩睦予兩中外之親緣情所鍾愛
亦加等顧惟遭幸乘國樞重燮贊台衡之務統臨井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一

主

選集

絡之人其孤乃緘繡遺文提捧萬里猥期序引將佐
詞林予感悼故知惻惻覽華藻珠玉綴錯清令自飄皆
素所押聞也法然涕下不能自收矧公遐情浩然酷
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好事君子或持水素越
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者寶之雖楚壁南金
不之過也晚歲擺落塵滓削棄親愛夢寐靈仙之境
逍遙玄牝之門又安知不攀附雲霓蛻迹巖壑超然
懸解與漫汗遊乎無間邪著歌行等篇皆思入宵宜
勢合飛動滋液瓊環之朗潤清發綺綺之濃華解境
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清濟於洪流

者也今所編錄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著胡笳詞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嶇驚畏之患亦云至矣有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弟薦河南豆盧峯馮翊嚴紳兄弟綬及余伯舅汭于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冑羣族雄詞麗句遍在人間予與司空嚴公親結義深相與編葺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于樂章且傳諸名士庶幾不朽奈以宿姻舊好撫事追事書故言之不讓也

文泉子集序

劉蛻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埜水入廬清

奇賞彙編

卷五

孟

選集

壞簡筴既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謁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為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襍為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離故離為十卷雖則名之不一絕故授之以為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琳則將救之雲雷亢梁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砌千裏陽之埜

揚州功曹蕭頴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于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為墓碣已書之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頴士字茂挺梁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官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舉高第滿一作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楊一作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表君為功曹參軍州一作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殖蒿條一作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物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顛頽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艱去官為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也賁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事一作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一作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以為六州之俊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一作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環肥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贍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

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竟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文集若干卷行於代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

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歿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奇賞彙編卷二百五十五

王

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未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漸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嬗然華着無復筋骨屑興猶襲隋故態至人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諸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

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于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于首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鄴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制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客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奇賞彙編卷二百五十五

王

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雅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悉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八朝三直太史筆此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金葉辭墨碩駁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

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
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歎感之
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噫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
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
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
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
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豁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
譎諷多要寡美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
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迭
端必不空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

奇賞叢編

卷五

天 經集

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鳳屬旁紹曲機絮簡渾圓
勁出橫貫滌濯津源支立欹倚呵磨駉啄如火煦焉
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扶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著牧
莖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鑒如整冠裳祇謁
宗廟其聒蟄爆聲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
噫啗憂切留護其硃熒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椅於未
焚膏離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醢養瘠克醢
薨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
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
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敷

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月人未
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繼布在眼見耳聞哉
其諸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
則德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罪傳尚古兵柄本
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勒賢
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
公墓志標自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
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許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
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
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

奇賞叢編

卷五

天 經集

業告束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
述喻讚誠興風懲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繇遠窮
幽膿腹魁鼎筆酬興徒宛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
楊馬之禾陣聳曹劉之骨氣振顏謝之物色然未始
不撥斯治本緇幅道義鈞深于經史飭禦於理化也
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噫所
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上盛時理具
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尚而
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
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編寐思

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墮承領付與之言雖晦顯而不
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尚有天幽有神陰有
宰物者可自誣抵以其罰極故總其條目強自後序
至於裁制風雅宰制典刑標明時濟物之才編志業
名位之實則恭侯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
見譽于公卿大蘇氏始有名兄取於公浚楊公始得
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
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

奇賞叢編 卷五十五

李商隱

年其文危苦激烈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占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遠東李_何辭收得之聚爲
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
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太賁無色寒暑攸出鬼
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然何從生啞
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
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
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八飲于朝斷章摘句
如振始生狼子豹孫競于跌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脈
其許綏柔闊墜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

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綽長河不知其
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監
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
其姑暨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吃不敢入將刑
斷成帝不得赦其碎細分劈切截纖穎如堅地碎若
大咽_上餘鋸取朽蠹櫟_上出毒刺眼楚_上齒不見可
視額顛踣錯雜汗_上溺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
旨會源條綱正日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
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纂_上
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
奇賞叢編 卷五十六

李商隱

樊南甲集序

李商隱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
爲_以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
體後又兩爲秘書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噤於任

公集

北黃公前
分更簡

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
裏一作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日
曰韓文杜詩彭楊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
僕字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第一二嘗表無集
以今體規我而未為能休太中元年被奏入嶺當
表記所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燬
墨汚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
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
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
夜月明序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陳先生集後序

羅隱

穎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儒曩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
師各獲譽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
之場自後俱為小宗伯所困不一某疑甲申春告余
以昏嫁之牽制東歸青門操執之後余亦東遊建大
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淳在幕賞其文軸謂余曰陳君
罷而東豈期斯文之終室乎子東及之為我歸其文
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歡月而後
別夕謝范楊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
絕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通家相好于吳越面

公集

予論及場中襲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予不覺愴然
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惠業為之序以寓仰余繁
述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
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
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惠行莫若敦于親戚文章
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于江夏之筆矣予不克再敬
止書交道于是噫

湘南應用集序

羅隱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
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羅隱

因請事筆硯以資其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
硤州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廻皆謂
隱不宜佐屬邑于乎隱自卜也審江表一自丁耳安
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
冬十月乞假歸親阻風於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
書十不一二蓋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為三
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

趙國公集序

羅隱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訕大禹吹竽風雲為之動
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

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雲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層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蚤曉。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醖醖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胥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周滕王道序曰。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日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有樓欄之感。晉國公廟期受托爲世。賢輔見信。孝情發至。每自閔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

師伯渾文集

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健爲識。隱士師伯渾于笱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永江上。

酒酣浩歌。聲振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鬚。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卽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叡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徒此景輪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笱山躬耕。婦織。故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並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紆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感慨悲壯

呂居仁集序

陸游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遠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于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甚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益亦若是惟其上探處義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王 廷集

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鄉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闊肆悉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原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起草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知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既已孤行于世嗣孫祖平又盡哀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

爲序予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初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而予于是尤以爲恨則今得托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

海陵集序

晁補之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王 廷集

而行之耳戰國興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爲賢雄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于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此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闔士亦以方略督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

奇賞彙編

卷五

宋 選集

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管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脩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者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詭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雋蓋辛苦刻篆呻吟表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它事業已行莅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為是閉關絃歌霖雨饑饉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為人之所不為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云

何龍圖奏議序 代李侍郎作 晁補之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為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

奇賞彙編

卷五

宋 選集

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為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為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宰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為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惠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息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並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為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

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歎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益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早 選集

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遽伯玉數人者以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爲和川令會天子詔天下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爲門下士故某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郊字聖從某州

彭亦通

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南昌劉應文文集叙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惟詭險澀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乃突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恠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卽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其數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見合于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其必欲合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于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

卷五十六

早 選集

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
 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
 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
 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
 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
 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
 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
 鍾者設有可望者也然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
 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
 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里 題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七

序 宴集序

虎丘山序 顧野王

秋日宴季處士宅序 王勃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上巳浮江宴序 王勃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勃

宇文德陽宅秋夜山亭宴序 王勃

遊冀州韓家園序 王勃

山亭興序 王勃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宴序 一 題集

春日孫學士宅宴序 王勃

夏日登韓城門樓寓望序 王勃

夏日登龍門樓寓望序 王勃

仲氏宅宴序 王勃

秋日宴洛陽序 王勃

守歲序 王勃

宴梓州南亭序 盧照鄰

秋日與羣官宴序 駱賓王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初秋於寶六郎宅宴序 駱賓王

初秋登王司馬樓序 駱賓王

薛大夫上亭宴序 陳子昂

冬夜宴臨叩李錄事宅序 陳子昂

陪元司馬登逍遙臺序 張九齡

李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洛州張司馬宴集序 張說

春遊宴兵部韋員外韋曲庄序 宋之問

令狐正字田子過敝廬序 宋之問

早秋上陽宮侍宴序 宋之問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宴序

二

選集

奉勅從太平公主遊九龍潭序 宋之問

三月三日雨中禊飲序 宋之問

天子作三傑詩以命宴序 蘇晉

暮春諸公於逍遙谷宴集序 王維

河中鵲樓宴集序 李翰

諸從弟登龍興閣序 李白

裴郎中薛侍御宴集序 李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虎丘山夜宴序 李白

劉少府宅宴集序 李白

華山黃神谷宴裴明府序 李白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崔德興

同德寺羣公會集序 穆貞

上巳日陪劉尚書宴集序 符載

陸侍御宅宴集序 符載

小洞庭五太守宴集序 蘇源明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柳宗元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宴序

三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虎丘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淡異林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林十仞。掛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脩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石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典。依永和聲之製。志辭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選集

夏成文暢於鍾律。絲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輶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彫蟲於山川。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遼谷。景麗脩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颻於蘭皋。山禽嘯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翦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鎗然似共九成借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秋日宴季處士宅序

王勃

若人爭名於朝廷者。則冠蓋相趨。遁迹於丘園者。則

林泉見託。雖語默非一物。我不同。而逍遙皆得性之場。動息匪自然之地。故有季處士者。遠辭濠上來游。鏡中披白雲。以開筵。俯青溪而命酌。管時西北則我地之琳琅。今日東南乃他鄉之竹箭。又此夜乘槎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既而依稀舊識。歡吳鄭之班荆。樂莫新交。申孔程之傾蓋。向時朱夏。俄涉素秋。金風生而景物清。白露下而光陰晚。庭前柳葉。纔聽鳴蟬。埜外蘆花。行看江上。數人之內。幾度琴樽。百年之中。少時風月。蘭亭有管時之會。竹林無今日之歡。大夫不縱志於生平。何屈節於名利。人之情。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選集 矣。豈曰不然。人賦一言。各申具志。使夫千載之下。四海之中。後之視今。知我咏懷。抱於茲日。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人間醞醖。抱風雲者幾人。庶俗紛紜。得英才者何有。煙霞召我。相望道術之門。文酒起予。放浪沉潛之地。少留逸客。寒雁飛鳴。北斗橫而天地秋。西金用而風露降。幽居少事。埜性多閑。登石岫而鋪筵。坐沙塲而列席。琳琅觸目。期月清風之俊。人珠玉在傍。鸞鳳虬龍之君子。汀洲地遠。波濤濺日月之輝。人埜路殊。厚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蓮肥。隱士泥清。仙人

水綠越林膏而極望。生歎都指出宇宙以長懷。心靈若喪。悲夫秋者愁也。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矣。能無情乎。

上巳浮江宴序

王勃唐

吾之生也有極時之過也多緒。若夫遭主后之聖明。屬天地之貞觀。得猷猷之相保。以農桑而爲業。託形宇宙者幸矣。况乃偃泊山水。遨遊風月。樽酒於其外。文墨於其間。則造化之於我得矣。太平之縱我多矣。兼以上已芳節。雲開勝地。大江浩曠。雲山紛糾。出重城而振策。下長浦而方舟。林壑清其顙盼。風雲蕩其奇賞。彙編

卷五

三選集

懷抱。於時序躋青律。運啓朱明。輕萸秀而郊茂。青落花盡而亭臯晚。丹鸞紫蝶。候芳畧而騰姿。早鶯歸鴻。俟迅風而弄影。巖暄蕙密。望淑蘭滋。弱荷抽紫。疎萍泛綠。於是儼松舫於石嶼。停桂楫於璇潭。指林岬而長懷。出河洲而極睇。妍粧袪服。香驚北渚之風。翠幙玄帷。彩綴南津之霧。若乃尋曲渚。歷迴溪。榜謳齊引。漁歌互起。飛沙濺石。湍流百勢。翠嶼丹崖。岡巒萬色。亦有銀鈎犯浪。掛蘋翼於文竿。瓊輅乘波。耀錦鱗於畫網。鍾期在聽。玄雲白雪之琴。阮籍同歸。紫桂蒼梧之酌。既而遊盤興遠。景促時淹。望日。照晴臥煙。送晚

方振襟朗咏。餞斜光於碧岫之前。散髮高吟。對明月於青溪之下。客懷既暢。遊思遙征。視泉石而如歸。佇雲霞而有自。晉周川故事。初傳曲路之悲。江甸名流。始命山陰之筆。蓋遵清轍。共抒幽襟。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言均賦。六韻齊疏。誰知後來者難輒以先成爲次。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勃

下官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絕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山。首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况乎踐名場。携勝友。風月無幾。琴酒俄乖。半面十年。一別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心。韓法曹新餞。班荆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霞生故國之悲。別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於時蒼雲寡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鳬

奇賞彙編

卷五

四選集

鴈下而蘆洲晚。傷鄰蒼壁。霜風橘柚之園。斜枕碧潭。露月芙蓉之水。既而登臨惜別。驂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荆不慙。思掛傾城。惆悵北梁。携琴臺而漸閒。徘徊東道。思錦署以行遙。嗟乎人事乖矣。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爲題別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可贈。知下筆之有神。

宇文德陽宅秋夜山亭宴序

王勃

若夫龍津宴喜地切登僊鳳閣玄虛門稱好事亦有
登山臨水長想巨源秋風明月每思玄度未有能星
馳一介留美跡於芳亭雲委八行杼勞思於彩筆遂
令啓瑤緘者攀勝集而長懷披瓊翰者仰高筵而不
暇王子猷之獨興不覺浮舟嵇叔夜之相知欣然命
駕琴樽重賞始詣臨邛口腹良遊未辭安邑乃知兩
鄉投分林泉可懷袂而遊千里同心煙霞可傳檄而
定友人河南宇文嶠清虛君子中山郎餘令風流名
士或三秋意契開林院而開襟或一面新交敘風雲
奇賞彙編 卷五 選集
而倒展彭澤陶潛之菊影泛僊樽河陽潘岳之花光
縣妙理巖巖思壁家藏虹岫之珍森森言河各控驪
泉之寶偶同金碧暫照詞塲巴漢英靈潛光翰院壺
壺焉蕭蕭焉信天下之奇託也於時白茂開序青女
御律金風高而林野動秋露下而江山靜翠亭酒榭
磊落乘煙竹徑松扉參差向月魚鱗積礎還昇蘭桂
之峰鷺翼分橋卽映芙蓉之水亦有紅蘋綠荇亘渚
連翹玉帶瑤華分楹間植池簾夕敞香牽十步之風
岫幌宵褰氣襲三危之露縱冲襟於俗表留逸契於
人間東山之賞在焉南澗之情不遠夫以中牟馴雉

猶嬰網網之悲單父歌魚罕繼鳴琴之趣俾夫一同
詩酒不撓於牽絲千載巖溪無慚於景燭云爾

遊冀州韓家園序

王勃

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
之國雖接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術當衡有高
人之甲第祥風塞戶瑞氣冲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期
月開而素琴薦家童掃地蕭條仲舉之園長者盈門
廓落東平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眺望而林泉有
餘犇走而煙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龍鑊之滋鳴鳳
雌雄並入笙竿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
奇賞彙編 卷五 選集
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南庭興晚東徑陰生石髓
折而隱士歸玉山崩而楚人醉僉爲文在我卜翰苑
當仁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
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遊陶陶然落落然
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山亭興序

王勃

深山大澤龍蛇爲得性之塲廣漠巨川珠貝是有殊
之池豈徒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
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下官天性任真直言淳朴拙容
陋質眇小之丈夫蹇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

不讀非道之書氣調不羈未被可人之目類川人物
 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奇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
 知命一十九年負笈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
 下無雙風流第一仁崔知字照臨明月之輝廣度
 中襟磊落壓軋坤之氣王夷甫之瑤林瓊樹直出風
 塵猶叔夜之龍章鳳姿混同人坐雄談逸辯吐滿腹
 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填胸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履
 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橫琴於南澗百年奇表開壯志
 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挑
 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葛蒲之澗黃精鑒赤石神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七
 脂玉案金盤微石髓於蛟龍之窟山樽野酌求玉液
 於蓬萊之峰溪橫燕尾巖豎龍頭鍛野老之真珠掛
 幽人之明鏡山腰半折瀉王烈之香膏洞口橫開滴
 嚴遵之芳乳藤牽赤絮南方之物產可知粉漬青田
 外域之謠風在即人高調遠地爽氣清抱玉策而登
 高出瓊林而更遠漢家二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秦
 氏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見班孟堅騁兩京雄筆以
 為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一代宏才以為帝王之神
 麗珠城隱隱闌于象北斗之宮清渭澄澄滉漾即天
 河之水長松茂柏鑄宇宙而頓風雲大壑橫溪吐江

河而懸日月鳳凰神嶽起煙霧而當軒鸚鵡春泉雜
 風花而滿谷望平原蔭葦薄山情放曠即滄浪之水
 清野氣蕭條即崆峒之人智搖頭坐唱頓足起舞風
 塵灑落直上天池九萬里丘墟雄壯傷吞少華五子
 仞裁二儀為輿蓋倚八荒為戶牖榮者吾不知其榮
 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詞降直上振筆札而前驅
 高明以翰苑橫開列文章於後殿情興未已即令樽
 中酒空彩筆未窮須使山中鬼盡

春日孫學士宅宴序

王勃

若夫懷放曠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宜其氣負鬱快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八
 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洩其情則林泉為進退之場

樽酒是言談之地白衣送酒青陽在節鳬鴈亂而江
 湖春梅柳開而庭院晚楚屈平之瞻望放子何之王
 仲宣之登臨寬今往矣俠客時有且傾鸚鵡之孟文
 人代輕聊舉麒麟之筆人來一字四韵成篇

夏日登韓城門樓寓望序

王勃

下官狂走不調東西南北之人也流離歲月羈旅山
 川輟仙駕於殊鄉遇良朋於異縣而勝地陟危樓放
 曠懷抱驅馳耳目韓原奧壤當時開戰關之場秦塞
 雄都今日列山河之郡池臺左右覺風雲之助人林

麓周迴觀巖泉之入興則有驚花亂下戲鳥平飛荷葉滋而曉霧繁竹院靜而炎氣息賞歡文酒思挽雲霄人賦一言庶旌六韵云爾

夏日登龍門樓寓望序

王勃

夫益者三友助道術可存同心三人助金蘭可浴况乎詩書舊好被樂廣之高天鄉黨新知掃顏回之陋巷尋勝地敘清蕪脫楚客之荷衣入幽人之桂坐榴花浮酌對文章而無憂葛蔓調絃撫鍾期而有遇既而南方夏晚北牕晴開中園之弱柳含煙曠望之陰雲蔽日低虹飲水向溪谷而全斜戲鳥凌空狎林亭之序

仲氏宅宴序

王勃

僕不幸在流俗而嗜烟霞恨林泉不比德而嵇阮不同時處良辰而鬱快仰高風而軒袖者多矣豈夫司馬卿之車騎上客盈門仲長統之園林羣英在席坐臥南郭蕭條東望江波浩曠晴山紛積嘉鶯驚之接翼曜江漢之多才顧斜景而危心瞻火雲而變色思傳勝饌敢振文鋒蓋同席者高人薛曜等耳盍各賦詩放懷敘志仰山川獲申於知已烟霞受制於

也

上巳浮江宴序

王勃

吾之生也有極時之過也多緒若夫遭主后之聖明屬天地之貞觀得祿祿之相保以農桑爲業而託形宇宙者幸矣况乃偃泊山水遨遊風月尊酒於其外文墨於其間則造化之於我得矣太平之縱我多矣茲以上巳芳節雲開勝地大江浩曠羣小紛糾出重城而振策下長浦而方舟林壑清其顧盼風雲蕩其懷抱于時序躍青律運啓朱明輕美秀而郊成青落花盡而亭皋晚丹鸞紫蝶侯芳晷而騰姿早鸞歸鴻

奇賞集編

十選集

侯迅風而弄影岩壑蕙客望淑蘭滋弱荷抽紫疎萍泛綠于是假松舫於石嶼停桂楫於璇潭指林岸而長懷出河州而極眺妍粧袪服香驚北渚之風翠幙玄帷彩綴南津之霧若乃尋曲渚歷迴溪榜謳齊引漁歌互起飛沙濺石湍流百勢翠嶺丹崖岡巒萬色亦有銀鈎犯浪桂頰翼於文竿瓊轄乘波耀錦鱗於畫網鍾期在聽玄雲白雪之琴阮籍同歸紫柱蒼梧之酬既而遊盤興遠景促時淹望日照晴山烟送晚方披襟朗詠餞斜光於碧岫之前散髮高吟對明月於青溪之下客懷既暢遊思遄征視泉石而如歸

元日之詩
元日之詩
元日之詩

佇雲霞而有自晉周川故事初傳曲路之悲江句名
流始命山陰之筆盡遵清轍共抒幽襟俾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晉一言均賦六韵齊疏誰知後來者難
輒以先成爲次

秋日宴洛陽序

王勃

夫以東京勝地南呂高秋三塗鎮而九派分白露下
而清風肅或出或處人多朝楚之歡以藉以遊時極
登臨之所征衣流寓切下走之蓬襟解榻邀期屬上
賓之桂席於是齊道實欽琴尊側儻論心留連促膝
但有潘楊之密戚一作契得無管鮑之深知簪組盛而
奇賞彙編卷五士選集
車馬喧庭宇虛而管絃亮近臨劍陌斜控錦牆菊照
新花泛輕香於遠次荷凋晚葉翻翠影於長波聽腸
方窮獻酬逾洽年志小大傲天地於平生志混榮枯
得林泉之意氣願長繩以繫日幾近光陰思短札以
凌雲或陳歌咏人採古韻成者先呈

守歲序

王勃

歲月易盡光陰難駐春秋冬夏錯四序之涼炎甲乙
丙丁紀三朝之曆數十二月之陰氣玉律窮年一萬
歲之休禎金觴獻壽責一作周禮鼓雷動烟火星流倬
子黃童統鈞陳而驅赤喪諸王等集陳玉帛而謁諸

行
卷五
人

侯京兆天中疎樓臺而徹漢長安路上亂車馬而飛
塵王丞相之登臨行將在目戴侍中之重席忽爾明
朝槐火滅而寒氣消蘆灰用而春風起魚鱗布紫爛
五色而飄光鳳騰吐花燦百枝而引照悲夫年須將
晚志事寥落公孫弘之甲第天子未知王仲宣之文
章公卿不識對他鄉之風景憶故里之琴歌柏葉爲
銘未泛新年之酒椒花入頌先開獻歲之詞作者七
人同爲六韵

宴梓州南亭詩序

盧照鄰

梓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
嶂重復川流灌注雲窓綺閣負綉堞之逶迤澗戶山
樓帶金隍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屬屢多閑上
得和平之政鯁鯁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
僚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總十萬井之雄斑
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狎
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漁於濠上賓階月上橫聯
蟾之桂枝埜院風歸動蕙焚之萱草則有明珠愛客
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游於五日圓潭寫鏡
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綴飛烟之路藤蘿香藹
桂疎陰以送秋鳬鴈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

不再千里之賀何常下客悽惶暫停歸轡高人賞說
豈輟斯文咸請賦詩六韻成章云爾

秋日與群官宴序

駱賓王

昔掛瓢隱舜蹟箕山而不歸臨組逖齊泛滄波而長
往咸用潛神物外擯影丘中豈若擬迹小山陶心大
隱叶仲長之怡性偶潘岳以栖閑群公或道洽忘筌
契金蘭而貴舊或情深傾蓋披玉葉以交新于時王
女司秋金烏反照煙含碧篠結虛影於鮮枝風起清
蘋動波紋於異態加以庭榴則實耀丹彩而含珠岍
石澄瀾泛清漪而散錦旣而誓敦交道俱忘白首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圭 選集

情言款朝期共挹青田之酒不有雅什何以摛情共

引文江同開筆海云爾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唐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煥則
鴻鴈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氣還同載酒
之園岍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
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青閣
行開飄颻挹雅步於琴臺坐聞流水字中科斗競落
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清
錦石封泥苔溼印龜之岍泛蘭英於戶牖座接雞談

下水葉於中厨池烹墊鴈墜白花於溼桂落紫帶於
疎藤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畱姓名於金谷不謝
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於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
咽江山耀緒蔽雲日便媚舞袖向淥水以全低飄颻
歌聲聽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
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
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
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圭 選集

初秋於賓六郎宅宴序

駱賓王

六郎道合採葵嘯懸鵠而契賞諸君情諧伐木迎登
龍以締歡于時一葉驚寒下陳柯而捲翠百花凝照
撲虛牖以披紅旣而俱欣得兔之情共掩亡羊之淚
物我雙致匪石席以言蘭心口兩齊混汗隆而酌桂
雖忘筌戴笠與交態於靈臺而擲管操觚叶神襟于
勝氣盡陳六義俱賦一言卽事臺成者先唱云爾

初秋登王司馬樓序

駱賓王 唐

司馬公千里騰光翼外臺而展足九日多暇敞麗熊
以開筵于時葭散秋灰檀移夏火鴻飛漸陸疏斷吹

以來寒鶴鳴在陰振中天而警露於是肴開玉饌交
維佩以黃蘭酒泛金花溢清尊而湛菊雖窮臨廣派
有異漳渠之遊而俯瞰崇墉雅叶城閣之會物色相
召江山助人請振翰林用濡筆海云爾

薛大夫上亭宴序

陳子昂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閉門無
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
其人也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
異平津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于
代爾其華堂別業秀水清泉去朝廷而不遙與江湖
奇賞彙編 卷五 上 選集
而自遠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地君子有鄰還得芝
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
臨澄水斟淥酒弄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
帶談高趣逸體靜心閑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寓
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橫思欲乘汗漫而羣遊與真情
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鸚鵡
之久漫徘徊永歎慷慨長懷東方明而畢昂升北閣
曙而天雲淨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無何今之所遊
復羈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冬夜宴臨卽李錄事宅序

陳子昂

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聚矣池臺鍾鼓雖有會于
終朝琴酒管絃未窮歡于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
風謠而使臨堂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公曹雋州耆
老迹尚于沉冥李錄事吾士賢豪義多于游俠高軒
置酒甲第迎賓絲竹紛于綺窓琅玕盛于彫組樓臺
若盡臨故國之城池軒騎如雲總名都之車馬于是
乘興自此而遊安得不放意留歡遺老忘死金壺漏
晚銀燭花微北林之煙月無光南浦之星河向曙赤
車使者下官雖謝于古人錦重名家羣公豈慙于管
彥我之懷矣每在于斯同賦一言俱爲四韻

奇賞彙編 卷五 上 選集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序

張九齡

故祁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嶷然一老相
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憇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
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
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
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于貴臣道未行于
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
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敢以愛人窮當益堅
已道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山陽和覺

印須我友
可味也

蘇詩作御
夏山圖云
等序表去
山之松樹
清淨之天
雲雨皆子
雲雨皆子
水公教與
日水與海
歲陳山廬

奇賞彙編 卷百七 七 選集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碧流日煖南山雪殘首獻之次辰暮春之提日帝京
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修竹而開宴泉朋
御府味給天厨仙倡有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
水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敘運璿樞而均四氣
握金鏡而靜萬方亮舜湯文不違顏于咫尺夔龍儼
呂共接手于朝廷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煙屢
起而泊山埜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于灑
途夏如欣會玩峰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

暮艇送江鳧船迎海鶴魚鮪九仞曼延揮霍鸞鳳鳴
蕭鼓作申錫開于百寶慈心出于三爵炮炙瓊林塘
醪醴厭丘壑并急管于無算醉灌恩以取樂羣公賦
詩俾僕題序長卿痛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
雕蟲之都廢

洛州張司馬集序

張說

大家集
無一字集
卷第一句
湊韻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濫故
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
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
能與于此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

奇賞彙編 卷百七 大 選集

大 選集

展象氣壯河山神作鉤鈞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
外滋勵行開庭鄉人謂之會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
聖童下帷覃思穿牀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
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
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
于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
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襟帷于天郡設銅距于
皇州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過德之
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典理關刑政
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

氣頭交逆豪傑什遊夷險身更否泰晉嘗攝戎幽陽
謫人叩舊亭阜漫漫興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從軍
之樂時復江鷺遷樹隴鷹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
山之風月發言而官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
寄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于
金奏天然壯麗絳雲霞于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尚
自大夫之頌我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
則三陽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
出豈止柗樞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鵠鵠寄辭阮籍稱
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塲羽儀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九 選集

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一機彌廣源流荆
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爲盛與

上已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

朱之問

僕不遊於茲十有五載矣心絛物感遐矣不忘跡爲
事牽近而難挹南陽宗邑文通學古器重名高令君
有奉倩象賢丞相生玄成邁德暮春脩以文之會上
已邀祓禊之遊乃結搢紳撰清辰殷殷麟麟敲霧驚
塵望於昆明之濱觀其大浸川陸轉資畿甸鳬鷺發
海來往沉浮日月麗天東西出入千年珍館無復豫

章四面金堤仍同樹杞是日也駕肩錯轂備朝墊之
歡娛祛服靚粧匝都城之里開翠幕星布錦帆霞屬
餘瀝下醉於綉人新聲遠聒於川后縱目遐覽識皇
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吾儕之行樂高明一座桂樹
聚生君子肆筵玉山文映東哲以言談得俊張華以
史漢先鳴登肯酒而無荒絃清琴而自逸於是涉連
榻命孤舟桃水漲而浦紅蘋風搖而浪白逼匡阜今
遵彭蠡邈矣載浮指衡岳而超洞庭眇焉疑到曲島
之光靈乍合神魂密遊中流之萍藻忽聞龜魚潛動
晞鏤鯨而鼓棹共看燒劫之灰歷牽牛而問津欲取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十 選集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十 選集

支機之石晴光劃埜有象而必形夕陽照山無奇而
不見思溢今古心搖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雜霸之
風秦塞膏腴潤之以太平之色景窮勝踐歸恨嚴闔
思染翰於上林願揮戈於滌汜主稱未醉唯見馬駐
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月官商待叩群公之獲
助已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不逮請授素幅以頌
佳遊使一時之興詠遙存千古之姓名常在

春遊宴兵部韋員外韋曲莊序 宋之問

長安城南有韋曲莊京郊之形勝也却倚城闕朱雀
起而爲門斜枕岡巒黑龍臥而周宅賢臣作相舊號

儒宗聖后配元今爲戚里章文官雙珠絕價百金鑑
名文華得俊於陸氏兄弟掩譽於荀家先人結廬常
大廈之地衆賓連袂乘暮春之月觀其與區一曲甲
第十薨冠蓋列東西之居公侯開南北之巷羸女樓
下吹鳳降於神仙漢妃館前游龍走其耳馬地靈蘇
落而間出天爵蟬聯而相繼拜郎起草襲鴈而傳羔
補袞司槐送伯而迎季爾乃闢虛幌敞華筵閨門之
秀士咸集京邑之清流畢萃萬株果樹色雜雲霞千
畝竹林氣含煙霧激樊川而縈碧瀨浸以成陂望太
乙而隣少微森然逼坐尚書未至曳履驚隣宮尹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幸選集
來鳴騶動壑登玉俎醉金觴地高而珍物唯豐理洞
而清微不雜以醉觀德因談獲情外戚遨遊自携歌
吹主人賞會但有琴詩於是下高臺陟曲沼鋪落花
以爲蓆結垂楊而代幄霽景含日晚霞五彩而丹青
韶望卷雲春臯一色而凝黛景闌興逸氣清心遠卽
大儒之肆其德可師入處士之廬斯人若在諷誦於
迥彭之藻沐浴於扶陽之墟向來挹清議擅風流卽
事奇偉佳辰行樂安可無述文在茲乎鄴國書誘詞
宗見收士末內史禊亭之集竊倚琳琅衛尉別業之
遊濫先題目歸軒莫駐麗城將掩拙而不逮恨無倚

馬之才婉而且微請談彫龍之什公命賦水字盡成
四韻云爾

三月三日奉使涼宮雨中禊飲序 宋之問

三月上巳有祓除禊飲者成俗久矣攀虞對而不經
束哲言而有禮漢庭故事衣冠就玄霸之橋晉國遺
風輜輶耀翠幃之酒興秦宮者我大周之所建也境
連伊塞岍隔河都清暑必在於三伏洙寒不踰於十
里古星已畢翟仙闕而威百神匪日將成宜聖皇而
福四海吾儕恭典露寢初忝雲輶違北京之宴樂坐
南山之霧雨相與會良友陶暮春席幽林觴曲水是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幸選集
日也雜英初發羣物半榮春透迤而上山雪嶽峯而
藏谷高人一坐杞梓交陰作者肆筵芝蘭同氣遞襲
歌詠不登絃管稽叔夜之鳴琴偏依綠水郭子期之
春酒本出青山論史可聽談玄愈默不覺齊萬品溢
九圍愛流波惜遲景顧盼相謂雖非巢許之間左右
同聲盡各巖前之助請染翰操紙賦詩言志人探一
言俱題四韻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敝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潁陽令狐九閑居渭涘徵君太守世業
相親洛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采藥揖二子之高蹤

夜月迴車入故人之窮巷。開書幌卷琴帷。綠竹一葉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榮枯未薦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譁。醉予以胡丘之說。池塘潤於時雨。衣巾漸於和氣。蘭欲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語默恒理。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茲夕之當歌。太白巖中念今三之秉燭。共編四韻。貽諸好事。

早秋上陽宮行宴序

宋之問

臣聞神器至大非聖無以光臨寶位。至尊非神無以長守。我金輪聖神皇帝垂敏覺撫鴻勳出軒宮而鎮奇賞彙編

卷百七

三選集

紫微卷翠衣而襲玄袞。釋杲祝網萬族咸寧。華故維新五刑不用。潤玉律而含元氣。輪金渾而順調。晷窮荒極遠。重譯左言之俗。負阻憑危。背德殊風之類。莫不厥角稽顙。以執贄來庭。煙火通於萬方。車書混於千界。慶延入室。享配於明。祗辟水三雍。講論乎道義。慶鳳薦祉。龜龍秦圖。石銘顯瑞於郊畿。玉書告祥於宮掖。以日繼月。紛綸人蕤。竹帛書之而未窮。夷夏歌之而不極。聖人之具。呂周矣。天子之能事畢矣。自千古以下。迄於梁隋。何功於人。比我全惡。於是寧宴坐展豫。遊順四時。乘六州先王洛食。上帝河都。樞機正

於域中。雨霧均於天下。徒觀其離宮別殿。彌複道而亘南端。高閣重甍。瞰崇墉而連北斗。滄州曉氣。化為宮闕之形。閭闔秋風。亂起金銀之樹。降珎興而式宴。替綿凝嚴。披鏤檻而昇高山。河在目。參光有地。遊日月於天邊。睨遠亡窮。見城池於掌上。四達分九重之路。積樹稍雲。雙莖當鐵鎖之橋。流珠耿漢霞。漿玉醴與湛露。而俱傾。鳳管龍絲。雜商飈而共作。

奉勅從太平公主遊九龍潭尋安平王宴別序

宋之問

安平王地惟藩翰才實宗英。懸鵲鏡於曾懷。運龍泉奇賞彙編

卷百七

三選集

于掌幄以爲時和政理。實探道之期賤。物貴身尚。延齡之術。悠然遠覽。遇卜茲山。屬聖主之能仁。遂賢王之雅好。羅紈罷御。與朱邸而長辭。金玉滿堂。棲白雲而不顧。巖石信美。結構多奇。錦壁周庭。以造天。玉泉注戶。而鳴壑。刀光貝樹。影入三窓。九節昌蒲。光搖砌。水竹林茅。宇自冥。棲隱之心。藥物圖書。卽有靈仙之氣。人惟帝念巖穴。所以增輝。地入王家。樵採尤其不犯。嗟乎林棲谷飲。古亦有之。豈有貴而爲修鍊。形雲壑。希世獨立。萬古誰隣。子晉以來一人而已。群公等銜紫泥之寵命。間清溪之逸遊。駐驂騑步巖石。籍落

久有寶氣
不似常人

花而聽時鳥累宿忘歸蔭芳氏而弄春泉窮年不厭
長冠車馬明日下于春山鸞鶴笙歌今宵共乎芳月
隱淪可作將知心與事違城闕非遙終惜風流雲散
下官少懷微弱早事靈丘踐疇昔之桃源留不能去
攀君王之桂樹情可何之請人賦一言俱裁六韻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 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
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
廊廟績宣華戎繇是懋其成功錫以元日資吉於朔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王 維

擇時於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群屬揖庭寮禮
官辦章掌舍陳次工備俗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
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旅疇玉緯垂文南
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
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群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惜方
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寢黑山之析苞青海之孤雲
幽賢才水火菽粟日詠魚藻歲陳尤庚順殷趙之年
衛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廣載歌

暮春諸公於逍遙谷譙集序

王 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

此詩見
是摩訶
聖

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
拖朱綬朝承明而幕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
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
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
王公蔽衣方領垂瑱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
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
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楚則賡歌矣乃
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
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駉六駟畫輪載轂羽幢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王 維

先路以請夫逍遙谷焉神臯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
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瀾陵下
連乎某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極側逕師古節
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義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
勾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臯超忽騁御延佇於
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鱗
以大鼎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卽天姿以為飾沼毛蘋
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如轂齊瑟慷慨於
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哀旋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
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

止以人物
自爲陽秋

是。我。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絲。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河中鸛鵲樓集序

李 翰

後。周。大。冢。宰。宇。文。護。軍。鎮。河。外。之。地。築。爲。層。樓。邀。標。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餘。載。獨。立。乎。中。州。以。其。佳。氣。在。下。代。爲。勝。槩。四。方。雋。秀。有。登。者。悠。然。遠。心。如。思。龍。門。若。望。崑。崙。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豈。風。三。晉。右。賢。好。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主

選集

事。遊。人。若。歸。小。子。承。連。帥。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獲。登。茲。樓。乃。復。俯。視。舜。城。俯。窺。奉。塞。紫。氣。度。關。而。西。入。黃。河。觸。華。而。東。滙。龍。據。虎。視。下。臨。八。洲。前。輩。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景。象。備。於。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係。長。樂。馮。會。清。河。崔。郊。鴻。筆。佳。什。聲。聳。遠。方。將。制。羽。看。疑。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命。予。紀。事。書。於。前。軒。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 白

夫。稗。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

承之觀

臺。榭。若。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與。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瞻。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幕。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遐。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飛。乎。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冬夜裴郎中薛侍御讌集序

李 白

二。公。以。大。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之。政。相。與。周。爰。諮。度。平。均。邦。賦。者。三。月。矣。當。割。而。游。刃。無。間。臨。機。而。合。振。則。獲。絲。絲。是。在。薄。領。之。際。無。二。海。而。閒。冬。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主

選集

十。月。辛。未。徵。會。於。此。堂。讌。朋。友。故。舊。也。賢。豪。畢。萃。升。降。有。序。縫。衣。淺。帶。十。有。五。人。聲。同。故。窮。達。不。間。意。得。而。鄙。悵。皆。遣。看。芳。酒。濃。夜。寂。琴。暢。慷慨。言。志。絡。繹。舉。白。盱。衡。抵。掌。啞。啞。大。笑。三。爵。耳。熱。萬。念。如。洗。不。復。計。名。身。之。親。疎。憂。患。之。去。來。也。況。他。累。乎。既。醉。余。以。若。擊。唾。壺。叩。商。而。歌。其。詞。曰。簿。領。日。盈。機。知。君。傲。煩。爲。飲。和。自。忘。渴。況。以。初。筵。招。道。契。跡。自。親。誰。謂。列。宿。遙。何。用。結。同。心。綠。琴。復。長。瓢。日。月。若。走。馬。炎。涼。催。斗。杓。一。年。解。顧。笑。幾。日。如。今。宵。奉。君。千。金。壽。莫。使。歲。寒。凋。是。日。也。禮。成。於。意。歡。生。於。同。滯。憤。積。慘。簞。滯。湯。沃。方。

今滄溟始波世屯未康二公克壯其猷以立事爲已
任行當自致青雲之上不復與適莽蒼者羣矣吾儕
浮沉其間風水俱逝他日或潛淵或吸天一離一合
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罇酒未易再得將子無金玉
其音姑借賦以卒賦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上送烟子元演

隱仙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
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
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李選集

起餐霞之孤樓鍊及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
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
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畱
夢魂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礙滯於物與時推移
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綬狎我綠蘿
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
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
贈之

白有書自悉其平生云嘗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歎
於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

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
持刃躬申洗削累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携恃
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其與送人東巖子隱
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
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李白

方今內有夔龍皋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
四方江海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友朋嘯歌以
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丘之會巖巖
虎丘奠吾西門萃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三山躍鎖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李選集

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
巖煙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者銜流
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兒觥
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互趣所奏雲去
日沒梵天月出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畱客於斯
時也撫雲山爲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
皆遣於是奮髯屢舞而歡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
借賦以爲此山故事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宴集序 李白
夏六月小暑至矣吾兄方幕夜天掃月榭有酒如乳

酹我乎城南城臨近高山俯瞰平隰秦郊漢院相錯如繡且有顯氣足以娛人故數君子稱觴焉其誰同之有若功曹隴西李華參軍榮陽鄭洵卿瑯琊王休河東裴貺鄭尉京兆韋造六卿材也聲同而形體相忘道契而機事不入是以有高會遠望危言浩歌或心愜清機寓興于物或語及陳迹肝衡而笑于是初筵而惠好脩中飲而意氣接既醉而是非遺夫彭澤採菊隱侯臨風謂之盛矣况高城古臺深夜朗月芳罇良友佳境勝事今夕何夕八音俱并盍亦階賦于此乎觀三子之志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七

辛 選集

華山黃神谷譙臨汝裴毗陵十四明府序

李白

黃盧子滅景上漢千歲矣留碧峰白雲以貽後世故清機勝事未使有極余使于華之明年道侶裴冀亦再命爲臨汝今夏六月假道韓邑稅軼此地思欲追高步詣真境于是相與携手及二三友生童子將命者六七人挈長瓢荷大壺以濁醪素琴會於黃神之谷興也按谷之西頂實三峰東面石壁藂倚東爲洞壑乳竇潛泄成盤渦兩峕合關若與天接三子子將極其深也至則繫馬山足披蔡石門人自洞口至于

梯路踴連嶂而與疊嶂度岐嶇而躡凌競負綠絕磴及橫嶺而止澡身乎飛泉濯纓乎清澗想夫君侯我于蓮花峰之下碧而嬋娟愛而不見搔首空山然後霏靈草以爲席傾流霞而相歡楚歌徐動沂詠亦發清商激于琴韻白雲起于筆鋒是日也高興盡而世緒遺幽情形而神機生頽然覺形體六藏悉爲外物天地萬有無非秋毫既醉日飽則亦足言以志仙跡且旌吾友嘉會之在山也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權德輿

清祀嘉平著於三代蓋祭百種以報耆耄一歲之順成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况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王舉手拊節盡一口之澤遺百慮如遺二三子唯今日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七

辛 選集

同德寺湊禪師院羣公會集序 穆員

歲五日杜楊州出鎮東洛下公禮賓用饒會於此堂以俟於戲從公率俗道機變態倦息得於此樂道得於此衆君子同之員亦同之况乃竹深寒庭雪淨禪室境捐世染坐對天涯甘茗代醪清論如樂蓋勞生之少息羣心之一勝會耳惜乎夕鳥集暝客散候人

至車馬行各從爾司復返吾忠嚮來所聚條爾成空
索過風於前林求往夢於既寤不可及也尚書郎李
君曰其可及者詩猶庶乎詩之哉

夏日宴張二林亭序

張二官松駕乘閑桂筵追賞引簪裾之勝侶狎丘壑
之神交辨紙於解頤道深於喻指香徑濁醪是河朔
之平生雄筆清詞得高陽之意氣林亭曠望季倫調
伎之園泉石用游子晉登仙之浦舟浮葉影簾積花
文黃鵲度而翾驚丹鳥傾而日晚出處之情一致笙
蹄之義兩忘沉韓留驥眺乘羊於衛玉彈毫可作明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選集

奇賞彙編

選集

字四韻成篇

上巳日陪劉尚書宴集北池序 符載

才智宏傑者其人尊政教易簡者其民泰時節和暢
者其游盛地形盤鬱者其冥雄我尚書劉公挺天姿
之英特采人心之愉樂乘上巳之暄淑趣北池之汙
漫操四駕騰白祥皇皇曄曄氣象飄動真高會也况
乎九天之澤滂沱下澍新握龍節保寧坤維苟或風
流褊隘不耀是則欲顛顛寵榮也豈承荷錫命之意
乎巖巖西蜀古稱天府之奧也江山數千里羗蠻萬

以游觀
事者
不少

餘落歲時風俗豪侈凡所好尚奇偉譎怪遭仙此變
得摠冒襟故尤為壯觀矣先期旬日也嚴徑衍洗涯
岬洞篁篠熾臺榭有事之辰也擁幢蓋揖賓客賓及
于近郊邪及于北池其降車也鼙鼓發登舟也絲桐
揭解箴也百戲作覽水府摧江離叱天吳拉馮夷雖
龜魚騰蛟螭召琴高嘯宓妃蓬壺以迴泊若雲蔚而
霞帔一何壯也及乎耳煩目劇綿趣靜境稍自引去
于空闊水波不動四羅詳山簪裾坐于天上思慮遊
于象表又何曠也觀夫水嬉之倫儲精蓄銳天高日
晏思奮勇餘實有赤縣兩為朋曹獻奇較藝鉤索勝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選集

奇賞彙編

選集

頁于是劃萬人之浩擾豁一路之清泚南北稊微中
無飛鳥爰挂縣彩從風為標爛然長虹橫拖空碧乃
計才力量遠邇一號令雷鼓而飛于橈動萬夫呼閃
電流于目背羽翼生于肘下觀者山立陰助鬪志肺
腸為之沸涓草樹為之偃悴揭竿取勝揚旌而旋觀
其猛厲之氣騰陵之勢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若
使移于椎堅陷陣之地寧有對宇宙乎夫文質殊途
古今異宜君子作事得時也是都也有軍旅焉有南
詔焉有西戎焉尚或以清流激湍一觴一詠為賓客
之娛者是不知變也而識者哈之其觀一時之能事

起得洗
夫公無此

成千古之休烈在今辰也豈與夫永和少長咸集同日而言哉載自顧簿劣塵厠下分謬處陳璋之任被命首敘敢逡巡乎請賦八韻以耀蘭亭諸子也先是故太師韋公因是令節課賓寮賦詩迺取諸黃裳以爲韻今尚書繼之以青蓋欲使其五色相宣耳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太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絕藝自肇有而人至于吾濟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負絕獨力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畫選集

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傳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觀者也居無何謫者爲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繇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瀨曰潤口准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舍藻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謫宇下華軒沉沉樽俎靜嘉庭山齊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搗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

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颺矣天摧挫幹掣搖霍督刻毫飛黑噴梓掌如裂離合慙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燬石巉巖水湛湛雲窮渺投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應于手孤姿絕狀獨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爲徒若付短長于隘度算妍拙于陋目疑

舐墨依道良久乃繪物之贅疵也寧置于齒牙間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畫選集

哉於戲繇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負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于茲悟不得之于糟粕衆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敘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序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鴈漢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僕于回源亭

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
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
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
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乎我書貢闈闔旨下陳留陳
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建率實惟澄
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譙姑以爲列若夫階抱孤
嶠軒飛慶潭值殘暑于重林速高秋于絕壑其盤何
有牖鹿腴羊其組何有燔免膾魴李下彫籠水之以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七

毛選集

寒水瓜剖銛刃巾之以疎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
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及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
役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絮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
蠶尾右遺吾山倒岬岫于波際指梁岑于林缺移搖
微豁瞑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
濟汶所遇多感祗牢爲勸婢態目成以留客嫫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疎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
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今牢方舟風
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

波澗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契兮護輕
橈蛟龍仔兮洛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淑兮悵
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繫予思尚君子兮
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閑鳥獸間之低昂而相
鳴魚鼈聞之公洞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八
庚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宇渦泊曰小洞庭盛
集五太守高譙云爾

宴韋庶子宅序

顧况

晉洛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
一作耳今席有芳尊庭有嘉禾飲酒賦詩皆大國聖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七

毛選集

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
有榮乎終宴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
振台之交耳

陪水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然爲池潏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間里誠遊觀
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
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起熙然
而歌婆然而舞特願而笑睨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
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
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
受厚錫而席之賢而卒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志
羽翮夫豈楚起湘中爲顓頊客邪予旣委廢於世恒
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送序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八
序 餞送序

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駱賓王

奉送王少府序 王勃

送李十五序 王勃

江寧吳少府宅餞送序 王勃

越州李明府宅送蕭三序 王勃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序 陳子昂

登蘇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序 陳子昂

送著作佐郎崔融從梁王序 陳子昂

送趙郎將使歙序 陳子昂

送杜司戶審言序 陳子昂

景龍觀送高贊府序 張九齡

送皇甫使君序 宋之問

餞獨孤少府序 宋之問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秋夜送贊府孟兄序 李白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序 李白

送龍監還日本國序 王維

送李兵曹往江外序 賈至

送王及之之容州序 元結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送太子僕馬公序 于邵

送朱秀才歸上都序 于邵

送朱拾遺序 顧況

送韋起居老舅序 權德輿

送袁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送建州趙使君序 權德輿

送從兄穎遊江西序 權德輿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奇賞叢編 卷一百一十五 序

送李端公序 韓愈

送殷員外序 韓愈

送楊少尹序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王秀才序 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送王秀才序 韓愈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廖道士序 韓愈

送建上人訪陽司業序 歐陽詹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歐陽詹

送族叔行元序 歐陽詹

送東海孫尉詩序 楊盈川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奇賞叢編 卷一百一十六 序

三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夏初饒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駱賓王

照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况帝里天津槐衢分
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遙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綺
歡言于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于交頤于時晚吹吟
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
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郊斷
雲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歎離
奇賞齋編 卷五十六 一 送集
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遙
盡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

感興奉送王少府序

王勃

八十有遇其太公晚官未遲七歲神童與顏回早死
何益僕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緩帶擬貯鳴琴衣
袖潤裁用安書卷貧窮無有種富貴不選人高樹易
來風幽松難見日羽翼未備獨居草澤之間超翮若
齊卽在雲霄之上鳥衆多而無辨鳳馬群雜而不分
龍荆山看荆足之夫湘水聞離騷之客人貪材富罔
窺卿相之門貌弱骨剛豈入王侯之宅王少府北辭

奇不忌新
懷不忍聞

伊闕南登灞山過我貧居飲我清酒一談經史亞比
孔先生再讀詞章何如曹子建山岳藏其跡川澤隱
其形一旦觀風雲千年想光景孔夫子何須頻刪其
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生其經史豈
覺今之不如古王少府乃可畏後生學問人也各爲
四韻共寫別懷

送李十五序

王勃

夫人生百齡促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頤非贈
別之資然乃想山川之遠遠送歸將遠惜歲年之不
待行樂無時於是輟離驂以少留敝幽亭之多暇山
奇賞齋編 卷五十六 二 送集
芳襲吹疑居蘭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御
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遇催別酒旣而榮波東
注灞岸南登浮蟻傾而高宴終飛鳥落而離宮散雖
相思爲贈終結想於筆滋而素賞無睽蓋申情於瓊
藻人爲四韻各賦一篇

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

王勃

將山南望長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吳盛孫權困而九
州裂遺墟舊壤百萬里之皇城虎踞龍盤三百年之
帝國關連石塞地實金陵霸氣盡于江山空皇風清
而市朝缺替時地險嘗爲建業之雄都今日太平卽

是江寧之小邑。吳生俊采。輔佐烹鮮。我輩良游。方馳去。鵲梁伯鸞之遠逝。自有長謠。閔仲叔之遐征。欲逢厚禮。臨別浦。枕離亭。陣雲四面。洪濤千里。簾帷後閣。竹樹映。而秋煙生。棟宇前臨。波潮驚。而翔風動。嗣宗高嘯。綠軫方調。文舉清談。芳樽自滿。想衣冠於舊國。便值三秋。憶風景於新亭。俄傷萬古。情窮興洽。樂極悲來。愴零雨於中軒。動流波于下席。嗟乎九江為別。帝里隔於雲端。五嶺方瑜。交州在於天際。方嚴去舳。且對窮途。玉露下而蒼山空。他鄉悲而故人別。請開文固其鴻詞。源人賦一言。俱題四韻。

奇賞彙編 卷百六

王勃

三選集

越州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

王勃

嗟乎不遊天下者。安知四海之交。不涉河梁者。豈識別離之恨。松枝一作薛衣。琴尊為得意之親。臨遠登高。烟霞是賞心之事。有梁孝王之下客。僕是河南之南孟。嘗君之上賓。子在北山之北。幸屬一人。作宴中之主。翛然四皓。為方外之臣。俱遊萬物之間。相遇三江之表。許玄度之清風。朗月時慰想思。王逸少之修竹茂林。屢陪歡宴。加以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或登吳會而聽越吟。或下宛委而觀禹穴。良談落落。金石絲

知光

奇賞彙編 卷百六

王勃

四選集

從中澤行當山中。攀桂往往思仁。楚外初蘭時。時佩惠人。非菀李。豈得無言。子免。疑。蕭韶當須振響。勉酌傷離之酒。具陳感別之詞。各賦一言。俱題六韻。

送白七序

王勃

天地所以間南北山川。所以別風雲。陽舒陰慘。覺造化之為勞。日運星迴。恨良辰之不定。白七官天台。傑氣地乳。奇精當益友之龍頭。處通侯之鸞鶴。靈珠耀掌。是采酒之文人。長紉橫腰。即風雲之烈士。屬天象掩映。帝道微奇。吐之珠玉。作朝廷之鸞鳳。家中握手。得希代之英靈。天下傾心。盡當年之意氣。整秋

駕駐春裝背橫溪之七曲對長亭之十里中情易感
下調多愁送君當東陸之前逢我在北風之別嗟乎
良友不追神交已遠同人者少方見阮籍之暇青知
我者稀不學馮唐之首白唯當遯游絕壑旅悲空山
幽桂一簋賞古人之明月長松百尺對君子之清風
既而花鳥爭飛烟霞競集青山高而望遠白雲深而
路遙貴余以道誰能著後五千言贈子以言空有離
前四十韵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序 陳子昂

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官于此州雖黃綬位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輕而青雲望重故能委邦君而生嘯屈刺史而知名
屬乎鑾駕巡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同行
執玉帛而當朝擁駢駟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
粵以丙丁之日次于暉公別舍蓋言離也爾其巖泉
列坐竹樹交筵吐清藹於軒牕棲白雲於左右參差
池樹亂山水之清陰繞階庭雜峰崖之異勢入禪
林而避暑肅風景於中材開水殿而追涼徹氛埃於
戶外瑤琴合奏翠竿時行談窮宛於天人極留連於
晷刻既而歡樂極良辰征羣白日而不迴唱浮雲而
告別山光黯黯凝綠樹之將暝嵐氣沉沉結蒼雲而

暮晚雖同交未阻風月可留岐路方乖關山成恨嗟
乎朝廷子入期富貴於崇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
畢青霞路絕朱紱途遙言此會之何時願相逢而誰
代永懷千古豈知仁者之交凡我三人盡崇不朽之
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韻云爾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陳子昂

僕嘗倦游傷別久矣况登樓遠國街酒故人憤胡孽
之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割鮮卑之壘天
子賜書且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劍即謁承明群公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負戈方絕大漠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
殊亭障其衣冠地隔撫劍何道長謠增歎以身許國
我則當仁論道匡君子思報主仲冬寒苦幽朔初平
蒼茫天兵之氣冥滅戍雲之色白羽一指可掃九都
亦昇九重行欣燕樂心期我願斯遂君心其有策勲
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 陳子昂

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將帥訓甲兵將以外威

荒戎內輯中夏時義遠矣自我大君受命百蠻蟻伏
何。含。蒲。桃。之。宮。越。裳。重。翡翠。之。首。虎。符。不。發。象。育。
攸。同。實。欲。高。議。雲。臺。偃。白。天。下。而。林。胡。遺。孽。遂。亂。邊。
畔。驅。蚊。蚋。之。師。息。雷。霆。之。伐。乃。竊。海。裔。弄。燕。陲。皇。帝。
哀。北。鄙。之。人。懼。其。辛。螫。以。東。征。之。義。降。彼。偏。俾。猶。恐。
威。令。未。孚。亭。塞。仍。梗。乃。謀。元。帥。命。佐。軍。得。朱。邱。之。天。
人。乃。黃。閣。之。元。老。廟。堂。授。鉞。鑒。門。申。命。建。梁。國。之。旌。
旗。吟。漢。庭。之。蕭。鼓。東。向。而。拜。北。首。長。驅。覓。旌。羽。騎。之。
殷。戈。鏖。落。日。突。鬚。蒙。輪。之。勇。劍。決。浮。雲。方。且。獵。火。九。
都。窮。踏。頓。存。肅。慎。予。姑。餘。銜。徑。赤。山。巡。御。日。域。以。昭。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七 選集

我王師襲天討也歲七月軍出國門天晶無雲朔風
清海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外郎李迥秀著作
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燕南悵別洛
北思歡頓旌節而少留傾朝廷而出餞永昌丞房思
玄衣冠之秀乃帳蕙園席蘭塘環曲榭羅羽觴寫中
京之望冠候亭之賞爾乃投壺習射博奕觀兵叩金
鐘。玉。琴。歌。易。水。以。慷慨。奏。關。山。以。徘徊。頽。陽。牛。林。
穆。陸。生。座。思。長。風。以。破。浪。恐。白。日。之。蹉。跎。酒。中。樂。酣。
援。劍。起。舞。則。已。氣。橫。遼。碣。志。掃。燕。戎。抗。手。何。言。賦。詩。
以。贈。

送趙郎將使默啞序 陳子昂
蓋聞北夷不羈之日久矣天子垂玄默穆皇風而狼
居華心蟻伏請職歲一月上將恤戎乃以金華假趙
公為司賓卿載馳錦車諭意雲幕且欲頓單于之膝
受呼韓之朝不踰青春復命紫闕其忠臣烈夫之節
感激壯矣朝廷以遠赴絕國追送郊丘登熊山望鴈
塞黃雲千里亭臯悠然念曰賦詩絕句以贈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隣才不必貴皆有畔於巖石而名動京
師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八 選集

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奸文
之朝崔駰放於遼海况大聖提象群臣守規杜司戶
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
徐陳應劉不得嗣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
筆下僚三十餘載乘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
音人皆寡和群公愛爾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
譚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閣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
庭迴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
游森風帆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生
隔丹霄巴山一望竟斷淶水於是邀白日籍青藜近

滿湖之游寄洞庭之樂吳歛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綏
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
衰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携幽蘭結芳桂
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水吾將老焉
群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合絕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張九齡

景龍東山初生弟也始其署金牘築鳳臺窮土木之
功極岡巒之勢議與盤古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
自吾君茅茨不翦采椽不斲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

奇賞彙編

卷五

九選集

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變者見
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爲列僊之館其後常
有好事以爲勝游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而在祇
取樂焉高十官雌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尚
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愷十里九坂豈
唯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寔是吳中之事青林修竦而
垂絲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
花如錦傍綠石菌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
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樂既而東主西賓酒酣
樂闋聚必有散匪伊藥鹿之羣往而不返固亦山林

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杯有屬却計送人出長安
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陌雖暫勞於州縣迫
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奮躍夫如是相知意氣
何恨此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送懷州皇甫使君序

宋之問

旬服三百里共京都參化良吏二千石與天子分憂
覃懷與區必寄能者皇甫使君累司寵職夙著香名
威惠歷刺於外臺風流載款於京國議者應南宮之
象實謂光朝使乎奏西河之能更勞爲郡檣帷卽路
供帳出郊宿雨碧滋浮漢城之氣色朝陽紅景入太
奇賞彙編 卷五 十選集
山之草樹新豐美酒不換離心函谷重關能遙別恨
河內未理暫借寇恂潁川旣輯佇歸黃霸廟堂側席
群公以尚義相高川陸分途我輩以贈言爲貴况筵
開灞岸路指太行請居人贈王粲之詩去者留阮公
之作

袁侍御席餞永昌獨孤少府序 宋之問

春其暮兮勞志士之幽歎友其行矣結吾徒之遠悲
豈不以時物華歲好事者賞而不足名流才子相歡
者懷而不見河南獨孤冊風儀松竹詞賦雲泉清義
多南史之才選署半北部之慰袁侍御風霜利器金

石宏材執憲稱柱下之雄禮士採域中之俊爾乃展
辰開宴考地疏筵落花覆沼懸藤掃砌竹林以清氣
娛賓爾曉以芳心愛客環坐三尺起君子之風祖道
百壺酌賢人之酒去胥交軫舞詠相喧管召魚樂杯
薰鴛醉此時奚怨盛集無何是日增悲韶芳亦盡啼
鳥送晚遙樓御史之林班馬嘶歸近送舍人之驛夫
登高動詠贈遠形言豈酬懷之庶幾乃群公之事業
盡請離唱用貴洛陽之絕焉人採一言各題四韻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土選集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避登蓬萊極
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
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談
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
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福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
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
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
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烟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航於
半天汎綠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衰中
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于清談浩歌雄筆

醉葉笑飲醪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楊袂
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鱗伊魚以相待詩可
贈遠無乃闕乎

秋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李白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語激昂青雲者莫不
誇炫意氣托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
兄孟子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胆楚
起鴻鵠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少君
讀易時作于小文四方賢豪法然景慕雖長不滿七
尺而心雄萬夫至于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
席風雲動人非嵩丘之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飲
香名况親承光輝恩甚華粵他鄉此別誰無恨耶時
林風吹霜散下秋草海鴈嘶月孤鶴翔雲驚魂動骨
受瑟涕流抗手緬邁傷如之何請各賦詩以寵岐路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土選集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晉祖龍滅古道威嚴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
典散爲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
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
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

池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侍連頸而
同歟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
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
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
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
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
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鼂監還日本國序

王維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王維

舜觀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
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
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
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
門之候豈甘心于邛杖非徵貢于苞茅文猶呼韓來
朝舍於蒲萄之館昆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
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
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諸國日本爲
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
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

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
夷之邸我無兩許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
敷文教虛至賓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朝司馬結
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
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
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美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
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美遺母不居一
國欲其晝錦還鄉莊島旣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
去於是稽首北闕裏足東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
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王維

於異姓之國邛邪臺上迥望龍門碣石館前巖然鳥
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鵠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
桑若齊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
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
相思之可寄嗟去帝鄉之故舊謫本朝之君臣詠七
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謫彼蕃臣三寸猶在
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
摩詰集有送秘書鼂監還日本詩云積水不可極
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風向國惟白
日歸帆但信風鼂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獨樹扶

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此詩可與序競美。并附於此。

送李丘曹往江外序

賈至

千里之馬維而不馭。則意在空谷。而遠思豐草。累鸞之鶚。構而不搏。則心在窮微。而愈懷雲霄。是以濟時命代之才。或湮淪未遇之士。眇然在滄海之上。扁舟之中矣。李侯吾將鮑子也。我知其爲人立身清而廉。從政敏而達。內以孝悌著外。以信義稱。嘉辰良宵。歷臺清話。又足見林宗高識。叔度宏量。一命佐邑。非以政學也。再命環衛之曹。非爲官擇也。徒棲遲下位。祿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主 選集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悠然

元子名世高文源

乾元初。漫叟浪家于漢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思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之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思。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卽當老於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取容州。歡於叟者。及見容州。爲叟謝主人。聞幕府。楚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引收乎。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楚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下。况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詣繞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漣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嘗一

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鳬舫運觴醉
送譚子歸於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送太子僕馬公序

于 劭

嘗讀舊史氏見汲長孺之爲人與之並生其時則隨
從長者不敢避風雨况今之有人而捨勤乎太子僕
馬公骨鯁端莊則如此而布和展惠信而好古煥乎
其有文章則汲生之所不及明矣方將搏空直上高
視寥廓秉尚父黃鉞登范睢青雲顧夫蒼生不爲負
矣屬群盜未息四郊猶虞春闈無事冬日可愛故自
南自北從諸侯遊如竹箭之有筠雖霰雪之奚及未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于 劭 選集

送朱秀才歸上都序

于 劭

嘗喜南中之遇墨客者甚矣今又得會稽朱因卿焉
序而字之蓋美之爾况其學也博其文也精凡作爲
篇章皆再興詠處之於代則詩人之選也劭故東西
南北願與修好從可知矣始至之日贊見于我府公

唐公答之以容禮亦既館給終然宴私高枕延國士
之風開門多長者之轍義非苟合道不虛行叩清徵
而况我知音執禮容而許我先達歡與老夫接辱與
胤子遊風雨如晦孰云其已而北走長安萬里帝王
居治所也賢關啓鑰哲匠見焉鵬搏鳳翥造次於是
彼美因卿在斯一舉餘勇可賈矧爾穀中滿湘悠悠
鄂郢阻修商峴衡疑白雲間之登山臨水楚人之重
別也人涉叩否衛詩之歎異也雖欲勿歎得無嘆乎

送朱拾遺序

顧 况

楚天暮秋衰草多霜我送朱兄置酒寒塘他方有遺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于 劭 選集

名之人語出世之事替我大師居毗耶離方丈之室
以虛空量納諸群有爲法而來難於酬對兄辯才者
精於語默雪山有草可生醍醐上賢不自豐故貧也
上智不任數故樂也言出以機在心爲咎故慎也和
平發中金玉鏗鏘如秋水之溢塘殊不知長松倚空
遠隔孤嶼如兄也將刀畫水水中不斷以道親人
何有別何山不可以爲家何水不可以泛舟我送朱
兄浮於亂流主明不在諫故臣有瀾漫之遊

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權德輿

蘇軾

九年正月左史章公移疾既踰時左曹以聞得請宣
 免遂以角巾墊服如東周舊山中朝廷招紳先生之
 徒車轂擊於通。旭觴酒交于竹林執其衣袂惜乎分
 陰弦晦屢移其懼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外孫
 權德輿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
 宣其功緒播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
 道之腴與古為徒。影息跡以閒身世不如是者細
 則牽於利欲大則固於得喪識真者羞之公之先扶
 陽始以丞相致仕為西漢盛典逍遙以安車不屈為
 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能伸其志以弘其世嘉遜德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風盛乎一門况吾君用太和理萬物動者靜者各遂
 其方則陳力以致用潔身以弘教其利一也故左史
 得以聰明為駢枝以名聲為纏綴無耗氣無焚和退
 然葆真獨與道往陽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朶頤
 者知思矣出車家林揮手青門擁途而祖者唯恐不
 及合歡也忘印紱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
 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算既醉而罷顧成彼是曾
 不得棲於念慮之中而惠風閒雲飄拂左右動用視
 聽無非大方推是類而廣之則泛清伊涉嵩丘又可
 知也小生無以為贈謹序其所以然附于編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夷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恩
 恭文敏渴善好學今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
 實扶中興之運光啓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
 命官解中筮仕偶得佳境况青春之年綠衣黃綬出
 則為政入則承歡以世德遺直而懷修之不息異時
 必復此其推輪歟追思意州游寓茲地煙潭雲洞杳
 窅靜深邑中諸生多業文者亦清輝勝槩之所發也
 生其勉之名儻許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微不
 腆俾敘夫群篇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送建州趙使君序 權德輿
 予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甚薄而心甚泰操利
 權煉灼可以願指變化者趙侯顧不游其津還然自
 得鄙夫識之曰斯可以為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
 歲佩二千石印綬受明天子而命牧茲建人為仁由
 已斯亦不細是邦為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
 焉穆公予之戴侯也故能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巡之
 際移書四方詞義憤切密疏奔問請以州師赴蹈凡
 穆公所以彰大名操大政者皆建之為也趙侯於斯
 時實為從事賓榻虛左得之甚懽凡趙侯所以令聲

籍甚四征交辟者繇穆公發之也今日幢蓋皆時山川存問遺老淒涼故事至止之日情何可言屬者狀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可誣耶頃予忝職西垣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惕然慎重以其四封之內性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尚屈而地頗遠予以爲不然管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稱况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趾九真報政况建溪之邇乎則趙侯旗軾之間猛鷲飛伏勞徠所及鰥孤樂康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止知其可得乎南轅計日祭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主 選集 輟卽路白晝美錦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爲念也

送從兄穎遊江西序

權德輿

昔安丘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略堙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裁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軌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與兄實承安丘之遺烈其後支流以食舊惠故兄能踐中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慈靜而用晦誠謙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衮衣大帶名未登於王府方以一葦爲航遊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

順流於潯陽羈旅之中未始以進趣爲念鄙則不敏粗爲哲兄言之自十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曰清淨之士多鬱而不發其或倚佳名席世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爲屠沽夕抱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柱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徽溢於府寺諠於傳置風流不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况今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美自累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者如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烟霜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此略而不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主 選集 書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皆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後行韓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發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明大
海多州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漶不見踪跡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撻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州雜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奇賞彙編 卷百十 重選集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
可勝用校選帥常重于它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其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

恩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詔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首聘袴
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久棹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
奇賞彙編 卷百十 重選集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
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
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
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予
言為使歸之獻
郭明龍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
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諛人而已者恥也
送殷員外序 韓愈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
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
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
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昔事者一人與之爲貳錄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
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別離
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願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五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
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自丞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激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繫於中而
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
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
踪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
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
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
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物而可祭於社者
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于宅人者多矣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谷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奇賞彙編

卷夏大

毛選集

以屈原賦。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襍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浸淫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谷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甚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望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谷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吾少嘗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于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假寒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奇賞彙編

卷夏大

毛選集

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彥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美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趨藥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議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高開上人亭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亮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像之於九秋之
 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矣暇外慕夫外慕
 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裁者也遂皆張旭善草
 書不治它伎喜怒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閉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亡遺鏘錄
 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開師浮屠氏一臥生解外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
 與淡相遭類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
 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閉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
 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益子
 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
 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
 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
 字曰野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
 之學蓋出會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頃示予所
 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送區冊序

韓愈

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于海如
 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
 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
 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于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棹
 知沿而不止焉乎其可量也哉

賜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
 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俾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
 者遂遂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簞竹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盡。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七。無。所。為。而。至。愈。待。專。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嘗。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覺。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磴。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廖道士序

韓愈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八

三選集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嶺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霽而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亡乃迷惑。

溺沒于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擗民而學于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寥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建上人訪陽司業後詣涇原劉行軍序

歐陽詹

建上人自茲又西。更為故人也。至咸山有道釋子。建上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曩與少司成陽公。得于林棲。公從下風之請。斯席大君之爵。同方相致殊途。且來雖羈鷲。冥鴻一飛。一龍。遐心遠意。終共超曠。遊佛廟。賞虛臺。湖水光。潔。再裕來為去。始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在西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歡。陶瓶。芒屨。此焉而往。東路看。守。悠然高雲。西之人。幾日而觀松。柏之本。無凡草。鷺鷥之侶。無凡禽。西之人。豈陽公之儔。歟。則觀遇之辰。瓊玖之列。詩云。可頌德。親於斯。其撰之。竹帛。儻傳俾後之人。知貞元是歲。賢人之會二也。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八

三選集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歐陽詹

無生永存。言不易源。綿今在煩。滴今處渾。釋氏子味其實。歸其根。其教雖傳。非言可言。惟相似者。復到其。

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投扇翳而灑長風真空洞照熱惱頓盡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寄維揚秋抄方至自閩日未成旬作臺山之適日闕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怕如也澹如也以行逢流得抵虛舟無程峨峨五峰幾日而上登異清涼侶善知識所至也之至玄之又玄乎予弱冠之年周世諦之學神不遠逮溺在利名禮足而別凄然自傷吸途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送族叔行元落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奎選集

族叔行元既射策於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群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奉觴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于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唯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工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真歟苟良苟真不卽成不卽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符之人作必行歟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歎寧成無石欄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

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忻然見下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爲到期

送東海孫尉詩序

楊盈川

東川孫尉文章動俗符彩射人官裁下士宣大夫之三德運偶上皇作東南之一尉庸才擾擾流俗喧喧談遠近爲等差敘中外爲優劣殊不知三元合朔九州同軌蓬瀛可訪還疑上苑之中日月不占更似靈臺之下彼其之子未爲後時凡我友朋無勞疑別徒以士之相見人之相知必必相蓋逢迎朝游夕處亦常煙波阻絕風流雨散去矣孫侯遠離隔矣但當晨看旅鴈君逢繁帛之書夕望牽牛余侯乘槎之客未能免俗何莫賦詩綴集衆篇列之如左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倚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闕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其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爲盜困幸矣子將安寘哉京師

目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咸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爲一不知爲一。初移白變而復黑。倒上而爲下。吾末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兄吾酌酒而賀之。曰。謹特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雪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九

序

送行序

贈別序

送賓侍御和權還京序

高適

送觀往吳中序

李華

送張玄武序

元結

送祖評事序

任華

送李彝宰新都序

任華

送蘭舍人序

于邵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符載

送盧侍御赴王令公幕府序

符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延房

選集

送徐十九遊潞府序

符載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柳宗元

送豆盧處士序

陸龜蒙

送王祭序

陳黯

送疏言禪師序

李節

送馮定序

李翱

送薛處士序

杜牧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送焦千之序

劉牧

送田承君序	鄭浩
送道希道序	清興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送楊子聰序	歐陽修
送徐無黨序	歐陽修
送楊真序	歐陽修
送田秀才序	歐陽修
送人序	蘇軾
送張道士序	蘇軾
送周屯田序	曾鞏
送丁瑛序	曾鞏
送蔡元振序	曾鞏
送段康侯序	見補之
送劉公權序	見補之
送李文老序	見補之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送喻秀才序	何中
送暢純父序	姚燧
送姚嗣輝序	姚燧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七十九

送序

明倫彙編

域中雜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送寶侍御知河西和翟還京序 高適

天子務西州之實歲羅億計何始於故取而以耗稱
 俾邊兵受寒戰馬多瘦輓域中之稅鑄海上之山江
 淮之人蓋奔命矣豈財賦之地抑以從來將利害之
 鄉猶有所關廟堂精思其故表寶公自憲關而董之
 關精叢勝之病發揮鹵莽之極政之大者不其然與
 今農夫力於必登廉賈知夫勇賤鳴戲若惟思之義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七十九

送序

以見天下之兵我幕府涼公勤勞王家常用此道于
 戈所適戎狄柏弔宜哉八月既望公於是領錢穀之
 要歸奏朝廷副節制郎中裴公軍司馬員外李公追
 臺閣之舊游惜軒車之遠別席樓船於池上泛雲物
 於城下胡琴羌笛繞腰腰佩羅袿裴映帶洲渚醉
 後歡甚東日還瞻語岐路於樽前指京華於天眇有
 若司直崔公之逸韻嘉其延評數賢之間作適忝斯
 人之後敢拜首而序云

送觀谷吳中序

李華

見觀送蘭州兄詩敬不踰節情而中禮是篇也得詩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九

三 選集

二年四月庚寅叔父華序

送張玄武序

元 結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潛大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大山將辭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勸仁惠郵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成行役之論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臨太寧垂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訂皆或曰西南少疲是以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鼓蜀之遺民化於秦漢純古之道其繇未知無置此焉姑取廢也如德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敘遲遠其人

迎囑至乎不可固未必也則曰保仁以敦養流惠以懷恤知其所榮示其所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興不樂嘆曰吾嘗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四十於此無曰我時祿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於二公之意爲意年觀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自清慎終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通相編次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

任 華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九

三 選集

自武陵守旌旄分閫有唐已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忠義特達有文武才略者曷以致茲公以黔武之地西控微瀘彭濮東接桂林象郡北漸巴峽南馳滄溟蓋蠻夷獠俗罕遵聲教必藉於幕畫而詳延祖生豈伊異人卽我府主隴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於金闕而加之鐵冠適會有黔中之命相繼而至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况黔中桂林兄弟之國又何間然哉俾朝廷知黔中得人與桂林得人何異出餞何許舜亭峩峩凭欄窺龍之屈酌酒滴魚龍之背金石絲竹雖有秦聲青山白雲恨非吾土華承命製序因

贈以言不慮吾子以忠貞爲本又當指蹤不選地感
思不顧身死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
則報之以德勿瑕勿疵吾常以此爲終身之寶今以
終身之寶贈君以謂何如也

送李葵宰新都序

任華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葵也少好學通九
流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
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繇是召試西掖凡數十
百人葵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
奮翼於西掖哉蓋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時也執
奇賞彙編 卷百九 四 選集

政以葵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葵豈不欲高步
臺省時時與朝廷羣公談笑所以俯就遠縣蓋爲大
人屈耳秦雲滿天倏聚忽散與子分飛亦爾也古人
別遠貴於贈言子昔爲什邡令蓋鳴琴不下堂而理
今領新都則異於彼焉蓋以廬井灰於焚焚之後昨
庶瘡於刀箭之末樹立存育洪惟艱哉况奔衝填瘳
晝夜風雨誅求供應旬晦山岳其親庶務則空戴星
而出戴星而入焉其接賓客則空一沐三起一飯三
吐焉此朋友之望也如月照雪峰花飛錦江當有新
詩時復寄來念之哉李生

送蘭舍人兼武州長史序

于邵

舍人丈以元昆尹京之明月始爲西府連辟將展驥
足於廣西之地所以懲彼叛亂與人休息君子謂此
舉也得於治理失於屈賢譬諸汗池而集鵠鳳矣然
則國家多故亭障猶虞不爲利遷可以道進所居則
化我何在焉况環委偉望約之以禮兄兄弟悌必因
子心無終食之間違仁矧三州之與四海云爾劬此
于道怡然告別羣鶯尚囀四月猶花長江一望翠幘
如畫佳興滿日曷唯宦遊監察御史楊公特進兼鴻
臚吳公慰相宴接情言不盡諸公陪歡各以義治邵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五 選集

野人也實忝中表趨風自允渴日增勤俄然化離如
失羽翼郊垌之送惜也何言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符載

今四方諸侯裂王土荷天爵開蓮花之府者凡五十
餘鎮焉以禮義相推以賓佐相高長城巨防懸在一
士苟人非髦彥延納失所雖地方千里財賦百倍有
識君乎咸舉手而指之我主君常侍李君以南昌軍
倅辟于崔君真得賢也崔君名稅字公約天質方厚
氣色淳重有端正之行業有操斷之利用柔則水順
剛乃山峙工文章善笑謔言語飲酒可百觥交朋友好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七 選集

與遊者如攀瓊枝坐瑤圃油然竟日而不知厭也始以貞幹調補義尉尉參河南府軍事創而不細城而能斷踪跡清直風聲鬱然是知動公卿之顧走羣府之檄士林籍籍有自來矣十六年冬自洛陽抵襄州歷江夏將祇承本府之命大夫何公上才頃望作鎮茲地十四年矣急才愛士與飢渴等每賓客至登磨門下陳榻者輒損折威重降就禮數歡愉周旋襟期洞開况與常侍交分重丘山疆場連風烟見我從事楚如會面不得不留連繾綣以道平生之意乎繇是窮勝賞酬宴醺景無徒盡花不浪發江夏郡東有黃鶴山山中頭陀大雲精舍顯師竹院惟一師茶圃又有東城石壁壁前有桃李樹千株澤園多雨芳華久困適值寒食前後天野晴明衆花齊發火然雪白是日也或咄九劍之跳躍鄙絲桐之嘈囂大夫乃減徒御挈琴酒相與屢遊乎其間遭石而坐觸陰而息雅杯徐行微微春風好鳥一聲爲我笙鏞往復如此彌旬累晝皆所以竭主人之志盡公約之歡也明發理棹黯然愁慕南浦悠悠別如之何於戲古人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實并之矣常恐後會追之不及恨恨正在於此耳公約得不思之乎得不念

足地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八 選集

之乎展布才力好輔君子以成賓主之美乃所望也副相視事久困倦劇未能操觚抒思故小生敢於敘述冠於首章不知慚作之無從也請咸賦春中一物爲道路之志

送盧侍御史赴王令公幕序 符載

持俯仰全檢劑從容溫謹之地醒觀之士也跨時俗尚奇偉抗志風雲之表從橫之才也監察御史范陽盧公神宇聳峙襟靈爽拔脫苛細於塵垢得豪雋於意氣義分形於造次才畫充於懷抱邁跡遐逸與人無倫年未弱冠爲鄱陽尉目事必割閒無留刃勢掩曹輩快聲馳江西北常侍鮑公祭酒李公寵以賓介之目授以叢劇之務政或闕漏我能補焉無幾何馳車遠遊北至恒冀聞以利計于司徒王公司徒器之開深沉之懷垂沛然之愛歡則膠固義存諷諭故能不四五年始自黃綬歷延評司直冠惠文冠御史雖取思知已實自躡青雲之梯也况年纔黑髮采色照地奮于名跡其心崑崙則氣高五白之博室有千金之歎直大夫豪達之事豈足累隘目之祖耶一昨扁舟南行次廬陵郡下適值侍御將歸華幕幸接便道爲共濟之遊話酣意密備取賢並君之盛業歡喜

人皆取以
多不得以

其次若無所從因輒以狂瞽私自忖度以爲人生於世共公者樹勲烈銘鼎彝休聲巍巍垂之無窮其私者富貴壽考而已矣今令公功德格皇天忠義貫古人地方數千里甲兵十餘萬身爲上公壽方無疆英英三千股如川清尚書以寬厚保師旅大夫以沉毅威暴亂都尉以才智承恩澤一門雄雉洪業所鍾生人之美盡於斯矣成天下之務者時也射萬世之利者勢也若當此時抗雙旌驅四牡星馳丹陛對敷休命彼燕趙東平之諸侯耻不若也皆執玉帛爭修覲禮使純誠動鬼神之感光耀增日月之輝君臣之道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九 選集

穆穆皇皇則史冊之美又盡於此矣夫何大戎之瑣細而敢爲大國之患難紆令公之思慮哉侍御犀額燕領骨狀甚貴懸知是行也必能露丹懇騁飛翮大陳明義以酬國恩山中異日偶承來問聞侍御褒衣結綬從公于北關之下明天子以卿大夫印綬加之不可得而讓也窮秋葉脫雁號霜勁矣行道開襟下帳鍾陵衆君子珪璋偉士英華照爛笑侍御之所從也樂請抒詩什以貺之載儒夫也酬腸所謂以附于叙末

潯陽歲暮送徐十九景威遊潯府序

人問者爲主

符載
道舊者同志之至觀乎送遠者有情之至悲乎二者激人中腸我獨何謂鍾此懷抱始余與徐君識面余獨一言道令遂相顧攬載卽亟往候太傅夫人起居他年余及楊郎中偕詣梓潼依李太傅生亦相從其於講道藝攻闕漏時上下鄴中諸山賦詩舉酒吟嘯風月每至忘形骸也爾後鳥飛雲散南北四去邈邈悠悠凡十餘年一昨余被命召爲江西從事生乃枉道顧訪病劣不任罷歸潯陽生亦策馬相隨余有茅居在郡南西嶺下前有美藁莢茨後有高梧大竹家貧無他具日爲徐君春黃梁煨園蔬鱸數器相顧下筯頽然蒼下快然偃仰至宵夜卽燎薪火觴白酒引滿之際更語曩事襟期浩然如太古時人間萬累無非糠粃斯一何爲樂之甚也徐君僑寓成都日久常欲扶持尊老歸家洛陽寒氣綿薄不與意會有澤潯從事尚書郎郇君士美生之姑之子也長林端操敦好中外將自茲始裂裳而從之開顏未執執袂相送歲暮風雪獨遊萬里會面寄書杳杳何期又一何愁慕之深也徐君方厚有志氣屢行醇固善爲文匪華用晦叩之乃應加以身長七尺聲如笙簧能飲酒

斗餘談語呀昧自有標韻所至之地方伯牧守洎賢士大夫莫不爲予前席倒屣卽士道其幾乎喪矣況山東望雄諸侯賢明舉才攜雋樹勳當世豫章之幹寧迺於班輸之目乎厚自軫重無患知己崔君行先齊君照予之舊友也卻君士美盧君項予得之友人蕭易簡也此數君子皆以宏才賓畫幕中寒暑推謝爲予問其無恙否耶復以是便代雙鯉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洎中師高明會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上選集

合于蜀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請青城山斬刈墓

草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覽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於精淳玄顯之際惇惇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其欲張聞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蓬居遂我通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翱翔百氏絲是聲譽殷然爲江湖間人居五六年載出廬岳歸蜀問起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泝九江歷楚抵梯歸而旋執袂之際互修前志已巳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

旅相依各被婚娶因于柴水去歲迄今山間荐臻壬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憶青城匡廬岑嶽際天下有煙霞上有神仙緬懷曩昔逍遙其下背負素琴手持道書掬泉掃石吟嘯終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傲光景造適則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晦明二十二年于茲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月馳于外憂喜攻于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之室泥塗碌碌視日且暮永言此厚用慙穢思欲攀石門之松桂宿靈崑之烟月可再得乎然踟躕者多擊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上選集

乎出處知幾者不滯于進取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起嘗於禮闈間飛聲騰陵譟動公卿當伯輪敘俯授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錄此而進者必聯振六翩聿求昇翥苟有便捷躍登青冥十六七矣中師旅食淹恤內顧勤策馬南向慰其室家未幾而囊金中罄庖烟屢絕乘時蒸鑠將遊炎方又何其濩落也相國齊公挺鸞皇之儀鬱經緯之謨新荷天寵鎮安越服執事行業明白且曰親舊或將修假道之禮不爲丁寧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慎舟楫無畏遠道議者云五領風候加飡飯日舉醇酒數觴可

以佐助正氣生其誌之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柳宗元

吾與謀繇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弃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于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溫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主選集

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于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庠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

莫與高才
人無此理
如去矣

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于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蒙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主選集

然謀以信厚少言畜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于大富貴又乎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吉州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與比與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秋其衣服而人其知雖未齒于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或溺于淫恠之說以數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州浮屠之徒歡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適

潮不顧蛇山鱗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久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序

陸龜蒙

龜蒙讀楊雄所爲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于雲軌篋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于西漢末屬莽賢用事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然以窮愁若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今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奇賞彙編卷五十九主選集

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受之道左右其理文皇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興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耻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謂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率第兄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宣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還藏耶吾從弟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

可

補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于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也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于詠歌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牒未嘗干東諸侯故沒沒然無一人道者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乘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榭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樹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難而書之用以爲送奇賞彙編卷五十九主選集

送王綽序

陳黯

黯去歲自瑗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今江北某即賀其登還于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非前朕即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于闕命序遂行其辭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繇是不得蒙麟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異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麟羽者惟其稀出耳嚮

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蛇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繇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衆議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纔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於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詠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于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 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七 選集

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劉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于漢流於晉溺沒于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問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管有一夫膚脂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謂璧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聾而目眩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穰穰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

家代須作
以而教
矣哉

雖衰漸清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乎擊壞之歎錄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洸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寧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幣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倍尅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怨俗於是而有泊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將奮而思闢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于人故賢智偶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其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太

益而疾其雕鏤絲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釋其居容貌于土木者沉諸水言詞于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繇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辭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購釋氏奇賞彙編 卷百九 尤 選集

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室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于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狷狷兮俗獷且狠刊殺業倫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

今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猱曉兮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煙暝山橋席卷兮櫓牀閑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晚松蘿秋亭兮蘭披春曉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馮定序 李 朔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振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知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爲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奇賞彙編 卷百九 干 選集

紛紛交笑其自負益明還學書感情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各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遂成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往出奇怪之人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矣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爲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侈麗奢豪驕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送薛處士序 杜 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

此處上之

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人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固有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召也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慮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士則來問政千耕萬索滔滔而得若此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收敢用此贈行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詩賞彙編

卷五十九

古今類事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若顛跌不宣一失訕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弗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自于當世然其于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裾襜如坐而竟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于楊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

亦有不甚然者

善爲古文子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于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于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然也

送焦千之序

劉敞

詩賞彙編

卷五十九

漢法以實而物知以此

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驛吏亭長門幹街卒游繳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于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遺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史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斯欲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筭僞侈辱安以爲已物故無可以與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于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

天子給祭宗廟施愛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互手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于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三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幸

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穀倉以賑貧乏沃江河以灌下溼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丘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于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田承君序

柳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夫家之

赤子甚於蒿萊焚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輒返迥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爲社稷計況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賜于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勍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乎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首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鄰封固有嗤之者矣未幾嗤之者自愧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于聽覽且嘗信脅抵掌爲僕劇談恨不與爲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宜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于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窮于衣食之謀甚于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于子之侍老攜幼往返于

卷五十九

幸

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子僕知其爲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子僕知其啓戶持謁願交于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送趙希道序

潘典嗣

子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于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廢而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圭 題集

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于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淵怒濤橫流逆奔吞噓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百怪出沒洶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子與希道別十有三年子之銳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敗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于心乃俛首低氣視饒石馬不啻若千金

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于吾之說耶如無異于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廼所謂幸不幸者豁然而胷中矣希道其勉之

送李端叔赴定州叙

張 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未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圭 題集

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皆然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耒臥病城南門無鷄大晝卧惰惰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璧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道譜子我舅行也豈其出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

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
 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
 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
 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
 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弃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
 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
 非膚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千百計也世
 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
 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
 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選集

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驚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
 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
 不啻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
 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
 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
 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
 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
 惡屯戍單寡然陸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
 鷂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
 之孔鷺見其不噬待以大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

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
 也謂余曰北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
 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難乎
 夫推牛釀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
 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
 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
 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
 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
 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了後
 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貴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選集

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陽修

士之仕于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
 重河南大府也衆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
 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久幸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閒坐而
 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于郎中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繇河南出者人不
 候于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送王傳序
今其往矣
初雖有改
各守其如
奇而可謂
學矣而進
焉則孰能
與公之
勉人如此

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制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
鬱卑且賤反甚于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
騎破虎羈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樂易之居一歲
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
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
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九 元 選集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歿
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途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
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文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唐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餓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其後世更百千
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
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九 元 選集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海陵許氏南園記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

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浮槎山水，記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噫，可懼也。

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利。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三 選集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愛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室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之，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公所厚善者，曾鞏、梅聖俞。送梅序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送曾序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于也。其以節廉相許如此。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三 選集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皆
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
時兵出兩道一自夔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西今之所經皆主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送人序

蘇軾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在人之材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奎選集

室人之耳目謂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
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
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
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于氏之學正如脫桎梏
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壁爨器
其可乎

送張道士序

蘇軾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木有不
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
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

空曰太直
者謂之
長也故
默乎

人生如夢
正馬何
人上

生則常
死後又
許成戲

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矣抑不足教乎無事於
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
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
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
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
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
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
不能方失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
有藏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
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奎選集

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
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
所以望吾友也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
而聽之亦可為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
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
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享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
弟祖購鞠瞻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干庠序則于朝
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于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

上之聽其作焉不服勤以事千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家而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遊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里巷窮閭之間。如此其于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佚然于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樂。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離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于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三 選集

于其家者。獨得其句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予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予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予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丁瑛序 曾 肇

守令之于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人。

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于外。于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書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旣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旣其人之熟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聞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同可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三 選集

誣而天固不生材于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法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于卿屬于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于求而不得人。密于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

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于鄉，于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乎？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甘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于其邑，予于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于淮。」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三 選集

陰陰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于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于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兄爲吏者也。

送蔡元振序

曾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擇，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

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勞，以爲州之政當一出于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事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并從事，跡其政之缺，不過室于歎途于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于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于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于朝，一于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三 選集

送段康侯序

晁補之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漸巖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

使者嫌少而請以買藥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已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鰲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元 選集

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琴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規作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漸中 晁補之 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元 選集 物忘其中余登爲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曰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以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氈而絳飢不以麥飯葱葉菲而不臭也田埜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客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揭然去余爲之恨恨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

當世之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于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送李文老序

晁補之

阜陶爲理武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者氏轉而爲李皋陶事帝其言爲謨非如後世刀筆吏舍曰徽纒榜箠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爲姓者按唐宗室世系亦阜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訓漢廣與陵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選集

顯唐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爲歌詩奇怪翺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繇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如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焉而不視愧阜陶之意者比也自余卜縉居凡幼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始意同則悅不知其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露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州川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泚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佗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繁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庸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明之

卷五十九

選集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安中異之曰此深于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滌立對中益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于封溪之

背之筆金
也以此金
今之筆金
也以此金
不無誤也
何誤落千

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興之問何師
曰師皮李賢氏則中友人也此年又嘗之武昌從王
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
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笑曰
子奚見吳先生爲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囊工
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于子子奚見吳先生爲
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能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
必求安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
九折之阪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許願
執箕箒操而拊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寄選集
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變相濁相
貨財化居時逐虎噬而驚攫山崇而海錄赫然盛氣
勢惛暴豎腐息目賜睽而耳項縮凡不可致者皆可
以指嚙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于斯時也求其能
事程試已若曾麟穎鳳祥蹄而瑞蹠矧能孤征重跡
相從于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
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之列傳纔七十
有七至見于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又
幸親遊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歷聘諸
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群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者

有見
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答問故傳會點
漆雕開亞于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猶從容數語開
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則雖半語不可得
而聞又孰知其爲見道也吾意孔門諸人固有勝于
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則答問之功又何少哉
今吾非敢以夫子況先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
顧其理有相似然者嗚呼人嘗患思古人而不可得
見不知今人或勝于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于
不可得見之時而每相忽于相值之日其得謂之智
乎前乎先生者固不知世復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寄選集
豈無羨子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歟
子志夫古學者也至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子也宜
可以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
其答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主之見子也知
子之嘗交于中也將必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焉
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
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純序集古錄
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

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爲
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
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
冠首時未嘗學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
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于心也過而自思
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
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爲持
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間矧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
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
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吳選集

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
耻益作既示之人且就立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
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
章固發聞士子之利譽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
應人之見役也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
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
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
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下而得其意者猶寡
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
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來古

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
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如不害于行後猶
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
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
士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
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
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
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集積而至于他日以暨
雅未流典謨一代之將特夫蒞民既爲循吏持憲既
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吳選集

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爲
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
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山獨矢人矣
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叙以問之至元丁亥
七夕姚燧書

送姚嗣輝之成均序

姚燧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
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舉
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作者

之舉猶視舉王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卽宮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陞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跋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判柄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延舉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吳選集

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逮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固於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肅不可殲其級也以故南橙安意而往旣較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擇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蓋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

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典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基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蜀人以蜀多橙木雖愚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橙云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吳選集

小齊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

序

名字序
書後
襟序

仲兄郎中序
蘇洵

王勳字重民序
晁補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晁補之

李浩字季良父序
晁補之

杜輿子師名字序
晁補之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晁補之

雜序

豪士賦序
陸機

奇賞彙編

卷一百十目
雜序

山亭典序
王勃

山亭思友人序
王勃

春夜令狐正字過敝廬序
宋之問

忠州喜重遇吳參軍序
陳子昂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
杜甫

序基
柳宗元

八駿圖序
李觀

荔枝圖序
白居易

捕魚圖序
晁補之

三高亭序
范成大

中興遺博序
陳亮

牡丹記序
蘇軾

序牡丹
姚燧

九日自序
楊萬里

序江漢先生死
姚燧

書後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奇賞彙編

卷一百十目
雜序

讀韓愈所著
柳宗元

題燕太子丹傳後
李翱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書賈充傳後
陸游

書郭崇韜傳後
陸游

書通鑑後
陸游

跋南城吳氏書樓詩文後
陸游

跋陳伯正山谷帖
陸游

跋康明略能賦堂記後
晁補之

跋陳伯比顏魯公書後
晁補之

書母丘震 見補之

書王燭後事 見補之

書綿州守遺愛事後 見補之

奇賞彙編

卷百今日

三

選景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流。潏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

奇賞彙編

卷百今日

選景

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室。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鬱。百里若一。汨乎傾流。至乎滄浪之濱。滂溥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論。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猷。跳者如驚。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

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交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紉。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風與水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奇賞彙編

卷五

選集

王勳字重民序

見補之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爲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常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爲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爲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爲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

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晉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爲孟子又爲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簞鼓讀論語。未半。帝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

奇賞彙編

卷五

選集

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欺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同。爲王不爲霸。豈以是爲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管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計功於無恩無爲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彊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雨集而盈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

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鈍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人室必自門始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適立于巷墜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去病字仲霍序

晁補之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譬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奸不作則太

奇賞彙編

卷頁十

四 題集

平可千載癡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為敗則禹功無所施至其敗而為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管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縉城李君慕焉則據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戒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欲醫特勝然霍侯用之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並而各必

與功借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后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為物則同且秦醫和以脗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為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林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內而借美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未解而本俱獎是謂醫紀所聞於儒之內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

李浩字季良父序

晁補之

奇賞彙編

卷頁十

五 題集

進士隴西李浩資雋異少孤自封植為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楊雄所傳為正道而遵之譬渠黃山子羈堅轡附夷路駁駁乎無萬里矣其文辭蓋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歷屈宋差池漢唐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人自以其名岐與為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化也而穎川晁補之獨異焉浩少於補之未嘗共學也而索其中益異焉者寡既與之交矣迺緣名為義而以季良父字之曰管崔浩自以為張良而世亦莫之與也迺吾季良父豈為浩者而已哉雖然楚漢之鬪南北之分裂

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而皆魁雄閎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類矣。至良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廢幾乎無事之業乃浩乃區區夸石銘構忿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已其言曰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暉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自恕以比良而不歉其所不足尚以謂已稽古過之奇賞彙編 卷頁十 木 選集

豈不悞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為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處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遙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浩固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迺吾季良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歛其有餘於為浩者以保身益其不足於為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間其誰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藟藿可貧而不可病其與為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為浩雖良亦可不為也季良父勉

之 杜輿子師名字序 晁補之

盱眙杜君從學於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與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閭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如焉而腹心者人之與也故謂之輿奇賞彙編 卷頁十 七 選集

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輶輶輶輶環滑而才固抱二十有八為其蓋弓三十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間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絕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祗以異何以罷衆告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曰一

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賈誼曰鳳凰翔於千
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
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鴳何從識之雖然
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鳥之
從鳥扈之羣扈亦可以爲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
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晉者伊尹其道有在於
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
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爲
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
番亦可謂有其志矣不掃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八 選集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見補之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鵠黑鳥長鶴
短鳧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謂逍
遙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趨取無用而常

存故桂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以爲逍遙
一以爲不逍遙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之意也萬物
其生俱託於不得已之類天下莫能患桂漆
曰我獨何爲見一以其可食且用耶則樗也免夫惟
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
故吾無柱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
地故吾月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逢者皆材
也材固不患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
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
遙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以知吾爲趨取無用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九 選集

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爲樗鎮
陽李君好書而廉既無求於世嘗曰我樗之類也則
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我則寄之所
遭固非我因爲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於雨露與
夫爲犧尊在溝中也木豈有擇於此哉人者爲之知
知寄非我而猶惑樗爲趨取無用欲免桂漆以受人
者之患物縛不解矣

襟序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墮。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歷觀古今。微一時之功。奇賞彙編 卷第十 陸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氣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絃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旌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爲慷慨。則寡人主所不。久

堪是以君與快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客於懷。宣帝若負荻刺於背。非其然與。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驪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簒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凡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翼動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于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

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
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邀前賢洋洋之風
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平舊節彌效
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
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質之釁積成山獄名編凶
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
世少有寤云

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
刺焉同不之悟而竟以收

陸文定公云陸士衡豪士賦序云身危由於勢過

奇賞彙編

卷百十

主

選集

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
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
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山亭興序

王勃唐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即去深山大澤龍蛇爲得性之
場廣漠巨川珠貝是有殊之地豈徒茂林脩竹王右
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下官
天性任真直言淳朴拙容陋質眇小之丈夫蹇步窮
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不讀非道之書氣調不羈
未破可人之目賴川人物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

奇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知命一十九年員笈從師

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仁崖知

宇照臨明日月之輝廣度冲襟磊落雁軋坤之氣王

夷甫之瑤林瓊樹直出風塵稽叔夜之龍章鳳安混

同人野雄談逸辯吐滿腹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填曾

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履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橫琴

於南澗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

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菖

蒲之澗黃精堊饌赤石神脂玉案金盤微石髓于蛟

龍之窟山樽壺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峰溪橫燕尾岩

奇賞彙編

卷百十

主

選集

豎龍頭鍛堊老之真珠掛幽人之明鏡山腰半折溜
王烈之香膏洞口橫開滴嚴遵之芳乳藤牽赤絮南
方之物產可知粉漬青田外域之謠風在即人高調
遠地爽氣清抱玉策而登高出瓊林而登遠漢家二
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秦樹四千郡之封畿山河坐
見班孟堅嘔兩京雄筆以爲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
一代宏才以爲帝王之神面珠城隱隱闢千象北斗
之宮清渭澄澄滉漾即天河之水長松茂栢錯宇宙
而頓風雲大數橫溪吐江河而懸日月鳳皇神岳起
烟霧而當軒鸚鵡春泉雜風花而滿谷望平原蔭聚

薄山情放曠。即滄浪之水。清坐氣蕭條。即崆峒之人。智搖頭坐唱。頰足起舞。風塵洒落。直上天池。九萬里。丘墟雄壯。有吞少華五千仞。裁二儀爲輿。蓋倚八荒。爲戶牖。榮者吾不知其榮。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詞峰直上。振筆札而前驅。高明以翰苑橫開。列文章於後殿。情興未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窮。須使山中兔盡。

山亭思友人序

王勃

高典之後。中宵起觀。舉目四望。風寒月清。鄰人張氏。有山亭焉。洞壑橫分。奇峰直上。鬱然有造化之功矣。

奇賞彙

卷頁十

十四

選集

嗟乎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畜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風。可以調合獨行。萬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見生靈之離。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顧視天下。亦可。以蔽寰中之一半矣。惜乎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入栗。黃雲對酒。雖形骸真性。得禮樂於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若開關翰苑。掃蕩文場。得官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勝行。步思飛情。迤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調下。云

兩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樊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穎陽令狐九閑。居渭溪。徵君太守世業。相親洛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採藥。揖二子之高蹤。夜月迴車。入故人之窮巷。闢書幌。卷琴帷。綠竹一聚。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榮枯未薦。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譁。醉余以胡丘之說。池塘潤于時雨。衣巾漸于和氣。蘭欲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語默恒理。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茲夕之當歌。奇賞彙編 卷頁十 主 選集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見牛司倉序

陳子昂

日月交分。春秋代謝。昔歲居單闕。適言別於茲都。今龍隄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宦而猶嗟。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江亭迴瞰。羅維樹於塔基。山榭遙臨。列群峯於戶牖。爾其丹藤綠篠。俯映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坐。神融興洽。望直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遙見滄海之神山。乍出既而行舟有限。

嗟此會之難留別日無幾歎分岐之易遠徘徊北渚
惆悵南津江陵之道路方賒巴微之雲山漸異嗟乎
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金別曲何謠各請陳於五際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陳子昂 唐

余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
時仲春幽臥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
之車乃故人之駕隱機一笑把臂入林既聞朝廷之
樂復此琴樽之事山林幽寂鍾鼎舊遊語默談詠今
復一得况非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
陽無寄載之客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
奇賞彙編 卷頁十 大 遺集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桂水灘山右滙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
巖闢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遷迤如畫左連幽野園田
雞犬疑非人間汭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壤沮洳
連導爲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巖
結蛇骨如玉西北曰玄巖洞曲通坎隅晴眺灘水玄
巖之上曰冊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井梯險至仙
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竝乳涵

疑化說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傘如樂樓支撐如
連夏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似竹似海瀉
雲驚其玉池玄井嵐颺迴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
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若
獲荆璆與隋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
發潛故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
譙方丈似昇瑤臺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爲南溪云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 杜甫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穎李
十二孃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孃
奇賞彙編 卷頁十 大 遺集

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余郾城觀公孫氏舞
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觀其自高頭宜春梨園二
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
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
顏既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
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郭縣見公孫大
孃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
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

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唇朱袖
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
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
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
塵傾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資映寒日。
金粟堆南水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
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
愁疾。

序基

柳宗元

深惜而法

房生直溫與余二第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

奇賞彙編

卷頁十

大 選集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僭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過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
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

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于茲
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
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于貴者有不氣揚
而志蕩者歟。其得于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
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
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
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
可以基者故敘。

八駿圖序

李 觀

唐書云。每篇得意處。如使馬在御。雖不能止。
李觀曰。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超

奇賞彙編

卷頁十

大 選集

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益驪蜚
黃驤。哀白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
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
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巍巍然。言其真也。實星
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軼者如仙。御者如夢。
將變化何別哉。

捕魚圖序 見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
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水葭。莢向搖落。草
萼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

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時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童負囊尾馬背而倚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章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筍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蓬蔭坐，沉大網旁，筍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俛下罟者三人，皆笠力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兩蓋依蓬蔭坐，有中奇賞彙編 卷百十 壬 選集

而顛出網中得者，旋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杯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顛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葦間童子，僂而曳循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此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水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

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笥、綱罟、罾、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者，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書人物意識之。

三高亭序 范成大

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爲甫里先生。三君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膺智望蕭然，臞儒使有爲于當年，其所以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

奇賞彙編 卷百十 壬 選集

清風峻節相望于松江大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蒸嘗以夸于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于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絕勝，乃築堂于其上，告遷于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之范成大爲之詞，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棹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思過半矣。至于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流連卒悔于後者亦

得全十天
一幅萬士

將有感于斯堂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召
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蟬蛻潤
濁得全于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
風颯烟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其何足以知之
中興遺傳序 陳亮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
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
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
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
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諱傍

奇賞彙編 卷京十

主 選集

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
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
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傍取弓挾矢以興
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
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
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
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
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
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
兆因嘻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

熱心之言
亦平心之言

險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
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
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
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
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
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
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
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
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
言之丞相給帑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
奇賞彙編 卷京十 主 選集
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
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
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
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叅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叅
政周公蔡屢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
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
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
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
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無

其人下
自前其

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沉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或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

奇賞彙編 卷百十

牡丹記序

蘇軾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隣之園園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縷綠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興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二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

花樣一新

年窮妖極麗以擅夫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忝迂濶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為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奇賞彙編 卷百十

圭 題集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葉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桃一作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絹瓢肉瑩白如冰雪其如醲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五日外色味香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之而盡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落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

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尺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蘭株亦二尺少一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省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寸少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

奇賞彙編 卷五 葉 葉集

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花之冠而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穠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二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念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念五年各一見之燕奉燈為異地

占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揚人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固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寂寂無誰與為飲張齊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特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罰

奇賞彙編 卷五 葉 葉集

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為道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記之予如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况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然况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歿生又不足惜也爾卿惟喜予文已記

文選高
俱備
明亦
詩一

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深宜慰贊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之復得者擬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本嘗謂依金谷酒斗數也

九日自叙

楊萬里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塵市兼旬不識佳味日汲山泉煮湯餅傾以寒釐主以脫粟紛不及目置不及耳

奇賞彙編 卷頁十

天 選集

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林不登無所于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酒復望菊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二編觀之乃余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間居賦詩云塵爵恥虛壘寒花空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豔滴滴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觸至壺自傾則又喟然曰四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踞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果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

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剩而飲水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絃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蓋於淵明而問焉

亭江漢先生次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德安山嘗逆戰其斬刈首級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

奇賞彙編 卷頁十

天 選集

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非因與公訣斬歿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屣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歿無義可保吾而非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若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焉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

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釜，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喋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生之志，奇賞彙編 卷夏十 手 題集

愛得近古
可以風俗

不學若此
易文其題

題跋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據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終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謹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

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
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
書以充其闕其爲受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豐叔
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
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
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
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
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
也果矣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奇賞彙編

卷百十

三

選集

學人才
大有根性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瑣
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
○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
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
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
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
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誦○殷○周○之○風○雅○
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頌○
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

獨得而罕有兼者焉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
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
不忤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
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
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
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
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
過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
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
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
仲甫汝南周源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
隴西李諫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
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
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
天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
休聲未克克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
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
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讀韓愈所著

素作

毛穎傳後題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皆言韓愈爲

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艷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一作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文辭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拘溜攢文辭作之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奇賞彙編卷百十 語 雜集

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臣水草植黎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一作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以勵其有益於世

引男也以其類之

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賸者猶帖帖然動其喙彼亦勞其矣乎

題燕太子丹傳後

李翔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樊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寬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轡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女哉軻不曉而常之陋矣

奇賞彙編卷百十

王 彙集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城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歾而遠就虜疑畏歾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歾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皆外無毗蟬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外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歿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奇賞彙編 卷頁十 集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當時必守之去之大部而守之不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其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慨語曰雲來時雖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牛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奇賞彙編 卷頁十 集

曰南八男兒歟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圖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人亦不見巡

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歿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歿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書賈充傳後

陸游

詩賞彙編

卷百十

五

陸游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盼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于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夫習見南北分裂。謂為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為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

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為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為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為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陸游

可憐也

詩賞彙編

卷百十

五

陸游

議者且盧革為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為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為。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為后。劉氏既立。賈貨盡。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弒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為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機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

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華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歿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于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安人之性陰懷忍毒果于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奇賞彙編 卷百八 早 選集 八五

書通鑑後

陸游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太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千于文王豈不遇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

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跋南城吳氏社會書樓詩文後 陸游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會書樓倣古者歛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與吳氏捐貲以爲社會凶歲免民於死徙其有德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行實彙編 卷百十 早 選集

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爲是舉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者則啻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于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

曾敬之會稽尉解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迺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艷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奇賞彙編卷頁十聖選集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晁補之

顏公以國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那和璞聞而歎曰此所謂形仙矣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爲之解

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如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僮之姿追蹟希墨之間遠矣

書毋丘震

晁補之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奇賞彙編卷頁十聖選集

非武夫關
士而無
詩何如

而不改者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墮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拯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恩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

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祖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使銜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奸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筦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奇賞彙編

卷百十

星 選集

臣補之爲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它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祭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

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王蠋後事

晁補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殲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沒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

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
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
謂生於齊國此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
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
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
滅也數爲甘言昭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
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
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祭爲虐
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
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

奇賞彙編

卷五

聖

選集

義不北面於燕況在於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
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莫
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
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爲推
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
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
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
單之傳尾吏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
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噴目攘臂奮

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誓而懷七

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
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
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
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嫌於心太
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
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
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
環駟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
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
奇賞彙編

卷五

聖

選集

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於
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
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
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
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晁補之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
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
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爲之其功猶在於百
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

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二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逾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効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奇賞彙編 卷百十 選集

僅得施其髣髴脩庠校損庸役使轉輸勸賙貸緩皆鑿折留獄典圻堰繕郭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忘也昔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滅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奇賞彙編

卷百十

辛

選集

贈別序

贈李八騎曹序

駱賓王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頤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遠遙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敝離亭之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春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既而榮波東注瀾岸南登綠蟻空而高宴終金烏落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睽盡申情於雨藻人為四韵各賦一言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壬 選集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下官才不曠俗寵不動時充皇王之萬姓預乾坤之一物早師周禮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諧真性進非千物自疎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諸識王侯之貴散聚尊於非阜喜耕鑿于東坡楚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賈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咸靈傳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於非里交情獨放已厭人間楚性時違少留都下道王以天孫之重分曲阜之新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迹塵鐘鼎思在江湖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

綠滕朱紱且混以蘿裳列樹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

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終太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挹容是日也雲繁雨驟氣爽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局向術似元禮之龍門甲第臨衢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牢醴還陳高士臨筵樵蘇不費是非雙遺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必山林之下玄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烟霞照灼既而神馳象外宴洽寰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烟生而北林晚鷄鷄始望不及牲牢麋鹿長懷非忘林數先生負局倦城市之塵埃遊子橫琴憶汴州之杜若况乎迹不皆遂時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壬 選集

不再來屬宸駕之方旋值羣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戚里笙竿浮驪易盡仰雲霞而道意捨塵事而論心夏仲御之浮舟願乘春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策杖藜而非遙勅柴車之有日青溪數曲幽人長往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貞抱朴已甘心於下走全忠履道是所望於羣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遂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所辭迴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及泛黃菊以相從雖源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幽山桂樹往往逢人庶公子之來遊幸王孫之畢至茅君待客自有金壇王烈迎賓還開石架惟恐

一丘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徑逢蒿待公卿之來日
對光陽之易晚惜雲霧之難披羣公鄴縣鳬飛入朝
廷而不出下走遼川崔去謝城闕而依然敢付三襟
鍾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饌
重開直扶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爲秋風伯
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鄴坂而
迂迴入邛山而非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
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崔
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
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爲贈別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玉 題集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
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
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
望榮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櫺帷暫駐十旬休假
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
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
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唯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

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嚴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
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縈迴
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間閭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
彌津青雀黃龍之軸雲消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
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
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
之餉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睎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玉 題集
盼於中天極娛游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
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闕而
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
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
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
覺爽處涸轍以猶歡非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
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

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愛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水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瀝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勃省父於交趾。道出鍾陵。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過請客莫敢當。至勃慨然不辭。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王勃 選集

都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極歡罷。

秋夜於綿州羣官席別薛昇華序 王勃
夫神明所貴者道也。天地所寶者才也。故雖陰陽同功。宇宙戮力。山川崩騰。以作氣星象。磊落以降精。終不能五百年而生雨賢也。故曰才難不其然乎。今之羣公。並受奇彩。各杖異氣。或江海其量。或林泉其識。或簪裾其跡。或雲漢其志。不可雙得也。今並集此矣。豈英靈之道長。而造化之功倍乎。然僕之區區。常以爲人之百年。猶如一瞬。非不如風月不足懷也。葵尊

不足戀也。事有切而未能忘情。有深而未能遺故。僕射羣公。相知非不深也。相期一作非不厚也。然義有四海之重。而無同方之感。分有一而之深。而非累葉之契。故與夫昇華者。其異乎。嗟乎。積濟陽之遠。好同河汾之靈液。目置良友。相依窮路。是月秋也。干時夕也。他鄉怨而白露寒。故人去而青山迥。不其悲乎。盍各賦詩云爾。

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王勃
黯黯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況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王勃 選集

歡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頤。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郊。斷雲飄蓋。嗟乎。岐路是它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雖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遙。盍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

秋日餞別序 王勃
黯黯別之銷魂。悲哉秋之爲氣。人之情也。傷如之何。極野蒼茫。白露涼風之八月。窮途蕭索。青山白雲之萬里。奏鳴琴。則離鴈別鶴。驚岐路之悲心。來勝地。則

時雨涼風助他鄉之旅思。琴書人物冀部關西去馬歸軒雲間。日下楊學士天璞自然地靈無對二十八宿。崇太微之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兩卦論其器宇。滄海添江漢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積煙霞之氣幾神之外。猶是鄉雲陶鑄之餘。尚同稽阮接光儀於促席。直觀明月生天。嚮訥辯於中筵。但覺清風滿室。悠哉天地含靈有喜愠之容。丘也東西。悵望有別離之恨。煙霞直視龍蛇去而泉石空。文酒求朋。賢俊散而琴歌斷。門生餞別如北海之郡。前高士將歸似東都之間。外研精磨墨運思龍章希存宿昔之思。賈去將相思之詠

奇賞彙編

入卷百十

五

王勃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王勃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屬羣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鍾鼓沸天美人似王芳進交映旁微豹象之胎華鱗重開直報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驚果爲秋風伯鷺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郢坂而迂迴入却山而非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小

卿風景不殊越北相望於洛非鴛鴦雅信俱爲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晦思魏闕蒐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慙無聞在林冀侍御崔司議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于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醕無以娛客至于挾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日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爲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欲不謝於崔冀二公矣所恨酒未醉

奇賞彙編

卷百十

五

王勃

琴方清王事靡盬駟騎遙遠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山悠悠歎不及也載想房陸畢子爲軒冕之人不知蜀山有雲巴水可涉睽闕良會我心惄然請以此酣寄謝諸子爲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道君匡國無悶予在林白雲峨眉上歲晚來相尋二十字英華作王仲烈知吾此情示之笑

饒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于前韓信誅于後況權位不及于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

貴曰云列
編進是列
生而而不
詳清鏡間
安諸士激
五心屬

北等文字
真可抵甲
兵數萬

明心不可
不聞

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于合鯨生人于哮
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
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
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
之士杖于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
翁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
僵屍盈川水膏于蒼溟陸血于原野一掃瓦解洗清
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非盡餌
于脣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
社稷雖定于劉章封侯未施于李廣使慷慨之士長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无 選集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况僕之不
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
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

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于中流汎素波而
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懸起予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條伏草與漢金出莽夷未暉
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于當年去就之理在
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
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哲皆清
客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潏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
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人蓋實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无 選集

錄耳而嘗採姹女于江華收河車于清溪與天水權
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翰駿
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
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間若絕雷舉
目四顧霜天崢嶸銜杯叙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
仙翁李白辭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
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片幽憤不可得也而
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

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廿
于後時劉表不用干欄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于張
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
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
王命有程告以干邁煙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
半天汎淥水于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衰中
趣逸天外平生酣暢味若此時至于清談浩歌雄筆
麗藻笑飲醇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于古人也揚袂
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餽伊魚以相待詩可
贈遠無乃闕乎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空

選集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 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剪焚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
典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
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
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
弛則綺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魯連不得不蹈于東海
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
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
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洛神仙
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住水刑漁者花

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
邪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
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也

贈陳八秀才赴舉序

歐陽詹

諸侯歲貢俊秀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
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磐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
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心力何東堂一
枝南荆一片足塵土其應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委其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六主 選集

試知有成矣

臥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李 華

華與二賢早相得借脩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借勵人
臣之道而獨失節借遇文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
奉詔廉軍政非至朝垂駐車山陰辱司徒公太尉公
一吟之恩先時為伊闕尉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報
不幸孤負所知虧頓受汗流落江湖于今六年大明
升於陽谷幽鬱附於光輝元惡掃除太階如砥天下
衣冠謂華為相府故人詔書屢下促華赴職稽首震

惶恨無毛羽。左司員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公殿中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嚴公望高職雄持斧登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潦倒龍鍾百疾叢體衣無完帛器無兼蔬以妻孥為童僕以笠履為車服並轂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陽有焯龜之父撰著之老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裹龜囊著而言曰三靈人為宗則人過於著龜也其主于心則心過於視聽也足下被儒者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為而煩予予之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不能拜拳拳扣顙敬承先生况服勤西方之教入齊生死之域古奇賞彙編 卷八十 本主 選集 其外者則儒不成矣夫匹夫同敗名節矣與墨對同既衰病矣與廢疾同雖率危億匄顙沛君父含弘宰政不遺適為朝廷之微相府之羞也又安得恃為故人哉其內者則大師微旨幸遊其藩甘露灌注於心源寶月照明於眼界無得之分可與進矣負薪之憂忍不為言江亭憑檻平視漢臯武昌柳暗蘆城花發一榮一枯有歡有感離別之念又焉得不悲乎四言詩雅之遺也以貺雅士盍以雅為贈乎則知車馬佩玉之多反為末也病夫李華序

別王佐卿序

元結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日浪游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住者有彭城劉灣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年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送遠云

別崔曼序

元結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曼曼感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蜀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之一病民耳宜不相同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樹勛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扶掖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域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境千里威震絕域寵榮當世公往在淮南途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為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靜耳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罷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閑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謂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日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予嘗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奇賞彙編卷八十八奎選集

別趙子昂序

吳 徵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書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三曾三蘇為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編毯是衣蜺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

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道經爲本與余
論及書樂識見更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
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
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
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
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
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子棄也南歸有
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絃三十秋已矣鍾期少
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楊驛玉色天下表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

送集

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如上白晝雲龍矯
樂經久淪亡忝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
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
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突
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爲郎瑚璉愜清廟
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蹇蹇驚鴈十駕天下君與操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一

序 送行序

送孟大入蜀序 陶翰

送惠上人還江東序 陶翰

送王大拔萃不第歸睢陽序 陶翰

送田八落第東歸序 陶翰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秋夜送孟贊府還都序 李白

送李侍御充李中丞副使序 任華

送祖評事赴李中丞使幕府序 任華

奇賞彙編

卷一百八十一

送序

送集

送溫司馬進降謖方物序 任華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任華

送李審秀才歸湖南序 任華

重送李審却赴廣州序 任華

送虔上人歸會稽序 任華

送魏七秀才赴廣序 任華

送杜郎中入蜀序 任華

送李少府赴京序 獨孤及

送李白之曹南序 獨孤及

送朱拾遺序 獨孤及

原缺

送趙判官還使序	顧況
送韋處士適東陽序	顧況
送張鳴謙適越序	顧況
送表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送林明府之任序	歐陽詹
送水陸運使韓約序	韓愈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韓愈
送何堅序	韓愈
送進士王舍秀才序	韓愈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獨派書記赴辟命序	柳宗元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宗元
送詩人康有方序	柳宗元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柳宗元
送韋秀才序	柳宗元
送元秀才序	柳宗元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序	柳宗元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一

送序

二

選集

天選卷正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送孟大入蜀序	陶翰
襄陽孟浩然精朗奇素切高爲文天寶年始游西秦京師詞人皆歎其曠絕也觀其匠思幽妙振言孤傑信詩伯矣不然者何以有聲於江楚間嗟乎夫子有如是才如是志且流落米遇風塵所已矣謂天下無否泰無時命豈不謬哉翰讀古人文見長楊羽獵子虛賦壯哉至廣漢城西三千里清江賓緣兩山如劍中有微徑西入岷峨有奇幽皆感于之興矣勉旃故交不才以文投贈	
送惠上人還江東序	陶翰
自延陵季子來詣上國齊魯晉鄭賢豪風靡及夫顧陸入洛亦稱南金今錢唐惠上人提一孟振一錫則呼吹詞府頡頏朝顏長江之南世有詞人舊矣於是侍御史王公維太子舍人裴公惣寄彼好事於焉首唱才賢翕集文墨敷芬作者爲之不寧詞林爲之一振此公家本富春棲於天竹白雲青岫方丈之居江風海濤一杯而泛窮其奧旨即空王之法門贖其精	

心有真如之理性不然我輩公風流虛佇詠詠開作
者豈無哉正月被裝東旅征帆南岸眺吳山而可見
值湖水之將碧震澤千里孤舟渺然北思我曹時開
離贈卷也

送王大板萃不第歸睢陽序

陶翰

才格可得而仰也文章可知而畏也故往年有公違
之捷矣九流之學日盛三鼓之音未歇今茲有天官
之阮矣天將啓子於世故命以才授子於亨故先以
屈屈伸理也才位時也子姑感激毫翰增修詞律冲
天之舉吾倚而待焉歡洽豈常離言寔早河岳西別
奇賞彙編 卷百全 二 遠集

送田八落第東歸序

陶翰

田子行於古而志於文雅多清調將有新律鋒鏑其
銳將來者其憚之勿以三年未鳴六翻小挫則遂有
清溪白雲之意夫才也者命在其中矣屈也者伸在
其中矣將子少安吾以是觀惠潮亭柳綠昆池少青
于何送歸無易謂詠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元初一作漫與浪家于漢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

入元集

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思叟衣食之不足耳
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
相求不以鬻旅見思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澤及
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而去將
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
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
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門
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見一作
容州爲叟謝主人登幕府楚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
引信才士有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
以系此云 奇賞彙編 卷百全 三 遠集

秋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李白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其不
誇炫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
兄孟子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膽楚
越鴻鵠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畧少君
讀易時作於小文四方賢豪法一作然景慕雖長不
滿一作七尺而心雄萬夫至于酒情中酣天機俊發
則談笑滿席風雲動人天一作非嵩丘之一作精何以
及此白以弱植早飲香名兄親承光輝恩甚華專宅

鄉此別誰無恨耶時林風吹霜散下秋少海屬斯月
孤鶴翔雲驚鳧動骨憂瑟涕流抗手緬遺傷如之何
請各賦詩以寵岐路

送李侍御克汝州李中丞副使序

任華

華州汝州兩京股肱郡也朝廷以股肱之郡非有股
肱之才者則不可造次任焉是以命華州牧兼御史
中丞李公亟乘輅於汝所以輟於華而急於汝者何
蓋由華已致理而汝久缺人久缺者何不易其遷故
也然則州有兵而刺史爲之使使不可以獨理爰命
奇賞彙編 卷頁上 四 遷集

前監察御史李公爲之副清泗上朝周之路絕漢東
封汝之心岐然長城蕃我王室亦在副貳之力也且
要地招我於芸閣之上假我以相臺之榮與華甚厚
同於骨肉華見侍御如見金吾方將遠別值予有犬
馬之疾不遂攜酒灞岸賦詩河梁竟銷暮雲心折秋
中而已矣汝穎自古頗多奇士荀陳令族豈無子孫
君其善待之無忘推遷至如公堂閒坐對三十六峰
或青雲半收或新月初挂當有佳句時時寄來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府序

任華

自武陵守擁旄分闕有唐已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
忠義特達有文武才畧者曷以致茲公以黔巫之地
西控微瀘鼓漢東接桂林象郡非漸巴峽南馳滄溟
蓋蠻夷獷俗罕遵聲教必藉於幕畫而詳延祖生豈
伊異人即我府主隴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于金闕
而加之鐵冠適會有黔中之命相繼而至夫天下之

忠直心赤
其人可交

奇賞彙編 卷頁上

五 遷集

贈以言不慮吾子以忠貞爲本又當指蹤不選地感
恩不顧身死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
則報之以德勿瑕勿疵吾常以此爲終身之寶今以
終身之寶贈君以謂何如也

送溫司馬進降誕方物序

任華

遷其送行
兼之慶賀

昔者黃帝生于壽丘文王生于岐陽數千年間以爲
盛美況我明王感龍而生如鳳之鳴黃河爲之清率
土爲之寧豈壽丘岐陽足云哉是以四方牧守咸獻
方物用賀南山之壽長居北極之尊今此邦使乎誰
膺慎擇則司馬溫瞻其人也瞻相門子溫其如玉五

德備焉堅其如金百鍊成焉既出車彭羣公追饒於北郭少亭龍從羣峰疊出青石逶迤秋水下漱碧沙對此為別歡酒而已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任華

大丈夫其誰不有四方志則僕與宗袞二年之間會而離離而會經途所亘凡三萬里何以言之去年春會于京師是時僕如桂林袞如滑臺今年秋乃不期而會于桂林居亡何又歸滑臺王事故也舟車遄返豈止三萬里乎人生幾何而倏聚忽散遼復若此抑知已難遇亦復何辭歲十有一月二子出餞于埜奇賞彙編卷夏上六選集霜天如掃低向朱崖加以尖山萬重平地卓立黑是鐵色銳如筆鋒復有陽江桂江畧軍城而南走噴入滄海橫浸三山則中朝羣公豈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水山水既爾人亦其然袞乎對此與我分手忘我尚可豈得忘此山水哉

送李審秀才歸湖南序

任華

平西原之歲隴西李審自湘東來才其清氣甚和節甚奇心甚高僕是以恨相知晚也秋九月又言歸於湘東眾君子出餞于北郭碧峰巉巖出于柏稍有如虎牙夾天而立加以白日欲落挂在岩半橫照灘水

月帶微明一作微月操袂于茲揮袂于茲恨無昆山片玉以相贈贈桂林之一枝審再拜曰幸甚

重送李審却赴廣州序

任華

吁嗟乎蒼梧之片雲或隨風而東或隨風而西片雲既如是孤客亦如是昨日李生言歸湘東今日李生將赴南海昨日今日豈有二李生乎亦猶前日蘇秦與今日蘇秦不殊耳所以然者何邪蓋乘流則進見乘而作明有志於四方非凝滯於一途其中或有不不得已之事亦不惟不有也昔孔丘嘗為東西南北之人張儀亦為燕趙齊楚之客其已乎滄波遠天混和暮色孤舟一去曷日而旋歸哉

送虔上人歸會稽觀省便遊天台山序

任華

圖書所載名山如天台者鮮矣故老萊遊于斯應真遊于斯虔上人亦遊于斯老萊崇於孝者也應真崇於道者也二公之美上人兼而有焉上人緇侶之澄摩詞場之沈謂讀盡貝葉能了於空淨如蓮花不著於水不然安得眾君子禮敬若是焉言歸膝下而孝名為戒將遊物外而明咏長川豈徒蔭長松以隱身承瀑布以洗足是將探極靈藥搜訪仙經歸獻北堂

永同西母也。鏡湖秋月當見色。空積山丘雲能引詩。
興。剡溪白鳥知爾無機雲門疎鐘。爾君來暮豈不謂。
然邪。今朝贈別桂林花。洞庭白烟濕袈裟。度上人與。
君各在天一涯。

送魏七秀才赴廣州序

任華

此邦詞客往來亦云多矣。其有論詩則爲詩人。對酒。
則爲酒徒。如魏秀才元稹者。不可多得。况爾兄殿中。
侍御史萬成吾友。將爲遠別。豈同它人江亭暮天。勿。
辭一醉。醉後解纜。則月照滄海。猿啼碧山。其奈爾何。

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楊郎中入蜀序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一

八 選集

任華

二公罷東西之曹。少素啓事之劇。而參軍西南時人。
或譏朝廷易其大難。其細及以爲不然。方今天子命。
將帥以守四方。丞相秉鉞爲唐南仲。擇佐命介。宜先。
才者。賢者事孰大焉。彼探薇出車。以遣役勞動我則。
異於是。受王命者不言勤。赴知己者不恤離。今日斗。
酒姑展交好。遂以道吾子。集無四方之志。亦使滿坐。
歌二公乎。

送開封李少府勉自江南還赴京序

蜀孤及

世或謂邦有道穀。或謂全於惠者不以徇名。降志彼。
於致命。猶數數然。孰與李侯雨忘而昭合之張。其天。
機與道出處道長。則陳力筮仕。績成而退。藏於密戰。
勝江海之上。然後乘歸流而返舊京。乃知凌雲麗禾。
則切玉利器。於夫子爲鄧林之一葉耳。而精微純粹。
豈中士所能得其門哉。然當今堯親九族。契敷五教。
其材之美者。工將度之子。雖忘機機未忘子。庸評知。
泥蟠沙臥。不爲雲霄之壘。柄乎但蘭舟桂楫。倏忽鳥。
逝朔風。一作秋少奈離憂何。緣情者莫近於詩。二三。
子盍咏歌以爲贈。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一

九 選集

送李白之曹南序

蜀孤及

襲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
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襪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
燕宋。與白雲爲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
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
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
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特之。一作
干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鳥之辭。越仲尼之。
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
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

况小别乎請借賦詩以見交態

送朱拾遺序

顧况

宋句大奇

楚天暮秋衰少多霜我送朱兄置酒寒塘它方有遺

一作

大師居毗耶離方丈

名之人語出世之事昔我

之室以虚空量納諸羣有為法而來難於酬對兄辨

才者精於語默雪山有少可生醍醐上賢不自豐故

貧也上智一任數故樂也言出以機在心為咎故慎

也和平發中金玉鏗鏘如秋水之溢塘殊不知長松

倚空遠在孤嶺如朱兄也將刀畫水水中不斷以道

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以為家何水不可以泛舟

奇賞彙編 卷頁十 送集

我送朱兄浮于亂流主明不在諫故臣在瀾漫之遊

陪江西李大夫東湖賦詩送宣武軍趙判官還

使序 顧况

相國大司徒統戎于汴汴之介者有長鬣廣額乘遠

四方交驩諸侯以利君實我大夫待以加等問其所

欲蓋相國於其君義疎而後有誠誠存而後有別此

敬相國而及子其昔復乃賦平字之什以寵之春秋

之義凡君子之嘉一善接一士皆欲有所用必相其

宜而比之昔代之阿鄆燕侵河上晏相之鷹隼其文

能附衆武能威敵果却燕晉之師

送韋處士適東陽序

顧况

珠玉在淵蘭在深林士不定方而處東陽佳地樓上

隱侯之八詠溪中康樂之贈答韋生翱翔若復故都

會予放逐相逢姑蔑之山所裁新詩統而有意凡游

山水苦無卷軸復無幽人攜手一何異飛鳥一翼行

車隻輪眼界孤矣於放言自譴以貶處士乎哉

送張鳴謙適越序

顧况

晉司空十四代梁尚書左僕射續武代孫曰鳴謙問

行於我我對曰乃祖蹈道隱黃鵠山乃先敦惠隱朝

陽山今子洽羣繼修先好是一門而三隱矣臺仲之

奇賞彙編 卷頁十 送集

處也雲翔冥廓亦復何碍又將嫁于四方予常適越

東至剡南登天姥天姥而西即東陽太末姑蔑之地

盤桓乎弋陽其山霞錦其水紺碧其鳥好音其少芳

葩奪人眼睛猶未麗也仙人城在其上可以汰神可

以建文可以棲子獨不見錯誅而同樂乎感隙駟之

末光事塗龜之修齡觀萬化之始終道訓曰處其厚

不處其薄丈夫之事予亦從此逝矣適人之適孰與

自適其適乎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夷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愿

一洞記
銅官總頂
過廟至白
然庵杜橋
花下笑指
太湖七十
二峰作別
溪七十二
小記予游
勝地多矣
未有如台
雁集與西
洞庭者也

恭文敏渴善好學今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
實扶中興之運光啓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今典延世
命官解巾筮仕偶得佳竟况青春之年綠衣黃綬出
則爲政入則承歡以世惠遺直而慎脩之不息異時
必復此其推輪歟追思童年游寓茲地烟潭雲洞杏
寮靜深邑中諸生多業文者亦清輝勝槩之所發也
生其効之名有一作 衛許曹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
微不腆俾叙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歐陽詹

國以人爲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慎擇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士 選集

今年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仕而退下者十之
五六濟南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矧之乃請宰一邑天
官劇巴東也而使爲之平衡無疑鈞軸不轉非輕重
賢器目以昭如則安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
當時之盛既受牒恭命而南征公典予鄉而且故切
而知公行先鄉曲譽是通閭井之意術以經明升實
操教化之本今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叔之手
徽絃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何妙之不盡去矣無
使朱邑魯恭專美一作 是官其餘則巫峽峨峨岷江
湯湯水天下清山天下秀遊盤貴境爲池爲壩退公

暇而爲我廻睎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韓愈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駟馬詣闕言飢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賍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
耜與牛使耕其飭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
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歟假種糧齒平人有以
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
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
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有其贏餘得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士 選集

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
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
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
之際一作 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
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
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
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
給塞下五城矣夫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
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
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

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
自它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躓交
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而邊吏恒苦食不繼
今君所請田皆古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自
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
策以收太平之功率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一
死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
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
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
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羣其歸皆相勉爲詩以
奇賞彙編 卷頁十一 古 選集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居嵩卽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一作食字朝夕飯一孟
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
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
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
駟馬駕輕車就熟路一作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一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

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
士爲國不私其於一作家方今寇聚于恒師環其疆農
不耕牧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
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
之辭于是謨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
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
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策問道
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者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
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
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
赤霄彙編 卷頁十一 主 選集
曰凡士之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言
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
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唯先生
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
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
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
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韵愈爲之
序云

送何堅序

韓愈

何與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

一八七
初也人

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與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
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
其志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堅道州人守
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
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
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
服陽公之令吾輩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
時黃霸為潁川宰是鳥也寔集而鳴焉若史可信
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聳其鳴也已

送進士王含秀才序

韓愈

奇賞集編

卷五十一

主選集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肯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
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
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子擇縣
與簞食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
若不可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尚何事勸業之託而昏
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
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
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
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

一篇飲酒
到底可作
陶飲酒序

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六其世守渾然端且
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
行姑與之飲酒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言露願以
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
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思秦刑吾驚而與
之遊踰年將聞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
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
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為盜困幸矣子將安實哉京師
奇賞集編 卷五十一 主選集
貝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它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
它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
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為一不二為一相移白愛
而復黑倒上而為下吾末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
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
矣曰諾乃序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與比於聖人豈非以
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
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

初師聖人
只認此意

片得妙

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敦桑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州浮屠之徒歡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予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鱗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糾而不得侶師以馳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儀之清河崔敦詩有系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

青賞彙編

卷頁十一

大

選集

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宜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屬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饒於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

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柳宗元

僕間歲驟遊邠疆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軍校用咎法筆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還撓陵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鵷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寧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于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

青賞彙編

卷頁十二

九

選集

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精兵備虞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壩故疆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攬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筭之宴發羣謀于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切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

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宗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而儒而使然歟將使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于不顯不顯者爲之唱以振動其心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奇賞豪編卷頁上

送詩人廖有序

柳宗元

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瑋象犀其產皆奇怪至于少水亦殊異吾常怪陽惠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于陽惠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邪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

送李渭赴京序

送李渭赴京序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惟其弃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予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於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予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柳宗元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鈞喙甚直皆有美餌者而舐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困窮而天遠遲久而不試衰衣之徒視予而捧腹者蓋不乏

焉辛生來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誣之
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如等當爲
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策典墳神文章比來王都
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
譽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
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鈞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
幸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
文克歟今則襄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
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身何
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
許賞彙編 卷五十一 圭 遷集
厄困而往霸心勇氣毋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刷壓境之耻毋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遠返
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
乎。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柳宗元

外氏之世惠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
乎它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第三人咸爲帝者
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貧重遵余弟子也廣而不
肆異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
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弃

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
有異乎行者則余之弃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
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
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
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其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
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柳宗元

僕之始貢于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睹隱
而未見矚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鵠首若合於
壽星其果合也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
許賞彙編 卷五十二 圭 遷集
不然而而僅寘于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
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幸于
人乎不然何應其前定若是之彰章一作明也今蔡君
馳聲耀譽聞于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
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
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
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
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
及知

送韋七秀才序

柳宗元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管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鏐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于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

千賞彙編

卷頁上

三

選集

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元秀才序

柳宗元

周乎志者窮蹙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

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僮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蹙矣而操愈厲志之周也才溢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嗟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剗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勵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

柳宗元

千賞彙編

卷頁上

三

選集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淳朴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于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其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予與兄又聯

登焉余不厚願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制
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輶指秦嶺之路方將高
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
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千家是宜砥
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
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
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
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
交映或授首簡於予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
耶予書而授之編于羣王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普余與浮圖
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
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
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
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
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性僻險賊耶曰以其
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殘
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好佛而
其其人可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
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
乎今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
其人遊者非不能通其言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
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
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
遊以此今浩初開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
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
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主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
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伴臨望坐得勝槩焉吾
固翹翹褰褰膏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
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
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陳必有美製
倘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
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晉出吾

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大儒者乎

之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柳宗元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奇賞彙編 卷百上 天 還集

元子胸中

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予訪其書聽其言發予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予以行予思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吾于九疑之下嘗愛泉石今歲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下况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于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紫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諧纔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德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嘗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且起而視之如戰敗

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挽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棄葦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榻杙輪輿輻輳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慮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慨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隋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棄葦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

奇賞彙編

卷頁十一

手選集

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此文能起懦夫

奇賞彙編

卷頁十二

三選集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遊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轍遊。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罪。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玉。年得自便。居陳州。耒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常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常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

納之海其舒爲淪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潰潰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潰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嚼啣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閒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

奇賞齋編

卷五十一

主選集

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二

論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樂志論 仲長統

游俠論 荀悅

諸葛亮論 袁孝若

典論論文 魏文帝

禽惡鳥論 曹植

漢二祖優劣論 曹植

辯道論 曹植

奇賞齋編 卷五十一

論

選集

明膽論 嵇康

釋私論 嵇康

難自然好學論 嵇康

徙戎論 江統

辯亡論上 陸機

辯亡論下 陸機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閱

論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選集

不可偏循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發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

二十四節名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飯土簋。飲土刑。蠶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選集

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勢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

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
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時
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輝天下。
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
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或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
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一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塲
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
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娶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賓吉日。則烹羔豚以奉
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
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閑房。思老氏
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
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
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世之責。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美夫人入帝王之門哉。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
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
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
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
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
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
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
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趨時利。簡
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
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
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
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
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
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倖倖。無
罪過者。不愛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
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一

四選集

諸葛亮論

袁孝若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曉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繼行君事而國人無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處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奇賞彙編。卷頁八十二。五選集。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後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

亮時世大
對亮不求
建也

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閘洞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奇賞彙編。卷頁八十二。太選集。未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謬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

筆不能自休。夫入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騁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楳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楳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奇。實彙編 卷百八十二 七 選集

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思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貪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令禽惡鳥論 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管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見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无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樓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栖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賜賜。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八 選集

于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更者。人性然也。管荆人之梟。將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宅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管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鳥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利人也。得惡者。莫不廢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漢二祖優劣論

曹植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九選集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授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子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歿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號。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破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材大畧。傲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盡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觀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

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遺元勳也。世祖體乾震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鍾之妙理。輯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尼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殘賊。神光前驅。威光先游。軍未出于南京。莽已斃于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謀而後勦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副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制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得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勲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

陽城有和儉善辟殺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則于邊海釋金幣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崐崘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鸞鶴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蓋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奇賞彙編 卷頁十一 十一 選集

明膽論

嵇康

有呂子者情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

此節極是

所止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于家輒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通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精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予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遑遑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奇賞彙編 卷頁十二 十一 選集

說無家學
於所讀一
非西內魂
子神機隱
一開而外
無其形言
無有說而
行無有思
不以受之
而荷者不
以思之而
荷非心無
所於而情
無所於情
為神正而
是引充當
也感于天
子而信焉
子為民有
胸懷于八
龍運項龍
以承日可
謂明膽而
全矣

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譬辭夫論理性
情折引異同。固情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
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集置渾元摺據所見。此為好
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
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
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
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
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
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聞惑。明所不周。何害于
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
奇賞彙編 卷百全十一 主選集
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
忌鵬作賦。聞所惑也。爾為明徹。於前而聞惑於後。有
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為不可偏乎。子然霍光
有沉勇而戰于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
盈縮。此則是也。賈生聞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
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
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
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
此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
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

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
氣矣。五才存體。不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
為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
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
明耶。幸更詳思。不為辭費而已矣。

難自然好學論

嵇康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
得不遇。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
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
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
奇賞彙編 卷百全十一 古選集
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
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俗。造立仁義。以嬰其心。
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
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驚而不覺。是以貪生
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
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
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
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
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
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

張遜欲自
然好學論
曰可有
然觀其心
作義尚何
微於食
蓋而略耳
蕭祖也
此語狀得
親切

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育則人之真性無為正當自然就此禮樂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閨室視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此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若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論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奇賞彙編

卷頁上

主選集

是乎在也今子立大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駕以講誨為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親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撻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今若以虛室為丙舍以誦誦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視文籍則目眇脩揖讓則變態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闔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

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有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首蒲菹耳

七賢傳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簪李室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岩水澄華茲焉賜隱至于稽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尊且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竄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稽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經必洞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或能符契情靈各惇終始怡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

奇賞彙編

卷頁上

主選集

釋私論

稽康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達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至惡虛心無措君

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言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儼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奇賞彙編 卷頁十一 七 選集

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言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鞞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累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譏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體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各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

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升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始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為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讓而舍私者不復同耳。抱私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各心以制於所憎而情以繫於所欲。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其之慘駭心之禪遂莫能收情自反。弃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惡不措所措。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九 選集

大言
匪非藏情而信者明名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弃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貴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薦乎萬民。寄胷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冀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曾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以無名為體非以有措為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為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辛 選集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弊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威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德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一 王選集

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徵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强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夫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繚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羗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

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野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綏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言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戎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一 王選集

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羗徒其餘種于關中居焉朝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羗氏以爲行衛于是群羗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奔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羗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

腋疾篤難療瘡大運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
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快終于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
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
千萬等後因叛奔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
弱寇強國杆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執非所
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門中主
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畝鹵鄭國白
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一 選集

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
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
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累
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倂寇之
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
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
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
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
逆既發悔惡初附且款且異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
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一 選集

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
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
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
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
掩不備之人收散埜之積故能爲禍滋蔓累害不測
此必然之執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
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亮零
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山還隴右著
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

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獪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
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反解同種土
崩老幼擊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
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執
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于此乎曰無有餘
力執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今其
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

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歿亡。散流離。過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警。故可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移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一 王選集

其種族自使相贈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費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矣。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許衆不從而

殺羌。然終是于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襲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六部大強。分爲三。幸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溫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王選集

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執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繼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陸機

辨亡論上

晉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並起。威稜則夷

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誠遂掃清宗祊蒸禮皇祖于
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閶之羣風驅熊
羆之衆霧集蹕六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
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
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
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
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節法
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
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
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
奇賞彙編
卷更廿一
三 逸集
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錮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
乎紫閣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
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頌用集我大皇帝以
奇蹤襲於逸軼瘠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
稽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
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
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
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宜其力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
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衍數則吳範趙
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
諫以補過謀無遺諸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
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銳騎千族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
江討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
奇賞彙編
卷更廿二
三 逸集
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于里志報關羽之敗圖
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
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達龍之戰子
輪不反繇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劓財匱而吳亮
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
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決東包百越之地
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人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
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殺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銳望鸛
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
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明珠瑋實耀於內府。珍瑰重竒而奇玩應響而起。輜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墊。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謬謬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虞。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躍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歆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陸機

晉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

其不起

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恒王基之

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恒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淑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官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手 選集

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令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官室與服。蓋嫌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脩。雖醴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埜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

有公論

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晉蜀之初亡。朝臣異域。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誼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垂長奇賞彙編 卷頁十一 三 選集

技以就所屈。則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聞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車。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衆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

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有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禮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恩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

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思篤樂遠則憂深故

許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聖選集

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反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是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和四體辭難而心替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繫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管

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閎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乃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聖選集

獨饗其利主憂其與共害難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變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疆晉收其請隨之圖暴楚頓其觀陽之志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大臣犯其弱

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
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
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
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
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
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
七臣千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鉅
孽震于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單及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彙集

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于
晉鄭豈若二漢階閭斃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
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
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
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
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安寇讐之
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
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
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
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
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
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逮其職而淫昏之
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
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
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
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
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
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彙集

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
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累其
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
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
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三

論

演春論 傅亮

公謙論 王坦之

莊論 王坦之

白起降趙卒論 何晏

兄弟論 常德志

廣絕交論 劉峻

家訓論文章 顏之推

勞生論 庾思道

奇賞齋編 卷一百八十五

后妃傳論 晉書

嵇康諸人傳論 晉書

論

一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演春論

傅亮

大道有言春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春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春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脊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无百年之貴然而奇賞齋編 卷八十五 一 選集

狗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志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鑒不息乘危以底安行險而微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幾生天命之業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晉之君子同名爵於春餌故傾危不及思之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鑿于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綬夫豈蔽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天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泰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淦之功冰炭滌於胸心崑崙絕於四體夫然

讀晉人書
大都皆快
事

故形神借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始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毫端逕觸鐵於垂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醪閱文其思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枯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邇畏此駟馬乎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淦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奇賞彙編 卷頁三 二 選集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

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熒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忠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斯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病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巖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鄙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昔季秋遁夜之

月先生徘徊翔迎風而遊。往遊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于是緝紳好事之徒。相與聳之。其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問。整整飭飭。商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臆臆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羞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學奇賞彙編 卷頁十三 四 選集

者常服之飾。驂騑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勝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隨崔嵬之高。杜衍慢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惠。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形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天。秋

毫爲大太山爲小故以歿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存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家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聳耳聲聒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病奇賞彙編 卷百三十一 六 選集 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安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

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竟遂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于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歿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歿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于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次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聳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惡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

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_二是_一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臍脉亂次而退隨_二而望之耳_一後頗亦以是知其亡實喪氣而慙愧于衰_二解也_一

白起降趙卒論

何晏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凡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必當效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_二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_一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祖患諸侯之採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母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

錄以訓作
不問其工

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

兄弟論

常德志

予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勲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爲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爲與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敢託陸之旨以作論云

客謂陸平原曰吾嘗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

奇賞彙編

卷頁三

九 選集

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爲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爲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爲君子違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即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于俗以獨不聳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

遊。單。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千。星。辰。楚。毀。三。休。俯。臨。風。雨。及。上。石。異。勢。懷。情。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爲。功。離。心。者。難。爲。力。在。物。猶。爾。而。況。人。乎。然。不。善。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于。道。故。北。鷄。晨。鳴。三。賢。孥。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問。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鵲。鴛。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奇。賞。彙。編。卷。東。幸。十。選。集。

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况。有。弃。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讀。移。天。惠。均。惟。鵲。孰。能。長。蠡。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于。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角。弓。匪。驛。驛。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歛。迹。井。蛙。慕。燕。觀。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谷。三。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歟。生。契。濶。白。刃。交。前。弟。嫂。兄。肥。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揖。緇。紳。斯。又。足。爲。樂。也。而。亡。賴。之。徒。不。思。其。受。或。溺。于。私。愛。弃。彼。天。倫。生。在。膏。腴。乘。籍。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千。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其。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地。閭。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

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閭之人繩樞之子植
息不過于蓬蒿咀嚙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乎乃
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萬介側目切齒遂使最
爾箕帚蠶繭孩童妻非其章成是貝錦于是乎分裂
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涉崗之望
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奇唇亡之歎深可撫心王
叔治斷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
還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
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
奇賞彙編 卷頁全
士 選集

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遠容可危乎近者
劉荆州之意氣表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楊鞭笞
河朔猛將厲於鵬鶚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
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懼人羣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
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寔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共往
生人與少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無旰食之暇安得
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
德魯衛爲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
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齊
之餓歟君顏之萬鍾不如廷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
奇賞彙編 卷頁全
士 選集

令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相交爲菴藹哉言也吾
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
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糠未睹宮墻之室家固未可
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爲疎即手足無心腹之用
判合近而爲重即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
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于兄弟固
亦明矣况作者之意有异是乎夫异家者所以避私
同穴者示以不返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
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
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聲也且子齊士龍少

遭憫凶攀屈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零丁齡亂霜
露摧心契闊九夷更相爲命當恐黃耳蕭條白駒過
忽洞庭木葉零落花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葉未
著踟天踏地每深慙惠爰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
子有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祗足以撓其心慮
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
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胸而無
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中今
子大夫幸而見睹博我以爰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
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古 選集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
客奚此之問客曰夫少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而清
風起故緇緇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
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
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篇聖賢以此
鑊金版而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

屈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
班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彙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
比黔首以鷹鷂嬾人霧於豺廂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淫變響
張羅沮澤不觀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開風烈龍
驤螭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夢夢之弘致雲飛電
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淫九成之妙曲此
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惠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霧臺之下遺跡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古 選集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騰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
其寵鈞董石權歷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與
雲雨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登其雲灼靡
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
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隣胆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也富埒陶

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鐘則有窮巷之實絕樞之士冀膏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殿脊鱗萃分鴈鴛之稍梁霑玉尊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其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頌順是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

奇賞彙編

卷頁上

七

選集

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王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未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思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益是以伍貞濯漑於宰詒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乘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縶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縶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荊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縶銖縷微

剽撇雖其工之蒐隱驪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砥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嚮故桓譚譬之於闢閭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

奇賞彙編

卷頁上

七

選集

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惠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昭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思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楨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低掌雖黃出其辱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袞雲合輜輶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闥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

又絕
自述

家訓論文章

顏之推

奇賞彙編

卷八

十八 選集

又為一
無有又
計此言
大有益
但人
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詠生
善諸教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于
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
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
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
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僅約揚雄德敗
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殺黨附權門
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疎過度馮敬通浮華擯歷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英武落雞田之外柳風沐雨
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奉
運肇開四門以穆晃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
伯善卷恥徇幽憂由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
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亡損鄧林
之檟植雙鳬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
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摩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
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
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露體塗足之倫濁酒盈尊高歌
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坐人之樂也子或以是

奇賞彙編

卷八

王 選集

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
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
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尉羅于數澤五衢四照忽斤
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睹
時路之遭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
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
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
無識者多福溢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
孝不義出門則詔諛譏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
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

已積迄於近代此蓋尤深范卿攝謙之風指紳不嗣
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
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實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僕匍
匍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好其愉樂詐泣佞
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
韃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亡餘
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
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
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三 選集

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
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
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其秀化為芝蘭
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聳不見莫余敢侮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后妃傳論

晉書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
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喻金
波之合義璧爰自夙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
后四人並列光於帝璽之名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三 選集

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詳焉姬劉以降
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
婦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
諱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禹助宣王化德均載
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
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
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聘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
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

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毋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儼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眇側於弦望。則龍。祭。結。崇。宗。周。鞠。為。黍。苗。燕。尾。挺。災。隆。漢。隆。其。粉。社。矣。日。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嬖。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設。謁。由。斯。外。入。穢。惠。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形。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耳。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勸。俾。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奇。賞。彙。編。卷。百。三。五。選。集。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記。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道。跡。煥。在。綈。緇。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嵇康諸人傳論

晉書

史臣曰。大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踰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願

至公。砥疇兼車。鳴鳶客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昇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爰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于埃壘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崑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初。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遺。事。附。于。篇。云。

奇賞彙編

卷百三

五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四

論

三國論 王勃

從道論 李翱

史通斷限論 劉知幾

史通載文論 劉知幾

禱祝論 李德裕

陰德論 李德裕

方士論 李德裕

三國論 李德裕

奇賞齋編 卷一百八十四 論

舊臣論 李德裕

臣子論 李德裕

忠諫論 李德裕

王言論 李德裕

還身論 李德裕

豪俠論 李德裕

英杰論 李德裕

臣及論 李德裕

天性論 李德裕

賓客論 李德裕

天性論 李德裕

賓客論 李德裕

謀議論 李德裕

文章論 李德裕

朋黨論 李德裕

人物志論 李德裕

奇才論 李德裕

近世良相論 李德裕

折羣疑相論 李德裕

食貨論 李德裕

奇賞齋編 卷一百八十五 論 二 選集

貨殖論 李德裕

張禹論 李德裕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三國論

王勃

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閭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墟曰其有真人起於燕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

奇賞彙編

卷頁古

一 選集

也先肯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邇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口向令疑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戾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饑死於墻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於是劉岱焉謂張超孔仙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勝其

驍悍運其謀能海內置然於茲大亂矣表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璿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觀長策而不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聳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瘼請呂蒙之命惜求一無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

奇賞彙編

卷頁古

二 選集

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王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贊之間羈旅表曹之手豈出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投身夏口于肯諸葛適在軍中向令惟懼有

謀軍容肅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 懸軍數千
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
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羣
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
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王
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
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
之暗譙周之懦詞其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
恍慨而言意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
人亡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
奇賞彙編 卷頁古 三 選集

髮髯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
強表破黃巾於壽張斬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蹋頓
懸顛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巾夏挾天子
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禍刻失於猜詐
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
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
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
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
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
羊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

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
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遂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
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啓天之報施何其
速哉故粗而論之式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
焉

從道論

李 顒

中材之人局於書而惑於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顒以爲言出於內則可守而
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
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
奇賞彙編 卷頁古 四 選集

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
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
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
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
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
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咄咄知道
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
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
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損
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

世之治也
通賢近不
力其說也
從同而違

卑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侯時而小人狗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就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辯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奇賞彙編卷頁十四五選集衆可違而不可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性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惟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史通斷限篇

劉知幾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以往可

謂任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回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歲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未其所書之事得什一於千百一或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奇賞彙編卷頁十四六選集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鵠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埋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鍊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典與齊各有國史

延次而載。就曰。倭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維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龍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奇賞彙編

卷頁古

七 選集

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非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闕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枝有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

山谷以配
天心雖龍
各有到處

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損。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史通載文篇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誼。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矣。

奇賞彙編 卷頁古

八 選集

奚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踰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許。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綺。自餘他文。大抵

猶是至於魏晉已而奸僞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食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

奇賞彙編

卷頁古

九 選集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詰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鷁鶴之巢。韋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返道敗德。惟願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請

奇賞彙編

卷頁古

十 選集

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哉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參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皆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僚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汗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荷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輿。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背。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錢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疏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

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詔。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詰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寔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摛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鼂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擽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奇賞彙編

卷更古

十一 選集

禱祝論 一作禱祠

李德裕

聖人二字集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

躬百姓不見。若非遍走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獻畝。不絕數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誦神黜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命集作禱屬祈請。積旬無效。自躬行未嘗不愈。而隨卓或當霄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問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于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南集作黎庶謳謠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誠集作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信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奇賞彙編

卷更古

十一 選集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七字集終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魯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郗丞相繼及子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郗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

之以死終不食言。邵丞相於史皇孫徵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則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漢書稱劉歆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微卿英華非之美刺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所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方士論

李德裕

奇賞彙編 卷夏十四

三 選集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號漢武剪伐匈奴恢商集作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守集作尊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懼樂以極馳驟集作集大獵之力疲矣。天馬駭鷄之求息矣。魚龍角抵集作集厭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術。亦庶幾黃金可成赤集作青霄可上。固不在於奢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禾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省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

以不辨

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詭集作詐不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

植論言左慈封一作對非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

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為之。隱身

窟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

召哉。敢自銜其術面欺明主者亦已鮮矣。時既不用

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樂

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銜者足以大戒。蘭艾

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以集作無高宗不誅天竺方士

那維延婆婆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

奇賞彙編 卷夏十四

一四 選集

三國論

李德裕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于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蓋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

家藏雙本
木刻抄本
惜不能盡
刻

改在黃皓
與仲達不
老惟增一
篇附案

觀其不論
則周奉行
此其係德
則其係德
也

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
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
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親
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舊臣論

李德裕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
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
事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
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
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
奇賞彙編 卷五古 立 選集

且穆生豈為已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
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
者皆配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倚據先王
之道以諱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
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
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臣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
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
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

不拘小節

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
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
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
能指驅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
國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
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
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
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
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
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
奇賞彙編 卷五古 立 選集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
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
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

機事而不
手
方士論孝
國既久歟
樂已極矣
變七操之
力哉矣天
焉難之
水見矣
龍前歟之
戲傳矣
音賦矣以
神仙爲奇
以方士爲
玩亦廣矣
黃金可成
青膏可上
固不在乎
高神鍊形
矣此是深
人人上算
笑處

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
不欲人見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
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
辭詰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雁以
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
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王白馬令言帝欲
不諦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
謂許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
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
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
奇賞彙編 卷五 七 選集
之道在于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
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
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
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
睢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
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
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
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

不足
字便了

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
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
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祗恐解此謂簡而
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予歷事六朝弼諧
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辨武宗言必簡要而
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
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辨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
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
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于斯慎於斯必不獲
罪於天矣

奇賞彙編 卷五 七 選集
退身論 李德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予嘗感焉自前
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
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
裴頠勤廢置后華答 傳亮贊議微而不免此四子者
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
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忤度頗
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
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開關以待暴
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忠義中人
代善人也

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航祿而患夫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搆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惟殃益。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澤。還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奇賞彙編 卷頁古 九 選集

豪俠論

李德裕

表盡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表盡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臣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

又開出世
實為論
辭餘探

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表。盜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麀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承乾。賊千志寧。見其執喪盡。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毒。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奇賞彙編 卷頁古 十 選集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盤。輩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荆人廣坐侍立。終

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胃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誦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恩甚驕盈以比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李德裕

奇賞彙編 卷頁十四

主 選集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在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距千制孟夫周文以閔天而禦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提紫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鵲鳴在原兄弟

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起急為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勿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李德裕

簡而當理是公作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所構天子赫然大

奇賞彙編 卷頁十四

主 選集

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由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常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緇之後太子必妄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

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悟
況一子乎。是以漢高祖觀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帝以
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問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默
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
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詩漢當時之議極矣

賓客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用公則可。何
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子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
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
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圭 選集

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
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渾有
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
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
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嘗爲善。終以
在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
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
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希值漢網之疎闊。逮乎魏其
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
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識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
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
下。人自中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孔。自
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
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
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
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

上以難丞相丞相謝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
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于謀議哉。況世乘大政
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言 選集

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
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奇
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
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黃鄭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
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大抵當語

謀議論

李德裕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
於時機。明于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
終有後咎。龜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

怨非所由生享其利而自僱其害謀闕意中言高旨
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于世賈山
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
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于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
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
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又常預燕公代公
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
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
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
意逾密代公常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
奇賞彙編 卷頁古 言 選集
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于君子聞其言可以知
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
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姜勢不可
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
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于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

自為文章才能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
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達夫艱壁不能無瑕
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
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
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
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
同泥辭者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莊固漢書特
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倚于元勳包田舉信是也
意盡而止或篇不拘于隻耦一韻十二韻二十一韻
者今之文字四韻六 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
韻以至百韻無雙 美

奇賞彙編 卷頁古

美

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
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
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
予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
靈物也。予嘗為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
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
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
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人物志論

李德裕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

論一
又論一
也此甚

論一
也此甚

論一
也此甚

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公曾一行稱調。盈虛御輕重。唯太
可與吳起同類耳。以子產西門豹俱為器能是不辨
其精麗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
尼故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
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
賢人。繫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
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為非
長者。焉可以此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
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
奇賞策編 卷八十四 李 選集

朋黨論

李德裕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
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
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讐是也。東漢柏雲之

子由議子
張之不仁
奇賞策編
開天子聖
宰我鑽理
為久此足
以為黨也

朝政在閑。寺網紀以亂。風教衰。黨錮之士始以議
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
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
倚佞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窮儒家之
術。以資大盜。大盜謂所謂教孫升木。嗾犬害人。穴居
城社。不可薰蒸。漢之黨錮。為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
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兇之羽
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
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
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怪哉。大
奇賞策編 卷八十四 李 選集

奇才論

李德裕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判符于東
南者。相繼而至。予與之譙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
單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帝之性。服人倫之
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
默然而退。予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于徒隸。焉得
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
惠呂宗。而計無所出。魯開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
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為

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父欲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資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

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

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日請苑中牢醴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

奇賞彙編

卷頁古

无 選集

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于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才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觀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論之購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微博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逢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畫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寶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

武軍曰寶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官省何敢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休而收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近世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予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顏鵷二篇類子名犯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問乎予曰唯唯夫

殷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

奇賞彙編

卷頁古

手 選集

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諤救其患難而已唯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于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讓關王嘉許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黎霍由是不貴不患

此等商量
似非平本
一州一本
人

論朝廷事
體狀如筆
相有奸謀
陽惑則入

皆得上論
至一則道
故左僕射
人主之柄
也廉而不
怨似丙博
好古洽聞
愛樂善勤
丞相李丞
蓋天涯雖
柳惠之三
所謂李丞
奇賞彙編
者以爲忠
知音耳

貨殖論微
如前所
實有底
滿益清
雖本者
不免
擇上取
粹者即
初之准

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謂此
故左僕射鄭司徒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
也廉而不劓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
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
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
愛樂善勤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
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困于號疏以
蓋天涯雖劔光不沉而鸞翮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
柳惠之三出非辜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
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李司空也予亦同病莫保其主知我
奇賞彙編 卷之五 李德裕
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
知音耳

折羣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爲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日修不能爲
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予頃歲蒞淮海屬
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
明水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
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

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
命婦人以色爲命凡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
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
鈞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而粹者必身
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援
十得九無所疑也

食貨論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
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
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
奇賞彙編 卷之五 李德裕
者所以得升矣此一作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賄聚貨
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
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
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
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曰蹙生人日困楊雄上
書言漢武運幣藏之財塲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
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
與以利國爲非楊雄以權酷與數稱其職者必能挾
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云詳析秋

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為也。卜式言天久
不再。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
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哉。

貨殖論

李德裕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迴人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
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
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
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
奇賞彙編 卷更古 圭 選集
謂之真人。况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
鈇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
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
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
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口之積。顏氏集作樂
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慍。集作以板蔡
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
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
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
知我者與歎而已。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
教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
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
情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
安國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
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
怒。龍有逆鱗之狠。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
際。恩義之重。不無斷之於已。不可也。張敞所謂明
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
奇賞彙編 卷更古 圭 選集
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
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侯。典如
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尚斷之。不疑非所
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
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於曲陽有隙反。言新學
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
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
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關於鄭鶴。還於宋妖。不甚於禹
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漢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卽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恩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澤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旣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益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爲計料勝一奇賞彙編卷百八十四

重

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遷乃歎戚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渾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內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滿人人束約各欲傳力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

見父大石

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此以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毋何其鄙也人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毋言于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毋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想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毋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逮忠有不逮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奇賞彙編卷百八十四

重

木先伐愚智何足道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八十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八十五

論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許遠論 韓愈

春秋無賢臣論 孫詒

太甲論 陳越石

巧論 元結

文論 顧況

三惑論 王獻

戶口人丁論 杜祐

奇賞齋編 卷一百八十五目

羸秦論 劉蛻

太古無爲論 劉蛻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質文論 李華

三賢論 李華

正交論 李華

封建論 柳宗元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華陀論 劉禹錫

明贄論 劉禹錫

辨迹論 劉禹錫

天論 劉禹錫

質無誠論 牛僧孺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戰論 牛僧孺

守論 牛僧孺

奇賞齋編 卷一百八十五目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許選

論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訓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顧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乎之壞東京登庸清河王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替輦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廡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容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吳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憤激固

辯其所以然

許遠論

韓愈

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城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公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皆外無毗呼蠅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不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遠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亡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六之卒不

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饑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二城。睥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皆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慨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郤

春秋則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于諸侯。君父也。諸侯于周王。亦君父

奇賞彙編

卷頁主

三

選集

也。陪臣于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于父者。必欲父孝于祖。陪臣忠于諸侯者。必欲諸侯忠于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于臣。則非忠語。之于子。則非孝論。之于道。則傷義。推之于情。則辜恩。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敬之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

太甲論

陳應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孰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哉。况乎體非金石。而月霧露如懷失國之誦。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謫。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不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奇賞彙編

卷頁主

四

選集

巧論

元結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巧者爲友。或曰。君友巧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嚮無君子。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巧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也。巧者。巧論。子能聽乎。吾既與巧者。知友喻求

罷巧友相喻曰子羞吾爲巧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巧者巧宗屬於人巧嫁娶於人巧名位於人巧顏色於人甚者則巧權家奴僮以售邪佞巧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巧貧自貴巧賤於刑巧命不可得就或巧時就時巧息至或巧全形而終有不可巧者更有甚者巧家族於僕圉巧性命於臣妾巧宗廟而不敢巧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可爲羞哉吾所以巧人之棄衣棄食提駕荷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巧衣食貧也以貧乞巧心不慙跡與人類帝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選集

文論

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敏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孝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竟之

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曰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帝賞彙編
卷五十五
六選集

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
幽者顯見神明者顯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三惑論

王叔

炙轂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爲美也然
三惑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
德廢家業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
過度也且阮藉劉伶陶潛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
至於得酒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
形骸耗盡金帛怨雖不飲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
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豎豹雍巫衛靈同斛
奇賞彙編 卷五 七 選集

洛者三人內愛南子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
者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
橋之粟培胎拾卵惟利是求盜壁攫金刑戮不恩而
又必厚於已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
左右如此必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子曰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斯之謂也
苟專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
矣近侍者傳刀以懷憾疎遠者聚謀而待望憾坐一
發身首分離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匹

夫無異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乎晉漢高祖
使隋何說黥布歸漢布既謁漢王倨慢布悔來欲自

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皇無異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荆

卿也干女玩好恣其所欲然後渡易水不以爲寒刺

秦王視成如歸夫黥布荆軻雄傑之士也猶以服饌

聲色變以移志況今將帥士伍乃中才之士乎若不

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節爲貪鄙

恠畱之至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性命

詎可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糞彼竭機

功則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駕

奇賞彙編 卷五 八 選集

御英傑飾其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欲其盡赤誠

竭計策其用飴密以誘購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

其奸膽鏡其詐偽亦持虛以待虛謾詐以禦詐國士

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

玩印賢豪叛去曹公慢易天下鼎分是知三惑之中

酒者致之可矣色者放之可矣財者下愚之醜行也

致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界封庸投界有吳以謝平衆

矣

戶口人丁論

杜祐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

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境國足不在于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蠹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收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實由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

幸賞彙編

卷五十五

九 選集

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于戈不用惟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頴親冗俗之病建輪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于是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半本之賦為編昨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俗康人阜賴之力焉功侔管葛道亞伊呂近代已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于西漢約計天下編戶

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舉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于郡胥貨賄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昨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昨皆破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疎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

幸賞彙編

卷五十五

十 選集

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矣古之理人也在干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叨以興國富家足敷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弔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易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究漸興傾覆不悟斯

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贏秦論

劉蛻

司空圖第
泰祖曰秦
何及嬴
民斯曰秦
紀陳勝天
此而家秦
坑秦耶

第非第公
第非第公
第非第公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奇賞彙編 卷五 土 選集

太古無為論

劉蛻

水一節遠

此至德所
以制人
伯也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為而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為之君。又為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為太古時人也。既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得人心而化其無為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為也。已誰為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伐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結一作無為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為之信。果使有其心。則是賤教而尚其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教而後能敬。若豺獺也。則不教而祭。君千苟受其不教而能則豺獺亦敬也。何貴人為。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案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舊史氏。編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惠而不逮。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大。

項禮
者

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惠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一作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脉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身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

李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運集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

易知易從
江一質字
質者得之

李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運集

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褻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凋瘵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甫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令心一舉而

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
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
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
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
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罔圖虛空逮昭王
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
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
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勤會同
地狹人寡不堪觀謂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
周之人強民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獎考前
奇賞彙編 卷頁五 五
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
故也患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
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
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
不用至于喪制之禭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
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
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
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
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策之信而陳倭句使不仁
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

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潰日亡而易簡
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曉久今
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
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
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
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
者得無以爲惑乎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
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
奇賞彙編 卷頁五 五

六 選集

能自辯况察者未之究耳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
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恠謫之音太師樂
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于顛頽被縕絮蒙蕭艾
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
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
後賢者目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
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
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
經諸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
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

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質物。蕭病貶惡。太極獎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狗朋友之急。泣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于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煩。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奇賞彙編 卷頁五 七 選集

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爲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孤厲。不可謂不知言也。茂挺父爲莒丞。

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旣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不得謂之孝乎。或曰。三千者。各有所與。遊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矣。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謨道沉遠。廉靜。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棣。士膚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柄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請與談。數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高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勝士。舉精朗邁。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堅。惻粹。范陽盧虛舟。切直質方而清。潁川陳儼。言士。

然談而不厭吳興沈與宗季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康
不器行古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
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
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
緯卿有詞舉幹天水趙驛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
直清達於各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同會稽孔至
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河東
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名重當時京兆
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而
有略族弟邈季選溫其如玉中山劉頴士端疎明簡
奇賞彙編 卷頁十五 九 選集

暢潁川韓極佐玄行儔而文樂安孫益盈齋溫良忠
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
書天水尹徽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于蕭者也
尚書顏公重名節郭父友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
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驛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
蕭文交殷寅源衍陸于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
于陸渾劉遵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
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
不登尊位不亨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
教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忤云

日所題而
王實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
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奢走之友夫走
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衽無
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歿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
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
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禮慚色由是近於骨肉之
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綱前好父事君卿果松
特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
艱難僅祭於造次生歿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於
奇賞彙編 卷頁十五 十 選集

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
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
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
其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
聲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
符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
無論材之政猷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
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墮口復明孔伋孟軻
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郡公府往

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足以
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友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
甚踰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
自命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羣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
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况眾邪為雄
孤正失守誘中人之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
直道不從流俗修身俟歿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
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
遠言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幣在不專經學淪
於苟免者也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
奇賞彙編 卷五 主選

不畏于天地傾之以權則忍絕其親其有患所不至
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
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
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靈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而
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
不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
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
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卽和鮑叔潔
康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
議宜然義在切切偶偶匡救其關善則輔宣之過則
奇賞彙編 卷五 主選

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真於刑辟則生
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
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
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歟古者
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認乎務
省諸身而已矣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
本作 錄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

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條條。鹿豕狂狂。人不能無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大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後畏。繇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奇賞彙編 卷頁五 重選集

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所說建曲折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千里。胥德之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君羣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

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十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武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遷。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楚莊王射王中肩者有之。鄭肅公伐凡百誅其弘者有之。周人殺其弘。弘天下乖盤。侯無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疆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魯齊晉秦楚衛陳蔡曹鄭燕合爲七國。秦楚燕齊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奇賞彙編 卷頁五 重選集

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郡縣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竝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色立守宰此
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害害方域者失不在
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
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
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國不得變其政天子
不得變其君私士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
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美選集

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
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
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
不可變也國人雖叛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
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
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
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
聞黃霸之明密棍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何
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

此一轉

與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
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
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
諫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制之締交約從
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
制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
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
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
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
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美選集

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
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
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
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
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
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以一本無以不得已也夫
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
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
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
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

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神武云。日爲我蝕。今亦掩。亦。觀其和勅。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吳蒼哉。但強冠在。鄰奸臣不附。以此爲恨也。文奇賞彙編。卷五。天。天。天。

奇賞彙編

卷五

天

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羣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寤睦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爲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名器。先王以之。華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陰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冥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爲痴人。比尊名。於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儀。寧思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

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過歟。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爲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奇賞彙編。卷五。天。天。天。

奇賞彙編

卷五

天

始有悔之之難。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志。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千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直懲暴者之輕殺。故目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或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真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成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古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

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親自曹魏以來執灰生之柄者用一志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其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意明有勅止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嗣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明贊論

劉禹錫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慮故執贊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豈奇賞彙編。卷五十五。元。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掩。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墮。似於義者。乳必能跪。似智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雅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而。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者。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爲大夫。陰雉而執雁。其志也隨之。顧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

矣。况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蒸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埋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殄其計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許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贊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辨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汗隆。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親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奇賞彙編。卷五十五。元。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予。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縣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寧而嘆曰。得李靖爲師。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志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認

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贊以滅賊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才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惑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能久矣其後李敬玄恆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選集

天論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盡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水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懷飽乎餽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

宋雖郭邑然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堊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澎湃不能峭爲颶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選集

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阨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必必有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

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邪荅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則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大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奇賞彙編

卷頁五

聖選集

質無誠論

牛僧孺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派別姦稔難紛不可救止往往見強國質小國子弟天子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爲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賢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丹質秦而怨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蠶再叛也顏風蕩蕩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娶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況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昔有孝如曾孫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忍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固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殺殺必不

奇賞彙編

卷頁五

聖選集

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奈何秦漢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討之不服退加以修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禦之失所則賈怨而生禍禦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決於天下矣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富人能富人故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一作非道昌一作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擊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

故親白刃則懼而思守也矜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聲則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情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悲而思禁也見相親則惑而思遠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一作事而思降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

守之不貞則色攻之不約則聲攻之不廉則聚飲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修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依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情情是聲攻而亡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飲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一作用刑是依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烽火嗷嗷天下空於杼柚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于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依攻致令人王並興生人滅半然後戎夷

藥間敢爲窺覷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
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
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中國故攻秦
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
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
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戰論

并序

牛僧孺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
故作戰論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

卷五十五

善
通
集

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
言之夫河井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殺堅強果於
戰耕名城堅壘峇音薛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

薛

一切二
一結

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

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旣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蘇忽切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右。戡強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

六郡師風數三億低首仰給饋糈不爲則緣一作淮
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亦地盡取
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
赫呼膾腥徹於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
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
吾用度不周徵徕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
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
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
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
奪資棄編卷五十五
離落兵甲鈍弊車騎一作馬刈病而未嘗爲之簡帖整
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
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何戈
仰食繇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
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
壘未乾公糞已虛此不責資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
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
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菁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
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擾奇外苑勤於戎矣
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

集 364—259

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跡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騎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擒之至如鏗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作恠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憲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察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歎宸章賞策編卷夏主堯

守論 有序

牛僧儒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義誅酒束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益橫結唱忠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鉞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

宿謀方且蒐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寒顛顛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此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偪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御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挽外而不拘亦猶秦梗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奇賞策編卷夏主堯

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
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
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
是以教筭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
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
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思見爲盜者非止於
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奇賞齋編

卷二百八十五

甲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六

論

君臣論 徐鉉

原古論 賈同

賞罰論 劉敞

患盜論 劉敞

叔輒論 劉敞

治戎論 劉敞 二篇

救日論 劉敞

賢論 劉敞

奇賞齋編

卷二百八十六

論 一 選集

御將 蘇洵

攻守 蘇洵

制敵 蘇洵

樂論 蘇洵

詩論 蘇洵

書論 蘇洵

史論 蘇洵

辨奸論 蘇洵

唐論 蘇轍

五代論 蘇轍

漢昭帝論 蘇轍

漢光武論 蘇轍

周公論 王安石

漢論 石介

陰德論 石介

敢言論 張耒

石慶論 秦觀

奇賞齋編

卷一百六

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八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况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况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養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賈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上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蹈于京，厲流于彘，曾

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聖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哺於日屋。漢祖輟洗於布衣。况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撥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寔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况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爲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爲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爲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二。於是聽鑒感於外。精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于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慙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

齊賞彙編

卷百六

二選集

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考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鼎臣幼能屬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卽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嘗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踈慢。

原古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

齊賞彙編

卷百六

三選集

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穰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之制空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

齊賞彙編

卷夏末

四 題集

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賞罰論

劉 敞

賞爲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爲懲有罪

也罰必以秋冬不以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關土疆兵之爲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爲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耻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

齊賞彙編

卷夏末

五 題集

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爲不善之辜也。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爲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爲善。未嘗不僞也。從而賞之。是賞僞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故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

予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爲日不是所謂順天者也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已欲其子之孝於已莫若已爲孝爲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已欲其下之順於已莫若已爲順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

奇賞彙編

卷五

六選集

故賞行焉故賞爵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朱子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

除也願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執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輪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而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耻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補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

奇賞彙編

卷五

七選集

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然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槌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欲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八 選集

叔輒論

劉 敞

叔輒哭曰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強臣也能東來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於衆而形勢歛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植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者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

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用黨之敝禁強僭之臣魯可復裏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吳國顔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相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九 選集

治戎上

劉 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

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不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爲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皆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形。而奇賞彙編

卷夏六

十選集

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者。非不耻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治戎下。劉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者。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奇賞彙編

卷夏六

十選集

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視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隘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出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愉僮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藁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姜戎達于經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大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

奇賞彙編

卷夏六

主

選集

之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放是一實也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爲過矣夫聖王所異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爲迂濶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矣不救矣畏矣不畏哉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爲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諛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

奇賞彙編

卷夏六

主

選集

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曾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爲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晚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人臣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薦賢之爲賢也。聰明辨慧伎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

奇賞彙編

卷五

古選集

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常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爲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爲心焉。以其萬民爲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大爲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爲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爲賢也。劉

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通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久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贊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爲舜之爲者。非賢君也。不爲周公之爲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辨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

奇賞彙編

卷五

古選集

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伎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人束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爲驕與吝也。求爲人君者。

盡於此矣。求爲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臣爲臣，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六 選集

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觸者可拘以福。術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克國唐之李勣，李靖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親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管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七 選集

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陣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膏肓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攻守

蘇洵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一也守者有三道焉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大題集

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有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明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日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益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益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大題集

守備者素也。劉漢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想白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逸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奇賞彙編

卷頁六

千選集

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制敵

蘇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易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械器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障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賊負則喘迎刃而殲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

中兵十中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况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為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為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奇賞彙編

卷頁六

壬

選集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有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承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歟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奇賞彙編 卷頁末 主 選集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遠至乎歟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持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董然後人不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昔吾之所以告人

蘇洵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固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微微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不能濕日之不能燥風之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日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奇賞彙編 卷頁末

主 選集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致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教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奇賞彙編

卷頁末

話

選集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桑娒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奇賞彙編

卷頁末

孟

選集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

木文有海
後世厚之
氣皆老矣
一人而已

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吊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有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日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史論

蘇洵

史論何為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

許賞彙編

卷頁去

三

選集

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擣抗擣抗四內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

學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思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思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偏赴

奇賞彙編

卷頁去

三

選集

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于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亡所效其圓矩亡所用其方準亡所施其平繩亡所指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而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亡若王通陸長源輩置置然冗且

僻則善矣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
著月暈而風颭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
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
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
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由無
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
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
奇賞彙編 卷頁六 天 選集
不求與物浮沉使音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亡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
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
召奸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
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
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而垢不忘
洗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廬之
衣食犬彘之食四首喪面而談書詩此豈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隱豎刁易牙開方
是也以恭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
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
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
知言之名悲夫

茅鹿門曰荆川嘗讀韓非子八奸篇謂是一面照
妖鏡子于老泉此論亦云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

奇賞彙編 卷頁六 天 選集

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

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
生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
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
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遵作辦奸一篇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
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
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

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
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
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
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奇賞彙編 卷頁末 三 選集

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
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
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
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隙間繫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
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

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未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犬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奇賞彙編

卷頁共

三

選集

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

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籍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千餘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爲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場殺掠我人民其於南粵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爲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爲重者也故四夷數侵歲以爲常而中州則有一夫跳梁往往衡越奇賞彙編

卷頁共

三

選集

不能遠想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歟

五代論

蘇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天下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關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

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困反者如蜩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知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于功臣而晉之亂始于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于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于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于漢故唐滅于晉晉亂于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

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奴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收○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九○十○萬○命○丕○鄭○而○奉○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旣○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收○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旣○及○而○霸○于○諸○侯○唯○其○不○求○入○而○入○之○無○賂○於○內○外○旣○及○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

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迫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指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皆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于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謂不及遠也

漢昭帝論

蘇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

奇賞彙編

卷百六 漢 選集

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于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于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管晉平公有壘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有國之大臣受臣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蕭牆與而無毀焉必受其咎以

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入之資而起括於今日與之接連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議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責夏侯勝感廟贖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

奇賞彙編

卷百六 漢 選集

事而履大位富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力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大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人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

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
霍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
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真力焉誅產祿立文帝
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
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悟
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
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
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
奇賞彙編 卷百全 天 選集

天下莫敢異議至平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
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解有能容者惡楊
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
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于元成朝無重臣養成
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
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
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
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
兄弟姿橫殺都卿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
及其成功又欲立非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

大以不盡
必力必至
此

以三宗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
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于此其後漢日以衰及
其誅問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
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
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
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
光武不任大臣之既勢極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
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
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
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
奇賞彙編 卷百全 天 選集

必在宦官終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
殆哉

周公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
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
言而請畢事于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
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爲於天下而
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
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尊養者

次百之取
人其家其
日特何知
以人以身
信哉

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
管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
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假於遊公卿之門
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
毛遂侯贏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
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士亦
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
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
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
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
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
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
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
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
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
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
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
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
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
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
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
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
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
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
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
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
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
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
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
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
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
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人用民之力無日五
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
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漢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
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
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
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

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以安。三王之舉其始何如。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止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聖

選集

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徑徑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肖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言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已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離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已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

可公卿

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于。幽之以君假其刑賞以。稱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跼步于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于人。謂德仇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事而受其弊。是仁一牧一宰而不仁于千里也。暴我鯨鯢。虐我惇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聖

選集

敢言論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忘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爾爾杜璩嘗再上其論。事斥

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
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
爭路絕矣夫林甫之戚未慘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
之宦官也而旃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從以區區貶
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
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
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
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
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
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
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

嚴一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誅其免
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
舉首用經術取漢相下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
左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
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
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
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
虧僭實生偏偏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
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卽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用
勢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討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見容于武帝者歟夫慶終于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強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肖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弘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汲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奇賞彙編

卷百六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八十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八十七

論

國本中論刑法

葉適

國本下論用刑

葉適

官法上論考論

葉適

體道論竊弄威柄之奸

葉適

理財

葉適

廂禁軍弓手上兵

葉適

兵總論言兵財

葉適

論吏胥

葉適

奇賞彙編

卷百六

論

選集

四屯駐兵

葉適

兵論論收藩鎮兵

葉適

論沿邊守禦

葉適

民事論井田

葉適

論罷宏詞科

葉適

西漢雜論

晁補之

唐舊書雜論

晁補之

五代雜論

晁補之

說

唐說

尹源

太極圖說 周敦頤

葬說 程頤

予說 呂大鈞

奇賞齋編 卷一百八十七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國本中論刑法

葉適

學問不窮
不可不讀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為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況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璚義襲豸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旒之飾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極枯廢放黜削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至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

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極枯廢放。黜削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爲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旣而禽滅菹醢。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鉄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爲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以爲憚。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爲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爲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爲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

奇賞彙編

卷頁七

二

聖集

宗而後盡去。而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舊六年而後。罷大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虛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旣其矣。以其嘗與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歿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

奇賞彙編

卷頁七

三

聖集

者蓋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國本下論用刑

葉適

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當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則用刑當重非惟用刑爲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不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四

選集

爲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逮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因報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死而茶鹽權酷升合錄兩之犯至無生出者犴獄所

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然紂祖宗之世或漸輕之或盡除之而慘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茲長其悍虐視性命生歟如旦暮或自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下大姓豪彥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歟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篡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齊楚輕闊蜀人多怨至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以柔之雖其自充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比三代則爲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爲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權酷及他此巧法田役賦稅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爲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錢行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五

選集

則其肢體發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為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人於三代今既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冤之賞。是故無智力之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而民不携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奇賞。葉編 卷東七 六 選集

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祚。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為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并嫉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心。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為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官法上論考課 葉適

夫課羣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各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主之經。失實夫名。則其主輕以此為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生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甚於禮樂典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派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為之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陟黜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見之効。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奇賞。葉編 卷東七 七 選集

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雖僚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為。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養之。儒館必任之。金穀必居之。諫諍審獄。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為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衆職。詳練世事。雖不必真能盡知。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為蘊藉醇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計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蒞之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通選。而無疑而天下

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實之本意與。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旦夕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持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八

選集

視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王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且彼任其所尚。各自以爲能器。使羣臣而行之。其誅賞而豈悟其失哉。臣不佞切言今世之故。以爲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久任。使見功實效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爲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爲此也。非將曰吾求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墮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

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課之以名耶。則令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員有諫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各於其間曰某爲某某爲某。借某人足以重某事如祖宗之世。則必其不知者而已矣。則必其各爲其位而無取者而已矣。則必敗名毀節而後得在此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瘥也。十四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爲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爲實也。而未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九

選集

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責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倏然爲之耶。倏然爲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責幸所驟取而後退。昔以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况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爲實而不喜其爲名。又從而廢之。是以廉退者不任焉。骨鯁者不任焉。蘊籍溫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舉不任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於丞相之立。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

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川。然則今之世。東平臣百官以爲不足用而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爲已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之失乎。

體道論竊弄威柄之奸

葉適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探奇賞策。編卷更十七。

十

才。領政。量。能。授。職。設。爲。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諂。臣。或。嘗。推。誠。爲。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爲。萬。世。誠。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爲。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姦佞。從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各。辱。身。危。覆。邦。絕。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孝。安。宋。景。之。於。梁。武。裴。延齡。常。渠。平。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

此段爲上之辭

仁宗和利妙亦甚編

同是是是

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譏謫忠良。禍社稷。譬猶芟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卽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愷之徒。以辯論誦辱大臣。至於私交諸侯。潛蘊譖訴。却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成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諂臣。則又如此。故兩疏之耶。由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

奇賞策編卷更十七

上

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八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於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爲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內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反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彥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修。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陛下卽位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於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改轍。而偏信諂臣。以墮於漢武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

必至

貴商君子
極足之亦
趨古

所矣可不謹哉

理財上

葉適

大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歛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奇賞彙編 卷頁七 上 選集

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卽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謫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

一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弄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奇賞彙編 卷頁七 上 選集

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具。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克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以充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歛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同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理財奇賞彙編 卷百七 古 選集

十子閹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因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闢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奇賞彙編

卷百七

五

選集

廂禁軍弓手上兵

葉適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士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養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靈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六 選集

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士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讐耶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七 選集

士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兵總論言兵財

葉適

今事之最大者而當極論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興廢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克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者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

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收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
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舍者也誠使真擇利害
以定取舍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募古人之名而今
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
急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
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
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
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
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
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文選集

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
執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
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
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始試
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
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
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微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
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
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
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

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
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
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
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
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
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
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
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
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
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文選集

論吏胥

葉適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
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寒淺者
亦不復脩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
切惟吏胥之聽而吏胥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
自占優渥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
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
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
今號爲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皆指實而言也且

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利席。條今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君之如昔。人所謂伊尹傳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今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華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奇貨彙編。卷頁七。手。聖。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自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握守相者。今所謂都祿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吏。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愛財。竊欲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

無至於今世之偷情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敝。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缺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當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托干請。有所不行。予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貳。則下亦知畏故也。

四屯駐兵

葉道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深患乎。使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奇貨彙編。卷頁七。王。選。不如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庶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劓。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社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

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土。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王 選集 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情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非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

卒。釐五六十年的積弊。以爲庸將腐調。賣爵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杳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轍者之深警。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臧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種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闔厲其將。使不患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兵論論收藩鎮兵 葉適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臂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猶其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

可為屬矣
大都宋之
兵法則宋
之論也

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募。拱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為得計。為之治。又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奇賞彙編 卷頁廿 選集

斯又為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

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正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其實。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梗。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挾兵殘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臣。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奇賞彙編 卷頁廿 選集

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舍卒可虞。統制統領總轄路鈴將兵之官。克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論沿邊守禦 葉適

新史叙羣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鄙高仁厚田頔朱延壽材之足爲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斥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爲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饒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劫特剽倏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歷觀前

奇賞彙編

卷東七

主

選集

約耳况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虞示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惡德何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虜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其矣故余素論常欲於公邊年作家計壯固藩牆以保堂奧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衆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捫於垣墜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

奇賞彙編

卷東七

主

選集

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民事下論井田

葉適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悉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疆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奇賞彙編

卷東七

葉適

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非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墾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澗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諸防奇賞彙編

卷東七

葉適

衆流卽之渺然瀾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况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効之亦咨嗟嘆惜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旣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井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牛爲富人役耳是

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耳。迺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奇賞彙編 卷頁七 幸 選集

論罷宏詞科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之初。既盡罷詞。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科。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數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辭者。雖其士人。譁然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奇賞彙編 卷頁七 幸 選集

能華哉。且又有甚於此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達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慨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進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其故。既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材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幸賞彙編 卷五十七 重 選集

西漢雜論

晁補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思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爲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已。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

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於尊妻之愛。忍許后事。不自以是負天下。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驃乘。亦光不早辯。頽其勳名。哀哉。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產祿。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爲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談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章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訕其功。然間一歲終立二人爲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爲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重 選集

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故周室幾危。况勃推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疑乎。而觀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覓陸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爲不肯本者及此。智窮計用。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顧忘賈本圖不聞其爲上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脩然事外。樂以忘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

賈以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三而前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爲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寬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寬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騙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寬難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爲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趙人猶以爲賤今世有一切

奇賞彙編

卷夏七

重

選集

腐儒捨聖人之迹而爲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結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可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僞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爲者以誑聾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爲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爲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謗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歷歷不爲過而已何以隱然爲漢忠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

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

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慎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重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削面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所惡不其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燒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

奇賞彙編

卷夏七

重

選集

已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已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諸侯強大欲稍削之與秦爰盡受吳王金諸侯誠驕盜誠貽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坑錯得以吳楚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冤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矣其是非固已自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夫錯豫爲計計處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

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諸侯固已謹諱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人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爲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貴官爲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爰盎父故爲群盜。漢用盎材。亦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貴。何不可乎。雖公孫弘。鼂錯之徒。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然。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美選集

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恰曰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難。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難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難。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爲人修潔方正秉義嫉邪故漢

士敏而放

一過

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爲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受黯守節而至。說弘曰。如發蒙則黯爲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爲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在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靜。責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美選集

坐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寬。昔皋陶叙九德曰。寬而栗。栗則不寬。寬則不栗。自其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寬而栗。成德爲難。乃黯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黯于皇閔九德。蓋具寬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達吉。而天下治。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而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爲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謂

君臣勢異至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為君寬矣而其除肉刑蓋以嚴致乎亦猶黜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寬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烈之張湯身為世戮天當勦絕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奇賞彙編

卷百七

天選集

知此可以立朝

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敝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為決矣非其臨事失望嬖嬖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轍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為百世之師然語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適可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適不得為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卷百七

天選集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渾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隨其反謀豈不殆哉渾實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為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為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渾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惜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惜不之察以陽為誠不知其謀

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奔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成而無效。未嘗涉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奇賞彙編 卷第七 罕 選集

忠信誠心親之。而死於人手。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德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堅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右枚乘傳第二十一。漣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漣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漢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漣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漣爲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漣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漣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僞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漣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奚卹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殺之。至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垂死。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具乘名梁客。食其食。而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辭過陽其所爲。七發蓋相乘此何如 可未必

如此自陽已下不及也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爲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患未。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撥攘之國。然後爲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呂喋血。漢未嘗一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奈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論六 聖 選集 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其才。塵塵乎以誘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大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切。樂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爲青前將軍。且密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爲貳師將驍重。而陵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爲前軍。徒回遠。陵步兵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婦子夫寵。貳師以女弟

可爲奇士
選集

臨則有之
安則無之

李夫人寵皆躡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蹤。所養。問。敗。死。固。宜。嗟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腑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爲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矣。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腑待罪。不患無威。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論六 聖 選集 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唐舊書雜論

晁補之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因。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爲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排。壁而材攘其猪。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

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乘隙窺利。觀幸遭
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敗。夫行
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思矣。

右代宗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疆。人才猶盛。足以
有爲。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
懷玉。遂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威令已不
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迺區區欲以轉運使
檢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真見戲哉。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鄭
覃。李石。又千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又陳理道上日。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論六 雷 選集

我每思正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填膺。方是
時。士良輩新屠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
驚。石等敢出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
潞。擁兵問所難答。若欲以清君側者。士良雖悍。已復
股栗。從諫意雖不爲朝廷。而詞順可恃。而文宗石等
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新遭大變。又以授
鼠忌器。竟怙怙不能誰何。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
臣之冤。百世不洗。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
爲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

維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
也。而開元間。盧履冰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
則心知同泰之僞。而假威鬼神以警天下。如王莽意
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僞。而甘受李渾王玄翼之
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
其惑。迺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者。以其英武好治
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况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
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真百夫特也。氣凌萬乘。莫能誰
何。而呂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妾智。睚眦其側。如幻師
之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雷 選集

駢則巫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
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覲不死。恐不可得。
故人以其所覲。而不可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
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憐意。驕情盜名。如漢王莽而
才通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幽達冤於閣下。
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
出房閨。而國祥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
夕。而子昂乃獨以疎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
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蓋

亦心知死者之冤。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徵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眾。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爲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吳

選集

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欲忠於所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勣事當之也。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廷術士。問弓長之識。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

尤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比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爲陵游說。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刑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大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許。斬伐。奪人心。然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吳

選集

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自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微恨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非苟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遂以免禍。以其

時考之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內殿而折張易之。顧左右遂出。宋縉子在唐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彥昭。險附離輩並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伎猶時時小附公議。爲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哭

選集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爲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爲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設舉動失利。戮

之以徇。似未過也。而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清輩率市井白丁。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往必并沒。遽保潼關。未爲全失。且二將名號勇。故而使過未必無後効。而以令誠一言。奔走危迫之中。先自剖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時既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之哥舒翰。病廢憤懣之人。奸臣又從旁逼遣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哭

選集

右顏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大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圍起。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略。足以走李懷光。翦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憲而警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効順。爲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鑑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

清而立田希鑒。最至鳳翔。首誅希銘。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右李鄴傳第一百七。鄴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爲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雅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污矣。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爲耶。至其孫礪得相。爲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輩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爲諫官。少年氣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手

選集

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資儉弱。喜近權。因崔潭峻及宮人誦歌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召台銓。雖刺度事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拚也。宰相惡人不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惡不可得也。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追苟聊論蔽之。

爲禍可勝言哉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誣。仍出於昭愍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備橫身抗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袵之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之。況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劾王播進羨餘。爲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污。亦或以爲不如張良。弃事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污與潔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論六

至

選集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珣朋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許直。而文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爲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門下人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甲逮乙。不爲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

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為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三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疆劉從諒與曠巢穴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搖群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虜自安史以來徂習僭叛易擾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故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論六 垂 選集 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為叛而仲武請伐叛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為不謬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五代雜論

晁補之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為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

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河為多統以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既迫大臣屢言恐而不斷以貽後患為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其跡略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勲亞阻兵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為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率於舊恩以不早辭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也理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垂

選集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太失也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為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隸乘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汴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右新史第七十三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內

禦寇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諺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內因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亡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昔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虜益強。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日忘非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書

通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七

說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疆。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鄣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豈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信昭之。弱乘巢秦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還相均地相屬。其勢安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

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非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非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太極圖說

周敦頤

朱子曰太極圖說
此圖乃周子所
作。其意以
五行之氣。而
論天地之理。
其言雖簡。而
其理甚深。非
學者不能入。
此圖乃周子所
作。其意以
五行之氣。而
論天地之理。
其言雖簡。而
其理甚深。非
學者不能入。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奇賞彙編

卷五

葬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

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植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少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不拘凡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

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其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梓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天

奇賞彙編

卷五

葬

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于年祀寢遠。曾高不辭。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毋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弔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疾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

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輦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舍。綈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擗墮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則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嗣。不曰願見。而曰比離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它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節賞彙編

卷五十七

送集

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荅某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止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于弔哭。而莫敢與其事也。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

為禭。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它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送集

送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百八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八

記

桃花源記 陶潛

益州夫子廟碑記 王勃

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愈

萬勝岡新城記 沈亞之

奇賞齋編 卷一百八十八 記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朝陽樓記 皇甫湜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嶺南節度使軍堂記 柳宗元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艸堂記 白居易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小山有山口窮處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老幼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請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前一世
有前之
事之如
即此可
即此可
即此可

諸國志
一高九
記其來
諸國志
諸國志
諸國志

虞氏亂天紀賢者避其去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近

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救殺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暇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敬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俗間游方士焉測塵翳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弊

益州夫子廟碑記 王勃

述夫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蒞五雲於

奇賞彙編 卷頁次 二選集

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

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

不足多也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不足大也

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

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清

而萬物觀卑若皇靈艸味風驪受河洛之圖帝象權

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大夏殷周氏作

達其愛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

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詭譎反宗禮而大備泊乎

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鍾鼓衰而頌

聲寢鄧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寤

河陽之召三微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

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絕由是河洛兆朕素王開

受命之符天地氤氲玄聖舉乘時之策興九圖之廢

典振六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

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

洪緒自玄禽剪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戴旌旗

於北面五運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鍾鼎

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戴靈遙馳

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

亦賞彙編 卷頁次 三選集

乾元掃荒屯而封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

之丕運摠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岳瀆降非

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像龍尊集風雲

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桂衡霄

羣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

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

燭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涓涓於翠渚西周捧袂仙

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樞衣刻子叙青靈之袂接輿非

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

降跡也若乃參神揆訓錄道和倪厚太白於中郊紆

乘黃於下邑。湛亡爲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俗三雍。桓氏逼公官之制。消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能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樓迎。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于危亡之困。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圖陳。奏悲歌于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筆簞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蹟唐虞。奇賞彙編 卷頁次 四 選集

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鈞深。玉策筮卜。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英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大廈。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踊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奇賞彙編 卷頁次 五 選集

改脩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秦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

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簞不能售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于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鈔示不奇賞彙編

卷五

六選集

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于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予以加敬嚴乎闕官別闔壺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于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于是乎在斯報獻莫贅幣宏列于軒廊春秋禮薦俎豆當陳于正寢俾觀像者識

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于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木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獲我心葺宇南陽堅臥不起三顧稍晚群雄初定必也彗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奇賞彙編

卷五

七選集

龍形首吞咸鎬尾東洛翼出河中夏飛躍天衢然後魚驪勾吳東人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于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馬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饒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臆其原夫民無恒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富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脇之以威動之以神使

此論亦說
不倒

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其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圖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唐魏偏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業，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必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親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

奇賞彙編

卷夏本

入選集

七月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八走書至淪，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郗玉等卜遷于岸下棟宇，羣飛貌像赫煇，實聳觀瞻。今叙其更修歲月于先主記之，俾鏡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興劉陪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觀，不待記而後明若

侯之本心，則有其難明者焉。司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陳稀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蓋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赦，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為侯？乃使與哈等伍安得不快快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稀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稀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稀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淮陰侯，稀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答彭城，破為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空侯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有其子孫，何至淫

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
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
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
捕徹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
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
未及寒。呂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
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
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
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仰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
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
奇賞彙編 卷東本 十選集

性。恰。肥。脂。今。清。酒。載。離。神。欣。欣。今。享。我。多。儀。神。之。逐
今。風。為。馭。朱。雀。前。驅。今。玄。武。奔。屬。神。顧。趙。人。今。客。與
錫。爾。多。福。今。舉。疫。癘。祈。賜。得。賜。今。雨。以。時。雨。豐。年。穰
穰。今。多。黍。多。稌。民。飽。神。德。今。太。平。既。醉。祇。報。麻。今。何
千萬祀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謂序賦記等。王勃作
公為從事作修閣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
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逮。十四年以言事斥守
奇賞彙編 卷東本 十選集

揭陽便道取疾以臣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
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
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
受約束於下。執事。文粹有及其無事且還舊竊寄目
實適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
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
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集本文粹
二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
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月。文粹之
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決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惜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榑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有易新益瓦級甍之被文粹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集本文粹有賞焉二字以書命愈曰予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之好登望之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奇賞彙編

卷夏本

士選集

萬勝岡新城記

集作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爲戰矣八月乙巳乃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

蔡城以重

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日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空爲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集作以集作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耻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爲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

奇賞彙編

卷夏本

主

澤之地其土瘠薄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爲也顧其集作垣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爲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集作聲聲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爲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爲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爲集作其垣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冠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具集作張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爲我曹敬

諒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冠亦以王賢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蒺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切履冠進退數里集作急攻冠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集作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宮幟有引渡者以為兵急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時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寺賞集作賞下斬其將王覽集作覽繼繼轉鬪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隨集作隨唐既誦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衆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境集作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成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誥集作誥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

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鋒乃吾之部多吳楚耕販之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惟惟如魚見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聖是於敵谷之間與寇決鬪營由青莖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今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集作語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一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常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故集作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邑之人耕桑自力展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強計殺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貍貍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如集作

將軍之持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嘗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若僕之忘伸也前行始入觀不意蒙寵於過候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屬集作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爲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從集作之不前御之不止徒見捷賤之棄焉得延頸蹠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族收集作之下囑賊壘分緘集作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集作起集作奇賞彙編 卷五 未選集

折幹迴燧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堡史族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及聞廬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集作行數十里因與廬宣之軍相乘廬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圖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

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亞之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祭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客寮屬將技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寢縣鎖于河宵浮晝沉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陽童噉噉劫衆阻兵懷懷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集作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持集作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谷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扞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歸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淳集注云一作維隴西公是宣河之云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者之所始

奇賞彙編 卷五 未選集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大觸強者視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化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許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奇賞彙編

卷頁六

大選集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消絮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呢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騁其明醒則移于賦詠宏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

沈光

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進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精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懷松樓記

李德裕

懷松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內庭常僚九人丞弼者五而十數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余與三川守李公弼已暨太和乙丑歲復接舊老聞同升台階或纔歎止興已協白鷄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則向之榮華可以懷愴况余憂傷所侵疲奇賞彙編

卷頁六

大選集

爾多病當驚非曳之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施曲軒旁隱堦現竹樹陰合蒼楹畫昏喧雀所依涼殿罕至余盡去危堦敞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蔭而近對佳樹延清輝於月幌留愛景於寒薨晨憇宵遊皆有殊意周視原野永懷松峯肇此佳名且符風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寅歲丙申月庚辰日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朝陽樓記

皇甫湜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為大其地高其氣清南非之

所同朝貢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土穠水煩人
創史侵田畝莠而不墾城郭牢而不實時惟李君奉
詔而來一年初洽二年稱理三年大成顧郡之城既
狹而專門牆枳扁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
之燁燁清風不下人慢吏娶無嚴諸侯于是掠旁入
之利乘可爲之時端景相勢凝土度木經營未幾興
就巍然登閣豐崇高明朗融耽耽盡飾沉沉生白改
積陰于多陽散溫沴爲祥風宮庭若虛炎天如秋茲
焉觀游其政優優密親嚴容嘉肴旨酒茲焉宴喜其
樂慶慶朱衡旅楹君子攸寧飛揚雲基君子攸隣乃
奇賞彙編 卷之六 干選集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
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
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
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于中書省
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
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于
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
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
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
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
奇賞彙編 卷之六 干選集

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
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
不可以啓之于萌伐素不賞削素不封聞荒不救見
僮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
堂之上櫜鉏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
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
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
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
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
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專青史有名可以爲

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王。殆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摯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攸賓軍之事。空無與較。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閤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奇賞彙編 卷頁大 主選集 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非陬其位。公北向。衆賓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地于其東。隅與庫仄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新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橫。饗宴之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目偶亭以展聽。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

思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薰金節。析羽旂。旗旆咸旅于下。鼓以鼗。晉金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丹裳。蜀衣。胡夷。蠻蠻。睢肝就列者。千人以上。銅鼎。體節。燔包。載炙。羽鱗。狸牙之物。沉泛。醴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我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其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置豪。物產多狀。山川關錯。風俗詭浮。故理東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勦守中。則莫至良能。

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
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
陵印。爲大夫。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
幽。扈丘。關。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耆。不。可。疑。識。
與人飛語。他邑病能。嘗。嘗。嘗。波。翻。風。合。范。君。獨。判。
于心。不。畏。騰。口。曰。利。于。人。也。使。吾。獲。疾。而。罹。悔。真。吾。
心也。且黔愚。皆。若。于。始。作。而。泰。于。成。功。况。吾。君。侯。明。
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三。旬。
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關。
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墨。石。構。嶺。縱。三。百。步。龍。盤。虎。
奇賞彙編 卷五 王選集

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管者
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
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
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

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
寺。介峯寺。開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
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
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
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
暑也。敞南窗。納陽日。虞邪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堵
汚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幕總用紙。竹簾紵幃。率稱
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
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俯仰竹樹雲
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
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
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
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
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豈

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濯叢蘿萬葉蔓駢織承翳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入九月時下鋪白石爲
出入道堂此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維木異草
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崕右趾以削竹架空引崕
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壘壘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鑑峯雪
奇賞彙編 卷五下 主選集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見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
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管永遠宗雷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
雖一月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泉石爲山環斗水爲
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
優容而撫我廬山以形勝待我不天與我時地與我
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

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
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
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
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
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
漢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
因爲草堂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柯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
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嶺潤削成如珪瓚者有
奇賞彙編 卷五下 主選集

廉稜銳剗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踞若動將翔
將跂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
洞穴開墮若欲雲歆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
霏景麗之旦巖壑霏霽若拂嵐撲黛霽霽然有可狎
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殫要而言則三山五
岳百洞千壑觀縷族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
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追觀熟
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凝結
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
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

不賴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駢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

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

白居易

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咏其風流雅韻多播于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閒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于彼又啞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光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

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咏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壘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窄狹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遂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統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渭爲其後洫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切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鈎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目既以磽确外爲寰宇敞無垠壻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束以襟帶川宅君長若人斯生肢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鈎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

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
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于有隋比我皇唐之存
乎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非辰以正方度南端而
制極墉墉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
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軌物
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
功及物者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
洞澈銷凝滌以下澄汗盧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滅
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
奇賞彙編 卷京本 手選集

渭北之飛雁針窺滄汙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
花中縛重不大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
潛混漾電迴凝煙吐霜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開麗謐
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于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
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
則因高乎斷岍後羿則就絜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
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
駢羅綢綺交錯五色結章于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研鞠沸渭神仙奏鈞天于赤水豔蕩敷俞天人曳雲

寬于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
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榮熒淳淳
瑞見祥形其或淫涵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
濤噴射崩騰駭駭妖生禍覲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
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
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于斯囑太始之玄造訪
前聞于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于性情物儀人事
之端徵之于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
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
奇賞彙編 卷京本 手選集

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
號惟天邑非可謬剗一山一木拳石艸樹皆有所謂
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池以居之
有此池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于大則小矣以其淵洞
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
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
諸岍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
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張說

扶雲漢而
而駭或花
可而雲變

一篇以
靜山通四
子不帶

在廣貴
中乃見雅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章公體
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
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

曉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忽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
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開而賞之

乃命掌令設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
輦于青霄佇鸞檢于紫氣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于

池上綬騎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空巷迷歌傳壑是日
即席拜公道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

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
奇賞彙編 卷五 圭選集

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于重帷見兒童
子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于是實其篋簞下

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
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

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權合
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竄崖潤

色荷歟盛事振古未有纂之玄石貽代厥後
君陽通叟山居記 陸希聲

通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通跡
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通叟既

宜通叟
有處所
日月
樹其八

道無心子
歐八等

起于形
追乎思
清而不

先感雨大
比文字
流清於此
固樂之風

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
昧也在易頤之象三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

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
蒙之象三亦艮為山山下有坎坎為水為險頤山之

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通叟觴谿
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以命夫山之為

頤者埽子以養也子以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
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

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管以為茨藉養竹箭以為器
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

奇賞彙編 卷五 圭選集
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

傷良稼養若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
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莠養擁腫之朴不為榦材養

鈞棘之藥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
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

以中函氣養蟬虺蜂蟪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
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竊爾實又酌

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為蒙者勗子以決也
子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垣以通其流決于

鱗。蓄有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資其悍。汲決于林藪。以縱其墊。溺決于鳥鹵。以啗其施。決于池。鑿以專其利。決于剛。實使蜃蟹爲苗。決于沮。如使鼃鼃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賓。于是酌而自餘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德。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順。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志于中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

奇賞彙編

卷八

孟選集

而已。遂與山谿揖讓。場吾歡而罷。升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臣靈肇太華。躋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太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谿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早曠滲

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適因其特。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鼉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聆響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

奇賞彙編

卷八

孟選集

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茨。舟人莫焉。冢之水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劔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嵎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之記。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底

兩岸悉皆惟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無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菊圃記

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時自達致之植於蔣庭壇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奇賞彙編

卷之六

美選集

徒植脩養而必蹂踐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爲之圖重畦植之其地近譙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則菊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殊亭記

元結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

非此人不

身多暇昭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復在出集作山上佳水楊本相蔭常多清風迴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殊殊爲此亭又殊日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廣宴亭記

元結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以爲候舍漫更家于樊上不辭則閑乃相其地形駭之圖記實吳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數日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更頌之曰古人將脩廢遺尤異之奇賞彙編

卷之六

美選集

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之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集有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高簡札待集作爲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閩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爲遊舟娛席之地而姹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汗壅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右寫影浮秀者曠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

明日軍副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
祿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疏汗陰
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求之候過輪足給必為我狀
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厄備
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
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盈塋集作榮榮為公藻鏡新流決
決與地興詳集作嘉鯉魴于水息昌囁鯢噓咆即
水與死翡翠鵲浴涖眠暗辛蒲剪剪扇荷擎擎時
未云來勞思乃馨栢槿紺竹滲縮醉集作沃延榮接
姿以水為祿輔佑堙埋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道
奇賞彙編 卷頁式 天選集
之智之忠深壽考今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
復再拜跪厄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
歌入而起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晉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邵公受命作伯宅茲燕
土列分冀為幽之都專受朕執燔之命於是建宗廟
立城市分器輯其邦家築臺觀平雲物則候臺之建
允或在茲初具版幹陳舂鍾書丈尺煥一作帳之故
度高平遠近之差奔命于來執用林聚約之閒閣荷
鍾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

日辭今崇山消中天以懸居豈承露以特立然後分
保章以典之命日者以規之使人風不姦五雲式序
人無山札天瘥之疾國絕喪荒水旱之沴凡若是者
數百年至六國廢沸九州瓜剖昭王平一無能敗齊
抗趙候雲在朔則二至二分之古五紀五緯之數雖
少沒振未大滅裂及秦有華戎漢封郡縣析木空聞
於分野其棠已盡於剪伐則眠殺之儀掃地都盡廊
廡旅平荆棘階陛穴其狐兔自我唐再造區夏大分
岳牧使鎮天子之邦不同諸侯之郡遂及陳迹以作
新臺既無占候之事共為宴樂之所雖山節藻梲
奇賞彙編 卷頁式 天選集

不借於大夫而刻櫛丹楹誠終懸乎君天代為故事
人無間言泊我良牧郭公博采舊史發揮新意文物
大備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晉容太原郡人也監門
將軍之孫御史大夫之子續戎餘慶克荷明德靈源
與天地爭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故能受明主之詔剖
太守之符澤從雲游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賢存擁
尊之風人歌其德聽訟擬一作坐棠之化幸三年而
政教已成雖一日而牆宇必葺以為先王議事理不
忘本君子懷德人惟求舊况候臺易之古臺也壯址
仍存昭王燕之賢王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

子之心豈從歷百雉之崇墉架九鳥之峻嶒軒榭窺
宛松柳陰映幽室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雷畫梁對霽
雨之輝晴虹射日夫如是則登之不假山庑壯風其
涼視之不待褰帟太山如礪豈比夫逐卻臺遂爲流
遁盡麟閣不存姓名者哉別駕彭城劉公循忠從政
以賢方協滌沂之詠司馬清河張公瓚食祿以德爰
光中外之遊咸秉濟代之材以成考室之美雖二公
弘一作行非化有無窮之令聞終三后協心樹不朽之丕
構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拔薤投水德未半於任棠
築臺置金禮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爲實錄藏於

漳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匝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空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蘭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奇賞矣

卷之六

早選集

顛倒萬物遺廓眇忽對之松柏杉櫟被之菱芡芙蕖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壯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
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
願仕與人交取其遐讓受諸侯之流不以自大其雖
世歟好孔氏書苟具莊文莫不總綬以至虛爲極得
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
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闌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
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通宜益懋交相費者

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思其縱非不志不果矣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
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

奇賞齋編

卷東本

聖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八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八十九
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石渠記 柳宗元

石澗記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游黃溪記 柳宗元

鉤鐔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袁家渴記 柳宗元

奇賞齋編 卷東本

記 一 選集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周砥及

風后八陣圖記 周砥及

祖二疎圖記 王禹偁

畫記 韓愈

蘇州壽龍記 李紳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問國學記 舒元興

塑像記 段成式

琴會記 柳巖

王氏廣陵散記 顧況

歌者集記 沈亞之

九疑山圖記 元結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鸚鵡執狐記 李華

大學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書屏記 司空圖

奇賞齋編

卷百九

記

二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榑節，枕之華。構音薄，枕也。榑音盧，其不斲，椽不剪，茨不列，堵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越於莽蒼之中。莽，草野之色。崒，奔雲蓋。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微。音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囀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寬字存諒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和故，政多暇繇，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槩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悅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

一句是後
長陸序

書所作使盛跡鬱湮一貽林澗之槐故志之

石渠記

柳宗元

此人文
其山也
不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氏橋其上自水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計
十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
被之青蘚環周又折西南行旁踰石下
比隨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鯀魚又北曲行紆
餘睨若無窮然卒人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
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床焉風搖其顛韻動其谷視之
院靜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枌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一 題
上石既崇而焚既灑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
記其所屬道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
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氏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
堂若陳筵席若限闕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
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
九若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麟之石均磨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
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溯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
渠澗之可窮者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
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公云楚
問其音
異者皆
諒今聽
怡然不
已與高
矣則山
之所陶

自予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一作其隙也則施施而
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
怪石亡遠不到到則披艸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
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三

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
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
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
高而止扳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
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
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
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
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
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商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各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選集

一作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尾方求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領斷鬱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皆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子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齊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

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故乃俎豆之焉立祠後稍徙近平民今嗣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鉅姆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姆潭西二十五步常滿而沒者爲魚梁梁之上有石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簡然角列面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淵元克已皆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艸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遊舉熙熙然廻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錦鄩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遺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
所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嵒爲壑五步之內
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
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俟爾遠逝
遄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
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六選集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尤莫若西山由朝陽
岩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
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
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嶺合下與百家澗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側一作曲折平者深黑峻

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
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崑洞其下多白
礫其樹多樛桫石楠楓樟柚則蘭芷又有異卉
類合歡而蔓生膠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
木掩冉衆艸紛紅駭綠翳翳香氣衝滿旋淵還野豁
谷搖颺蕨蕨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
永之人未嘗遊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
地垂主袁氏故以名焉 其地既靜 其地始遠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
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
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宣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倖
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

信之不了語贊
之有遺音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甯臨
于荒塹藁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
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與歌以入歸谷跨溪皆
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門奮若鳥鷹
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
疑若搏噬于是剗闢朽壤剪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
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
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
奇賞彙編 卷百六 八
西石若披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半絕沉于淵源莫
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橫嶺與山無窮明日州邑
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尤齒紀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賀而請各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
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
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
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
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
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開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塹

虞事

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錄尚書敢專筆削
以附雲陵故事告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獨孤及

鳳凰鷄鵠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
四方之志非樂園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
庭按苗氏之遺墟非觀風按部泰事蒞職者則長者
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
于淮西是役也以蜂蕞竊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
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
丞常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爲長城且修好於隣侯從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九
交相見執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
舟車八使冠蓋各公髦士羣后庶尹輳輳集其來
如歸於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岵至自廣陵
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
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僊至自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
晉至自吳廬州刺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
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琴行駉驛荐至大江
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鵠舳舨接艦隘輜車鸞鑣挂鉞
擊每講財合禮賓主好會峨星弁執象笏雁行而揖
者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者一歷中書者三尚書司

轄者武。建準旗者九。冠鮮豸者十一。其載筆暇。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崇然。若左司。駕於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焜耀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鶴鳳羣翔。而至不若也。彼管人所稱。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繫維莫從。音微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目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十選集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太朴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應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脊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喪。陰謀之不作。則函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奇。獸據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故入其陣。所以定位也。

衛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特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鐔組帝用。經略北逐。德馨南平。蚩尤截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在。嗚呼。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九軍。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十選集

祖二疎圖記

王 嵩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

江以東舉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適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卽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緒首憾。願忽飲十餘杯。斗乃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于盡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于京城之外。帳中有延筵。中有犧罇二壺。觥卽。蘇而疊。卽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于前。樂有琴瑟。有笙。鑼有金。有鼓。有鼓。而練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竿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于騎而過者。有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主選集

仰吻而哈者。有僂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疎也。主人又親而問曰。東嚮而坐。卽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疎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于禍機也。非避于讒口也。非失于權利也。既辭勤于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爲利。易已之能。繁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疎以遺時俗。勤也。求其能狀物情者。孰有勝乎。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

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鞵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竿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一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人。挹且注者四人。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主選集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剋者顧者鳴者寂者說者立者人立者說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蒙駝三頭。驢如蒙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櫟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楮弓服矢房甲。

胃之屬餅孟簋筮筐莒鉤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殺豢氏不副龍不復授隱去莫狎遂送
皆見史必書志代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訛亂形
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真像蓋上飛于天晦隔
層雲下歸于泉深入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
者張其蒿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
北廡有畫龍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拖尾
似隨風雷乘楹薄相若軼雲雨燕雀思栖其上螻蟻

奇賞彙編

卷百十九

古選集

罔緣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伸盤透迤如護猿揀
每飛雨度牖疎雲殷空鱗鮮耀陰顧壁疑拔志其側
曰僧繇弗與之舊度模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丞
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
名漏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
命予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
宇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繇昭昭然皆貞元癸
未秋七月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

不能脫俗
類有最神

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
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

落鏡溪南北有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峰壁不險翠
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
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
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僂僂
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岬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
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
星月文章岬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
玉女角髮而待立者十二視其意况皆逍遙飛動若

奇賞彙編

卷百十九

古選集

雲十許片汕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脊
王米壇面俄起爐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
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
短柁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
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熱得詳說自覺
骨瘦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
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
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
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
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

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書之不謬也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舍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本選集

三人立於東西朝廷輒道以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廷前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蒞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一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展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繇是五府之屬得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而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

內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官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唯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譚譚狼籍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入直省院侯端長又入中書儀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本選集

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貴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賢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爭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累以寓直省院爲歎迺議於中丞中丞深樂之卽時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

華之豈植柏署之光乎實羽衛五府之多也皆佐其
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應即詔
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迺以政事堂南直下之南選
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啻咫尺之
陳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規制
爲之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
京兆院合三院爲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
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
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
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爲御史臺中書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大 遺集
南院院門北闕以取其嚮朝廷也其製自中書南廊
架南北爲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
外皆有廡蟠回詰曲囑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
偉樣槩案稅麗而不華門牕戶牖華而不侈名木修
篁新姿如舊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於几案筆硯
簾幌茵榻果邊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馬走
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
羣吏之來謁入吾門將祗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階闥
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焉爲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
爲天子耳目宸居堂堊未有耳目聰明堂堊峻整而

前半敘事
此司師帥
者不可不
知音見亦
矣矣

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
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
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高祖大
皇帝作大明官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
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
事後貽于萬年之不朽縉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聞
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
下豈有遺事哉某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
命其記於是乎書仍題中丞雜事泊三院至主簿官
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大 遺集
戊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問國學記 舒元與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殿人歸義府也故設
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繇是出元與既
求售藝於闕下謂今之大學猶古之大學將欲觀焉
以自爲下士小儒未嘗親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
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諸於謁
者曰吾欲觀禮於大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
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
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間

之曰此論堂也予愧非鴻學方論不敢入尊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子惑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壘為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得化為廢地久為官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機榻有蒼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園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大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真如堂館之燕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漢其奇賞彙編 卷夏九 手選集

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顛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誣敷文德于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益也則必能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百年而付仲尼仲尼承之孜孜自夜席之不暇暖祖述之憲章之發揮於鄒魯恢張於洙泗上磨礱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李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而施邪至嬴政犯之

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沒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闕儒官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冠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大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淞蜀禪於邸廟泉夏逆首殛諸子姦帥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演泮無揚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大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奇賞彙編 卷夏九 手選集

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縮宇雲合鞠為荒圃可謂大國設虛以自欺也恐其不敢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塑像記 殿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在金石洛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磨撲為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為切利尉侯北方毗沙門統衆又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倫

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橋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戰蹙迦婁而垂翅援脩照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蓋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佛喝伽藍北房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落西羌親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矜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本天主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立所居乾每調嚙不安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圭 選集 旬日方悟遽徙他室助誓造北方變像亦爲變也請押衙熊輅爲導首輅遂與執白幡者郭宣熊師佐等縱吏間伍爲說第一施結壇上緣獲零餘貨貝共二十萬輅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被電擊猛焰慧肩岐峰拾軒金塗錯落而鱗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變魑魍側視是不翅擊三屍磔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四事堂內三壁寫戴部洛儒公拘怒付留惡觀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徽福林算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乏主意予會服正法念經說摩離陀山六齋日四天

于此會計閭浮提善業並容不歸敬與輅爲學性端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總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大中三年病且歿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槊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卽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者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爲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琴會記

柳 識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圭 選集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開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祗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綬通爲伯牙更爲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煖旣罷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方鄙鄭聲自樸散爲器真意在琴與衆樂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於天下

琴者佳
人作記
亦非常

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天子不居盡善稱操自持聖
達節次守節達宜仍防守微河深此句而猶至弄已
下習多一無此字不正一作且聲著哀思或當感自陳
其後居常觀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
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寶
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訓
典一作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况乃真有道之士乎
輒紀述一無所論貽諸達者

王氏廣陵散記

顧况

眾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
奇賞彙編卷八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
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
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玉女於戲天地鄙悵
而絕神明偶儻而授中散沒而玉女生其間寂寥五
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鐘時
動敢告於太師

歌者樂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
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
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衰然集有韓娥亦能使逶迤

之聲環梁而遊凝塵奮發集作徵舞上下者三日不
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
為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
女子葉學歌於柳巷下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
歌成無等後為成都帥家妓及帥歿復來長安中而
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為集作會唱次三葉當引弄及
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
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荅賢而自患

其室饒乃曰吾絳紉初秩宰安厚蓄以自封耶遂大
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吝也他日荅宴

奇賞彙編卷八

王選集

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詩延之即
乘小卓詣荅且酬為一柳目作樂乃合韻奏絳腰
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是日歸
荅荅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荅能善人
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為人潔峭自
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荅從
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舍於郵在荅
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
悲悅再三曰孰與集作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
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荅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

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為知
音之尤皆置鼓絃及為余言葉之歌使其自備集
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
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峰相似
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峰疑禹而思從臣
有作九悲之歌因為集作之疑九峰殊極高大遠望
皆可見也彼如嵩峰集作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
峰之下磊磊然如布基石者可以百數中峰之下水

奇賞彙編 卷五上

夫 選集

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之類聽之亦無往。
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格前篇枯並之
集作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
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
南海。五水合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
之岍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
幾焉哉。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帝之
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
臣妾國門。東望不見西岳。集作西行幾萬里。未盡前
見。邊陲當令集作以九疑為南岳。以峴嶲為西岳。衡

華之輩聽遠者占為山居前篇封居表作花園耳但
若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
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異之。如
山中之往跡。峰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
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
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
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
在唐故有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

奇賞彙編 卷五上

手 選集

將屬續忽於夢寐。觀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
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
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
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遽以集作處求方果。如夢中
之旨。復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贖集作
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
於神祇識者。以為于將鑠錫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
乎陸公已沒。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書郎朱
僧所得。集作得之開元中。僧服樂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巋然獨存。僧卒傳故人劉

傑傑居之集作室不求聞達天寶未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爲劉氏之寶藏矣

鶚執狐記

李華

某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剝腎腸昂藏自雄倏歛而遊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其何快哉因識一作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奇賞葉編卷百九天選集盧不畏申孫之矢皇祗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于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夫高位疾債厚味賄毒遵道致盛或惟諸殃况假威爲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祓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庸恆於鶚之能爾

大學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耕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耕分其畦隴嘉穀絲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肯趣儒術絲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大學博士清河

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

于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

籍而講之東脩旣行延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

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

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大學師長序

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

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算

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卽蒲鱗居橫弁如

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

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銘乎作者之意注乎

奇賞葉編卷百九天選集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

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

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

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

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

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

月二十七日記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

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劉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倖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還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勳伐、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奇賞彙編卷之三百一十九。

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鉞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街涕撰錄。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九十

定州閱古堂記	韓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豐樂亭記	歐陽修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菱溪記	歐陽修
仁宗御書飛白記	歐陽修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東平樂文池記	劉敞
先秦古器記	劉敞
霍丘縣駢記	王回
袁州學記	李觀
七門廟記	劉敞
新修東府記	陳繹
新修西府記	陳繹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汲水新渠記	陳師道
咸平縣丞廳餘醢記	張耒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諸葛武侯祠堂記 王十朋

顏范祠堂記 王十朋

天香亭記 王十朋

奇賞齋編

卷二頁十目

記

二

題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定州閭古堂記

韓琦

功之止亦不多得能無憾於斯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水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侍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思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奇賞齋編 卷百九十一 題集 廣之爲堂既成乃據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閭古爲堂名夫古猶令也古人之爲屏翰授鉞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令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特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第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

之爲樂哉其少 出則餘吏文之擾懷遯責之在已

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蕭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閤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豈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其之安免奇賞彙編 卷百九 二 集

夫毀圯塙塙之患矣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被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諄某也直某也

曲旁呼可不懼哉

豐樂亭記

歐陽修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井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聊鳳就擒之所而奇賞彙編 卷百九 三 集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旣得斯泉

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挹幽

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宜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樊侯廟災記

歐陽脩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刺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四 選集

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矢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兩

電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暗鳴叱吒使風馳電擊則侯之威靈果矣哉

唐荆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韓偓愈出愈奇
文之最妙者也

菱谿石記

歐陽修

菱谿之石有六共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偃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同史

李漬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選集

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

行寄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

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

金僞吳時賞將與行客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

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

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

而然邪想其��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

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

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石置幽
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予亭之南北

亭負城而近以爲滌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
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
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
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埋零落至於子孫泯
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對富貴者之成
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
也哉

仁宗御書飛白記

歐陽修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而雪草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
奇賞彙編 卷百十 六 覽集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
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昔天子
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
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
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
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
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
閒不遑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
時竊獲羣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
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

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墓
於瓏輒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
門而土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
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
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於子室
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
所在也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
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師天子曰毋養亂母
奇賞彙編 卷百十 七 覽集

助變眾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
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
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
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
日歸屯軍微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
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
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于
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
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
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缺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

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
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繁以生惟爾
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
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
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
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
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
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
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天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
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人選集

人選集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
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旌蘇舒舒
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詭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系
稱爾滌塲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固草木駢駢
公宴其僚代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媚媚
閨闔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
禾麻芑芃倉庾崇崇嗟我父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九選集

九選集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
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匹智伯禽尊尊親
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蓋以遠矣
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
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
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
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
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况其外乎丞相沂公

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卿也。爲魯人建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卽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修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其棠之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叙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奇賞齋編。卷五十五。十。選集。

東平樂交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銅鐵有駟之詩。是已不然。則設設者墨術也不後於禮樂。不暉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享。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

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固。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於樂。殆失車鄰銅鐵有駟之美。而況於蟋蟀山樞之陋。敞以謂非敦詩書御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擴之營之。開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鷺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桐亭。曰玩芳館。曰樂海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多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論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奇賞齋編。卷五十五。十一。選集。

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槐柳榆榔李梅桃梨棗栗檮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澤陽之梧。雍門之蒺藜。圃之檟。孔林之楷。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菱芡。蘭菊荇芡。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不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占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廼十得五六。就其可

和者。倭其世。或出於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大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止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益。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通爲能盡之。

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奇賞彙編

卷百卒

王 選集

霍丘縣驛記

王 回

天下昔初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普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類。若歸。賑賀慶致。禴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而受館之禮。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侯迓時謹。故雖跋山涉水。荒陬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取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爲

國也。自天下更爲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亦因以廢息。陵夷且子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驛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爲苟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旣不得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令者。往往圯而不完。至於岐旁他縣。則無敢唱與之者。霍丘。故寥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京師入百里。境內所苞。若干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

奇賞彙編

卷百卒

王 選集

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卒於浮屠氏之館。倉卒偏仄。而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續之至也。嘆曰。吾爲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爲政。蓋莫不篤於賓客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會不及有一館爲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

井廩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曰募驛取古封國之號。蓋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子。其爲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惟古之事。而歎今爲之難也。非發債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爲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于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爲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九

十四 選集

泰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諳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廼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甍黜。聖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晝夜展力。越明年。成舍業。

且有日。野江李觀。諡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泰以山西。歷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萃孝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令代遭聖神。爾表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九

十五 選集

朱子語錄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子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壩者。問其居人。其慨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子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

問於耆老而得羨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信題爲民缺澮舒河以廣溉浸。信爲始。甚至復時廢而復脩耳。昔先王之興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爲我記之。予因曰。諸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澮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與萬世奇賞彙編。卷百十。六。選集。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澮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餓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澮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澮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澮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

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在。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旣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朱子語錄曰。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新脩東府記。陳繹。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縉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其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還即聽事。群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脩二府觀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房皇鉤折。繪圖

以聞卽刊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入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伍成。詔知制誥臣。繹爲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於周而大備。文章典刑。物采位叙。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苟納。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鈞寶之駕入。則具之列戟。蒲進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官。則有標題之襲密飾。而攝其衣。則有袞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奇賞彙編 卷百十 太 選集

之政。故其取于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旣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關不設鈴。不驚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

烜耀神武。遂一字內頗。用戰勲伐。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擣權綱。頭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旣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隳。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典事。罔不喜樂。唐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奇賞彙編 卷百十 九 選集

也。若乃聖作物覩。宜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英宗臨政。繹獻五箴。帝稱其文。學以爲實錄。檢討官神宗立。爲陝西轉運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

新脩西府記 陳 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

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
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
厭厭。傳道官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
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
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
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
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
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
則相與謀於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
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為之不勞。而日常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一 王 選集

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于掖
相。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
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
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
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
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
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
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一 王 選集

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茲邪望而知畏初
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
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
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
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
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
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
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
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寔以地城神宗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三

選集

皇帝作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
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庫下無以重威至
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庫爲崇培下爲高其
規撫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人今上即政之初務
先慈儉土本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
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非鄉仍故不改經度損
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
庚辰辛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
舊小貶而充爽過之門闕耽耽堂堂渠渠長貳佐屬
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四圍深覲嚴固

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
典章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
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
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
僭而綱紀是張官室弗營池藥苟完而府寺是崇故
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
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
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勲之
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
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渠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三

選集

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
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
敗法亂紀服讒蒐惡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
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
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
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
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
崇黼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
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
使有以仰稱夫列聖褒大崇嶺之意焉

汴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汴水於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黃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汴。汴至蒙別爲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彭黃城於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壅然入焉。即索水也。書漢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汴。滎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既堵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滎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黃蕩受濟。禹塞滎陽。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黃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其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汴爲二。而滎有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洑。或河洑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於汴。灌注兗豫。永平中遵導汴。自滎陽別而東。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

五

選

昇至千乘入於海。而河於是故漬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汴上汴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還水爲吳河。於畿爲白溝。于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汴。而入于南清河。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幾宋毫宿單濟之間。千里四水。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楫。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 五 選

劉夷叔曰。陳無已作文最苦。要是晁張諸人所不

及恨其稍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爲儉急。其詞氣自儉急耳。韓退之文字多少自然雄渾。

咸平縣丞廳醑醢記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官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其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醢間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太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醑醢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奇賞。彙編卷百廿

壬選集

逐鈞取其累年之靈矣。而後爲之。謂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聖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干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奇賞彙編卷百廿

壬選集

誰之力也。醑醢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文潛與秦少游同學于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我工。張得我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上元中。顏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

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勝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僂蹇爲奸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

奇賞彙編

卷百十

天

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賢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彊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林竹溪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其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也。

史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閱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天香亭記

王十朋

剡中佳山水爲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爽塏于剡山之陽挾雙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廈耽耽在剡爲甲有岩桂數百根背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陰洞然而深闢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焉如入空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峯而香飄自天如騎蟾蜍游兔宮而下視人間世真剡中之絕景也。予丙子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載藝南宮子因目之曰天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爲同年友堯夫命予記之而未暇逮今七載每移書必及之乃爲之言曰學者方未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悲故以登科爲化龍爲折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畫綉還鄉世俗相歆豔曰仙乎天上歸也是特布衣之士詎一第以爲天香耳。若夫學士大夫所謂香者則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清白正直立身姓名不汙于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門進退以道窮達知命節貫歲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之香矣。唐宋景以芬香勉張說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趙戒名乎名乎科第爵祿云乎哉堯夫策仕有能聲且挺挺好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予方以名節相期必不負所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見

奇賞彙編

卷百十

天

棣萼聯芳芝蘭並秀濟濟訛訛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實而已然科第之香孰如名節之香堯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王十朋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柏森森者益也臥龍無首對江濱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三峽上流水有瞿唐滬瀨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所有八陣圖永安宮臥龍山遺迹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奇賞彙編 卷百十 王十朋

庫陋丹青黝剥祀事弗嚴無異乎蟲蛇穿畫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臥龍命繼徒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軋道收元某被命自番禺變時方丐祠力甚俄一夕夢視八陳豈丞相精誠默有以告之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誅之以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焉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子曹丕志少衰乎假令毋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宏許寧使英雄隨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工葺之廟貌

一新閭路植木榜其坊曰臥龍明年二月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託孤而不疑其沒也能使洵沔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醴之奉有加而不怠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流江濱異代之耻無媿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日永嘉王某記

顏范祠堂記 王十朋

奇賞彙編 卷百十 王十朋 聖賢有不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何龍素同祀於壇為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為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歟忠孝之性仁誼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著大書千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顏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為慶曆頌中夔高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為首歲時祀之不絕降輿甲申秋

某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宮或
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祀事弗虔於典爲缺郡
圃有堂名慶邦文正所建也遂卽堂以祀堂之右有
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爲一祠以時之先後而
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寅帥同僚祀之歌
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堂顏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
全胡雛哮噬方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
危顛朝廷草昧官鷹鵬騰落邪佞驚梟爲鬼質下拜
心畏然殞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烟閣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三

選集

上兄常山英烈言言光簡編銀鈞鉄書餘剛堅致君
堯舜書萬言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蹇心惓惓邪
者我仇屢左遷夏道擾邊躬索隄談笑爲國臣腥羶
閣開天章策治安誰吾與者杜富朝風采稜稜四諫
官徂徠頌配崇高篇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番
江邊甘棠遺愛清芬聯如秋桂鞠春蘭荃像而祠之
敢不虔黍稷蘋蘩羞豆邊一杯薄薦清灣泉公平爲
神爲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凡百君子宜勉旃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一

記

大雅堂記

黃庭堅

間軒記

秦觀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高唐縣學記

晁補之

祁州新修學記

晁補之

新平縣新修孔子廟

晁補之

照碧堂記

晁補之

有竹堂記

晁補之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一

一

選集

拱翠堂記

晁補之

白蓮社圖記

晁補之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晁補之

沈丘縣學記

晁補之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晁補之

近智齋記

晁補之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庶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奇賞彙編 卷見十一 選集 一

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闔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役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奔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賈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水釋於斯文者乎。

間軒記

秦觀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間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餽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橫野獵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奇賞彙編 卷見十一 選集 二

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彌不敷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休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間。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妪乎春。曠彫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

楚之南當冬而且曠燕之北當夏而且慄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煖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煖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性當夏而冽當冬而曠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神察外飾文采不能動而榮而必慄其心躁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亂外門凄凄而寒者內室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一 三 選集

形形而熱者其土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相撐者爲椽。楸破者爲雷削者爲障。白者爲樞篋者爲繩絡而龍土者爲給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拆壤者若墜于鑑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煙煙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闕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煖反是果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

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之今予室之曠予門之寒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廬而斬其工竹室其能永承以燦予書其詞于壁堂上

博州高唐縣學記

晁補之

始予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姬三老禁爲河伯取婦喟然歎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爲縣令者論罪人適榜箠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旁持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爲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耳晚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一 四 選集

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爲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搶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騾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轡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假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姑以埃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爲則難以莫之敢爲而爲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歎之咏歌之亦使睦者

禮樂只存
效無不可
去身無
牛年而
與之記

歌吾子可也。故爲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芳王君之作，芳王君去，我誰與？覺芳誰使此微芳而舉則希？芳王君去，我誰與？吾與歸芳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記。

祁州新修學記

晃補之

先王以禮爲天下禮行而民有耻，以樂爲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禮樂

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各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食享，禘饗之文，而遵豆之器，鐘磬祝歌，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爲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爲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

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收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爲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于有司者爲師，儲粟闢屋而俟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爲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弃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斂目前之急者爲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爲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爲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六 禮樂

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爲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爲守，始至慨然以爲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爲乃歛萊園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藉其園之入，以其半爲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

教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適以書抵補之求為記。請之以謂自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月以解疑。而釋惑。強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曉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

行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七 選集

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龔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為通人道難為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晁補之

傳更勝

羣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平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為天子。北都而清平為畿縣。並河水。數至自慶曆。逮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為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為次。草間吏曰。即次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嘖。嘖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為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褰回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

行賞彙編

卷百十一

八 選集

瓦甓在官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庭。兩廡四墉。館廩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為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為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既舉。其細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王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記。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開闢人民之

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邇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晏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驟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整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面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九 選集

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成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復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安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媚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紆紛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傷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邇來者以爲勝雖廢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十 選集

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泝渠起觀迄楚長堤遙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

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

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婚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
趙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
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
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
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
此堂不足道也

有竹堂記

晁補之

濟南李文叔爲太學正得至於徑衝之西輪直於官
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
諸棟間又爲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
許賞彙編 卷五十一 選錄

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爲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
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
軸門窓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怡無不論
說形容彊謝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
也顧其地狹而早天雨榛茂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
所交橫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
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而指其榜曰吾固詔客矣
客下然而笑曰今天淵川之千畝淇園之林與南山
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孟若孟若桐梓之軀其膠
練岫巖之上而臨一切之淵不特出屋簷而摩牆堵

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筍奮角如犀兕作籊解而出
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
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竿南引江漢浮渭而
亂河困束箴屬而下者爲筒爲干爲屋椽捷箇于丈
之竿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
耳者昔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
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買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

夫比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
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嘖然而笑曰不然夫物
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鵠沉爲
許賞彙編 卷五十一 選錄

美木而交趾以爲槃食羣白鵲錦雉山中以醢腊而
貴人以百金致者以爲粥而胡人以爲佩夫物固有
以多爲賤而以少爲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
達三門十二百坊之基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
官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漬囂塵百
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圃無
所况於其它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
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
而記之脩然而喜諄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
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栢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

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况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管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佐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聞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始亦酒掃儲共借不迷客客將一門坐堂上去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頴川晁補之無咎記

拱翠堂記

晁補之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

奇賞齋編 卷百九十一

三 選集

則如濤如雲如扇如蛇騰涌蹇蹇蹇蹇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之逶迤雍容離立而孤驤中則平原綠野桑柘禾其三閭溝洫什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本不山瘦泉渟而不冰泉旁上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舳舨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制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衝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

山水之樂樂在無求

游此山水曾丘也然而不愛

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酒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爲樵蘇爲逋亡聚而泉以爲漚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爲可惜又東北俗推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巖或有名奏已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清冷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况未有名于管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竇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口著好嘗爲一尉卽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秘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園疏沼爲亭爲庵而面勢作堂臨泉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朱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

奇賞齋編 卷百九十一

十四 選集

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遠因道拱翠勝絕且圖其圖以來求文爲記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山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蛇蜒貫之嘗自言仕宦幸至守令當求富春然更居不可久也又竟不得况田畝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聞膠西牢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中藥皆百餘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墓欲築室故緡城東以老而緡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山者而居門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氣銳日夕治其業爲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草木日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一

主選集

茂治極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爲援鶴林澗之辱且拒哉答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爲楚扣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寵而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何如今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見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其終身隱遯余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白蓮社圖記

見補之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彌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暕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蜀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取善陶淵明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二

主選集

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廟或畏之即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呪水洗弟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如臧跋陀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爲限寂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

和刻

莊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為鑿二池種白蓮
後各其社云殷仲堪之為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
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為
此圖筆取勝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
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馬六蓋人馬因龍眠之
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雲氣倣吳道
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
忠恕臥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
嶺騎從健服以魏賢馬以韓幹廐以包弼猿猴鹿以
易元吉鶴白鴈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為山石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七 選集

清美堂記

晁補之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
美為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
為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
以為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

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
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
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居朝廷則附
者眾若此皆自以為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為有命故
余進則不敢以智微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
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汝之陽虜泉之上其南大
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為堂以臨
溢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
溢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
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摧囀而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八 選集
淚漫青齊之往來者岐路適靡牛羊麥未膏野極望
鳴鵲鶴而下鳬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為錦堤鑿堂之
東西為池植柏其唐以達于門為逕為臺為庵為亭
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為樂叢竹雜果
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眾也獨泉乎
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
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塵市者
朱墨儻攘之與居米鹽諠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
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
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

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
為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川柳子厚以謫居遠方
一旦得官捨而去就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穎川
晁補之以記之補之向嗟乎晉之君子進則急於功
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慙不逢則詎溪谷草木以自解
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
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
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
盧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
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
奇賞彙編 卷夏士 九 選集
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
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晁補之

少日讀書不陞孔子之堂自夔咎繇而下若巫咸傳
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為
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暴汲黯劉
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
為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桓弓莊
周屈厚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
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說始

法詞名
之乎

畫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
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
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似而
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
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
之為堂面園之草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為軒達其
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臯以舒嘯也為亭廣其
趾使庠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詩也封土為臺
架屋其顛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
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也為庵抱

奇賞彙編 卷夏士

九 選集

陽而圓之以嬉畫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為庵負
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
遠山水非柴桑比門直通道有長坂亘其前數十里
故渠縈之蒲柳翳然魚鳥之所聚有丘壑意俯而就
其深為亭曰窈窕既窈窕以尋壑也跋而即其高為
亭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九既
榜而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臥起與俱仰俯而
味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躊躇自得無往而不歸
來矣猶相觀左右意不自足思失淵明一語也因喟
然太息自切壯至于白首勤苦盡探聖賢之蘊上

得之

則欲觀性而復其初。次猶欲慕古人著之行事。晚無一語乃徒恐迷而忘歸。又欲盡屏所習。使空無有至。為一淵明。思不足何哉。學道者惡夸。夸則不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為人之所為。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為人之所為。而要無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明其幾矣。又陶之自叙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食空乏。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裕。今余居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為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汗臺。省國恩未報。而決然去。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三。選集。之以若所歎為淵明。固難。一以為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倨欲以此自終。而子難。易。乘除一。以為淵明。難。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為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握湛水。今與子常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顛汗。丘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沈然見其塗巷。乃余與子昔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沈丘縣學記

晁補之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為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為。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觀。况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為。而去。或雖為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俗。散為哄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為民。而不為中材。乍存乍亡。而不肖者。盡弃不省。而好更張。奇賞彙編。卷五十五。三。選集。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眾人。不為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為文不足為。或不得久而不為。則至於俗。墮弛已甚。本不立。孰從而維之。讓郡張系文。剛好學。而有文為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

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廉耻二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于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蓋爲屋四十楹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爲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爲而其勢不得爲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爲之大而僅爲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三 選集

者則識之嘗爲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持以備觀美人爲亦爲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爲是以爲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爲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爲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蓬豆民不相

犯耻淫僻其後吏及賈入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况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爲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元祐二年五月十日記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艸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艸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虵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三 選集

然僅可步繫馬石藉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奔鷄聲有僧布袍躡屨來迎與之語曙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此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窓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鬚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颺動而不得寐逆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

事也

清激雋快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晁補之

濟爲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爲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楸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爲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選集

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勌又好爲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爲利張氏其申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爲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畋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弃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蒼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

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邑、並、嶺、行、清、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穀、壠、間、風、雨、摧、剝、蒼、皮、白、枝、龍、廟、踰、孥、而、上、數、十、尺、道、衍、照、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鳬、雁、飛、集、鳴、啞、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選集

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喟、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礪、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利、日、不、足、錡、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爲、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贏、餘、既、異、俚、俗、意、而、愛、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

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爲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記。

近智齋記

見補之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蒼野。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蓋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至

選集

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迺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措襲水土。剛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絕。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爲言。惟好學爲能。近平居無事。反觀

聖

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絕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逐無窮。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銜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屢八年。而巷之草沒。展或彥之輒自語曰。足固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天

選集

未嘗削而士相與戒而遠之也。是其術也不利人。昵且招悔。而袁君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豪。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或易易與言。如家人。卒不悔。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金記誦益落。文字益疎。顧無以應。耕道求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爲說譬水。水爲之而寒於水。苟不

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
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踐閭之茅者皆愚矣人之
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
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爲之名其
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
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記四

五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二
記

東屯高齋記 陸游

東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風俗記 陸游

思亭記 陳師道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宿能仁寺東庵記 李孝光

雁名山記 李孝光

暮入靈巖記 李孝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靈巖二奇記 李孝光

大龍湫記 李孝光

始入雁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遊惠上人開西谷記 李孝光

秋遊雁蕩記 李孝光

遊靈峰硯記 李孝光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 李孝光

遐觀堂記 姚燧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東屯高齋記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白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一選集

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參將任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脫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人俛首居小室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

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

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于

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

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

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

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

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

自謂與君孰先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于義退又

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

年四月十日記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二選集

東都西浦園寧觀古楠記

陸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沈屏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撐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盛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盡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遺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况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遠昌老直叟以爲恨既去蜀三年

尚書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柄幾代以營繕部
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符意予
發書且難且喜夫勿翦慈榮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
本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
栢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誤將堂守成節
有美政止以禁銅壺閣伐江濱廟一木坐謠言罷事
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享有西南窮土木之侈
沉屏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桶不爲當時所取彼
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
卑官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闢方面皆重德偉人豈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二 三 聖集

風俗記

陸游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
于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卽花盛處張飲轡幘車
馬歌吹相屬寢盛於清明寒食前在寒食前者謂之
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則易落最喜晴相半時謂之
之養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

花神有

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
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牟
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最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
亦直七八千今尚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旁
郡蠟帶筠籃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
率不能絕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
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曉其大徑尺
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嗟
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
復兩京王公卿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
青賞彙編 卷五十二 四 蓮集

思亭記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
益貧更數十歲不克塋乞貨邑里塋其父母昆弟凡
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旣塋益樹以木作室其旁
而間名于余余以爲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于戈則
思闢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
夫人存好惡喜惡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天升
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
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多之曰思亭親者

四而思

焉然

行又一味
無難長
之思淵博
自王統一
流也

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于郊而封溝之
為廟于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
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
盡情盡則忘之矣天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
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思
乎因其親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
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
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
者乎于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
之子孫端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其惡以為戒其可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題集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
堞圯毀葺葺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
山光平挹江瀨幽間遶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
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
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

帆沙島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
迎表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尾僅十稔若重覆之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
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
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
之庶斯樓之不朽

宿能仁寺東菴記

李萃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六 題集

雁山西南一峯絕高下視衆大山猶當是大父行舟
行南海月餘望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纔一
握大倚為指南又其上常有雲氣居人不呼某山而
呼曰常雲傍出二里有能仁院院亦名常雲予與客
從大龍湫出欲宿院中度已夜遂從山人家宿遲明
浩上人聞吾當至山中來迎舍東菴菴行公營以歸
老歿今三年其徒義上人秀上人居之設粥茗酒醴
且止予宿日正亭午猶可去忻然許之遂弛擔焉是
行也察於為佛者得三人焉欽能盡其道者也秀與
義能不悖其師之道者也因記之

雁名山記

李孝光

客問山以雁名胡謂也予爲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太湖冬春雁過入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以爲名湖水隨入澗流谷口爲大龍湫湖傍有比丘尼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蹲鴟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水漸浮爲葑田歲月浸久彼湖皆化爲腴土十年前有僧來乞食因言吾去前年去雁湖傍依大樹縛屋種菜菰菜蹲鴟以爲餼糧獨無所棲願乞金錢作屋予問之欣然止其宿問道路何從入僧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二

七
五
集

具言去從靈雲寺。南入山。時時過絕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時上山。日正中。僅可到山顛。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地爐中燒木葉。韋竹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人無屋不可居也。予愛其言久。欲登之。度持二日糧乃足。又向乞食。增已去。無復菱含釜竈。齋具當用肉糲糗麪雜罷之屬。不果往。五六年前嘗一至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着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雨亦一奇也。旁有隣寺三四區。曰古塔寶冠羅漢石。

門又有一寺在南山冢與常雲相望路絕高曰飛星
種種自作面勢皆可遊獨不大爾

○雁山之奇以怪大亦怪小亦怪

暮入靈巖記

李孝光

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雁山信多奇異豈復有過於此者子爲言山之峭刻塊詭莫若靈峯奇壯渾龐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余適小疲倚庭樹坐甚恬客聞靈巖亟欲往卽起保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千里到寺天正曛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止懸東南

奇賞齋編

卷五

108

角星象纍纍下垂四傍客脅息不可上如游魚噉嚼
以身爲浮游在瀨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
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脇夜分又數數開
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
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曰而長身者
也明日粥後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領可五六
百步上覲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
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丈勢盡乃垂
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爲石故獨此鼻
如瓠大乃紺碧膩滑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

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千丈如卓筆曰卓筆峯傍流泉墜入澗中亦三十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之左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爲平霞障諸峯皆牽聯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旗其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脇間小龍湫卓筆峯劍峯泉當居脇中

靈巖二奇記

李孝光

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石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土田一一具溝塍畎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九

澗以小石下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冬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故石上有平偃迹石室則其惕息地也予與客相顧竊笑惡其言涉於惛然猶記之他日身至其地可一一推而知也豈真有隱者居之如水客之類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橡栗語父曰爾爲我持此獻天子忽後不見詣郡言狀郡驛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雁山名

始在天下老父豈董五經之徒能先知云

大龍湫記

李孝光

大德七年秋八月子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人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艦行過一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餘衍猶蟹兩寅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崦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着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雷霆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十

東崖趾有諾詎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着人走入菴避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相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砭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蒼碧滑如翠羽鳬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

恐猿害不
猜將人自
驚

近五里且
如月萬里
故人一言
恐見雁山
奇妙

去間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
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予乃解衣
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掣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
壁上黃猿數十聞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木牽連
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今為瑞鹿寺日已
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
人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先生住雁山蕩歲一至于夢中一歲千萬至乃

不住雁蕩賦命不均耶游興各異耶要以生人

不游台雁總是未生一般不屢游台雁總是未

奇賞彙編 卷五

土選集

游一般

始入雁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予家距雁山五里近四方客遊者或舍止吾家吾歲
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秦定元
年冬十一月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他日從小
筇用自憫畫為餽糧食給夕則舍頓牀敷恒衡于吾
心而莫得繼於是盡屏去之獨從家僮兩持衾稠杖
屨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髡然
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自襪被者客輒然
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

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構端檐下入
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
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是躑
躑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夏茶酌酒客主俱醉
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櫟墮瓦上轉射岩
下小屋從窺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鏘宛轉殆非世間
金石音燈下相顧豁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
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巖下宿也

遊惠上人開西谷記

李孝光

奇賞彙編 卷五

土選集

兩垣路從垣間出過澗行繞北山麓折而南南有深
谷梁石過之復折而西人谷中始見石林如犬牙巖
下佛寺曰淨明過兵焚其廬獨遺壞屋數楹殘僧喜
閉門而不迎客往往遇者不復知有寺予久欲遊而
不得其間是日至自常雲將入門僧復拒戶不聽客
入即呼溪南居媼隔戶語僧云是遊山人乃拔去拒
門木入弛擔為午炊吾兒及諸生疲極皆小偃休陳
甥腹痛自煮藥家僮炊未熟予將子約出南戶徘徊
往來望屋上山山圓屋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脾綴
下而剗其中淫淫然如燕巢斜罅而剗其戶頗者穴

予嘗聞中
通之有
如曲池

雖然見列
特一香
自別具
番脂

者仰者歎者舉者訛者僂者喙者掉者俛而窺者騰

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意此中當

有大佳處耳更着屐從屋窗中出上屋上山行二十

步復得石橋過澗去予約持杖擊草又得石壇數方

皆古人作亭遺趾壇為階二三級或五六級壇相趾

雖皆四五步每一壇上輒見山如人腹脇背尻向背

一一不同復益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八九轉一轉

皆六七級兩傍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

曲池中綠水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雪消作水建

領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淨明維摩石室旁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主選集

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
畏人知更作屋固相遮以故從窗中出不雨不見此
奇特昔之庶無為僧所欺惠字柳下工為五言詩云

秋遊雁蕩記

李孝光

北從天台來入古東毆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
立如兩浮屠遊者咸曰此雁山門戶也益深入其阻
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其八寺皆
其肺腑也僧言其祖首開雁山為諸詎羅詎羅去遊
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值勝妙山水起塔立
寺花名村易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遙行至山下問田

妙在此

遠遊勝覽
少不熟
讀公此
詩豈名

問老父父所居云何父曰芙蓉村又問山云何曰雁

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我者吾於此乎老矣入過四

十九盤結屋谷底面湫水以居既沒其徒弟子為立

塔廟是十八寺之萌芽也詎羅首所開正得其肺腑

今人言春遊天台秋游雁蕩此非言地 便利其時

獨可遊耳雁山無土 棗兩山束澗水人行盡日

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脩長没人春夏十日九霧霧

後行人不見前行人時時遙相語又馬蜩毒物善螫

人緣木葉草末風動即着人出血數升獨秋冬時草

木黃落毒盡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無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主選集

秋毫蔽遮然患遊者匆匆絕佳地恒遠在溪谷中不
盡見也古人云緊絆芒鞋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
非過言也呂夷簡焦伯強劉罷之王龜齡皆常為大
官而能留連山谷中盡發其勝豈古人用此為陶寫
地耶然名為遊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為狐狸貓貉
嚼盡獨此三四人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耶其草多
寒涼藥可用治疽瘍滯下其木多杉檜豫章其獸多
猴狙豕而無虎其虫無蚋蚊而有馬蜩蜚善啣人以
燒竹葉塗創血立止其居人不為稼穡皆取給衣食
於僧云

遊靈峯硯記

李孝光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人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爲臨海開山造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緣澗南石路欲登觀羅漢洞於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堅棠子約曰謠此或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澗入谷中見谷口石巖然下垂如懸戶卷然中抱如壤壁坐其下而嘯如語甕盎中居頃有人語聲漸近則吾家弟思誠子攜與諸生也因皆屏從者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傍有石漸方丈而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圭選集

起如偃芝北上有山離立平地上如駢笋稍入始見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傍植石闌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巒中青天如懸一片冰傍設大士一羅漢十八設應真像懸崖上五百然皆爲人緣取持去空遺土坐如燕巢棲崖上巖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繞洞中不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爲聲所軋則飄吹衣冠草木盡濕家僮戲馳石闌中脚頓道上石澗淵作鼓聲既下出家僮守案者私自更守竊登之顧見主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牀傍小鍾鍾聲奔谷中如

詎那像最古長諸漢一頭地

予至一深者絕頂近之則顛也

鸞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君子來列胡牀坐客洞陰令侍者先登雜吹笙簫擊懸鐘衆音縹緲鏗鏘飄飄客新從他縣來或駭愕不敢上因大笑以爲樂俛仰隔世凄然久之凡山寺僧皆爲笑名擬之若龍虎鳳凰麒麟蓮花芝草之屬皆不錄錄尤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水黯然巨牖黝黑因呼守案者持橐中筆硯就屋上亭脩遊事所舍亭曰看不足蓋取昔人山前向見白頭翁自道此山看不足者詩云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

李孝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圭選集

夜宿天柱下寺水英江上人來坐與之語不悖其師者也頗能言欽禪師脩浮屠氏之法居退讓之節知止足之義予久不見欽因二人者謝之兩客怪而問焉子平生名不喜其法而竊私其人胡謂也余謂客今衆子百家皆不能抗仲尼氏之道而異端獨遺其二焉曰佛與老而已矣爲佛之說又有二焉曰大乘小乘乘猶言道也或爲其大者或爲其小者凡爲果報禍福輪轉之說皆其道之所謂小者爲其大者固已譏笑之所謂爲其大者曰吾將以求吾心也吾將以見吾性也然恒過於中而弗趨於常泥於體而不

適于用視儒者之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也輒誦而卑之然斯世也非儒之立則不能一息居也其

訕而卑又其徒之不能盡其師之道者也彼有能盡其師之道常賴吾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也則不爲強者之所暴貪者之所攘然後去之窮山大谷取其人之枯槁顛顛不達於用而爲世之所棄者以爲之徒而教以其師之說舍茨而不以宮衣麻而不以絳食麥與菽而無之膏醕魚牲其言曰脩吾法者其爲宮室土田衣服膏醕無以異於人是自成其心也故其有宮室土田衣服膏醕則其徒之不肖悖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七選集

其師之意假爲禍福之說以勸愚民也今使周公孔子之居是也亦將修其禮樂政教以扶樹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已彼枯槁顛顛不達於用爲世之所棄去之窮山大谷以修其師之道則亦莫之制也今名爲浮屠氏廢其法不用然而爲儒者不能盡其道則亦何以異於是而欽獨善守其師之法而爲之者得其道之大者亦可尚矣於是客咸願一見其爲人去從院南登山復折入西南過小溪百步許至栢菴問欽遠往延恩院未歸惟有一僮居戶下遂南去谷口與持橐者會南過馬鞍嶺借宿山人家山人姓金

氏

題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千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寇盜之去來尊俎之候饌者所出行族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貲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違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圍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七選集

無極目于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籓田人力以廢興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輔戶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阨然之迹可尋於今合則束板以載之負奮以興之以是知無困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吾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

如飲食之
道則知去
就之道知
去就之道
則知生為
出處無間
死而人能
究乎

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地然之迹者曰噓斯何
世何人之為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
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盡記諸
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
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
死而眾猶為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
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為人臣使不
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為賢斯極
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
青賞集編 卷五十五
之仕者吾不知孰為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
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
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況撥道而歸義乎哉
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
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
竹帛之書鼎鑪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
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瀝萬
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
而休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誠舞僮奴
手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

樂賓將終其身非就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
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雖兎之
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
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
維兎雖虎兎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
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
瑞字天喪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
致事云

青賞集編 卷五十五

于選集

青賞集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九十三

記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淨名齋記 米芾

君陽道叟山居記 陸希聲

峻靈王廟記 蘇軾

仁宗飛白御書記 蘇軾

南安軍學記 蘇軾

錢塘六井記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奇賞齋編 卷二百九十五目

文與可畫篋簞谷偃竹記 蘇軾

子姑神記 蘇軾

快哉亭記 蘇轍

滄浪亭記 蘇舜欽

筠州學記 曾鞏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宣城縣長渠記 曾鞏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墨池記 曾鞏

芝閣記 曾鞏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奇賞齋編 卷二百九十六目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投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中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幾而凝矜者爲丹陽蔡天啓捉倚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倚侍立自然富貴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一選集

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太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園巾繭衣手秉集筴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盡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撫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扶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將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

爲王仲至前有崩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竹逕繚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架紫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深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長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洵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二選集

西園一集儼然未散乃圖耶記耶固知襄陽筆意勝於伯時

淨名齋記

米芾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刊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望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塔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岷西極桐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淙泗之封洪流東摺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澤之蟲鼠蔚起雉山

鳥則無其
名則無其
實則無其
然則無其

之隙岩雙聳五州之外。嶒嶒于鼎黃鶴實勢殊。味
于豆長山異氣龍。盡于天晨曉。垂虹時媚于方。長庚
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羣于西郭。而
秋留於南嶺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
南則杭以湖山彰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岳麓
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迷窮荒。迢遞發周羽皇
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濤既淵。亦沃亦
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齊
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
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
奇賞彙編。卷百九十三
三選集
望弭。槎葭。草柳鳴而簷何投。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
颺舉而連山湧地。祗聽法水怪効珍。或鵬雲壓山海。
氣吞楚。纖雲漏月清簾韻。松光羅密而靈先生陰霧
合而大霆走魂。奇忽恍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
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空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將
公。賴叔以詩寄云。京城汨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薜
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錄巖阿。六朝人物東
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客取
病維摩。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予居亦冀公之與
予同此樂也。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

雲過其子
書處所
日日思
利其人也

過無心子
散人等自
傳

起于懷
道學之
出奇不窮

君勝者得不爲吾賦乎
君陽通叟山居記
陸希聲
通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
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泱泱通叟。既
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願止。谿曰蒙谿。將以願養蒙
昧也。在易。願之象。三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
願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幸毓有願象焉。
蒙之象。三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願山之
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通叟觴谿
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願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
奇賞彙編。卷百九十三
四選集
願者。易子以養也。于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霜以生
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
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
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調札瘥。養。昆蟲使咸
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
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
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朴。不爲幹材。養
鈎棘之葉。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蒿。以困條柯。養。蟠梗
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番庶生。養。雜毒之藥。
以中函氣。養。蟪蛄蜂蟬。以謀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

其成兩大
北文字風
流滿情此
目繁之風
也

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寡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易子以決也子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填以通其流決于腹畝以施其潤決于潤澤以溥其意決于廣陂使介鱗蕃育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資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墊溺決于鵠鹵以蓄其施決于池鰼以專其利決于明實使龜蟹爲苗決于沮洳使鼃鼃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五 題集

峻靈王廟記

蘇 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王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諸朝且

公之有心
如此

傳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脛開於天故以此鎮之俾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至儋耳又西冒化縣西北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落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永南夷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山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之石夷皆溺灰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船山上者今獨有釘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之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登豐城歛取寶劍佩之終以遇禍至此也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大 選集

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真南極而貪昧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空矣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某以罪遣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凌暴雨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向西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紫鱗民不可犯石峰之側有荔枝實柑得就食持去卽有風霆之變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雜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世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遙逐蝦龍鵝鵝安棲不避風我

而西今復東碑銘燁然昭亡窮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蘇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備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惟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七選集

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三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作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係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

有者耳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諂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嚴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八選集

之言收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諂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共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侯樂工探其詭譎諷議之言而嚴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焚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解

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緣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益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賦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嘯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于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十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賦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

從賦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稍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湖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誠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庠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

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有易。斃完緝。鏽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還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通金池爲上中下。使潄衣浴馬。不及於土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五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非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扇鑄以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七 題集

護之。明年春。木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石井皆竭。民至以甕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早至子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于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

新記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翳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鼈筍茹。可以饒。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繇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七 題集

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徇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出則跼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

實田隱美
實田隱美
俱可省

夫人如春
風石如春
未如

說此一記
丁由必示

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
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飾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
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
城之父老亦其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
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
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文與可畫竹管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
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
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
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
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
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應不學之
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乎居自視弓然
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以子為
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子
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

不勝生
不勝生
不勝生
不勝生
不勝生

方之人持繚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
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斲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
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
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機材富萃
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舊絲絹搥
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
千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
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
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
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
寄實錄編卷百九十五
高選集
以所畫實管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
之勢實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實
管谷其一也子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拔
穉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
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于陳州是歲七月七
日子在湖州曝書齋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
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嗜昔
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子親厚無間如此也

子姑神記

蘇軾

多一書
游便多一
香文子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子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
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子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
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
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
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
于郭氏子往觀之則永草木爲婦人而直筋手中二
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
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
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妾妬悍甚見殺于厠
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主選集
識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
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
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難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
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
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自公文名於天下何惜
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
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
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
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
皆可賢者粗爲之錄答其意焉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沔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
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賈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術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大選集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馳騁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上披襟道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
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
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成之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心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合大人不以謫爲患
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也其中宜有以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視其爲快哉
也哉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
皆盛夏蒸煥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
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
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七 選集

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
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
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勑
隆勝執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
亭北碣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
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空子
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
而仰嘯埜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
無邪則道以明逸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鏘鏘
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

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
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
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此者多矣足本知
所以自勝之道子既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
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
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年出於秦火之餘士學于
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
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皆徃於暴詐惟知經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大 選集

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
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
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
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
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
抗志於強暴之間至于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勵者相
望于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徃徃沒世不敢遂其
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
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
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徃徃好之故

說者論道德之有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較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故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習俗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聞或淡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尤選集

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繇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其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也莫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

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于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湔庫廩各以序爲經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于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尤選集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成生之時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教也。其動于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內。其謹守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主選集

其人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天然益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未與幾百年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于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空。黃猶不能有學士之

學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十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目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若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聞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

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曾 鞏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三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陽冰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陽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王 選集

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陽百里立揭壅是水爲渠以灌陽陽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陽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陽曰故城陽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陽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壞不治而田數若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竭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

行又人行
開鑿者千
宋史地理
志有修疏
石介有記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王 選集

以爲宜也蓋陽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于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與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自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環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一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蠶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

初也。余爲之定著。今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空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聖選集

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于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遠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于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于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水將顛。非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此其

以也。豈特存漢

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于墓側立碑。音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美選集

修治。至拓跋嗣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州世不知其舊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行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歿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歿。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毛選集

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法。觀望能居其間。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歿。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于此者。

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歿。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于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懌。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于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一有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今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僂

誠段文字 曲折轉入 必不足奇 更幻

孤獨奇矣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毛選集

子臨川記云也義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義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義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本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華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歟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王選集

者邪夫人之有不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塾老攀緣狙狝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

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萊榛莽之間而山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三

王選集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繇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已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子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子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九十四

記 廳壁記

任城縣廳壁記 李白

徐泗濠寧書記廳壁記 韓愈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御史中丞廳壁記 李華

衢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御史大夫廳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廳壁記 李華

著作郎廳壁記 李華

奇賞齋編 卷九十四目 記

常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臨湍縣令廳壁記 李華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坑州場壁記 沈亞之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藍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河中府參軍廳記 沈亞之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沈亞之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顏况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會昌主簿廳壁記 喬潭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杜牧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都水監事記 宋本

奇賞齋編 卷之四 記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廳壁記

任城縣廳壁記

李白

對仗中
氣物字方
而能圓至
巧也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
之分當周成。乃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
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
三年。廢高阜郡。移任城于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
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瑯琊西
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大吳之遺墟。白衣
奇賞齋編 卷之四 記 一 選集
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
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主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
以代襲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都
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
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映北有如
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豪薈。爲英髦
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
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
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然有立。李野備四時之氣。士
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開。剖劇無滯。銷百發克破。於

最難字

佳得波雲
十項

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常適中一之
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
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
軸和鳴機罕嘯蛾之文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鉤
縱暴之心黥吏返淳和之性行者遜於道路任者併
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
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
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
也。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奇賞彙編

卷百九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一作齊三軍之事一作純
理所部之吐以鎮守一作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所一作祝
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
皆出書記非閭閻通敏兼人之材莫宜居之然昔元
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
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一作壽廬
三州觀察使受節移鎮徐州歷十一一作年而掌書
記者凡三人其一一有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玉朝

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一有曰京兆杜兼今為尚
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一有曰隴西李博自
前鄉貢進士授秘書校書郎今方為之南陽公文章
章稱天下其所確實所謂閱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
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
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
其相率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
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
于辟問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奇賞彙編

卷百十四

韓愈

丞之職所以二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請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雁驚行以進乎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必唐故時有此以相
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傾材不足

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謂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耕去。牙角一蹶。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椅與瓦墁。治鮮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瀉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對二松日蛾。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御史中丞辭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四選集

其遠乎夫。冤風俗平冤滯。跽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巧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矜兇人之豪。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聲。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耻言人過。舉盛意而儀刑

著矣。焉用察察。關闕以恂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惡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頌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意。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憲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况皆知之。今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五選集

衢州刺史廳辭記

李華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闊。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縣抵于建安。今此州卽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修。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特更。亂離罷置。紛綵聖朝。字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衛公累單于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蓼蕭之澤。於下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

易爲理人與吏規則易爲安以婺州封畛爲廣分置
衢州領六縣猶爲大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
鄉益信州而不爲寡去年江湖不登茲境稍穰故浙
右流離多就遺乘凡增萬餘室而不爲衆吳越地卑
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麗且
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
相爲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
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公李僕
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禕遺政行爲故事名位
記于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
奇賞彙編 卷五 太選集
大夫爲之李郎中爲之自逆胡恃天地之慈犯雷霆
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有文有武
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聖恩示以鐵鉞之威
未卽大刑以爲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
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爲之使俾與夫持節某
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
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
長上寮郡掾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
州談不爲榮凡爲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
敗也勇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

任方今爲難至尊垂憂勤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
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
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息嚴不拒情清白貫
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鄰歌聲宜繼由是命
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
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隄封之數圖謀備矣老幼傳
之今之所書略舉勳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
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御史大夫碑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
奇賞彙編 卷五 太選集
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
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
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
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蓋政之雄雌與惠輕重故名
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
職副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
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
衣冠章綬品秩所規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尚之
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惠
廣運而瑞少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

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極外。接戎律者八人。官戎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蓋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勳。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憲也。昭融禮經。嗣樂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八選集

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減。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俊一作俊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記。

御史中丞辟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蹈邪佞。延俊一作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巧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珍兒人之豪挾一作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太臣絕位。指領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九選集

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中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一無妖。老而公卿。耻言人過。舉盛惠而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恂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惠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惠。易直且武。溫

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
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惠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
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負之數辭尚體
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
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酌德天寶十四
年九月十日記

著作郎對記

李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爲國史職在褒貶
懲勸區別昏明故駟收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
官之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

青賞彙編

李華

十選集

沮誦一作倉頡爲黃帝史臣文字以異疑其來尚矣
若南正北正建于顓頊義氏和氏命于唐堯更虞夏
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小史莫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
達書名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
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
有日官則史逸史伯疑作史使史偏是也諸侯有日御則裨
寵子常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
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惡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
王貴之至于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緘

青賞彙編

李華

十選集

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
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
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陞德至而
天地不逼感於獲麟歎於與蜡爰制國典丘明傳之
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
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伐關能文之史曠
記事之官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
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
年改隸秘書朝服羣衆介憤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
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
王沉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
材之美陳壽自佐鄧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
則徐爰何承天齊劉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
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
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蚪隋則虞綽王邵皆一朝名選
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修五
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魏巍乎史氏之光
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
職而舊司所掌唯碑志祭祀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
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于國轉爲郎官經緯斯文昭宣

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永興憲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韵銷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摠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皞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吳公胡諭惠遊刃詩騷常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峰循環藏室之奧從容簡貴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

奇賞彙編

卷夏四

主選集

作清河崔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開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囿澡身於三惠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爲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常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晉分丹陽爲毗陵後改爲晉陵隋置常熟縣初常州

理之亡何常熟諫蘇州始爲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東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望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允帝俞拜爲此邦昔齊人開石至舉國大理贊皇公東轅明詔先下吏倫人泰如時之春視之猶身歸者遍野贊皇公以爲易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爲盛自吳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伍員才若鴟夷以

奇賞彙編

卷夏四

主選集

及我國家賢良歸州者甚衆未有潘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溉一不足之川漕延申浦至于城下廢二隄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出古人利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爲一作而理此舉大畧也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遷爲太守太守課最入爲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爲名親賢如寧岐弼諧如狄朱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皇蓋未輜華蟲七梳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太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

此公有遺
風而不然
一接則在
唐文粹卷
中

節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令之代獸符也弟子門人
高翁者衆唯稱雍也可爲諸侯至哉古之爲理本於
惠行贊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豈弟君子民一作
之父毋爲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
從子檢校吏部員外郎華述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
而詞人畧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
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間於京師爲近守宰之寄於元
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唐渥制令褒賜
奇賞彙編卷五西
與內官同法清賞往往超拜天寶以來東非隅節度
位冠諸侯按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
稅半平九州邊於山戎歲備勅寇每置長吏朝廷特
難之或操尚虧逾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舉
刑書繇是使臣慎簡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
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爲而在此
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爲人倫羨慕清而自是道藝鄰
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茲邑以西門沉巫爲不仁
神康解綬爲斷酌古中道爲今令圖下車亡何休聞
四塞它疆之人父母之居尸視之則境內之歡可以

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
聞堂上之琴軍師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刊者大豈
惟安陽夫然則繁纓曲縣裏甸四牡人所頌也於公
宜之記事者志盛惠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
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瀋縣令廳壁記

李華

鄧爲天下局闢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
故其人蓋豪彊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瀋蓋古新
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奸俠所
歸惟臨瀋境清人閑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
戶爲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爲戰地
地荒人散千里無烟猶以郵置之衝徃復王命權置
官吏招集疲人如寒資聚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
哀撫兆人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
或字承顏自左驍位兵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爲
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爲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
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
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
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論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
求上者觀諸其家知乃爲政承顏奉版輿虜塵北

越、華、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祿、為、甘、旨、之、資、臣、
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
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七、年、七、月、甲、辰、記、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去夏選集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譙臺集無此字
無別位顧几硯與餽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
勢之要為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
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改集作者
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
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
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履更其所政之為困不由
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處宜其
嚴也今朝撤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况酒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九選集
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詠諸搖笑集作優隆談談者與諸搖笑機
左右侍立或銜西壞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則失集作
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於正
寢西南隅壅其外敷出土基之飾故材以轅用圻者
磨其滯弱者承其輕決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
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媚隨而比矣嗟乎轉圜為
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
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高明
坑州塲壁記 沈亞之
國家始以輸邊儲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權酷為助

使吏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場之署以
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特南派巨流走關
馬既越之賓貨而鹽魚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
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開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
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
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中崔稜為楊子留後使
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蒲歲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
其為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
記焉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帝賞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主選集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
藉租權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
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
十郡其所會貨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奸吏踵起則解
之為縣益不能等於它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
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靡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作
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
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
而已若是為令之一作九悔者日爭一作焉苟非智
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予之從祖也且蒲歲而尤

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于
公堂燕一作館燕一作館師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
方也長慶二年予客游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盤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盤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涓短長
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為澤麓故鼠倚積而居雖善
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武帝嘗夜出射熊
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
為難理時猶畏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不
忘遂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蹏越卒留戍

帝賞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主選集

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
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
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
農頗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
膠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
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
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
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
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柞
訪其遺跡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足一記事
老手

運動轉折
是一老手

河中府參軍廳記

沈亞之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胃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餐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擁三白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獨參軍焉長慶二年予客蒲河中府參軍某參軍某族世皆清胃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予記職官之本於署

檣陽縣丞小廳壁記

沈亞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選集

便署所以接賓也檣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宿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章請討圍其境之候咸會兵襲戰飛蹄走營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稅

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淳耀者日數十輩大者

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成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憚道檣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檣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儀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造承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譚及歸乃計曰夫遊宦四時之來獨憂其爲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宴溫以待之然後以爲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忽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罄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選集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爲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竄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爲東塞矣爲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爲之九年秋蔡丘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

得辱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曰壽春其地濱水四流南有淝西遞淮頡頏東有肥水以北注潁而迴焉西流環郭而潄入于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思民能棄其業西流即為蓬徙塵走耳安與固是為利耶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俱為水工決安豐以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焉以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畏寇乘其虛復飛語為謠以惑其俗曰狐妖首丘井間多傳言之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高選集

耆老曰果守不能保是矣守聞之益恐遂棄其城亡歸是日霍丘焚行來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吏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印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而止於鄆平明開關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疆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跳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

江州

時云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鮑史墨即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傳記存乎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高選集

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惠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駉驛走閩越而馳于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發礪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日觀平板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國謀則溫太真吏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

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
點綴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神存
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踴而
書之以爲九江都國誌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
鬼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
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
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
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謂亞一

奇賞彙編

卷百十四

美

聖集

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
中中書舍人遷秩爲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
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
注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
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
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座而
損益之乃瞻居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
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
得而師之不賢者吾幸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讀然
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爲之志

元序記
舊制在自
卿美之上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 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
旋次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季皇帝以永貞元年即
大位始命鄭公綢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右居在
東第一閣乘與奉郊廟輒得乘鹿馬自浴殿由內朝
以從揭雞竿而布大澤則果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
進見於麟惠一有則直上禁中以俟大凡大詔一作
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
莫不專受專對它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
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凡參大政其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聖集

至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于張則弄相印
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一作命也已若此則安
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僂
瞻仰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
而又使欲惡欵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
無暴陽報校一作之慮遂愈行於私易易也然而陰
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
猶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爲它人盡數若
之所爲而中不自愧斯一作可矣晉魯恭王餘畫先
賢於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

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稹

此人之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皆賴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懷忠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一作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一作刺史或有貪狼悖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簞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奇賞彙編
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收授遷黜則舊記存焉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諸之滑閑伯所遷微子所封之國也厥貢絺紵厥篚織纈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水炊骨易子隕星退鵠仲尼之伐樹子罕之棄車皆此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士鄉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晏處更唱迭和天寒水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池雁鴦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

法於長安漢末始置爲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

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與此郡前破

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爲梁開路而東方諸侯并賦鹽

泉所以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

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

參大政出擢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丞

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爲

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

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

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爲首存乎東壁大曆之

奇賞彙編

後繼聲躅有宜司徒公爲首遂刊于座右也貞元五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縣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隊在凡內外交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通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謀其能退不毀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

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七六萬官足以亢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辛選集

會昌主簿廳壁記

喬潭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摯字某由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秘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爲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爲京邑非良才無以杼劇非莫誠無以鈞

賢邑改具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郭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時乎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難急於弁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王侯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此之自闕以簡追胥以簿書詰盜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野司寇不獲僅成威在公之鈴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速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加之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邁惠不存孝孫非少宗伯之允文不有令惠額懷茲邑必復康侯進吾往也夫仰東井倉期天帝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辛選集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之爲言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至全茲三者以蒞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

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大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典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亦曰畿曰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幾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爲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幾之最非最之幾無與焉幾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聖選集

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教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受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事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事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事盡在刑之

國則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上今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與無特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察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賦洪鉤大栖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共受命之年五月余諸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聖選集

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皆繫之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邇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于內謂之將鎮于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

罰得讓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主
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
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
王公以經邦綿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書閱禮
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微奉
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饒獨師律既和軍容不肅淮
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
以禮緩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
材劔客俊臂此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
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詩選集

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開朝聘相望以
歡交之則固自常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于大
將不驕惠及于細則卒不惰戚役輕歛則人不困
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
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
有軍古人云懸勢于上而下自定置羈于平而物自
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于未形制危于未萌伐
謀之功大于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于虎賁百萬彼
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軍于談笑之際折衝于樽俎
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

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密夷率職帝王之亨也表臣
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
功言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今契同德盛府
有馬翰獲庇于有禮之俗送安于無虞之境書績示
後豈待命乎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
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
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
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賄殖苞篚輝一作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詩選集

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
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
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微賦
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
尊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生無
字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
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恂恂以
奉上煦煦以字民剏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
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
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歛盛振緒

柔遠集

杜牧

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宮闈未嘗異表

王正選集

俠傳言者覽焉

王安石

三可訓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祜五年尚書戶部員外

耶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紱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任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鑲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榮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天選集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稿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剝掘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辨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天選集

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都水監事記

宋 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入耳君之言曰吾職古爲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公華然設官四十一年矣嘗蒞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署老吏日以亡簿書歲畀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以紀其槩將刻石廳事爲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以涸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

許賞彙編

卷五十四

罕選集

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內監等天曆二年罷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五幕官一通惠河牒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牒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清會通七河通惠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濟濟通流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京門壽張土山三义安山開河岡城兗州濟州

趙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
牒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溪溝七壩
都城外內百五十六橋皇城之積水潭隸馬凡河
若壩填淤則測以平而浚之牒橋之木朽斃裂則加
理牒置水至則啟以制其涸溢潭之水共尚食金水
入大內敢有浴者澣衣者棄土石鎮甕其中驅馬牛
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于岸道因以壓病牽舟者則
毀其屋碾磴金水上游者亦敬之或言某水可渠可
塘可捍以奪其地或某水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
決其議禦其患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泊北盡燕晉
許賞彙編 卷五十四 罕選集

朔漠水之政皆歸之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整通
惠河繇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
而南會一畝焉眼二泉繞出瓮山後匯爲七里濼東
入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
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
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立牒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萬
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
六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斤灰油藥稱是八月
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石
麗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蓋京

師橋牀舊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嘗奏命監漸易以石今牀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八十又九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蓋可臆度茲略不書泰定元年七月鉅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五十尺緣以木開風雨湍浪不崩不洩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溝決金口勢頽王城補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天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嗚呼明興寧建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惓惓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世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典列奇賞彙編

卷一百十四

聖選集

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廩稍秩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革典掌與屬與事功德未聞出意見求搢紳先生紀之者則數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掌有屬而無事功稽其沿革所不能道者哉抑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之壤吾嘗行推其鑛定間求所謂督亢陂者則固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漁陽燕郡之戾陵諸竭則又併其名無聞豪傑之有意興廢補弊者恒慨惜之或又謂熙之汴又曰下可勝以稻亦未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

若是是殆濟矣故以是卒記之監者潭側鈍西皆水廳事三楹曰善利堂東西屋以棲吏堂石少退曰雙清亭則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爲大沼漸潭水以入植芙渠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文書可治罷食啓牕牖委蛇騁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空青環潭民居佛屋龍祠金碧黝垺橫直如繪畫而宮垣之內廣寒儀天瀛洲諸殿皆巋然得瞻仰是又它府寺所無至順二年三月宋本記

奇賞彙編

卷一百十四

聖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百九十四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五

啓

論國制啓 鮑照

求自試啓 王融

謝高祖啓 袁昂

謝隨王賜紫紱啓 謝朓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梁簡文帝

上東宮古跡啓 梁元帝

謝東宮賜白牙縷管筆啓 梁元帝

奇賞齋編 卷一百九十五 啓 一 雜集

謝晉安王賜馬啓 梁元帝

爲妾弘夜姝謝東宮齊合心花釵啓 梁元帝

錦帶書十二月啓 梁昭明太子

謝勅賚地圖啓 梁昭明太子

謝勅賚貂坐褥席啓 梁昭明太子

求爲劉嶽立館啓 任昉

謝東宮賚園啓 張翥

荅皇太子啓 何胤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賚米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賚古跡啓 庾肩吾

謝賚紱啓 庾肩吾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庾肩吾

謝曆日啓 庾肩吾

謝滕王集序啓 庾信

荅趙王啓 庾信

謝趙王賚絲布荅啓 庾信

謝趙王賚絲布啓 庾信

謝滕王賚巾啓 庾信

謝趙王賚米啓 庾信

奇賞齋編 卷一百九十五 啓 二 雜集

謝趙王示新詩啓 庾信

謝趙王賚犀帶啓 庾信

謝趙王賚馬并織啓 庾信

上武侍極啓 王勃

又上武侍極啓 王勃

上皇甫常伯啓 王勃

再上皇甫常伯啓 王勃

上明貢外啓 王勃

上兖州啓 駱賓王

上梁明府啓 駱賓王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上李少常伯啓 駱賓王

上兖州崔長史啓 駱賓王

上郭贊府啓 駱賓王

上東宮請講學啓 張說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李嶠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柳宗元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柳宗元

獻揚州李吉甫相公雜文啓 柳宗元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 柳宗元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上湖南李中丞啓 柳宗元

上中書李相公啓 劉禹錫

上興元權尚書啓 元稹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

論國制啓

宋鮑照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豪丈之木繩墨在焉。事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問政睦藩國相望。君舉必書。動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殊革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一 選集

典藩邦之度。下按國訓繁簡之誼。傍酌州府寬猛之

中。章程久具。永為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

忝充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求自試啓

齊王融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忝名盛列。纓綬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識。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慙。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

哀思道
之門者
志節以
千鈞
能拒敵

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謝高祖啓

袁昂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焔灰非喻。莢枯未擬。樞衣聚足。顛俱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諱六典。巡按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鄧邑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二 選集

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附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籍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陰薄。五湖交通。屢起旧僑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其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聚遂乃。願釋鉗赭。歛

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游。陳天波既沈。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朓

味出靈關之陰。吉珍玉津之溼。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裝。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素。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扶冊。慈勗下帷。朓未睹山。箭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諷知厚。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梁簡文帝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繞宣風。心競華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伏惟殿下體高玄。蹟養道春。禁半龍文。圖漁獵義。河注義龍官。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財。並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綱經生多幸。屬此休世。踪跡奉渥。得備磐藩。而黏蠅未拔。迷象不

鶴寶沒醉衣珠沉勇領得聞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
圖。講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雖英徒懷舞蹈之心
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進深報汗謹啓

上東官古跡啓

梁元帝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籍李斯之家梁鶴
曹喜之書莫不總華桂宮盈漏甲館竊以驚驚之勢
既聞之於索靖鷹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游霧
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韻魚頰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
多慙三禮尚方大象既其牛落柱下方書何曾易
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願已
寸賞兼編卷見主
四

謝東官賜白牙纓管筆啓

梁元帝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狼蒙常速彫鐫精巧
似遼東之仙物圖寫青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楷賦
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偕致贈綴屬友人焉能所酬止
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瑤瑤無當隨
珠過侈但有羨上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鞭
謝晉安王賜馬啓

梁元帝

釋武規仲都遂蒙大驥之錫備謝春卿空領名馬之
資故以取方驕友自匹龍媒不待景公純如齊畫無

勞馬援翻等漢同豈有滅沒黑龍連團白馬錢文見
重洋名取貴相彼騏驎猶深戀主矧伊伏轡隔結懷
思

為妾弘夜妹謝東官資令心花釵啓

梁元帝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妹昔住
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
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
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官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錦帶書十二月啓

梁昭明太子

青霞集編卷見主

五

梅花舒兩歲之裝栢葉泛三光之酒正月
走野馬于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賈氏
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二月
鶴帶雲而成蓋遙龍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
美人之影三月

秋風振響鶉鷺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鷗達將軍之樹

月
澄飛腐草光浮帳裡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棧中之鬢

此以見取明
之所致止

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七月

黃花笑冷白玉悲秋八月
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九月

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
胡風起截耳之凍超日興曝背之恩牛衣當被畏

見玉章擯鼻親操恐逢犬子十一月
形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十一月

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過獸岸而祛透心之冷退
龍劍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十二月

謝勅資地圖啓

梁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代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唯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數混觀
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

千秋自識烏丸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謝勅資貂坐褥席啓

梁簡文帝

東瀛美裘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
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

金織成千種李頌漢被楊降曹龜不足以髣髴洪慈

連類聖澤

求爲劉勳立館啓

任昉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珣璉廢泗

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贖而弗陳西
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

毀于獯戎寶曆遷于於越豈不悲歟劉勳潔身浴德
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累獲

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因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
鑽室衢塾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簪櫛風

沐露獻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
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

粗創茨宇

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贊塾薄藝桑麻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
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非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

傍出臨流面却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鏡

開軒挹楊柳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

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

貴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

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之容後望鍾阜表裏烟

霞之氣每膺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

規厥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

可氏有三
為之河又
曰大山小
山宜天

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答皇太子啓 何胤

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鴈未狎入獸相驚兼年
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
默缺私栖息丘壑秀木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府之
德誕繼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
意百氏同仁博古等物遠聞承華而延儒雅掃黃
閣而列文學嘉美事宣無思不勸胤無解願之談屢
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慈永極
同知攸寅

奇賞彙編 卷頁五 八 庚肩吾

謝東宮賜宅啓 庚肩吾

育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
之下豈望地無激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憶蓋
況乃交亞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
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意映東隣之棗
來歸高里謝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
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思

謝東宮資米啓 庚肩吾

渚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某人懸振
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更繁空散家承之俸成殊委

地事重逢仙遊玉為糧珍瑜入楚雖復激水滄海不
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謂文學之篇

謝東宮資古跡啓 庚肩吾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滅文隨開已蠹石書
乍暗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
之巧未損松鉉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
人來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贖還代西河之簡

謝齊衆啓 庚肩吾

睢陽東苑子園三入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
汾水產自桐丘影連鄧橘林交苑柿遠薦中厨爰頒
奇賞彙編 卷頁五 九 庚肩吾

謝武陵王資白綺綾啓 庚肩吾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過雖復馬均
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
路有心載寶言歸銜殊無日

謝曆日啓 庚肩吾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鎔錄皆合登臺視朔
觀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
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為年

謝滕王集序啓 庚信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瑩。
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
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唱
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賢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
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
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
睢陽之苑。琉琉泛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
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
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其本乏材。庸無多速。作加
以建鄴陽九。劣免備彌。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
奇賞彙編 卷五 十 選集

毛榮於尺玉。滇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
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
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維。幸足觀
瞻。鄴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
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
迎冠蓋。魚腸尺素。恩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答趙王啓 庚 信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澠池置陣。解鄧禹之圍。函
谷開關。削王元之印。蜂期朝上。刁斗夜鳴。鸞雄壯士
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妙。還得賢夫。塞外
奇賞彙編 卷五 十 選集

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卽時春色。
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泛枕。細舞長歌。
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
沉。忽逢天造。搜揚仄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刊鼎。獻
歲刑書。既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徇人。但年髮已秋。
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玄端筆端。惟知繁擁。
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
霜露霑衣。仰願珍宜。以爲身寶。
謝趙王資絲布等啓 庚 信

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賜。乃溢生涯。曳練且觀。

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佇見青鳬之飛揚池掘荷
李園移樹陳畱下聚有規深恩櫟陽雨金翻慚山施
靈臺久客從此數坎黍谷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
田不喻此樂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

謝趙王資絲布啓二首

庚信

某啓奉教垂資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
勁霞似覆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郭風袁安之
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遠降聖
慈曲垂矜賑論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
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敗絲平陵月夜驚聞倚衣妾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廷集

二

某啓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
宥既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織鄴
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蠶青矜宜襲書生無
慶寧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雪沂之舞況復栖鳥挾
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
潤知葉俱榮謹啓

謝滕王資巾啓

庚信

某啓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染落
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逢翠
羽懸推芙蓉高讓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
誇笋籜某蓬鬢髮嚴衰容者朽三秋不沐實荷今恩
十年一冠彌欣此資謹啓

謝趙王資米啓

庚信 周

某啓奉教垂資米十石丹烏銜穗既集西周黃雀隨
車還飛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資取以論兵卽
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柳風沐雨劍榆皮於秋寒
掘蟄驚於寒山仰貴國祖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廷集

謝趙王乾魚啓

庚信 周

某啓蒙資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鱣文鱗夜觸
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鮓波瀾成雨鱗甲
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飢也唯資蒸藿
之餘慈資渥恩膏腴流甕不勞獅子之亭卽勝雷池
之長翻驚河泊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周庚信

某啓鄭叔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

毫翰四始六義定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
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崑可使雲霧鬱起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
瑯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
爲年捷爲舍人定有誠願君難主簿亡山遂心寂寞
荆扉疎蕪蘭徑驂駕來梁朱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
枉道

謝明皇帝賜絲等啓

周庾信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
百文某此年以來殊有缺乏白社之內拂炒有水靈
奇貨彙編卷五十五 古選集
臺之中吹塵視既慰妻狠妾既嗟且惜瘠子歲孫虛
恭寔怨王人忽降大資先隔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
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
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爲之反風勢麥將枯山
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拙素盟雲板疑傾併落青鳬銀
山或動足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
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縣針書
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繆之蛇明
珠一寸某之觀此寧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
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啓

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犀帶銕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禪
趙王因租偏資裴楷貫藏玄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
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食是所甘慙南宮
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龍帶三山
深知其重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
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
似識恩難未曉而開闢客能報主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緞啓

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紫駟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緞一張上
青賞彙編卷五十五 古選集
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迴茲翠蓋事
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雘便
須高倦西河竹馬卽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
水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排
徊黃鶴去關唯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上武侍極啓二首

王勃

某啓某聞玄螭掩耀光銷赤堇之芒白鶴催輝影滅
青胡之寶由是紫氛霄取指牛漢而忘歸丹水神迷
道驪泉而罔悔其有龍文已遠輕圖剗犀之功魚目
濫持自疑靈地之色循榮覽分初聞夕可君侯締華

此由忠應
天上石

椒閣席龍之肩。聚貂冕於金軒。藻龜章於玉署。月開
鸞鏡。懷精鑑以分形。霜湛此鍾。龜希聲而待物。吞九
溟於華海。若控牛渚。抗五岳於詞峯。如臨蟻垤。馳魂
霧谷。忻逢紫岫之英驛。思霞丘佇接青田之碧。某北
嶺曲。藝東臯下。節攀翰苑。而思齊條文。風而立至。迹
疲千里。未陪丹轂之遊。葉契三英。尚隔黃衣之夢。謹
憑洪貨。輒錄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波有託。望
日谷以馳誠。鍾鼓無施。伏雷門而假息。謹啓

二

某啓。某昨不緣媒紹。輕承盼節。祇龍相驚。俯仰無地。
奇賞彙編 卷五 王勃
何則。循方極弊。尚虧風雨之潤。撫翼濡鱗。猶失江湖
之上。況乎九天鵬術。一代龍門。榮枯舛致。山川在目。
而可以追騰白日。忘言於咫尺之書。于矣青雲。投跡
於尋常之境。徒以北林增秀。弱翰知歸。東望流謙。纖
鱗未已。神交道合。君侯昭片善之榮。千載一時下走。
得長鳴之所。是用謬憑高獎。曲振蕪音。游海無際。過
雷白。警雖黃金。激憤指秦路。而方窮蒼壁。慙恩伏焦
原而未達。謹啓

上皇甫常伯啓

王勃

某啓。一昨奉命。今寫新對。臺筵及前後舊文。謹憑圖

士之恩。敢進與人之頌。竊以龍鑣就路。駑駘相懸。鵲
鏡臨春。妍媸自遠。亦有飛霜匝地。蘭蕭銜共。盡之悲
列。火埋岡玉。石抱俱焚之慘。然則知音罕嗣。流水空
存。至寶不同。荆山有淚。君侯飾揚。多議提獎。蕪詞白
圭。成再見之榮。黃金定一言之重。鵬鷗既接。仰雲遲
而將趨。龍阪可登。指星臺而有望。俯襟佩德。祇事知
恩。山岳有輕。河漢無極。謹啓

二

某啓。自恭陳薄伎。祇奉話言。咳唾成恩。盼昧為飾。征
夫。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
奇賞彙編 卷五 王勃
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額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
札見知。南館西園。遂與簪纓為伍。德雖無盡。攀驥尾
而方達。生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謹啓

上明員外啓

王勃

某啓。側聞金烏聳轡。俯圓變而抽光。瑤鬼浮輪。候方
諸而吐液。斯則洪纖異數。冥符造化之津。高下相懸。
精契陶鈞之表。故知聲同義合。存長幼於三州。理隔
氣殊。置山川於一而神交。可託風雲於杳白之間。道
不虛行。涇渭於春。裾之列。其有跡申。知已投爵。更於
思齊事。迫當仁。抱龍泉而願割。雖荆山已嘆。多輕抵

壽之珍。而激滌方春。敢進歸。見之景。伏惟丈人珠璣
降德。銑社捕英。河岳縱其神。器烟霞發其符。采江東
第一家傳。正始之音。日下無雙。譽重名流之首。三冬
文史。先兆跡於青衿。百里絃歌。即馳芳於墨綬。彭澤
陶潛之菊。勝氣仍存。河陽潘岳之花。芳風遂遠。榮加
從袂。一作上清蘭府之遊。寵奪蟬輪。更掌蓬山之務。
麟圖緝謚。定榮辱於三泉。鵠閣一作裁書考薰。猶於
四部。既鶴鳴雲路。望偃朝端。鴻漸星臺。俯諸僉議。廉
平譽號。李宜伯之當官。雅操繩時。山巨源之稱職。加
以文場。武庫發揮。廊廟之師。瓊樹桂林。寥廓風塵之
青賞。彙編卷五十五 大 選集

聲

盤礴江山之氣。雖雄名雅譽。隨朔野而揚聲。而華覽
離軒。比南風而不兢。陳太丘之積善。羔雁成羣。謝車
騎之餘芳。蘭孫不替。趨庭洽訓。共歌朱萼之篇。避席
承觀。猶守青箱之業。嘗謂酬神北阜。藉春渚而不歸
動影南極。坐秋山而長往。不意蘭皋獨蕭。輕交氏鶴
之書。芝潤行。攝坐辱飛龍之使。年殊價誼。仰宣室而
方同業。謝劉辭。俯長途而遂愿。塞上浮雲之跡。空倦
吳山。隋侯明月之珠。終悲暗室。豈不知拂衣長謝。林
泉多倦。一作俗之因安枕有餘。廟堂非養高之所。松
楹坐月。臨簾整而遐征。桂席攀風。俯青帛而自足。而
青賞。彙編卷五十五 九 選集

高海深微孟門面何險謹啓

上充州啓

駱賓王 府

側聞末遇孫敷鹽車無絕輪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于嬰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于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于含職者矣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彫岳立表秀于雲霞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華旗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思繼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鳥外勗九農內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手 之耻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波合遠近之星至如臥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乘愛景以字人寒帷廣聽穆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落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于是仁必有勇義不忍欺美譽鬱于三齊芳猷騰於千古若乃清窺遠鏡皎月色于靈臺玄鑒虛凝穆風聲于智府研機千篋探賾九流緝翠亭于詞林絳鮮花于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漱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鱗于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尊禮賢汲引忘疲獎題不倦懷級味道之客望範國之駿奔兼包流

駱賓王

略之夫窺義國以遐集求小善于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于沙泥許明公於一鶚賓王淹中故俗體朴厚之弘規積下遺狀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縑緙每蟋蟀淒吟映素雪于書帳莎雞振羽截碧浦于翰林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于南漢劣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分郁方結羨魚之綱將謠叩角之詞奮短翮于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于涸瀦望鴻浪之微震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有一割之用跋鼉數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于齊竿濫飛聲于郢路拘山雞而自應傾遼豕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主 以多慙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啓

上梁明府啓

駱賓王

某啓往者聞歌薛邑賞彈鋏于鴻謨佇駕夷門揖抱關于侯子豈惟成風之新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況夫志令者蓮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公儀天時構層基控射斗之峰浸地開源驚濤疏鈞鼉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褰三主八公哀揚而岳立于是功超振鶴位曲京鮮水鏡澄瀾照翔鸞之舞影金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鄰佐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器扈輶軒以觀風共蒲石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于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于
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故彫其璞
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
常伯公儀天聲構攢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
而疏派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

香雪齋集

王通集

谷誘眞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
授帝師之略德由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峰秀學山
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
巖辨練光于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器于連牛垂秋
實于談叢絢春花于詞苑辨河飛箭激斗翻白馬之
津文江散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
葉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綬旣而揆留皇鑒
忠簡帝心奉職春官樂離光于青殿代工天府明台
耀于紫宸綜理玄風燮調元氣含輝禮樂攸愛日以
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宏遠器宇

德窮其詞
不能窮其
理具色

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于厚土，惠和忠肅，玄功格于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丕咸慚其保乂。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于靈府。冰壺徹鑒，朗玉燭于神機。則鄧攸莫際其淵虛，毓罕窺其術。故使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敘。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于蔡席。一言合道，接然明于鄭階。某蓬廬布衣，桑樞韋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爲士，下庭希干祿之榮。次則奉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祿。

奇賞齋編
卷百九十五

王選集

然而忠不聞于十室。學無專于一經。退異善藏進殊巧。宦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逸焉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悔幽迹于渭濱。抱甕灌園絕心機。于漢渚幸屬乾坤浩大。與觀鳥兔光華崇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耻作歸田之賦。于是揭來覓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于至尊。蟠木之姿誰爲容于左右。明公決幾成務。論道繹邦一顧之隆。駘足逾于仙鹿。片言之事魚目失于靈地。庶望顧兔維箕動薰風于舜海。從龍潤礎。

需甘澤于堯雲則縉餘之魚希振麟于吳水騰後之
系翻化龜于魯津拜伏階墀增其水谷謹啓

上李少常伯啓

駱賓王

賓王啓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爲爐混

萬物於爲集作勿狗然則壁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玉

燭平分猶集作翔寒於黍谷是知隆汗遞集作襲榮

頽相仍集作得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伏惟集作君

候疏乾激派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橫基鵠翅時蓮

花之岳集作曜重輝於若月炳壺彩於非烟至若瑞

動赤光著元勳於東漢烽驚紫塞宣武功於北征奕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五

葉龍光蟬聯絕組德攸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吐

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故得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

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矯翰折衝千里集作談笑之

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於是九重銜紋照星彩

集作於宸維四達理輪宸集作霜威于集作權右加

以分庭讓士虛席集作禮賢片善必既揖虞翻於東

箭一言可記許願榮以南金某蟠木朽株散櫟賤質

暗而難用灰心易寒集作退無毛薛之交進乏金張

之援塊然獨處集作一紀于集作茲矣然而日夜

相代歎集作溝壑以集作非違貧病交侵思薛羅而

可託當欲乘幽控寂追綺季於青山樂道栖真從魯

連於滄海幸屬舜門廣開漢幣交馳遂得佇嘯高丘

應其文而動韻吟吟大野浮艮軸以流陰將恐在藤

織錦終紀集作登龍之望槍榆弱羽徒仰搏鵬之高

所製曲逮恩光滋餘潤於東里襲承道集作引託輕

葛集作於南穆撫已多慙規躬彌思集作謹啓

上兗州崔長史

駱賓王

側聞鄭城城耀駭電之輝俄訓沙丘婉跡簡集作雲

之華載馳然則激溜集作侵星佩潛蛟於壯武騰鏢

壓塊騁蹀駿於咸陽且煦轍波麟側義鼉潭之躍爾

奇賞彙編卷五十五 五

龍雲翼局望鵬閣集作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拔

白水之詞漢境朝聞車候驚拂塵之思伏惟某公騰

瀾洛景瀟靈派以含珠擢漢梢雲翊淮巖而聳桂崇

基疊秀匡霸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威偉

龍章之秀質騰孔雀於集作鵬年叶鳳彩之集作英

姿辨蟾精於弱水集作靈臺宏遠騁霄練於雷潭集作葵

府幽深絢朝蛙於壁渚心波湛漢詠鬼曜於黃陂情

岳于天韞集作風雲於稽嶽龍共濟兢忻登御之

車蕪室欽賢必攬集作澄清之轡鬱文條而耀彩集作灞

逸潘花曄詞峯而銜價光浮衛玉然則昆溪既琢必

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注通陰
而演化務。蕭萬城集作翼麟壤以宣風思。單千
生微猷克著。逾盛德於休徵。聲績丰宣。軼規模集作
於恭祖。佩呂乃而邵美。日集作贊襄。帷之遊屈。麗驥
而流芳。集作將叶順風之問。集作將鳴加。以側階引
彥鑒宋宗。集作子之微言。倒屣迎賓。辨王孫之雅量。故
使回流之下。梓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割連城於幽
石。其瓶簞小器。鵲蚊未品。斜帶峰梧。敢瞻陽之厚德。
旁隣汶簾。簾貫昔之貞勁。直以容膝。一丘曲阜之瓢。
遽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勞。擔石厭於糟糠。負薪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王 選集

唯儻蒙集作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脈
蟠居集作之寒。女得使伏。樞為寒希。騏驎集作而踈
足竄棘。翩翻排鷁。鷁而刷羽。則捐驅匪恡。碎首無詞。
雖復投報。楊金君子以之。貽惠集作効誠。魏草小人
之所懷。思輕演威嚴。思深履尾。載塵聽覽。迫甚蹈冰。
上郭贊府啓 駱賓王
賓王啓。側聞樞精。嘯谷韻清。籟於驚蘋。震德昇乾。駿
玄枝而布族。雖涸鱗濡沫。終歟望於鯨潭。集作而洗
羽槍榆。頗思遷於鶯樹。伏惟贊府公瓊階集作疊秀
積珠。構於三龍。王翰驚華。曄瑤林於八桂。仙飛有道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王 選集
榮河泛高尚之舟。德險通神。靈筭洞幽冥之境。產耶
谿而濁質。鍾鐺廓豐匣之姿。孕鍾嶺而飛華虹。玉絢
荆巖之氣。松秋表勁。翊頰霞而挿極。菊晚馳芳。淫清
露而凝集作法。沼鑒懸龍鏡。朗逸照於咸陽。韻入鳧鍾。
驚洪音於長樂。心源泛藻。控鼉壑以朝宗。情岳披蓮。
掩龜岑而作鎮。惠牛躍辨。驚荀鶴於談藁。楊鳳摘文。
詠郊龍於筆海。故得佐銅章於磬渚。側扇文鯨之風。
貳黑綬於桐郊。潛誘祥鸞之化。絃揮單父。弱清韻於
稽栗乳集作化。狎中年翊。馴羣於藩雉。加以延賓致驛。
接士式間。集作採援芻蕘。微邁欽賢於司隸。提獎幽滯。

詩歌啟
詩詞啟
詩文啟

取俊于淳于賓王。獲麟輕生。席門賤品。幸得以。
泰名比屋。悅集。康衢以自悟。預述集。咄夫集。欣日。
出而知作。且集。以家傳素業。弋書林而聘志。少奉
庭訓。馳文圖以遊竟。國集。以魚。至於漂卷青箱。
頗側探其與旨。竹書石記。亦幽求於異。具集。源雖未
能。響集。微帝門。聲馳宰相。而頗亦見推里。閑
譽。決鄉間。方今銀箭。麗秋金。壺應節。吮墨。翅足希造。
杖集。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橫經。而集。重席不
量。庶昧竊冀。揚庭伏乞。恩波。暫垂。廻。眄。倘使。陳留。逸
調。下。採。柯。亭。之。蔭。會。稽。陰。德。流。眷。餘。緒。之。蔡。則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迴眸之報。不獨著於前龜。清亮之音。詎專問集。
於往笛。雖滄溟。遠量。敢集。不媿於牛。洛。而嵩岱。洪
恩。終。惜。酌。於。蟻。穴。輕。瀆。視。聽。戰。誓。誠。深。
性。猥。猥。蹟。階。庭。兢。惶。交。集。謹。啓。
上東宮請講學啓 太子 張說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
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典。焉。
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
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官也。好古無怠。博
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

如入字時
如避名

殿下。英。唐。天。縱。聖。敬。日。晴。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
氛。侵。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壘。
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
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
事。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解。聖。道。
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
今。禮。經。殘。缺。學。枝。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
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
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
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
奇賞彙編 卷五 五
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頓。開。謫。議。則。政。
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永。承。德。美。臣。等。行。業。素。
輕。藝。能。寡。簿。顧。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思。無。以。匡。
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望。垂。採。擇。臨。啓。如。
失。伏。用。兢。惶。謹。啓。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李嶠
某啓。近於錄事參軍杜延昌處。伏見公秋月遙想洛
城十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
自隋侯之掌。鳳鳴六呂。龍文九光。駭屬奇觀。相趨動
色。若乃政理餘隙。朝翔多暇。臨入水之高。秋企三河。

之上國。永冠濟濟。入青瑣而步丹墀。車馬誼誼下銅
衢。而赴金谷。人物仙舟之會。風塵俠窟之遊。莫不屬
想心目。託情謠詠。九迴靈府。遙馳雨露之郊。千里神
畿。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錦。綉同美。惠氣與芝蘭等
。飲用追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即貴洛陽之
紙。足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一陸兄弟。恥論詞賦。死
者可作賈生。為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
地。其學異通。敏才非沉鬱。刀筆為吏。趨馳之歲月已
多。黼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尚缺。平原從者。終慙入楚
之遊。闕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夙承光彩。早延
奇賞。榮編。卷夏五。壬。選集。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柳宗元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
切以宗元。幼不知耻。少悔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
是以造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閱無
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
談笑見昵。嗟呼。遠邇為達者。嗤無乃親其樸者。鄙其
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

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于
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
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
奮攘布衣。綴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義弁
。厚自潤澤。進越無憑。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
可為也。復欲俛然。暢息疊足。捐翼拜祈。公侯之闕。跪
。邀賢達之車。疎魂慄服。競格危思。楚者倦之。彌忿厥
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
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
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
奇賞榮編。卷夏五。壬。選集。

卷夏五

壬

選集

之不鼓跖。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難。不守常。
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跖乎曲促。
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
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者。
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揆文。時儕稱雄子。
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秉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
游漲海。祇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
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
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
言為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

尺澤之鯢奮鱗而緣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厭。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鑒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柳宗元

宗元啓。伏聞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聽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奎

選集

扣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通去遼澗。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某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與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作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絙。曳大帶。遊於朋黨。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聞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載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塗。仰睇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頻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旌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

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內。決然而不疑。介然而常聽。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不料也。某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肯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退。某作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奎

選集

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皆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自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

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亦此集無曰：其愛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立，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過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位，豈容易而收哉。而某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附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明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思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荷器如實，出已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已之道，終撫薦，不宜謹啓。

獻揚州李吉甫相公雜文啓 柳宗元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數十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姤在外十餘年，又不得効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

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則辭禮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薦仍因鋼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於門下，冥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愧鬼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具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覽觀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彙編 卷五十五 選集

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某所以廢銅演集作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獻雜文十首。六字一作謹以獻縹因而于丞相大舉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恩謹啓。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 柳宗元

某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替收撫，羈縲沐以含弘。英華作之仁忘其進越之學，感深益恩，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

上湖南李中丞啓

柳宗元

奇賞彙編

美

選集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臯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暢泄幽鬱用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畧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某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汗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劉禹錫

司業廢逐
之餘猶在
感於之數
足慰人之
所編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
及廢錮慙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
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遠聆一言如受芻蕘伏自不
竄牆仞九年于茲高卑邈殊禮數縣絕雖身居廢地
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訐謀參于宥密付旣爲
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于流水之源化行猶偃
艸之易習強仇者自納於軌物田疇軸者咸躋於仁
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
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
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爲學苦心本求榮
奇賞彙編
義得臯由已翻乃胎憂捫躬自劬愧入肌骨禍起蜚
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
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
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摯言出口吻澤濡寰
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骨猶掩衰老以出幣慙窮而開
懷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上逐客曾是相府故
人言念材能誠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
不駐之光陰抱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永廢
之窮人犇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張吻孔悲腸
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卷五十五

三十一

陳年

上與元權尚書啓

元 楨

某啓某聞周諸侯生桓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夷狄之以其微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於經籍卒未能効互鄉之進甚自羞之自陛下以環梁十六州之地授閣下摩蓋鉄榮玄纁青旌晨魚符竹信車朱左右轄府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刻節而總制之則某實爲環內之州司馬而又移族調醫在閣下治所私心懽欣願改前恥然而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陰險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憐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復脫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三八 選集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 楨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技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

元白亦道
詩集卷之五
引通

詩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三八

選集

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蕘塵蹟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何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朦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卑格力不揚有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傚而又從而失之遂至于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爲詩者復相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爲彫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廈便不復摧壞實爲版築者之誤輒敢撰寫古體歌詩一

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
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極
榱桶之材盡留量度則十餘年之逕迴不爲無用矣
詞旨瑣劣目瀆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甲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六
啓

謝河東公和詩啓

李商隱

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李商隱

爲崔從事寄彭城公啓

李商隱

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爲任御史上崔相國啓

李商隱

爲舉人上蕭侍郎啓

李商隱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爲柳珪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六

一

選集

上崔大夫啓

溫庭筠

上崔相公啓

李商隱

上宰相公啓

李商隱

爲河東公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爲河東獻公啓

李商隱

謝座主魏相公啓

李商隱

賀汝南公啓

李商隱

爲先輩獻集賢相公啓

李商隱

上蔣侍郎啓

溫庭筠

獻鉅鹿公啓

李商隱

為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上時相啓

李商隱

上宰相啓

溫庭筠

謝所知齊集墨啓

溫庭筠

謝襄州李尚書啓

溫庭筠

上令狐相公啓

溫庭筠

上鹽鐵侍郎啓

溫庭筠

投刑部趙郎中啓

顧雲

投劉學士啓

顧雲

投顧端公啓

顧雲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投韋侍御啓

顧雲

投西邊節度使啓

顧雲

上劉侍郎啓

顧雲

上鹽鐵路綱判官啓

顧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

謝河東公和詩啓

李商隱

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成短什益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思將玳瑁為逸少裝書願把珊瑚與徐陵架筆裴然而作會無作觀不知誰何仰達尊覽果煩屬和彌復驚惶某曾讀隋書見楊越公地處親賢才兼文武每舒錦繡必播管絃當時與之握手言情披襟得侶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及觀其唱和乃數百篇力釣聲同德隣義比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必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峯此必曰潯陽九派神功古跡皆應物無疲地理人名亦爭承不缺後來酬唱罕繼聲塵嘗以斯風望於哲匠豈知今日屬在所天坐席行衣分為七覆翔花魚鳥置作五衡詎能狎晉之盟實見取郢之易不以疊鼓惠莫大焉恐懼欣榮投錯無地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李商隱

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自衛之士明時不容斯實

格言足爲垂訓。然或顧逢伯樂。但服鹽車。聽屬鍾期。不調絳綺。阜壤搖落。老大傷悲。同劉勝之寒。平效子。基之枯木。則亦跡歸棄世。行闕揚名。某價乏琳瑯。舉。輕。卿。曲。粗。霑。科。第。薄。涉。藝。文。雖。不。類。於。囊。中。水。竟。深。於。山。上。淹。留。蓮。幕。栖。託。戎。麾。揮。羽。佩。韃。從。相。公。於。關。右。束。書。載。筆。隨。校。尉。於。河。源。自。北。徂。南。已。秋。復。夏。心。驚。於。急。弦。勁。矢。目。斷。於。高。足。要。津。而。又。永。思。弊。廬。空。餘。喬。木。山。中。桂。樹。遠。魏。於。幽。人。日。暮。柴。車。莫。追。於。傲。吏。持。鬚。理。髮。霜。雪。呈。姿。弔。影。颺。音。烟。霞。絕。想。徒。以。相。公。遠。敦。世。故。容。在。思。門。存。趙。氏。之。孤。受。梁。王。之。禮。竿。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二

選集

將濫吹石有參。瓊咳唾隨風。眇眇成飾。追惟時。襲會。是逢迎。蜀郡登文翁之堂。上國醉曹參之酒。吹噓力。盡。撫愛形顏。雖以捧承。莫能銜戴。況許之高。選光。彼。宦情以曲臺之任用。猶輕。憲署之法。揮方盛。仍期宜。牒不越歲時。今則節邁。白藏。候臨玄律。鸞雖戀。注。馬。亦嘶風。郭伋還州。尚不欺于童子。文侯校獵。寧爽約。於虞人。苟四時之信。是字亦一諾之恩。斯及。況自元。和已後。公侯家。嫡卿士。子孫與之同時。歷然可數。莫。不翔踰鳥道。泳出龍津。或並命南臺。或迭居青瑣。金。朱照耀。軒蓋追隨。某雖忝伊人。亦惟華胄。比王謝之。

子弟誠有重輕。在嵇呂之交。朋風嘗連接。而獨分。光。隣。女。貨。潤。監。河。野。鶴。天。麟。絕。比。倫。於。朝。右。髯。奉。短。簿。困。擬。議。於。軍。前。竊。聽。重。言。常。興。深。歎。是。以。願。馳。蹇。步。誓。奉。光。塵。倘。或。厠。錯。薪。之。斯。翹。詠。歸。英。於。自。牧。少。窺。上路。試。睨。重。霄。擊。水。三。千。暫。隨。鵬。運。澄。流。十。二。免。使。魚。勞。猶。能。贊。敘。爰。調。謳。歌。鎔。範。庶。無。雅。拜。以。累。於。君。公。不。使。繁。聲。見。憂。於。仲。子。心。懷。右。席。夢。結。邊。城。寓。尺。牘。而。畏。遠。空。由。寫。丹。誠。而。慚。非。健。筆。

爲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三

選集

之戀。推誠況物。未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騰身。紫。府。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直。黃。閣。則。金。缸。二。等。人。寰。莫。見。座。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勇。於。求。益。輒。干。皂。隸。自。露。非。葑。實。肆。剋。賜。只。期。和。氏。醫。門。投。足。永。念。倉。公。果。蒙。愍。彼。顛。愚。溢。爲。題。品。勾。萌。始。達。係。周。有。以。揚。翹。滴。瀝。纔。分。託。靈。光。而。振。響。遙。輕。短。羽。驟。化。窮。鱗。每。欲。陶。治。肺。肝。耕。耘。筆。硯。粗。雕。宮。徵。以。謝。陽。秋。而。義。有。多。塗。情。非。一。案。辭。煩。轉。野。意。密。彌。賒。雖。塗。迨。如。韓。遂。之。書。反。覆。類。葛。洪。之。紙。終。無。髮。髯。可。得。端。倪。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頗。趨。絳。帳。累。坐。青。氍。氈。開。懇。非。台。階。

請從藩屏舉邠超之幕。晝數阮瑀之軍書。懸以嘉招。形於善諱。何言遠阻。復賀光陰。瀟水千波。巴山萬嶂。接漏天之露雨。隔嵒冢之烟霜。皓月圓時。樹有何依。之鵲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煎。嚮義之初心。聆懷仁之勁氣。竊惟秦鏡。富察衛桃。一昨伏承。擁節浚郊。建牙隨岸。將求捧幣。申好裂裳。就塗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末座。又伏慮旋登殷夢。俄奉周叟。徵詔已行。拜塵無及。徘徊失措。辭悒誰聊。必也華榻長懸。簡書無廢。卽割任安之席。堪晒無圖。負田叔之鈴。可嗟非據。伏惟慎安。寢膳勉護。與居早秉。信主速調。大鼎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四

聖集

投憲丞啓

溫庭筠

某聞古者窮士求知。孤臣薦拔。或三歲未嘗交語。或一言便許忘年。奇偶之間。彼何相遠。則運租船上。便獲甄才。避雨林中。俄聞話契。此又無由自致。不介而親者也。某洛水諸生。甘林下黨。曾游大學。不識承官。偶到離庭。始逢仲景。懸壺照字。編書爲資。遂竊科名。纔沾祿賜。常恐澗中孤石。終無得地之期。風未微。姿

未卜棲身之所。侍郎議合。機象望逼。台每欲辭。才嘗推直道。昨者攝齊丘里。撰刺膺門。伏蒙清辭垂溫言。假煦內惟。孤賤急被輝華。覺短羽之陵。麟得窮鱗之得水。今者方祗下邑。又隔嚴扃。誰謂避秦。翻同去魯。停見漢朝。朱博由憲。長以登庸。願同晉室。徐寧因縣僚而遷。次下情無任

爲舉人獻韓郎中琮啓

李商隱

某啟某少承嚴訓。早學古文。非聖之書。未嘗關慮。論都之賦。頗亦留神。徒以不授絲毫。未吞瑞鳥。馳名江左。陸機莫及於材多。擅譽鄴中。王粲終聞於體弱。上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四

聖集

下羣士。差池累年。頃者輒露疎蕪。不思狂簡。捧燭火以千日。御動已光。銷抱布鼓。以請雷門。忽然聲寢。不謂郎中搜才路廣。登客門寬。望犬附書。冀難談易。特垂題目。曲賜丹青。旋屬榮嶠。從行神州。視善同孟陽之觀蜀。比孝若之歸濟。雖佩恩私。竟乖陳謝。光陰在再。誠抱勤拳。今此秋期。遂有天幸。更奉補衡之刺。敢無醜蔑之言。某在京多時。自夏有疾。失外郡薦名之限。俯神臯試士之期。物情既集於宗師。公選果歸於令季。懷材者皆云道泰。抱器者自謂時來。以下和爲玉人。無不收之瓊玖。得蹇修爲媒氏。無不嫁之娉婷。

是以願託一牽潛布百兩傾方流而有託慮良會之
猶除伏惟郎中與先輩賢弟價重兩劉譽高二陸此
李膺則仙舟對棹方馬融則絳帳雙簾若某者雖陋
若左思瘦同沈約無使信之腰腹乏崔琰之鬚眉然
至於感分識歸叩誠議報將酬楊實則就雀求環欲
答孔倫則從龜覓印推其異類不後他人謹復陳新
文重于清鑒馬卿室邇孔子牆高遲而莫山擊肝無
所任重道遠方懷驥坂之長鳴一日三秋空詠馬
之清什知深可恃言切成煩函谷未見於鸞倚曲沼
空勤於是藻仰瞻几間伏待簡書謹啓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六

五

選集

爲李貽孫上相公德裕啓

李商隱

日月從姪某官某謹齋沐裁誠著於啓事晚授僕者
千獻于司徒相國叔父閣下某伏遠牆藩亟踰年益
抱徽音於故器雖賞逐時遷竊餘潤於與雲亦情由
類至中阿彌節末路增懷沉吟易失之時悵望難邀
之會石崇著引徒願思歸殷浩裁書其如慕義伏惟
相公丹青元化冠蓋中州羣生指南命代先覺語姬
朝之舊族莊武懸顏敘漢代之名門韋平掩耀歲隣
三紀克佐佐君勳著嘉猷行畱故事陶冶於無形之
外優游於不宰之中始者主上以代邸承基琅邪續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六

六

選集

業明發不寐懷清廟之景靈日晏忘餐念蒼生之定
命爰徵元老久在寶臣五載于茲六符斯炳頃單于
故境獯鬻遺疆屢緣喪荒亟致携貳風沙自縛其主
冒頓忍射其親遂去北邊欲事南牧旣赫斯而貽怒
乃密勿以陳謀管氏將來屢發新柴之井留侯每入
便開借箸之籌全師受成中樞獨運前軍露板方事
於羽馳清禁壽觴旋聞於月捷仍其貴種慕我華風
或辨姓寫誠推諸右校或釋兵仗義列在周廬滌子
離狄而春秋書徐夷朝周而大雅詠其餘腐驚鳥散
風去雨還亘絕漠以銷覓委窮沙而喪膽胡琴公主
已出於稽嶺羣蕃天驕行遺其種落向若非薛公料
敵先陳三策充國爲舉嘗通四夷則何以雪高廟稱
臣之羞全肅祖復京之好此廟戰之功一也惟彼奉
代實興皇家天濶美名方之尚陋春陵王氣比此非
多而物衆藏姦地寬長孽敢起在行之衆因興遂帥
之謀遂使起義堂邊台臣夙駕晉陽宮下逆豎宵奔
翻勢將冀於連雞勇圖尚同於困獸詎知長筭已出
奇兵金僕靈鉅靡留於旬朔便興貫木已集於都街
此廟戰之功二也而路寇不懲兩豎之兒徒恃三軍
之力干我王畧據其父封袁熙因累葉之資衛劍拒

大君之詔。人將自棄。鬼得其誅。蛙覺井寬。蟻言樹大。招延輕險。曾微吳國之錢。藏匿罪亡。又乏江陵之粟。所謀者河朔遺事。所恃者巖險餘生。今則趙魏俱攻。燕秦併入。奉規於帷幄。遵命於指縱。亞夫拒吳。驚東。南而備西北。韓信擊魏。嚴臨晉而渡夏陽。百道無飛走之虞。一縷見傾危之勢。計其反接。當不踰時。是則陳曲逆之六策。翻成屑屑。葛武侯之八陣。更見區區。此廟戰之功三也。孤寇行靜。萬方率同。將盪海。騰區。夷山。拓宇。高待泥金之禮。雄專瘞王之辭。烟閣傳形。革車就國。盡人臣之極分。煥今古之高名。況又奉以

誠推心敘款。緘猶未寫。詞已失煩。某爰自弱齡。實抱孤操。寒郊映雪。暑草搜螢。雖有謝於天姿。或無慙於力學。庾持奇字。陳庾持奇字信未皆通。敬禮小文。頗常留意。大和中。敢揚微抱。竊獻短章。方候明誅。忽蒙復命。荊州一紙。河東百金。叨延月旦之評。長積竹林之戀。竟以事將願背。寒與身期。離索每多。交攀莫遂。武陵被病。洛表求醫。未及上言。先蒙受代。肩輿而至。杜門以居。蓬藿荒涼。風霜迅厲。今已稍痊。美疹。護託休辰。殷浩體羸。尚能為郡。馬卿疾罷。猶可言文。退無井臼之資。進乏交朋之助。是以徘徊軒幄。託附緘封。冀陳蔡之及門。庶江黃之列會。敢渝孤直。仰累清光。東浪驚年。西颺結鄰。矢心佩賜。畢命銜輝。道阻且躋。書不盡意。今楹假蔭。望同相賀之禽。珠岸迴光。庶及不枯之草。明懸肝膽。唯所鑪錘。干冒尊嚴。伏用兢灼。謹啓

為同州任御史上崔相國啓 李商隱

憲啓。憲贊。異楚材。實同燕石。重以霸州。即丁憫。因瞻遺構。以闕然。不堪多難。奉成書而未就。無處求生。藐是流離。屢經寒暑。逮于集作既冠。猶恤無家。叨承師友之規。獲忝簪纓之列。此皆相公推孔李之素分。念

國高之舊家。鏤朴雕頭。披靡扶噴。沫膏雨。以今植。假
順風而使飛。不然則安得獲。驪龍之珠。假爾牙之角。
榮皆過望。感豈勝言。而猶長望下風。徘徊高義。望賀
燕以難去。撫棲鳥而不寧者。蓋以相公以伊臯之事。
業佐大君。以楊馬之文章。輔昌運。一登宣室。遂借前
籌。以有征無戰之方。彰明下武。以永逸暫勞之勢。振
拓中華。不舞梯。不鳴金鼓。復數千里之沃野。刷十
五聖之苞羞。彼圍穀而穀人不知入。鄭而鄭。皆哭
方茲矣。勝彼有多慙。今百戰半修五工。集作九功咸敘萬
國。竹登封之禮。五山傾望。幸之祥。鰈至。鸛來。茅歸。梯
下。實策編。卷見去。九選集。

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玄鶴楊羲之石不用之卽無以聘應龍物既有之言亦由是伏惟

李氏代京
內則吳代
漢詞則決

派訣

侍郎學士綢繆降秀翁開資華天上北方但有文星
粗爾人間議擬未將泰華爲然爰自妙齡遂有名輩
當時人物何哉唯効於楮公邇日風流杜又難方於
衛玠加以弘成與石郭璞傳毫渙水儻來皆逢藻繪
荆峯若至只有礪琳合杏緜細縱橫筆視三都作序
不勞皇甫士安萬乘爲僚只有東方曼情況從近歲
且有外虞傳介子在樓蘭國中奇功未就班仲叔於
玉門關外報命猶賒雖太平之業已隆而震耀之威
尚作侍郎又綢繆武帳密勿皇圖九地九天之兵寧
因舊學七縱七擒之術固已玄通用視草之工解按
奇賞彙編

劍之怒手爲天馬心繪國圖九重之中暫煩前者萬里之外輒敢衡車位誠在于論思功已參於鎮撫圖書之府鼎鼐之司伊咎懸遺恨集作恨之誠憂說貽妨賢之麗載惟後命夫豈踰時抑某又問之昔管仲經邦賓客有二周公待士吐握皆三酺丞相之車茵寧彈醉客平津侯之賓館不凝布衣並脂粉簡編冠纓圖史後之披卷皆若昇堂侍郎美譽滂流高節彌折擔簦者成市躡屨者如雲此乃前賢後賢不殊軌轍往哲來哲非異門牆縱燕有黃金之臺齊爲湯石之一料其棟宇必已荒蕪若某者陋若左思醜同王粲

類眉不及於崔琰。腰腹無預於鄭玄。若值庭蘭固多。慙德如逢巖電。不望齊名。重以惠劣。稱生專非。董氏殊顏回之易鑄。若宰我之難雕。徒欲萬卷咸披。且乏五行俱下。叨從歲賦。勉致文編。戶戶警。既唯聞見。辱人。蓋曰。不肯畱止。再困於魚。登一慙於雁序。其長舉及。然天付直氣。家傳義方。雖在顓蒙。不苟述作。廣絕交之論。抑有旨焉。移太常之書。非無集作為也。頃者曾于閣侍。獲拜堂皇。既容納之。有加。遂希望之。甚爾。後以毛傷崇。集作彈鱗。損在鈎。拔刺不遷。驗。無暇。既乖受教。便以經時。今孝秀員。集作來風霜已。李賞柔編。卷五十六。土。送集。

積素人屢出自欲。焚舟楚卒。數奔誰教。拔施是以更持。魚目當夜肆以沽。諸復華豚蹄。祝天時之未已。義誠多媿志。亦可憐儻。蒙猶枉鉛華。更施丹。履俾其思。地不在它門。雖不及采。集作掾。備枝梧於大厦。亦庶乎梯米。增流衍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集作猶或萬萬相遠。誠深詞切。聲急鄉煩。仰郭泰之龜龍。望仲尼之日月。濡毫伏紙。億萬常心。干冒尊威。伏用戰灼。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昨日於張評事處。伏觀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

幾梧桐牛死。才猶述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啓。常有酸辛。詠趙孟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樹。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以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于風流。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墜月。窺西家之朱李賞柔編。卷五十六。土。送集。

玉恨東舍之玉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啓。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長則艱屯。有志為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首。或庶於馬遷。而讀書五車。遠慙於惠子。契濶湖嶺。淒涼路岐。罕遇心知。多逢皮相。昔魯人以仲尼為侯。淮陰以韓信為怯。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矣。是以艮背却行。求心自處。羅含蘭菊。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歸。無

高松則歎大夫之虛位不可終否屬於高明。伏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冽。叔子則九代清德。稚奉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爲周禮。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者初涉將壇。始敷賓席。射江與壤。潼水名都。俗擅繁華。地多材雋。指巴西則民皆譙秀。訪臨邛則客有相如。舉纖纖以下賓鴻。執定鏡而求西子。唯所指命。便爲丹青。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塵記室。監車欸段。徒逢伯樂而鳴。土鼓迂疎。恐致文侯之臥。承命知忝。撫懷自驚。終無翰蜀之能。但誓依劉之願。

爲柳珪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奇賞彙編

卷見六

主

選集

某啓。散兵馬使陳朗至。伏奉榮示。兼奉公牒。伏蒙召署。攝成都府參軍。充安撫巡官者。師襄鼓缶。或近阮人和氏。搜珉能無驚物。跪受高命。莫知所裁。某藏豹不堅。雕龍未巧。徒承庭訓。遂廁人曹。比衛家之一兒。天懸鵬鷁。望鄴中之七子。風逸馬牛。已忝決得。敢思筮仕。伏惟相公以仁義禮智信爲基。構用溫良恭儉讓爲藩籬。堯時則業貫夔龍。殷代則道符尹說。入秉文教。出曜兵權。揮神鋒而劍合陰陽。述雅誥而筆開造化。況天有井絡。地稱坤維。控三巴百濮之雄。帶南詔西山之險。人稱奧府。帝謂殊藩。固已廣集豪英。用

資參佐玳簪珠履。綠水紅蓮。成籍籍於淮山。致憧憧於燕路。若某者徒將慕蘭何足望回。又安敢拂其塵埃。加以冠履。伏思相公直以大人頃居班列。獲奉恩私。羅照乘於驪淵。覲歸昌於鳳穴。未見其可處之。不疑曾不念木朽石頑。雕鐫莫就。榆檉豆重。性分難移。古人所以有以榮爲憂。受恩如敵。斯言之作。珪也有焉。今月六日辰將輒奉辟書具聞。辰省仰承嚴旨。便定行期。而又內奮弟兄。外誘交友。傳翼類虎生角。如麟事誠寔於顯榮。勢莫知其報効。尚須旬日。方拜旌旄。唯當洗心爲齋。延頸以望。持千尋之建木。想像環姿。周萬頃之澄波。比量曠度。載恩揣已。授集作命。依仁神之聽之。百生如一。謹啓。

奇賞彙編

卷見六

主

選集

上崔大夫啓

溫庭筠

伏承已踐埋輪光膺弄印。夙承知遇。欣賀伏深。大夫二十三兄。銑社光輝。珠庭宅慶。居方可裕。秉直無徒。誠宜便捨蛙符。來調鼎鼐。而乃芝田挺秀。不許於三。三農惠畝。流芳寧同。於百卉伏想。稽山靈爽。鏡水澄仰。止尊高居。然勝絕隱貧。居而坐聞。絲管謂仙家。而行有旌旗。竊料已飾康車。行離郡界。高風在律。爽氣盈軒。未窮臯壤之秋。已領江山之黛。瞻望恩顧。攀結

信深

上崔相公啓

李商隱

某聞石苞羈賤。早遇何曾。魏武尊高。猥知徐晃。其後
 咸成間氣。訖立鴻勳。簡冊增輝。綽舞動彩。則道惟熙
 載。皆資甄藻之時。德邁賡歌。必用搜羅之道。是以皇
 綱克序。茂範咸凝。某荆氏凡材。雕陵散質。謬傳清白
 實守幽貞。嬰圓彎弓。何能中鵠。丘門用賦。尋恥雕蟲。
 常患荒蕪。殊非挺拔。依劉薦禰。素乏梯航。慕呂攀稽。
 全無等級。分甘終老。莫有良期。既而竊仰洪鈞。來窺
 皎鏡。墳壚下土。敢望頒形。薨盡頑姿。寧希堅說。豈謂
 奇賞彙編。卷五去
 不遺孤拙。曲假生成。拔於泥滓之中。志在烟霄之上。
 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鱗。罵谷翻翻。終陪逸翰。此則
 在三恩重。吹萬功深。空乘變律之機。未得捐軀之兆。
 豈可猶希鼓鑄。更露情誠。伏念良馬嘶風。非甘伏皂。
 飢鷹刷羽。終恥棲籠。誠知繁養之恩。頗有飛翔之志。
 而又專門有暇。曾習政經。門戶無營。因寬吏事。既辨
 張湯之鼠。深知子產之魚。書劍彷徨。年光倏忽。徒思
 効用。無以爲資。儻蒙再扇薰風。仍宣厚澤。庶使晏嬰
 精警。獲脫於在途。酸蔑微班。得昇於收器。纔聞啓款。
 便是扶搖。

上宰相啓

李商隱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離于畢。枯槁皆蘇。斯則
 推拔無私。彰於大信。苟關於宰匠。咸仰以生成。其或
 潤接西郊。流金未已。光承北陸。豐蔀猶深。則亦分作
 窮人。甘爲棄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
 阮籍。法然沾灑。不爲楊朱。略忘硯昌之宰。惟以哀矜
 爲主。伏念三餘簡墮。六尺伶俜。臨濟輝華。昔懸陳榻。
 洛陽羈旅。今造膺門。已驚於自棄。流根敢望於哀多。
 益寡。但以謝家故墅。事屬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時
 同氣。雖均於昭泰。連枝或累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
 奇賞彙編。卷五去
 來呈瑣質。雖戴達之弟。志尚無聞。而何準之兄。恩輝
 已遍。豈宜苟希河潤。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執豚
 蹄而望歲。然則述同袁子。質異山郎。梓柱雲楣。獨居
 蝸舍。綺襦執袴。已臥牛衣。若乃清旦問安。長筵稱壽。
 貂璫畢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簧之
 末。則青草爲袍。莫不顧影苞羞。填膺茹歎。儻或王庭
 辨貴。許厠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校於同列。未越
 彝章。則衛館孤遺。常聞出涕。山陽舊曲。不獨傷心。著
 將居必在勤行。惟鞭後潛知。寄託所望於江州。必効
 忠貞。得酬於吏部。無任惶懼之至。

為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啓

李商隱

某啓伏奉榮示伏蒙辟署某第二子前鄉貢進士珪
充攝劍南西川安撫巡官并賜公牒舉者某去月得
楊侍御書題微傳風旨初如吉夢終謂戲談非不尋
思莫得端緒令乃竟詢仲胤果降嘉招伸紙發絨悻
冤流汗何者某頃居班列已奉陶甄口裏雖黃屢加
雕煥胷中雲夢過沐涵濡掖之以順風煖之以愛日
茲辰議報不在他門一昨叨裂土田謬分旗蓋適當
東道獲事西陵豈望信在言前榮流意外坤維接吟
何辭上相之知坎卦成占遂報中男之喜且渠譽垂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七

選集

代柳珪謝京兆公啓

却桂名規謝蘭未學周南召南纔得一科一第縱解
問絹不能負薪將何以與先生並行從大夫之後仰
塵帷幄佇雜簪纓況襟帶同咽喉巴濮求於安撫
必也機謀深慮異時莫副虛佇然竊尋史傳所載語
父子之間惟石袍獨異石崇而山濤不知山簡亦豈
安集作
敢保其房
遣退藏但當授以一經訓之大
杖庶將寡過以謝明恩染翰銜情封牋寫抱小人多
事拜台席以猶賒童子何知上賓階而在即瞻望聞
閭死生以之伏惟深賜鑒信謹啓

李商隱

某啓伏蒙榮示賜及前件衣服段及束絹等謹依處
分捧授訖伏以大人自處通班彌修儉德田園唯恐
蕪沒子弟不免飢寒去春成名首秋歸覲雖才非張
載未刊劍閣之銘而志慕胡威敢問荊州之絹豈謂
集作
意相公復以簡書召署篋篋加恩古者贖百里奚
纔持五穀誚程不識猶惜一錢况某碌碌無奇庸庸
自守敢邀厚幣來自雄藩品目難名珍纖可玩仰李
膺之德尚未登門讀戴勝之書集作
已經潤屋下情
無任戴荷悚懼之至謹啓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六

選集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某啓伏蒙示及賜錢三十五萬以備行李謹依榮示
捧領訖伏以古求良材必有禮幣一束芻皆堪覲美
五穀皮未曰輕齋況某跡忝諸生名非前哲尚遙絳
帳已資金錢訪蜀郡之卜人懸之莫竭遇河間之姪
女數且難窮未草檄以愈風不執鞭而獲富敢將潤
屋且以騰裝戴荷之誠寄論無地

上尚書范陽公啓

李商隱

某啓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石席以召下材承命
恐惶不知所措某幸承舊族早遇儒林鄴下詞人夙

蒙推與洛陽才子濫被交遊而昔亨命屯道泰身否

成名踰於一紀旅官過於十年恩舊凋零路岐悽愴

薦稱衡之表空出人問嘲楊子之書僅盈天下去年

遠從桂海來返玉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

之屋隘備蝸舍危託鷲巢春曉將遊則蕙蘭絕運秋

庭欲掃則霜露沾衣勉調天官獲并旬壤歸惟却掃

出則早趨觀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尚書道光

士範德冠民宗愷悌之化既流鎮靖之功方懋竊思

上國投技集作東都及門惟交抵掌之談遂辱知心

之契載惟浮泛頻集作陟光陰豈期咫尺之書終訪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 尤

蓬蒿之宅感義增氣懷仁義歸便當焚遊趙之登毀

入秦之屬陳書投筆仰副嘉招謂謝未間下情無任

謝座主魏相國啟為弟作 李商隱

義史啓伏奉前月二十八日勅旨授秘書省校書郎

知宗正表疏續奉今月五日勅改換集作河南府參

軍依前充職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搜揚大宗正之

薦賢又蒙抽擢未淹旬日再授班資任重本枝職齊

載筆方殊王逸唯注集作楚詞有異郝隆但攻於蠻語

此皆相公事均卵翼勢借風雲特於汨沒之中俯借

扶搖之便孔龜効印未議於酌思楊雀銜環徒聞於

報惠感并之至罔知所裁謹啓

賀相國汝南公啓

李商隱

其啓日者慶屬中興運推常武仰窺金坂遐考稽圖

順祖之孝思并青曾問憲皇之武力刀機彭華聖上

初九潛泉登三佩契以后稷岐嶷為小慧故人莫得

知以漢皇雲物為下祥故神無所豫泊陟元后洪惟

長君曰必降非常之人輔惟新之政伏惟閣下昭回

降彩沆瀣融精往執靈鈺正星辰之分野今調鏤鼎

猶日月之得天昔軒后師臣集作王畏相殷奉伊

尹則謂之元聖周事呂尚則命為太公此王者之所

奇賞彙編卷五十六 尤

以尊賢傑而不以為疑也至于姬旦金縢不與燕召

同列仲尼麟史不令游夏措辭甘盤尊舊學之名夷

吾居仲父之位此又賢傑之所以自負其道而不以

為醜也上下交感入祇叶從是我后夷好秉哲之辰

是閣下宰物康時之夕清廟係心矣蒼生延首矣允

也無間樂哉惟時某早奉輝光嘗蒙咳唾牛心致譽

塵尾交談而契閣下年流離萬里扶風歌則劉琨抱

作曉膝白頭吟則鮑照撫膺重至門闌空餘皮骨方

使初服無補大鈞穿履弊衣正同北郭稿項黃馘乃

集作類曹尚未知伏謁之期徒切太平之賀下情無

詭激常資希彼顧瞻斯爲術造則亦受嗤於識者見
詆於通人者矣抑又聞三月而行士人之常準十年
乃字女子之常期永爲千世之心厥有後昔之歎某
尋常亦作爵理謬詞盤孟離方遁圓因陋成寡亦嘗
研窮簡藉耽味聲詩頗識前修之懿圖蓋聞長者之
餘論顯愚自任并介相忘質文異變之方驪翰殊風
之旨粗承師法敢墜緹細伏以待郎弘繼濟之機謀
運搜羅之默識思將菲質來掛平衡遂揚南紀之清
源謹効東臯之素謁越石父彼何人也夙佩遺文趙
臺卿敢欺我哉敬承餘烈輒以常所爲文若干首上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二

某間朔禽違雪海鳥知風苟曰含靈成思擇地況乎
謬窺寒素常稟盤孟從師于洙泗之間擢跡於湘江
之表能不成周問道先詣伯陽故絳侍言唯從叔向
伏惟侍郎稟生成之秀窮先哲之姿言成訓謨信北
壤煥其率茲孤植勸彼卑詩持擊缶之凡音嗣操槩
之舊事於是持撝自警割席相徵味謝氏之膏腴弄
顏生之組紉勞神焦慮消日忘年雖天分不多尚慙
於風雅而人功斯極劣近於詠歌頃常撰刺門人投

書齊帥蒙垂矜飾致在褒稱既而文回求知神州就
選遂得生芻表意腐簞生炎永言棲託之懷不在翻
飛之後今者商飈已扇高壞蕭衰楚貢將來津塗悵
望高堂有念未路增悲願持欵啓之心先偵生成之
施倘或洛陽仲嵩仲嵩仲山猶記姓名建業張達方
弘採拾則百靈斯畢一顧爲榮謹以新詩若干首上
獻延露虫聲皇華下調有慙狂瞽不稱仁私無任依
投之至

獻侍郎鉅鹿公啓

李商隱

某啓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義叟處伏見侍郎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所制春闈於榜後寄呈在朝同年兼簡新及第諸先
輩五言四韻詩一首夫玄黃備綵者繡之用清越爲
樂者玉之奇固以慮合玄機運清俗累陟降於四始
之際優游於六義之中竊計前時承榮內署拓臺侍
宴熊管從吹式以風騷仰陪天籟動沛中之舊老駭
汾水之佳人非首義於論思實終篇於潤色光傳樂
錄道煥詩家况屬詞之工言志爲最自魯毛凡軌蘇
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
歸我朝已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
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驕奢

豔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爲甚。至於乘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壘自非託於降神安可定夫衆製伏惟閣下皆其餘力廊此大中足使同僚盡懷博我不知學者誰可起予某比典非工韻蒙有素然早聞長者之論夙託詞人之末淹翔下位欣託知音并賀之誠翰墨無寄况乎仲氏實預諸生榮沾洙泗之風高列樞商之位仰惟厚德願沐餘輝輒罄鄙詞上攀清唱聞郢中之白雪媿列千人比齊日之黃門慙非八采千目尊重伏用兢惶其詩五言四首謹封如右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五

選集

爲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被彩飾於無用之姿斯須或可垂休光於不報之地始卒攸難至有馬瘦而尙報輕軒。席弊而猶存華幄推仁則極備用無間雖有切於戀恩且自量其涯分嗚呼某者今甚類焉翰桑莫申語苦難聽聊憑賤素用寫肺腸伏惟少霽尊顏猥賜披省某伏思早歲仰累深知龍尾貽譏敢通交契牛心前啗實媿時才世故推遷年華荏苒葭灰檀火屢變於寒暄靈濟泥涇遂分於清濁驕離管札佹俛絃歌名汗柳營顏慙花縣竟以千金乏產三逕無歸初服莫從迷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五

選集

津亟問屬者伏幸相公羹梅調味川楸濟時起榻翼於衝風活枯鱗於亂轍登諸蘭署轄彼芸籤臺閣移文語薛夏而無取東南才子並張率以何能未報前叨旋承後顧版圖破召花幕分榮收驚駘於阜棧之中刻蚣蝓於樂懸之上勢高足跌道泰身屯未竭私誠已嬰沉痾况某素無靈氣風味攝生乏單豹養肉之功闕王吉實下之效湫底莫適節宣失中然猶深願待年少酌厚德三醫畢訪百藥皆投竟非無妄之災莫見有瘳之候濱於九死復彼十旬取煖則煩加寒必痢髮寧支弁帶不成圍謝述心虛方茲未逮田

力殆感極涕繁避席承言未卜曹參之侍封函行欵
畏道殷浩之誠瞻望清光實動寬守伏惟特賜優察

上時相啓

李商隱

商隱啓春之初甘澤仍降既聞沾足又欲開晴實
開榮和克致豐阜繁陰初合則傳說爲霖婦景將開
則趙衰呈日獲依恩養定見昇平絕路阻之喘牛用
驚丙吉無庭中之惡馬以役任安偃仰興居惟有歌
詠瞻仰集作聞閣不勝肺肝謹啓

上宰相啓二首

溫庭筠

某開仁祖乘流先知彥伯張憑植棹整值劉俊堂惟
奇賞彙編卷見夫 三二 選集

俄頃遭逢抑亦初終汲引當其羈遊臨汝旅泊丹徒
遐思警勁之音沓絕烟雲之路苟無直道將委窮途
何異於懸水揚音九弄有潺湲之曲嚴霜戒節雨華
含清越之儀其融襟蟻術筵跡龍門三千子之榮座
曾參講席十七年之鉛槧夙預玄圖而性稟牛癡機
無兩可收亮瓶而寡術舉舜鳳以無緣使何準之兄
皆爲杞梓戴逵之弟獨守蓬茅至於詞葬辛勤儒林
積習自期燕筍不媿秦臺伏以相公周輅輪轅虞琴
節奏早振經邦之業果敷華國之姿伊尹安危本同
於兆庶淵源行止必繫于興衰既而放跡戎軒遺榮

盡室劉尹株陵之柳尚有清風邵公陝服之棠空雷
美蔭竊聞謠詠即付樞衡足以負笈趨塵履載路
願奏書於台席思振履於侯門儻張禹尊高猶爲戴
榮說禮鄭玄嚴毅便令服慎聞詩敢歎朝飢誠甘夕
死加以旅途勞止末路蕭條不無悽惻之懷豈只羈
離爲主仰瞻旌榮如望蓬瀛不任懇迫之至

謝所知齊集賢墨啓

溫庭筠

某啓即日門幹至奉披榮示垂齊集賢墨一挺竹山
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膝簡雅復三臺故物
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曠遠建業
奇賞彙編卷見夫 三八 選集

厄藏韋曜名方即求雞木傳玄佳致別榮名恩加
於蘭署郎官禮備於松楸介婦沒妻衡弟所未窺觀
廣記漢儀何嘗著列況又玄洲上苑青瑣西垣響宇
猶新疑鏡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
綵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懸志業
臥蛇屢結不稱精研唯憂海物虛投蠟空設晉陵
雖壤正握銅兵王詔徒深唯磨正硯捧受榮佩不在
下情謹啓

謝襄州李尚書啓

溫庭筠

某啓某樸杜凡竹蕪鄉散質殊無績効堪奉恩明局

當紫極華階丹旌載筆顧循虛淺實過津涯豈知畫
舸方遊俄昇於桂苑蘭房未幾已捧於芝泥此皆寵
自昇堂榮因著錄鴈鴻毛之彤質託牛角之高風日
用無窮常仰生成之德時來有自寧知進取之規兢
物彷徨莫知所喻未由陳謝攀戀空深

上令孤相公啓

溫庭筠

某聞丘明作傳必愛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或情
優國士或義重門人咸托光陰方成志業抑又聞棄
茵微物尚軫晉君懷刷小姿每干齊扣豈繫効珍之
飾蓋牽求舊之情某第持囊嬰車執轡旁徵義故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二十九 選集

最歷星霜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十七年之銘
尚安泥沙敢言竊國參軍纔得荆州從事自頃清床
無鏡校府侶弓載經稱女子十年留于外族稽氏則
男兒八歲保在故人競是流離自然飄蕩時非獨鶴
欲近商陵嘯類斷猿况鄰巴峽光陰詎幾天道如何
豈知葢陋之姿獨隔休明之運今者野氏辭任宣武
求才儻令孫盛緹油無慙素尚蔡雖編絲復偶貞期
微迴啓款之榮便在陶鈞之列

上鹽鐵侍郎啓

溫庭筠

某聞珠履三千猶憐陸展金釵十二不替遺簪荀興

求舊之懷不顧窮奢之飾亦有河南模刺微彼通家
號略移書期於倒屣志亦求於義合理難俟於言筌
某管蒯凡姿邾滕陋族釋耕耘於下邑觀禮樂於中
都然素願願蒙常悅比與未逢仁祖誰知風月之情
因夢惠連或得池塘之句莫不冥搜刻骨默想勞神
未嫌彭澤之車不歎來蕪之甌其武嚴霜墜葉孤月
離雲片席飄然方思獨往空亭悄爾不廢閑吟強將
麋鹿之情欲學鴛鴦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謠詠之
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豈直牛衣有淚蝸舍
無烟此生而分作窮人他日而惟稱臥隸項者萍蓬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手

選集

旅寄江海羈遊達姓字於李膺獻篇章於沈約特蒙
俯開嚴重不陋幽遐至於遠泛仙舟高張妓席識桓
溫之酒味見牟祐之襟情既而哲匠司文至於當柄
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鸞谷之春今日俯及陶鎔將裁
品物輒申丹慊更竊清音儻一顧之榮將迴於咳唾
則陸沉之質庶望於鸞翔永言進退之途使決榮枯
之分如翩翾賀燕巢幙何依殷疎齊牛蠶鍾將遠苟
難窺於鼓缶則永墜于重泉空持擁篲之情不識叫
關之路

投刑部趙郎中啓

顧雲

某啓其開弱水渺瀰匪風輪而不濟丹丘懸邈微羽
駕而何之苟非玄化之功寧造長生之境其有本無
靈氣復異仙材徒勤九轉之功未識三清之路侍立
於葛洪坡上願附龍鱗徘徊於維氏山前思隨鶴馭
敢傾丹赤盡寄殘毫扣德操之鼓鍾冀聞音響仰劉
琨之山海庶覲高深或覲憫憐少加披省某勾吳寒
族鄒魯庸儒偶効殺青因思拾紫拾獨蘭文竿之樂
預橫經染翰之游一別楚山四周秦葉進惟角觸退
則羈棲望化羽之期烏頭詎白因龍門之險魚尾將
顛近者輒以荒蕪上午裁鑒實慙小道不副至公或
奇賞彙編 卷見夫 壬子 選集

投翰林劉學士啓

顧雲

某啓其開邪玄之謁馬融不知不去趙壹之于華步
未遇未休或三年在於門庭或一日再經其牆何
蓋以此時儒學無出於馬公世文儒不先於羊子

知意

今所以重梓靈鼓復扣洪鍾者實存於此也某聞不
知三書惟闕五未能窺豹強欲知龍伯投棄綸竿依
憑細快從由已於稷下謁楊震於關西三篋之書麗
知篇目一枚墜簡微識指歸栖遲雖甚於蘇秦勤苦
近同於甯越時或嚴霜屆節脫葉辭枝曲突無烟幽
窓有雪飛文月殿欲探謝莊染翰蘭臺思齊宋玉實
以鈍輪麗統魯極曾參三犯龍門屢奔鯨浪玄珠難
得空迷罔象之津入道多岐頻灑亡羊之泣輒塵藻
鑒叨獻非辭竊自朋游或聞推許潘生荷錦巧借丹
青謝氏碎金復加流品亦復願披仙露頻扣朱門冀
奇賞彙編 卷見夫 壬子 選集

壬子 選集

遂望塵不期倒屣今則藩牴類倉春燕同危正當
角之時未識安巢之計輒披肝膽來訴融門伏以學
士辭敵飛龜才雄白鳳監同止水公甚平衡潤菁藻
於詞林薤蒸蕪於義路講理則絲繩讓直發言則山
嶽慙輕儻假以風雲賜之慰薦奏揚雄於漢殿始郭
規於燕臺願借吹噓豈無裨助至於斬示異命領印
酬恩夜盜狐裘曉開魚輪凡於死所請以身先于犯
清嚴無任頌越謹啓

投顧端公啓

顧雲

某啓其聞三吳詞苑不乏家聲兩晉儒林非無祖德

洎風流寢薄簪紱漸稀將聞吾宗獨付全德不依華
宇更託何門某遠派清流寒林一葉學實耕石才出
鏤冰爰自隨計選方觀光上國難沽聲價易振羈愁
出谷風高先摧弱羽登門浪急預返窮鱗伏念一櫟
魚竿四環星管華髮灑倚門之淚遠書開隔歲之緘
而又曾棄關繡空歸未得已隨律柱捨此何之今則
漸偏春期將臨試藝弩弧乏勇聯鵠增憂伏以端公
三翁德服儒流言爲詒訓莫枯有骨肉骨多方儻蒙
少借餘波微迴誕說當見長房之竹亦可爲龍則知
莊叟之魚終能化羽輕瀆尊聽伏積憂惶延望音塵
不勝翹企

奇賞集編

卷五

章

選集

投殿院韋侍御啓

顧雲

某啓某聞干時妄動君子不爲小智大謀兵家所忌
進憂狂狷退耻敗亡詳觀躁靜之機爰聿軍戎之事
聊因賤簡假喻師徒冀憑殷氏之函用代秦庭之泣
某名同膠柱用等鉛刀不思量力而行竊欲爭鋒而
進欲焚舟學海決戰名場忠甲不堅心誠匪固兩經
先榜但潰楚師再犯終塲亦班齊騎雄鋒缺落銳志
消磨執金鼓以無因送降旗而不暇李陵矢盡項籍
兵窮歸漢懷慙還吳失計所以重虛懦氣再奮空拳

欲罷不能旣蘇復上將欲戒嚴文陣驟騰圖贖孟
明奔命之辜雪曹沫敗軍之辱而我師甚寡彼敵尚
強未暇爭衡空憂失律待疑不進掉鞅難前先懷納
款之誠欲有乞師之志伏以侍御身弓落鴈心劍割
犀儒固中軍翰林盟主揮五色筆爲諸侯師出奇於
文苑之中二南斷壁決勝於粉圖之內七子輿棺儼
衆益以奇兵濟之餘勇旁麾義櫓遠借雲梯使武庫
戈矛皆爲我旅文山草木盡作王師苟無必勝之功
甘受後期之責塵浼清聽伏積憂惶謹啓

投西邊節度使啓

顧雲

奇賞集編

卷五

章

選集

某啓某聞天列將星國分戎律必命英傑以專統臨
故入則掌驍衛而主親兵爲王心膺出則驅犇旗而
駕熊軾分國土田苟非敵號萬人謀通七德孰副擁
旌之選仍當注意之求伏以尚書勇冠山西聲聞隴
右九天兆地之法夜受於神妹金箱金瓶之書曉傳
於靈叟故得拔劍龍吼鸞鳳鴈驚使夷落無愜干戈
盡偃邊烽息燭寒柝沉聲爲天子之長城斷匈奴之
右臂加以文通三變學洞九流郭璞神毫每通於夢
想羅香彩羽素貯於心誠時或月滿青樓風清畫閣
謝玄暉之理即不廢詠吟杜元凱之樂戎何妨講讀

而又政惟師古。恩切字人。利刀一揮。亂繩皆理。佇見
鳳銜仙詔。豹製牙旗。長驅十乘之驍雄。福致一方之
黎庶。遐瞻寵渥。不越秋冬。某稷下儒生。天涯客子。遠
攜書劍。來拜旆旗。識馬援之鬚眉。見太初之禮樂。頻
叨前席。屢聽玄談。憂一夫不濟。其生耻一物不登。其
所義形。顏色煦發。襟靈因敢。觀縷血誠。輕塵藻鑑。必
希恩察。少賜知憐。某射鵰無功。亡羊有恨。斐敬之衣
裘。屢弊張儀之頰。舌何爲至於草織衡門。雪封陋巷。
蛙鳴竈底。魚躍釜中。然猶講樹未休。書筠不已。潛修
此道。以俟明時。春初將謁諸門。卜行上國。著言利見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送集

上翰林劉侍郎啓

顧雲

某間皎鏡常懸。無疲屢照。華鐘在簾。不阻頻鏗。其有
飾貌前來。橫庭直進。思投朗鑒。願聽洪音。孔室高深。
前遠。仲由之懇。羊門峻阻。難傳趙壹之懷。所以載託
賤毫。用爲紹介。某吳門釣者。闕里儒徒。捨詹何獨繭
之綸。學牟子雕蟲之技。慕顧孫之干祿。効車子之聚

管西過許昌。空吟景福東游。鄒魯欲擬靈光。時或風
入楚臺。雪飛梁苑。偶然成詠。忽爾盈篇。是用力韓鄭
之門庭。學楊衡之刺謁。刻舟琢木。未擬迂疎。鑿枘攻
堅。難方齟齬。以致兩臨文陣。俱挫筆鋒。東郭先生。將
逃濫吹。步兵枝尉。欲泣窮途。然亦默聽時諺。頗聞通
論。以爲蔡中郎之未顧。則竹葉柯亭。張司空之見知。
則劉辭圓室。以時方濟。會物有窮。通須因甄藻之時。
冀別沉淪之所求。諸作者不在他人。是以某日月輒
貢菲詞。止于英盼。以侍郎學士作時儀鳳。爲國元龜。
學海波瀾。常融沆壑。情由望畝。曾稔耕耘。屬詞則麗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六 送集

上鹽鐵路綱判官啓

顧雲

某聞積塊爲龍。猶能致雨。攻堅作鳥。亦善因風。此皆
出自巧心。管於敏手。被之鱗甲。假以毛羽。離土木
之形。尚達陰陽之理。當其入用。猶或濟時。况其跡忝
人曹。名殊物類。瞻雲望畢。粗識晦明。指月看箕。常知
動息。實以曾親。僊隨強學。進趨人非。冠玉之儀。賦乏
披砂之客。澗松遲茂。隴葉難芳。重趨孟門。再困先浪。

以致萍漂陸海蓬轉九衢夫子生涯惟餘四壁楊雄
家產不過十金猶然染翰自強草玄無怠克己惟修
其直道潛心將候于已知必有英賢寧無濟會自叨
將陋唱再贖冲襟螢邇太陽敢言芒耀鮒游滄海方
愧眇微豈期俯側湮沉深垂汲引吐丹青於金口誇
姓字於同心榮耀既多鐫銘倍切今則俯臨文陣方
假詞鋒失水多虞傷弦易怯輒披肝肺更訴融明倘
蒙少借餘光微均美蔭庶使因風託便不謝於冥鴻
假霧成班無慙於隱豹塵蹟清鑒無任攀望延佇憂
懼之至謹啓

奇賞彙編

卷頁夫

老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啓

辭宣武鄭尚書啓

羅隱

謝江都鄭長官啓

羅隱

謝屯田全郎中啓

羅隱

寄上路相公啓

胡曾

爲舉人上韓郎中啓

李商隱

投禮部鄭員外啓

羅隱

投永寧李相公啓

羅隱

投河南于常侍啓

羅隱

奇賞彙編

卷吉李甫

一

選集

投秘監韋論書啓

羅隱

上太常房博士啓

羅隱

投鹽鐵裴郎中啓

羅隱

上太常房博士啓

羅隱

投裴員外啓

羅隱

投楊尚書啓

羅隱

辭令狐相公啓

羅隱

上李太尉啓

杜牧

上宰相求湖州啓

杜牧

薦王寧啓

杜牧

免奉使啓 夏竦

謝相府啓 蘇洵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謝館職啓 歐陽修

謝中制科啓 蘇軾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賀楊龍圖啓 蘇軾

賀時宰啓 蘇軾

賀文太尉啓 蘇軾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七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

辭宣武鄭尚書啓

羅隱

吳越之開
有羅隱秀
才能前知
之號為羅
錦科羅城
宜內自云

某聞鄭司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辭
朱邱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
其有棲廊樂廡養病醫門海驚辭巢。即摧萍影林島
繞樹忽軫蓬心。又安得下葉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
客。某也風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揚
雄口吃。徒欲解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七 一 選集
文舉之于元禮。自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
榻。淹延館宇。荏苒春秋稻梁有異於他人。觴豆時陪
於上客。那言此際遽憺離聲。背重德於丘山。揖紅塵
於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蕩落
羽獸。因聞困罕。以多亡。前瞻既倦於吹簫。內顧徒悲
於來劍。昔也來慚賦雪。謬稱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
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斷鞭以夷猶。尚
書倘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啓。裏別借篇題。無
令一葉先秋。遂對滿堂垂泣。捨此丹須九轉。桃指千
年。天也。如何時乎。不再。

謝江都鄭長官啓

羅隱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官游。劇譚以雞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犯。翠輦南巡。張椽投簪。雖離齊邸。聞公榮翰。本勸齊朝。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爲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綴拾。晴陽媚景。別受指爲。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丘明月。憑何徑。達此津涯。某海曲迷聲。壽陵忘步。蛇虛。畫足。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資。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屢窘與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遊。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豈奇賞彙編。卷百九十七。二。選集。

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慚。那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骨。半牛不暇。希驥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絹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

謝屯田全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援螯逞技。輾軻於風塵之際。流離于灰琯之間。雖瀝膽磨肝。竟將誰訴。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醬。已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今月某日。兄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潭。驅雲于道士梁間。校籍于真官筆下。欲使餘杭。

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淚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纏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援律旁吹。和風外扇。摧之于枯荻之側。致之于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絨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羅隱字昭諫。錢塘人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六舉不第。時有羅尊師者。勸其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使典軍中。檄嘗官杭州。羅城空內向奇中。至今吳越間言羅隱秀才。能前知云。

奇賞彙編。卷百九十七。三。選集。

投禮部鄭貢外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薦惡文。上于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牆。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應倦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捨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肥。易曝計疎而鳧輕。難加所以。寔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髻有相輕之色。而負外芝田。養秀桂苑。摘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薤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一

荆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
謹啓

投永寧李相公啓

羅隱

某啓某去今月三十日獲遂起居伏以黃閭尊崇雖
容展敬白永卑賤不敢與言今則輒於賔獲之間聊
舉證明之事晉代則司空試劍漢朝則丞相問牛彼
或以頑滯幽姿或以瘦鷺下乘猶能動搖至化感達
深仁而況生稟五常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輿臺
伏思癸卯年中維揚城畔謝傳裂土疆之日羊公分
節制之時珠履瑤簪朝盈望府雞香豸角暮出行臺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四 選集

轉輸則萬井魚鹽統御則九州侯伯當時務重難之
際是籌謀閑暇之初南國佳辰長聞賦詠東山勝賞
屢見篇題爲教化之笙鏞作經綸之彩繪所以漢陽
計吏得詣軍門厭次狂生叨蒙客禮憫之以轉蓬之
質安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於麾幢俸入仍資於
甘旨其後何武捧詔平陽趨裝叅佐解中方虞浪跡
新城墜下忽受溫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
且憐色目猶可發揚某是以不揣狂愚重萌躁妄出
則祝趙衰之日永冀流喧入則持傳說之星惟希借
耀今者風雨得生成之候鍾錘升鼓鑄之司郭令軍

前潛拙效樂崔寧城外暗毀池臺登庸之時序木槎
反施之鐵基已兆若某者族惟單緒藝卽中流旋以
佩服殊私緘藏厚旨假昆蟲而稟信指簪履以輸懷
竊以浪逼龍津風吹律管魚皆五色禽必九苞揚錦
翳彩羽之姿俟啓蟄吹散之便獨某行迷要路坐守
窮株九品班資略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捫心
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行清血良時易失司馬遷猶
是再三知己難逢越石父於焉感激相公儻或俯迴
衡轡曲賜琅璫雖朽蠹不凋則推常理而孤寒無命
祇繫洪鈞謹啓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五 選集

投河南于常侍啓

羅隱

某啓某聞准王鍊跡於真仙含靈盡去鄒從移殖於
寒谷衆草皆芳豈羽毛可從於電旌豈凋精盡闢於
葭律蓋以至道無遺於一物殊私必及於羣生某嘗
佩斯言請陳丹懇間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浼山谷
啓事之書累王勃雖黃之口捫天莫及踟地興慙向
浮世以傷懷拊勞生而自喟光陰不駐齒髮漸高當
家貧親老之時是失路亡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
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因晉朝之流品物彙難逃於
芻狗孤寒竟陷於蟲沙所以仰瞻桂之高高恐無仙

骨觀屈署之欲歛忽有瘰癧心竊希常侍從來許與之言作此改張之詞俾其七郡與奏一官致之於歸參短簿之間責之以驚馬鉛刀之用所冀內資骨肉外罄筋骸但繁受恩何須及弟必若終憐薄伎尚憫前途則科號三篇判稱六部早營留意頗亦偏人將今晨禱祝之詞為異日觀觀之路情雖可恕借亦堪誅對膠柱以軫懷願漆身而在此謹啓

投秘監韋論書啓

羅隱

某啓某日月以所著讒書一通寓于關吏退量僭越

伏積憂惶某聞樊子昭之處屠活發光輝於許劭傳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六 題辭

昭事郭林宗之遊章洛張聲價于符融其後物態乖

有此才情
則讀書不
作可也

訛風流委敗下有自媒之請上無相汲之由某由是反扶與懷捫心注恨又安得不屬耳於輿人之論傾懷於長者之談而尚書以盛名鎮乎當肯以盛德傳乎奕世不超超於閣葦不浮泛於奸回動則致聖玉而活蒼生以為已任靜則導冲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惟人朝屬在吾道若某者燒薪就學櫛櫛攻文一則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瞻視一則以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搜揚十年索米於京都舉六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此多岐所以覽稽叔夜之書

則伏磨戶外讀張季膺之傳則大嚼窗間長恐一旦月桂情衰江瀕思起不得掛充國山庭之相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重拂塵衣聊希藻鑒儻尚書以孺子可教則隨洛下之書生儻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之釣叟靈著神蔡惟禱所從謹啓

上太常房博士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讒書一通上獻近見

某官某乙伏承博士曲乘題品俯及孤危某聞孫陽以一顧之恩駢驥不為驚馬宣父以一言之重夷齊

不作餓夫苟吾道之未忘諒斯人而何遠某也藝薪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七 題辭

就學閩市吾功偶不自量因思忘動拾五湖之高蹈事九陌之窮達一作途為良工不度之才為要路不容之物所以稽康奏樂念魑魅以爭光劉子營生奈鬼神之相笑那官不幸一至於斯恭惟咸通之初大中

其意欲飽
而後戰

奔之際講學則衛刀削樹論文則羸火燒人家無
相保之心處處有自媒之口而博士獨持大旆高座
危城招既散之師徒復已亡之土地顧茲隆替尤屬
尊嚴某也雖賦命以多奇或因入而成事願將所贊
以賀明時謹啓

投鹽鐵裴郎人啓

羅隱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制者莫先於躁浮生七十所
傷者莫甚於情某所以反袂興嗟一作懷支願浩歎顧
兩端而若是持萬緒以奚歸爰念歸年卽借時輩曾
中馬駿握內地靈入公孫龍之關不惟逞辯叱東方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八 選集

朔之御且欲獻書其後漢落單門蹉跎薄命路窮鬼
謝天奪人謀營生則飽少於飢求試則落多於上東
經海嶠受下館於諸侯西出劍門泣危途於丞相光
景但銷於杯杓貨財不入於橐裝傳書而黃耳增勞
外客而黑貂兼弊問者郎中丹青演潤咳唾成音薦
光逸之材以地寒爲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遺既
與奔北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鋪名池口毗陵
則懷號銅墩皆有主張以生鹽米郎中儻或言泉晚
淡未忘洵灑之功譚柄時剋別借牙齒之助一作俾
得內資柔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陽入趙之師更謀

大綱
何須
口人關

背水整秦將渡河之卒重議焚舟目禱心祈言狂意
迫其餘舉戾不敢追逃謹啓

投蘄州裴員外啓

羅隱

某啓某月六日輒以著譏書一通貢於客次遂歸逆
旅載軫危途必恐員外以其姓氏卑寒精神鈍滯汨
在衆人之下遺於繁務之中某懷璧經穿壯年見志
仲舒養勇何啻三年安世補亡寧惟一篋其後因從
計吏遂混時人憤龍尾以不慙念魚尾之屢曝稽康
骨俗徒矜養性之能李廣數奇豈是用兵之罪事往
難問天高不言去年牽迫肯甘留連江徼雖傷弓之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九 選集

身誠則惡弦食菽之蟲未能忘苦辱以遠辭竭舍來
謁龍門黍谷崇陰方諧志願荷衣蕙帶不奈風霜負
所業以長嗟向良工而有謂昔也松苗各性已知難
進之由今則火木相生未測自焚之理謹啓

投同州楊尚書啓

羅隱

某啓某聞足歷屠門尚能大嚼力疲吳坂亦解長鳴
而況覲崇陰教化之原入黍谷喧和之景苟不能自
提由瑟直犯丘墻則其人生爲無益之徒死作無知
之鬼某譙卿賤族釣瀕遺珎鉅下二卿索非門執於
陵一叟或與交游偶然蒙郭泰之言歛爾厲蘇秦之

亦佳

莫才

志遂得麥票風雨門長蒿萊旋幕題橋因吟入洛三
秋旅寓身居計吏之先萬里徒行家匪大夫之後孰
謂九街浪濶雙關雲浮姜維之膽有破時李陽之拳
無下處山是前傷緇轍暗泣牛衣賈誼長纓雖猶自
連張儀健舌亦振何為前窺而四海清平內顧而一
身流落輒復徘徊鄭驛睥睨秦醫敢言畫虎之勤但
有傷蛇之望謹啓

河中辭令孤相公啓

羅隱

某啓某聞歌者不繫聲音惟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
所貴達情苟抑揚之理或差則流荒一作誕之辭亦棄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七

選集

而況委病鵲門之下一作外窺光龍燭之前上方於趙
臺若用後漢趙岐字卿臺為曹操乳融舉辟事則當
如字或疑作六蓋臺一字相近亦有羊步遠達解
薦遭逢下比於陸錢榮顯雖個儻不作於二子而輝
蒙敢讓於伊人今則住論負嶽之咬去切戀軒之馬
輒復重將越調更唱燕臺以為京兆王章三冬有淚
淮陰韓信一飯無門惟憂委骨窮塵敢望橫戈要路
加以輕蹄逸軌拾新公子王孫同窺萬頃波瀾各有
一時顏色而某短袖難舞危條易風禱祠則天或未
從號泣則人皆不弔由是飾裝增欬攬乘與嗟指繁
戟以疑神望鑣鉞之借便雖琳瑯杞梓盡歸梁棟之

間而藻若蘋蘩亦戀池亭之內殷山軫念對紙羅緘
無言誓天有死銘德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莫才

某啓伏以聖主乘承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
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
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
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
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
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于突厥絕為小弱今
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
奇賞彙編 卷百十七 選集
髮驅驛之騎凋耗已無漣洛皮裘之資飢寒皆盡寄
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
不出者有一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
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
畜殘少且守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為養習以候強
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
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瘕墮之苦示戎狄之
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于
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
入苦海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

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何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于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捨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車。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前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于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十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弗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冠于掌股之中。執輜懸餅。湯沃睨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成。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十二 選集

其悍勇如此矣

華胡蓋至此二篇皆以自勝

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點要。令討迴鶻。伏以點要起于別種。起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日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于常山。牙遣人于河壠。顧茲疲虜。豈遣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盡地而兵形盡見。按璫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迹。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典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十二 選集

生死榮幸無甚感思

上宰相來湖州 杜牧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貢外。即例不為。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全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為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為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公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近者澶王傳李疑。為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為今證。遠自二代

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授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
 事反不足為例乎況盧公適止以骨肉寒餓面守滌
 陽非如某以親弟廢廩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
 二與盧公所切履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
 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
 留後求利小臣較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
 可吏部員外郎為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
 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
 莫過于此某弟顓世胃子孫二十一舉進士及第嘗
 為上裴相公書遵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
 為之非班固劉向輩臺臺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
 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為浙江西園練使巡官李
 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顓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
 於蒼黃^皇中言於親曹官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
 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
 顓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顓謝曰苟爽為李膺御
 以此顯名今受命為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相公
 困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歎美之聰明傳保非常人
 也某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
 海上如顓此者今有一兄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

青賞彙編

卷百二十七

十四

選集

一雖不怨
其為善

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
 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
 言怨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
 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
 不下號太子詞語煩碎煩于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
 流不勝憂恐懇憫之至謹啓

第二啓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永有屋三十間
 而已去元和末爵債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發去八年
 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
 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惻惻歎息百卷書隨而養
 之奔走困苦無所容庇歸死于延福私廟支杜敬墳
 而處之長兄以一驢游巧於親舊某與弟顓食野蒿
 藿寒無夜燭默念^{集無}所記者凡三週歲遭遇知己
 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為御史分察東
 都顓為鎮海幕府吏至二年間顓病眼暗無所親故
 殷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劍南少
 尹姜汚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
 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于
 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聞

可憐石生
石生我

青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大 遼集

腫子名曰內障法以金針旁入白睛穴上針撥去之
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
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
愈者不下二百人可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
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關石
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腫子中脂色玉白果符
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飽
石坐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
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
顓決執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辜斯疾也豈遂痼
乎既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
施針俱不効五年冬某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
取顓西歸顓固白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
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斬某與顓同舟至斬某其
年七月即歸京師明年正月某出守黃州在京皆
詣今統州庾使君問庾集作使眼狀庾云同州有三
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
得當同周老石少其集作術深妙似石不及某
常病內障愈于周手豈少老周工拙有異某至黃州
以重幣畢詞致周至斬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

亦與下同
集作此耳

青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大 遼集

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
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之知是石生
業賤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
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都為天下通衢世稱
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
冀有所遇其年秋顓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顓一相見
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
歸期與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波醫藥衣食
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某母弘者人言異
人能愈斯疾中州鄴都縣有仙都觀後漢皆仙
人陰長生於此白曰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
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
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一人或可致是
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啓乞守錢唐益以
私懇有素非敢索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
但能識其聲音不復知其髮已半白顏色衰敗是某
今生可以見觀而觀不復能集作能見某矣此天也無
可奈何某能見觀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集作在
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
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况去歲淮

亦與下同
集作此耳

光兄一
一

又迎出
解

忽謂病弟

南小早承食益困目無所親復困於衣食卽海內言
窮若人無如顛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士千尊重
伏料仁旨必爲惻惻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
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將
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
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
脆弱者四五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
栢同也某今生四十八年矣自今年來非惟耳聾牙
落兼以意氣錯寔在羣衆歡笑之中嘗如登高四望
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
奇賞彙編卷百七
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
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况某早衰敢
望至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
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
使病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
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某欲
見病弟之志一如藥憐昔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
祈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于丞相治其畢
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薦王寧啓
杜牧

某啓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
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
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臣之間必
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
在饋運某過承恩獎輒敢薦才伏惟取捨之間特賜
恕察謹啓

免奉使啓

夏宋

比庸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途差近況多侑幣
實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
遺孤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林

奇賞彙編

卷百七

十九

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玉姬等節接仇之禮既嫌
會子廻車勝母之遊遂綴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
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
素獎孤寒屬商利子摘山關言心于奏記何圖驛置
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
何但銘藏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
交譏于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勿而讀書固有意于從
官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手

前下之則有進士驛之于後常以惜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幼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于無辱莫若退隱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微聞于朝野向承尊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不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則洵之意以爲近千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奇賞彙編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

謝館職啓

歐陽脩

節庵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達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親瞻孰不慶美伏惟崇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總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驟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常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岌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逃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勝嚮往之至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語之初六經傳計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

可省
列士之職

可省

至一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
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交響得
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
恆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
思宏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
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
以禁署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才異鼎鼐之養賢
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閒則未免尸祿
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
之舉自初管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
奇賞彙編 卷百五十七 三 選集
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修方被罪謫竄之荆蠻流離
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露毒凡萬四千里而
後至千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
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御
之日鳬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扶雖因時而幸會
實有醜於顏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
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
出自生成在於顯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
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頌聖朝功化
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啓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
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
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
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
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
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
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於於久
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
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
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
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
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遷之以寵利而能不
回旣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時之要用學
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允特
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其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
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
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致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
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
致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前由察舉而無請

謂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竝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七 王由 選集

往未知所裁
石林燕語云故事制科分五等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嘉祐中蘇氏兄弟始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爲胡武平所駮復降爲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鍾云敘事議論寓於四六之中不難於圓而難於緊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文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刑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七

王由 選集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紉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之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

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
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
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於青黃變下無心於宮
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殷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
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珪璋上助廟堂之
用右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
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重光以寬衰病任
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
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
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一

蘇軾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虔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可降志於
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
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立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骨無軒冕而榮至
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
身之全伏暑向闕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
情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一

蘇軾

賀楊龍圖啓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遐邇竦動觀聽咸謂
國家之鉅祿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
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
諫之烈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
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
人之効忠皆因當時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
尹子革因墳典而道所招之詩左師觸龍詭體弱而
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
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

席未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辨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禮。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且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壬午 選集

賀時宰啓

蘇軾

伏審光膺考煥。峻陟宰司。孚號揚延士。識上心之所向。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邪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絕食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後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續要宜纖悉以勿知。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繁疎逃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照。今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于九天。垂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大信之詰。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愚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七

壬午 選集

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屢末塗。流落無復掃門。尚賴補息。剗黥雕朽。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為。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

賀文太尉啓

蘇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

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在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纆約束何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宜寫難盡

奇賞齋編

卷百十七

幸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八

啓

謝寒儀公啓 見補之

謝執政啓 見補之

謝解起啓 見補之

謝授館職啓 見補之

謝吳雍薦論啓 見補之

揚州謝執政啓 見補之

上李中書啓 見補之

賀陳履常啓 見補之

答賀李祥啓 見補之

賀韓相公啓 見補之

謝館職啓 秦觀

賀李相公啓 秦觀

賀李丞相啓 汪藻

賀大諫李寶學啓 楊萬里

回丞相謝致仕啓 周必大

賀湯侍御啓 任盡言

賀葉樞密啓 陸游

上王宣撫啓 陸游

奇賞齋編

卷一百九十八

一

選集

與趙都大啓 陸游

答勾簡州啓 陸游

謝夔路監司啓 陸游

賀龔參政啓 陸游

賀丘運使啓 陸游

賀周丞相啓 陸游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昭玘

回孫榜眼啓 真德秀

江東賑濟啓 真德秀

上趙茶馬啓 李釗

奇賞彙編 卷五

賀給事鄒帥啓 王邁

回史督相啓 方岳

代回張茶馬啓 方岳

謝江樞密啓 文天祥

賀吳丞相啓 文天祥

賀曹尚書啓 文天祥

賀趙侍郎啓 文天祥

謝何樞密啓 文天祥

通董提舉啓 文天祥

回朱約山啓 文天祥

二 選集

回黃主簿啓 文天祥

回趙宰相啓 文天祥

謝李承旨啓 袁桷

奇賞彙編 卷五

三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

謝寒儀公啓

晁補之

伏念近者特造門牆願親杖屨康寧貌古千巖松竹
之閒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尊慕膝屈承歡
意消願蚤預于甄收非敢言于嫺姪高明廣遠疎迷
咸依倚憐孤根未必陸雨生芻一束窮窮巷之坐愁
清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忘禮絕滋愧人微綠野
放談遇晉公之高蹈黃花佳唱比陶令之將歸醉猶
奇賞彙編 卷之九十八

貸于歐茵任登誅于落帽顏間和氣席上陽春以此
使人何人不盡既貪知已特達勿二之意遂罄平居
深念欲効之言而莫戒轉喉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
諱字亦有同音如肇者和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之
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植詩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
可以考知乃唐鉅儒若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疑
晉進既殊劍昭不避仰惟大雅固已包荒然令公以
三朝德望之尊而不肖有十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
每慎偶疎豈止汗顏真成芒背自違鈞席愈覺違心
悔訟稍瘳燕詞始敘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間順

下風且詢公議似聞之檢已拜玉音想遂促于曹裝
行復調于伊鼎即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饋約休補之
田野益疎先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已戒僕夫
將趨道左庶欽贊輿誦具瞻之意豈獨伸恩閔私戀
之情

河中府謝執政啓

晁補之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尙叨名闕盡出鈞陶
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深媿竊以
讀書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爲之
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
奇賞彙編 卷之九十八

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羸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薈
見日去盆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爲
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技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邈如補
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疎危道德之初心獲聲名而
過寶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
何怪一昨初煎謫籍卽備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
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選豈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
冒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厭爲請與郡復優使自爲
謀不過如是此蓋伏遇某官注石扶遠著龜見微直
方大以正邦周徧咸而濟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爲已

空然和扁一經沉痾猶皆起將益收羣俊之助與共底太平之功況補之嘗履閭閻今守民社未負齊魯之學敢忘卯翼之私

謝解起

晁補之

伏覲解榜偶被薦送者迫強敵以當前初虞逐北挈孤軍而冒戰遽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積循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非一師百聖之所並宇更未流于淺鮮之後迨大本于芒葱之爲五官猶具于天根六鑿未仍于物僞行義忠信粹乎常得于固存言語文章卓然皆出于可用教化之所被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八

三 選集

及風俗之所影隨中國無異于四方野人知學于君子王者之迹未息古人之體尚有少變而爲晚周大壞而爲戰國處士以誠行自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濫于辭章兵法窮于威武禁游說者縱橫以辯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俗僻則吳越無秀民照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鹵莽一塗漢公秦餘而莫醇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真人之撫運混雜霸之餘墟英宗廣于規模仁宗備乎文物今上開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思誦數爲腐儒廢雕蟲爲士苴奮乎百世之後觀此六經之難是以取人謂宜得士如補之者拙非世

用僻與衆遠有轉喉觸辭之窮無炙手可熱之助流離百狀辜負寸心縉紳之所未信而無庸鄉黨之所共輕而竊笑踴躍自守無意于令龜俟何從迫同于卽鹿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十載屬文七年論學蚤濫舉首輒困退飛託患難之餘生守迂疎之舊習仰箕裘而莫繼俯蓬蓽以增羞望絕亨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書或絕交他人謂其逆施智者以謂非異不覺歲月之易失竊省功名而自驚遠舉何爲聞虛絃之已怯相忘可樂忘芳餌以復來然而學不能偶當世之方圓材不足當大人之取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八

四 選集

舍僂俛自力攀拳莫堪一字固微屢經營于燥吻萬言良富愧滂沛于槌毫尚賴庶明過辱品題撥其片善疇以上游斯蓋伏遇某官大雅不群至誠樂與譬之永正錯而不動與夫衡誠陳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試故容慕陋亦預甄收某敢不增益淺聞激昂壯節鵬搏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爲功恐不愧三千之客

謝授館職啓

晁補之

誤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尙玷題評祗有矜慙安知榮觀

竊以校讐之設始于漢氏之購書員昂之增盛于唐
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爲備亦一時衣冠人
物之使然惟麟麟延閣之華近閭闔鉤陳之達至謂
道家群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
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于閑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
之時職非嬰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貴寡使
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
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爲名臣
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
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六

五

選集

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繫詔書所以
取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
所以考之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竊
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
髦以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簪紱單平之後才非丘
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選聽昭
回地近英俊朋來聞九奏于洞庭徒知神駭飛雙鳧
于渤海更覺身微加以涉帖永悲臥漳久孤孤將五
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十曾無敏手雖欲自
勉竟不能奇考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于迂濶主

父屢困九事敢期於入收公孫太疎十策乃微于一

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爲功真成毀瓦而畫墁尙

容見食服訓辭之甚厚受列紳以爲榮非止見黃香

未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事固有愚

衷靜言所遭良出于幸斯蓋伏遇某官幾微謀國忠

藎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大儒之効吾

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面容淺陋亦誤承收昔

班超以乘筆得令史而不慙陽城以愛書從院吏而

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以文

墨而効官則雖爲卑賤而可喜而况加以樂育借之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八

六

選集

美名方朝廷者艾之具來與巖穴幽居之成在世逢
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
中才之難強猶將奮發于有爲補之願治氣養心修
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未流未負平生儻以
功名而自致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晁補之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衰褒榮敢煩一字誤棠代置
祗劇厚顏補之稟生既愚聞道亦淺少日任得煩復
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告悔不幸先子蚤棄諸孤居然
爲貧初此求仕賣刀買犢行藏獨可以自期觀願舍

絕失得不足以相補竭來泮水三易歲華無他時捧
檄之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聊復投林坐令
摧頹滋用迂闊風雨子桑之席促軫屋穿蓬蒿仲蔚
之園披書按朽間偶好事惠然晤談務閑偷安考滿
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誤加謂是足非長而雞肋可惜
收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強恕
待物統緒一道刺舉百城如般之運斧斤曾微擁腫
若良之操籌策安有疲驚曲憐孤生為借餘潤昔張
安世不樂私謝而李習之嘗賦感知趣非不同義各
有處更願寬其不及須以後來豈無毫釐可卜報効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七 選集

楊州謝執政啓

晁補之

冀空坐笑輒傾將母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州之請
意雖甘于遠外跡終涉于千摩伏自思惟良深震慄
竊以聖人在上執不懷利見之心君子處躬蓋亦可
常分之守智足以圖則當畢慮力可以任則宜竭能
固有掃曹相之門而籍以求通客常俟之舍而因茲
得詔志義有在貨緣不嫌其次實事未聞虛名可貴
所以樊英聘而漢稱得衆彌衡棄而魏為失人雖非
車與輓軌之利行猶曰園林鴻鵠之為觀凡是二者
必居一焉如補之者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陛下纂極

之日群公入輔之初旁搜廢摺不問殊途亦預諸生
之選入陪三節之遊朝廷清明官省閑暇鵲鸞逸翮
競高舉於丹霄麋鹿野心終日懷于豐草仰慙教載
之惠未知補報之期願試米鹽且親甘旨魏君懷彼
非見汰于盛時蕭子抱關亦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
某官引君以道附衆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
群議之與發為久大故能贊于乾坤馴致中和蓋將
興于禮樂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信美
矧備倖武足竭疲驚尚假歲時不慙刻鵠之類舊庶
幾乎昔未忍轉衣而為裳警蹕勤勞粗有寸人仰酬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八 選集

亳州上李中書啓

晁補之

夙被採收久知幸會許俞地重敢復恃於門牆奔走
位卑自宜疎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疊而怛然
蓋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儀又闕坐恐魚鳥池林
莫還遂令階庭踵武長掃飄零自力企慕更勤恭惟
邇來調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天化育為士
宗師學隘囷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纂繡耿經緯之
昭回既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則此老氏嘗稱君
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為邦加以遵正考父
之益恭兼萬石君之至慎良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

密意遠圖中已殫於禪補。要使禮刑達而內敘。兵食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之心。終先朝用儒之效。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之。幸逢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發。自見毫毛。孤植難伸。良辰不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事莫諧。三歎何補。獨竊北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豈徒如魏膚之感恩。必報而去。第以賦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粟資拙而匠石無由工。開籠鵩失而始驚。振手羹空而自笑。迷途未反。壯日已賒。惟激烈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羞王密謁楊震之意。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之稱。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八

九 題集

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闕事迂。才疎效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群豪之赴義。猶可蒯緱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槃。招十九人。而俱歛此自不果。他復何言。第依底存姑。追庇悔念。虛死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脩。鶴鳴遠而終聞。蘭生幽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行。變狎則有不信無不行。奔疑可訓千里。要頌於良御。鉛刀且弊一割。更緊於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拔後輩之譽。取人以恕。得士多賢。彙茹而升。簪履皆在。醫門容疾。富積仁鄰。寧其中棄之乎。既

已辱收之矣。用此自信。獨無分然。若唐兩生。是記當路。至願爲繁。供席蒸之。效祥。顧有義馬。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聞益被。管圖早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屆寒涼。尙賒侍省。伏乞爲上。自壽。副人所瞻。

賀教授陳懷常啓

鼃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共出試。則鄉黨自好者。耻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八

十 題集

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則名以爲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爲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鳥。窮無立錫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藉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尊親黨所喜。未從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爲。與行志。苟存而百可貽。展良幸脩慶。獨情領詠之誠。倍於儕等。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龜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邳未省。窺園持竿。寧汚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緝緝沈之何取。概株枸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鴈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

賀中書韓相公啓

龜補之

奇賞彙編

卷見大

土 選集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在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以辱收憐。然闕門之外。已疎而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墮越俎。義慙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辜期待。分絕激昂。既流落于州麾。旋顛危于筦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于留居。尚倚平于世論。慮以罪戾。仰玷生成。故門牆之問。莫修而魚鳥之情。愈闊。側聞枚卜。峻陟鼎司。遐徵同音。歡呼共慶。即日。伏惟圖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直溫。柔嘉寬粟。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祐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

規模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未流易防。一昨初開。

命行繼觀。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類而並驅。米斗至千。千錢民室幾于九去。此方今公患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迺大臣先已先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審訪而忠邪正懼于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皇極。既憂。讓說之震亦病。叨憤之欽。嘗聞去蟻以培隄木。有畱蠹而蕃木。毋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而勿論則實難。彰瘝不消。勸沮迺立。理有萬慮。行非一岐。

奇賞彙編

卷見大

土 選集

同河必親。疏堂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可通。安得遽知。要因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誣。則可否自陳于前。是非不覈而定。成周虞氏。乃得庶幾。皇極大中于焉。攸敘。憂羅邨華。尚何足言。休兵務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疎遠而謀近。懷蹇淺而計深。亦恃十年嘗承一盼。重念補之稟資頑鄙。賦命奇窮。勤苦勿能。乖違壯日。憂虞晚節。推絕盛時。不別不自。以得嫌無拳無勇。以蒙垢遭譴遠徙。重罹閔喪。終在催存。再被竄逐。迴回五六年內。往返九千里。除未省。蹊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盜肉。殺逢閭大之還不死。

海濶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行歌問百年而如此餘蔬菽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身尚懷報主耿耿自信昭昭實歸更願尊所聞之高明躋斯民以仁壽造次啓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海蒙遠猷大夫庶士無遺忠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困附高莫親

謝館職啓

秦觀

法同博士閣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建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

奇賞彙編

卷百六

主

選集

柏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隱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未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濟褒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痍三替之內王尊乍倏而乍賢七年之中魯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頽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縲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慙羹吹葦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邵悰西屬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寒暄遠有遭

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白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

賀呂相公啓

秦觀

伏審光庸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忭蹈竊以煬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名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

奇賞彙編

卷百六

主

選集

冒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爲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思左轄之嚴遽踐鸞臺之峻猷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緣是端人全集異黨浸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旣得功而竝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仁重某猥緣幸會叨

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隔雲天。但欣眾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業。責重精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此啓稱頌幾於諛矣。然以投中公直是受得起。

賀李丞相啓

汪藻

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譚之頃。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英林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敬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

奇賞彙編

卷見六

主

選集

昨屬殊林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旣徹。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唯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遠。畱家誓死。鐵血書詞。銷大變於胚胎。轉危機於呼吸。泊干戈之息。戰援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類。虜輒請盟。身雖九隕。而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既名高而衆媚。乃譏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幃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薦經難危。益見倚俸方主上。清明於今日。實邦家希闕之昌期。欲衆賢同建於車功。非雅望孰爲於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某久

托在間。欣聞盛事。雖無緣旅進。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

賀大諫李寶學啓

楊萬里

不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諍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美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才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之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微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攷於今。益明方孽。

奇賞彙編

卷見六

主

選集

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賴於國。柄罔知勝算。運籌策於帷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冥抵緣富貴之念。深遑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證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戇。絀守淮陽。越旣漏師。浸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鯨鱓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令蒙徽數之加。瞻一倏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睹恩綸之布。成新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篁。爲世著蔡立朝二紀。幾嘗閱於岷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駭促公獨鳳鳴。惟知

效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謀之既
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某疎瞻殊
握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下
增敢言之氣其自於今

回丞相謝致仕啓

周必大

連章請老優詔閑勞執玉帛於新班位隆亞傅易茅
封於舊鎮地統故鄉仍秘殿之大名極宗工之異數
縉紳創見夷夏樂聞恭惟某官德博而裕於才器閑
而冲於用以奧學雄文冠多士以忠言直節居大僚
爲善未嘗近名而聲譽之歸不可遏事君未嘗枉道

奇賞彙編

卷見下

七

選集

而爵祿之至不可辭周旋鉤樞弼亮神聖謀斷兼乎
房杜都俞踵乎臯夔粵去廟堂屢臨藩屏力方剛而
抗疏欲追六一之高風年甫及而掛冠迄遂祈公之
雅志優游里第涵泳天真疎賓客之相娛萬石子
孫之甚謹謙備六爻之吉悔吝不生壽居五福之先
康強未艾在前輩或難於盡善惟哲人獨享其全功
然而尚父之佐武王潞公之師元祐皆來歸之既老
豈得謝之可居公固無心上猶有望某敬懷知喜已
聽傳家顧希驥以未能思執鞭而甚切仰勤榮問徒
激懦衷寒力方凝燕超多助冀益調於鼎食永丕聳

於民瞻

賀湯侍御啓

任盡言

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
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
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于選掄汚我霜臺
賴公雪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
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三百
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若乃糊名而較藝亦復肆
志而任私敢以五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抵牾
愛子誰無野鳥爲驚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輩

奇賞彙編

卷見下

大

選集

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
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
經筵益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
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
逮政府樞廷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
犬之報而博吹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
富貴之勢利豈止于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
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觀其而在位
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義引前
代興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旋至中都

冀招至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有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卽大夫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黨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香舟。惟九重之委任。褒隆故四海之責望。奇賞彙編。卷五十六。九。選集

賀葉樞密啓

陸游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罔視功名爲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朽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彼

不可越燕。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而北守竟尚無冠帶百蠻之理。天地豈忍腥羶諸夏之區。況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虜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祔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通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奇賞彙編。卷五十六。二十。選集

上王宣撫啓

陸游

薄命遭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稟資凡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迺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

昔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
臣暫臨西邸。獲廁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之
行。奮厲欲前。驚馬方思於十駕。窮未憇。沉舟又閱
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
自無餘如輪勞。効命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茲
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覩於光輝。已少紆於志願。此
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闔。鍾太行
黃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
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虛薄。奚足於
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展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主 選集

與趙都大啓

陸游

海被臺移。攝陪幕府。方刻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
迫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笑。賴門下以爲
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
蹟者十年。身困遠游。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已峽。旋
客塞垣。歲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
骨無毀而亦消。羈旅危竟。雖招而未返。念惴惴之安

往復。莘莘以此來。豈忘慚羞。實恃於耆耄老馬已甘於
伏。撫敢望長途窮。後方切于投林。况依茂蔭。斯蓋伏
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淵源。早奪奇謀。蓋處囊而立
見晚。更劇任真。游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
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爲
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憊。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
姑休疲役。招陵笠澤。雖賒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
竊老師之補處。

答勾簡州啓

陸游

近被臺移。來陪幕府。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
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賤之況。豈勝末路
之榮。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
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
巾瓶無定。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閭屬之招。實過野
人之分。方刻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
茲小憊。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俛俛
浪迹之安。歸假壘壘。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
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侵晚景。久
歇壯心。理剡曲之歸舟。方從此日。上浣花之絕境。敢
微先賢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陸游

意象粲然。揣分已安于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達上。於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从嬰臂病。見謂散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粗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容今事。少年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峽。再閱玉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業逃有蟹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期僉議。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議極崇鉉。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大呼相和。或容辭吏之任重。奇賞彙編。卷百九十八。聽何傷曲。怨聲丞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竝採而不遺。其敢不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賀龔參政啓

陸游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境。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老大臣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不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

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闊。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敢盡言而無諱。建九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效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曾不勞于變色。薦紳相賀。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于異知。萬里敢虛于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賀丘運使啓

陸游

恭審上印帥藩。乘輅幾旬。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惟峭君子之時。中斯得古友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以有成。雖使空囹圄。畫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姿本高邁。學造精微。夷途早踐於高華。隆委偏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早陪談讌之餘。誤若賞知之異。敢圖暮景。獲備屬城。

問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懸修
候問之殷尚嘉惠於始終俾初全于進退歸依之切
數釋奚殫

賀周丞相啓

陸游

恭審夢卜錫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
宅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實實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
門闢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
遠略必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厲仁聖
焦勞於上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
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

奇賞彙編

卷五

送集

窮於烈戍每靜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常至若靖康
散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涓橋之耻高廟
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斧柄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
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
武嬉戈朽鉞鈍謂宜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資廟
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
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動六經之蘊探賾
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
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
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消未央長樂之

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礪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
千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實并驩欣惜百
之飢寒豈無竊覲援四方之英俊願付至公庶未
之餘生觀太平之盛際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案涉筆擁文墨之紛紜
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末學
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
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廷之貢謾爲
人格之游敢意斐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

奇賞彙編

卷五

送集

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僑備儒官
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燭屬大明之繼照
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
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彀時皆謂之
登瀛正如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秘集頓發見聞惟知
反已以自求取觀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
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
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丹
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紛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嘗
先病而後瘳處中李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

部適幸而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詐爲必氏之魚亢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但摩廩粟以偷安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書復還舊直意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不有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朴之喧囂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蚋所驟驅即復來鴈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開畏罪龜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彈才駕之勞獲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天 選集

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閉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爲盜素稱劇郡尤藉長才自非冰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寬顧煩閭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僂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前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愼于官箴勉思民事

不近民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權以中平得之安穩少國禪報上副陶成美廢方休會未虞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記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回孫榜眼啓 眞德秀

壁水蜚英鳳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飭躬九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聆丹表鋪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爲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衆共稱於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既都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韓魏公擢在於二人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勲名之有爛獨到於今願恢他日之遠國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寧斷心之方切得各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展先枉駕之臨申責長牋之貺念友直友諒既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共敢忘於古誼

江東賑濟無罪可待謝丞啓 眞秀德

巧語上聞方抗章而自刳隆恩下逮况赦過以不誅

捧詔凌兢捐躬感惕其本慚通敏徒抱闕疎入侍軒
輿每見玉色憂民之切出乘使簿復觀聖書恤下之
頻。昔竭鵲材。祗承德意。屬江左。竝罹於早暵。而荆川
尤慘於彫殘。蒙賑贍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
念。民饑奚啻於已飢。經畫百為。王事殆同於家事。所
冀推仁恩。而均被靡遺。願文法。以自營。項常原臨。驅
馳之時。備睹田野焦熬之實。欲羅則人苦青蚨之寡。
欲濟則官無紅粟之儲。抑立視其死。與既有負。求芻
之託。苟利專之可也。又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職。以
偷安寧。若隕身而任責。勉効便宜之舉。亟蒙問可之
手。賞彙編 卷五十六 元 選集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早經廣德。太平為甚。德秀
與畱守憲司分所部。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
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
賑給先太部司胡槻。薛極。謝德秀。迂儒至是。政舉
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賑贍太過。使峴劾庠。
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
官
上趙茶馬啓 李 劉
訪火井於臨印。偶逃水厄。望星槎於仙漢。行拜月題
慰江湖渴夢之深。瞻原濕華鑣之沃。伏念某地寒而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辛 選集
根淺年運而骨高。對胸中。因欠可人之風味。局促
轅下。粗知範我之馳驅。與其包裹供權倖之鑽。不若
贈登任風塵之老。况乏揮毫之百斛。固應病穎之十
年。懶問蓬萊羣仙之司。遂叱咤九折之馭。其甘如
芥。豈必眾嘗言刈其蕞。願為君御。恭惟某官雲龍氣
局。天驥風標。加屋桃源。二椀澆五千之卷。乘輅焚道。
一雄將十萬之雌。却笑前丁後蔡之龍。加安得超范
軒樂之繳。繞加臭味而厚賓客。漫令策兔褐之功。畫
骨相而遺毛皮。諒必察驪黃之外。如某者不持圭璧
未洗袴袍。特窘城南晏食之謀。遂入冀北暮取之數。

味已輪於第一。價敢望於倍三。草茶無賴。空有名敢。妄希於前。被塞馬未必不為福。或可備於走趨。通篇用茶馬語。作對遂開後人影略。假借法門。然料場表不能不用此體。姑存此篇。以見所自。

賀給事鄒帥啓

王邁

緣底藉綸紅牙易闌。煩公護太子。久焉思羽翼之功。借君重淮陽。示以歸禁園之漸。湘靈起舞。嶽后前驅。恭惟某官。道傳亞聖。大賢之心。文續先秦。古書之脉。虎榜首登。鳳池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鼇頭寵重。鶴髮恩深。尤人生之難儻。付科名於餘事。守節誼之大閑。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主選集
方鼠穴權門。趨者成市。而蟻坳真筆。屹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絃。時方多事。獨衛出疆之壁。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駁。誰不批勅。鮮有如何。鄉之力爭。因此結知。故每見殷浩。而輒喜。居中未久。丐外。卽行。因事日新。比貞觀初年。而何若君子一去。覺貞元朝士之無多。心戀闕以常丹。髮憂邊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芳遠到海頭。最宜叢桂之婆娑。久留春脚。驤聲無地。可著最課。爲天簡知。太史夜占。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趨衡嶽之雲開。寶閣陞天學士之班。輕車奉太夫人之養。衆皆爭先。而稱賀。僕知大用之有階。益當

夷夏消長之交。未決和戰。依違之策。春秋復讐之義。大乃素學之欲行。英俊在朝。則本強正善類之所屬。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爲問者。常以吾國卽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奇。更好黃花之晚節。倘來不計。直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念更寡。此奉槐楓之對。空意盡言。不知草莽之疎轉。喉觸甘輪三籌而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則夏方趨於運幕。始自曰筮。或曰卽初而覘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爲正。竊聞元帥來鎮此方。幸以鄰壤之諸生。得爲油幢之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六

主

選集

昧平生。況進士題名。旣接鳳雛之武。而小人有母。敢希燕喜之榮。倘推老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才。不才之間曲。憐臭味。俾托帡幪。待我不以衆人。尙少垂於冀盼。因主可以信客。竊自激於懦衷。

邁字貫之。興化仙遊人。理宗時。輪對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著帝。爲改容言者。以他事劾去。改通判漳州。此啓是時作也。

回史督相啓

方岳

邊城分摺。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之寵。

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大常伯之除而迺舉
躋眞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牘滋愧負於賀言伏念
某本乏修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護
塞之非人發不卹尾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
當戾莫安于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熊當
道之威安得佛狸窺江之事興言及是厥咎安歸顧
雖遙走於犬羊抑已大驚於鴻雁慨烟火萬里之氣
象幾不聊生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爲痛哭思欲自
拘於司敗孰云荐被於贊書躡登麟趾之華愈重孤
冰之懼茲遇某官潤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夢之
奇賞彙編
卷五
臺
選集

代回張茶馬啓

方岳

奏最藩宜易司權收卧雲而逼象緯勞分東壁之光
摘山而市駿蹄益固西秦之園某官味甘苦永心秉
塞淵出乘兩腋之清風已親法駕勒回中道之奔電

掃杆渴。羗茲揚春山之旗。久擁東方之騎。非環井。玦
上有雙鷺。載馳載揚。駕彼四牡。取月圖三百片之美
包以緇套。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爛如雲錦。佇頒鳳夸
趣尾龍旂。某有味溪芽。無心天廐。烹玉澆過秦之論
徒抱渴塵。箇雲作徠漢之歌。更觀逸足。

謝江樞密啓

文天祥

領祠官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范之丹鉛。誤蒙推轂。
薦非由於識面。事真可以語人。頂踵銜私。頓手奏記。
切以親近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閑。遇大賢而
相知。韓公以爲遭逢之盛。蓋受恩非天下之所少。而
奇賞彙編
卷五
臺
選集

知已得君子之爲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
牆之降遇。以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才
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庭嚆昔之教。動欲行其本心。
然山林井野之資。知無補于當世。執經而後承恩。以
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
欲自拔於常人之類。庶幾無負於上帝之衷。頃趨闕
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不時。外
阻內訌。繫禍至之無日。因撫躬而思奮。遂投匭而獻
言。當破腦而刳心。時何啻焦頭而爛額。有倉卒等死
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太太息之陳。豈曰賈生少年

之過三千字之獻幸寬郇模東市之誅逮時事之既
平。滋人言之無據。上體者戚其失。措好事者高其得。
名痛癢無知者以文采為賢。操挾不正者以譁競為
議。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直
道。既奉祠而竊祿。額閉門而讀書。未可與俗人言。姑
盡吾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舉於諸公。承
明之慮。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濱。寬闊之野。遠
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弊帚增千金之重。雖
深慚于負乘。然幸出于鈞陶。永堅乃心。欲報之德。茲
蓋伏遇某官清朝碩輔。昭代真儒。胸中括石渠東觀。
奇賞彙編

卷五

送集

開慶初元師園鄂。江上有警。左相吳潛倡遷幸議。
內都知董宋臣實主之。公上書乞斬宋臣。并條陳
數事不報。自免歸。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觀。除
秘書省正字。此啓是時作江萬里。字子遠。建昌人。

世傳文山
正氣歌
其衣冠
工其文
亦古人所
少

度宗時宰相為賈似道所逐。咸淳中
賀吳丞相草啓

文天祥

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為天下之大弊。縉紳以開口為
譁。事城闕以游談為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侮
起。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
杆更子改。枕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
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群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
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某。瞻依有素。慕戀惟深。適
造闕以戒嚴。恭揚庭而增抃。以書上光。範先伸賀。厦
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展。摠衣之敬。其為懇切。罔既敷
奇賞彙編

卷五

送集

賀曹尚書孝慶兼給事中啓

文天祥

迺高春伯光。映夕郎劍履。摩雲煥清朝之文物。簪裾
照日。侈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搖鸞鷟。恭惟某官
名高二陸。才備百參。風雲上下之交。揭呵龍虎。天日
清明之瑞。鞭駕鳳凰。春行霄漢之三。星煥江湖之
四。節蘭臺壁水。安定龜山。形管青蒲。歐陽司馬。出袖
磨霜之鉞。浩吟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色。白馬
盤陀之觀。日紫囊筆。葉之生風。矧批勅瑣闥。任朝廷
之綱紀。而侍言經幄。啓帝學之光明。用頒一命。再命

三命之榮特想大書特書屢書之績卻高麗使止西
蕃馬讀青史而猶香還諫臣勅綴內待官稟清游其
未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必細陳溫國之王規要
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其濫巾遠服望履層
霄星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雲行如鏡尚磨蛟龍
字之碑心曲葵葵毫端艸艸

賀趙侍郎月山啓

文天祥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來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
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主觀只會弁驪如恭惟某官
玉粹金剛水綠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于將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選集

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
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拆燈碁之耿耿驅馳江
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其從古所少天子謀帥
必在其中方建勳而前十軍遶帳而不動及還笏而
去二童隨馬而而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庵於
江海嘯吟水石醉謫仙捉月之塊上下風檣訪今人
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為中流擊楫
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為備
不數處可共險於敵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
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太乙靈旗出陪

貂尾鈎陳玉檻進逼鼇頭青天白日鳳凰之聲名高
材某敢不勉企前修恪持素節就中書而見座主將
求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為名臣尚賴終身之保任

謝何樞密夢然啓

文天祥

范質傳承曾侈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復蒙元獻之知
使諸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輒伸下榻庸叩
中樞伏念某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
欲得其本心長讀聖賢之書初亡補於當世從事一
研起身諸生偶持觚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驚
鳳杞梓舉集權公之門欵段駑駘誤登伯樂之廐名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選集

姓雖塵於函丈足跡未造於切瑳山斗之望彌久而
彌穹缺畝之蹤愈疎而愈隔閉門自守知尚口之乃
窮遐世無求惟觀願而自養凡竊祿奉祠之日皆省
身念咎之肯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意想寂寞之
濱寬閒之墊遠拜龍光胡為平來哉是有其故矣想
本天之清峻望丹池以凌競顧非麒麟鸞鷟之英其
如亥豕魯魚之謬深有慙于負乘敢自已於循牆茲
蓋恭遇某官名世鉅公清朝良弼持樞黃花共調傳
鼎之梅報國薦賢不種狄門之李遂令公選亦及凡
俗人言姑盡我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舉

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濱寬
閒之禁遠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敵帝恩千
金之重雖深慙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求堅乃心欲
報之德茲益伏遇某官清朝碩望昭代真儒胸中括
石渠東觀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卷惟世道深
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
極之樞非徒耀不老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
今小往大來之會皆前推後挽之功遂使疎庸側叨
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
借仰公之譽薦仰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文天祥

通董提舉克齋啓

文天祥

經闕揚綸熊湘授庾刺史二千石雲渡錦河天困十
三星春浮絲隰六條先曉一道生風恭惟某官開闢
雲霄樓高湖海阻金石諸部濩音振蓬萊踞虎豹登
虬龍氣摩鴈蕩清泚三蘇之穎水崢嶸二陸之象山
自崑丘鳳穴之鳴雛卽溟海鵬雲之增翮上下浙江
之明月早透金閨翔翬輦路之春風曉聽金輪灑灑
清都之人物飄飄碧落之神仙張乖崖斬叛卒于益
州騷動之餘富鄭公活飢民於青社荒殘之後聖書
選表環召歸班大府上士之清聯帝恩前席常平使

者之新轡公念南湘以醴泉芝艸之春爲芳芷杜蘅
之澤九郡顒顒而望賜四牡業業以戒嚴霜飛暑路
旗展春山已推翠岳烟傍袞龍日臨仙掌過侍紅雲
某夙出年盟今諸隣好萬里風雲之天淵一襟草木
之味同祝融山外之芙蓉肅迎紫氛泰華峰頭之水
雪竹沐清風

回朱約山餽歲啓

文天祥

一壑棲遲不覺歲年之晚五雲飛墜頻生草木之春
分四老之王塵起初千之白石某官湯着物壽極售
霄門有垂車換桃符之新句庭多戲彩沸竹爆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文天祥

聲猶推椒柏之芳馨散作茅茨之光寵某肅登嘉祝
祇佩盛心歎巷北之榔榆吾痴未醒祝樽前之強徒
翁醉何妨

回黃主簿啓

文天祥

伏以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
初度方拾薪而煮瀑卽嚼茗而嚙花敢意一謙有來
多睨厚之厨珍以起其牢落將之篋實以申其殷勤
童喜相誇爲里中之羊酒兒痴不了笑門外之桑蓬
拜而受之我之懷矣輪囷感臆拍塞謝言

回趙宰相啓

文天祥

三載淵明幸相望於五柳今年滿岳覺已見於二毛
懷我好音貢予初度愛之欲其生也忠焉能勿海乎
一雀自隨約青山於未老雙鳬何詩感流水之相知

謝李承旨啓

袁 楠

五載辭榮已安初服一朝出命遽復舊毳三已何慙
重來有配切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煥
密而熟于憲章尚精敏而達于事勢欲取倜儻絕羣
之士將貽落魄無檢之譏苟崇依回寡言之人必致
脂韋不稱之弊原昔養才於館閣之地蓋當責效于
廟廊之時文治日興皇猷淵默委諸元宰於以彰衡
奇賞彙編 卷頁大 聖 選集
石之無偏詢於與言足以知芻蕘之可擇克謹天戒
慎簡乃僚肩摩足累之徒揚鞭而避巖棲穴處之隱
接浙以來矧聲教九敷於朔南而忠信可行於蠻貊
拔茅以彙采葑不遺有如苦窳之蹤亦與陶甄之選
茲蓋伏遇某官精忠貫日盛德格天高宗之得傅巖
啓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孺窮成性之存
存益著匪躬之蹇蹇以匡王室其代予言惟官府一
體之意深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願因知已庸敢竭愚
難得者非常之機易失者不次之遇方今輿地紀載
悉歸於梯航觀闕會朝相望其冠蓋東漸西被上際

下蟠法過密則煩擾而不安赦愈多則姦偷之滋幸
聖錢穀雖號為俗吏當究其出納之源議禮樂實本
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合志尚敦朴素
以去奇袁言率斯心可運諸掌然文盛必有武弊而
賜長尤懼陰來積薪憂然非賈誼之過計前籌借箸
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難壺其酸鹹成錦易工其羹斐
有懸高鑒奚惜諛言楠累世詩書百年簪笏與銅臭
而同傳敢謂未然為瓦注以自怡不幾於侶當朱門
炙手之日乃清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擊缶
遂山中之樂思豪乘傳非所據以屏營技止操觚將
奇賞彙編 卷頁大 聖 選集
何為而報謝念承明三入而奚補望天門九重而莫
通大書特書執筆難施於青簡一命再命銷牆深愧
於素餐曷稱獎提惟肩樸直玉堂獨掩恍江南送客
之情懷衡宇載瞻形穉子候門之夢寐願安靜退以
盡感藏

柄在詞林嘗移疾去官仍以翰林學士召入集賢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九十九

書

奏記蕭望之 鄭朋

與楊湛書 薛宣

移郡長吏書 陳咸

移懷陽令謝游書 薛宣

榮勳薛恭尹賞書 薛宣

與申屠蟠書 黃忠

與隗囂書 賈融

與李膺書 荀爽

奇賞齋編 卷一百九十九 書

與楊廣書 馬援

遺黃瓊書 李固

與公孫瓚書 袁紹

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與吳質書 魏文帝

與鍾繇先日送菊書 魏文帝

與司馬仲達書 曹植

與楊德祖書 曹植

與吳季重書 曹植

獻書袁譚 曹配

奏記太尉蔣濟 阮籍

答伏羲書 阮籍

爲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

與滿公琰書 應璩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與從弟君苗君肉書 應璩

答袁紹書 臧洪

遺令書 鄭炎

與諸葛恪書 薛綜

奇賞齋編 卷一百九十九 書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遺殷浩書 王羲之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答從兄安成王書 陸景

答車茂安書 陸雲

與平原書 陸雲

與沈約書 陸厥

與桓秘書 習鑿齒

答桓玄論四皓書 殷仲堪

報羊希書 周朗

目錄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奏記蕭望之

鄭朋

將軍體周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平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允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及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囑畜鵠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選集

踐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道業親日及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鐔奉萬分之一

與楊湛書

薛宣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

移檄陽令謝游書

薛宣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責賈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

以明白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操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勞勉薛恭尹賞書

薛宣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空勝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移郡長吏書

陳咸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答劉歆書

揚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選集

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雅為鄰長艾相愛視覲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冤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助以殊言十五卷君何出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奉先代輶軒之使秦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叩林閭翁孺老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吾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

作文之難
如此

王充曰
揚子雲之
雄辯手居
之有之
知此哉

文之難
如此

翁儒梗概之法略有翁儒往數歲或婦蜀郡掌氏子
無子而去而雄始能中文先作縣郎銘王俾頌階閭
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明誦之於成
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
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
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
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
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襦
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賣油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三 選集

想邁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
散之會也歎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
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
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
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脇之以威陵之以武欲
令人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繼
歎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
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
長監所規緒之就歎以為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
叩頭叩頭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四 選集

答桓譚書 揚雄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大諦能讀千
賦則能為之諺云伏胃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讓彭寵書 朱浮

蓋耆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
叔以不知足而亡賢輔卒自奔於鄭也伯通以名字
與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
之任欲權貴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諧何不
請關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
邦而不傾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棄吏人語何以
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
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齊休令之
嘉名造臬錫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歟爲愚鬼
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自頭昇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
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
奇賞彙編 卷五九 五 選集

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昔其勢各盛靡土數
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
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
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
下適定海內願安士亡賢不肖皆樂立名于世而伯
通獨中風狂行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
邪之謾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
定海內者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切
弟凡舉事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貽李膺書 荀爽

三君之亡
其計幾矣
如知美之
應遠也

久廢過庭不奪善誘陟帖瞻望惟口爲歲知以直道
不容于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
無伏嬰病闕于所仰項脊上帝震怒貶黜野臣人鬼
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
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奔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
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置人望內合私願想
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
與時抑揚

與隗囂書 竇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尼會之際國家
奇賞彙編 卷五九 六 選集

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奉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
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
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
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
一朝毀之豈不惜乎始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于此
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
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輦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
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
未見其利也融雖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
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弃子微功於義何如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弃之謂留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聳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勿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聳為忠甚易得安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與申屠靖書

黃忠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七 選集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凡高名盛德無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一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袁中郎昭暢慇懃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切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類川荀爽與病在道北群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肯猶放聲絕迹巢檣薇茹其下也則裸身大笑

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晉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吳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與楊廣書

馬援

春卿無恙前別其南宗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思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聳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誦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八 選集

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為類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猶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歟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

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
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
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
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廢咋
舌拱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
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
留願急賜報

遺黃瓊書

李固

奇賞彙編

卷五

九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
不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栢谷擬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
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
亡惜矣常聲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汚陽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
徵勿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亡大異而言行所
守亦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
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

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
純盜虛聲顧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
耳

與張紘書

孔融

率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因折
衝亦大勛也毋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
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絳灌
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
清相見豈復難哉

與公孫瓚書

袁紹

奇賞彙編

卷五

十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遇夷
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
以比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
邪豈竊足下奔列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
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聳甲卒在南親
臨戰陣思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
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存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
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
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
禍源克心舉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準

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抵上。毒。偏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發。界。橋。之。役。是。時。見。下。兵。氣。震。駿。馬。電。發。儀。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眾。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非。因。聖。飽。殺。此。非。天。威。棐。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燕。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與。敵。不。敵。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多。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 遺集

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計。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寧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豈。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聲。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大。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 遺集

是聞

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滄路。雖局。官守。有限。也。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筆。順。耳。馳。騁。壯。場。旅。食。南。楯。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白日既匿。繼以明月。同乘其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亡聲。清風夜起。悲飴後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子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壯實。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于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遺騎到鄴。故使莊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

奇賞彙編

卷五

主選集

東山猶歎其遠。况及過之。思何可支。雖云疏遠。迄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交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畏。其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

趙其文

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流涕。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公幹劉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阮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仲宣王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瓿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除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惠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犀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得復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歲運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琴木庶山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非夫舍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歐吳耳無有爭雄于宇角勝于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得桃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五

大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說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牧東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地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

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予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六

題集

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臯三王訾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僕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

韓之文下
建武自出
固未足以
古地步諸
亦其人也
之必使也

韓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惠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瑱官之寶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奇賞彙編 卷百七

七 選集

本書二端
如覽老氏
之要旨則
清而不
動而無
不使
之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譙飲彌日其于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千前簫笳發音于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扇視謂蕭曹不足侍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代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溝厄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露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義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

所明之
之所當也

逸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我委曲譬若春榮瀏若清風中詠反覆瞻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嘉事小史詠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脊足下在二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問曹植白

奇賞彙編 卷百九

六 選集

獻書袁譚

審配

春秋之義國君歿社稷忠臣歿王命苟有國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魯蔡之獄季友獻欵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刺賁而立輒刺賁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刺賁終獲叛逆之辜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紂將軍以續

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諸諱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皆內臣逢紀妄盡蛇足曲辭媚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肯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全之福故悉遺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雁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剪剝民物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元選集

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慈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唇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亡端誘導奸利致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及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守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擄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坐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冤痛于幽冥創痍號于中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豫有分界或告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

卒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及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思違春秋歿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身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重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踪躡軌無所逃命固默必聞以于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元選集

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立連結外仇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邾墨未侵境域然望旌旄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冀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苦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繫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宏錫以環玦

奏記太尉蔣濟

阮籍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
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揀屬辟書始下而下走
為首管子貢處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
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謂道存也今籍無鄉卜之
道而有其胸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于東臯之
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
克堪乞迴諒恩以光清舉

答伏義書

阮籍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主選集

籍白承音覽昔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
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
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
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
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環蟲所
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適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需變
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
務求乎人刀勢不能齊好尚舛舛鸞鳳凌雲漢以舞
翼鳩鵲悅蓬林以翔翔蟬浮八濱以濯鱗監樂行漆
而牽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即可

文帝初欲
為武帝求
爵武帝不
得言而
止所謂
子亡室者
歟

迂問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綢以籠世豈樽樽以入
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良運未叶神機
無准則騰精抗志邇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極
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躡陵忽慌從
容與道化同道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
英祇以等化上乎亡上下乎亡居乎亡室出乎亡
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摠玄網於大極撫
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
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亡不眷畧亡不
解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銜傾城之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主選集

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儼膚寸之檢勞王躬以
役物守陳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泥薄溫河漢之亡根
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
且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彥憤力喻不
多阮籍白

為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烟燭之
義思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
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念
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越積望于亡

異盧縮嫌畏于已隙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
 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秦
 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責赫之告固非燕王
 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佞人所構
 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
 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管蘇
 秦說韓羞以牛後韓主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
 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發也言
 之也既思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九 主 選集
 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謀加劉備相蜀
 揚事結壘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陽通
 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溫平天下
 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
 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
 武取胡之詐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乃使仁君翻然自絕
 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奔小事更申前好二族
 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
 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
 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

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
 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
 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
 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
 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
 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
 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
 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
 智伯之為趙盾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海不同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九 主 選集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以君之明觀孤所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小力
 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
 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
 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
 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空不得盡言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脇重敵人然有所恐
 恐書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
 效古當自圖之耳曾淮南信左吳之策隄囂納王元

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
受詭勝寶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顧仁君
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張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
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
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
二人忍不加舉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
不肖為此也二人劉備張昭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
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擒劉備亦
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荅荆揚諸將並得降者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重 選集

與蒲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管戾生納顧于夷門毛

應子與子
建相後先
施諸子不
敢也

公受眷于逆旅無以過也外嘉即君謙下之德內幸
頑才見誠知已歎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
軍命周求陽晝俞于詹何揚倩說于范武故使鮮魚
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芳音美酒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牙曠高徽義渠哀激西戎當此之時仲孺灌不辭同
產姊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
日傾夕驪車就駕意不宜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
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
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楚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
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美 選集

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閣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惠顯授何
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
不能追參于高妙復歛翼于敬枝塊然獨處有離羣
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
有由也惠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
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

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机榻幸有豪生時步玉
趾樵蘇不費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閨子夫
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
之歎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
不虛言珠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鏤少木焦卷處涼
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
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于玄寺泥
人鶴立于關里修之歷句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

奇賞彙編 卷百九

壬選集

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臺勤亦至
矣昔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
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
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室及膚剪爪室
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
于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應珠白

與從弟若苗君曹書

應璩

璩聞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嚼若發矇从伯
掃塗南師酒道披轡清路周望山楚亦既至止酌彼

新鳥深
可以之而
此近

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
陂塘之上吟咏薜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花以
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
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
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愧然獨
處營宅濱洛困于蠶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
輟耕鄧惲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漁征人于塗炭而吾
方欲秉耒耜于山陽沈鈎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

奇賞彙編 卷百九

壬選集

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
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宜無金張
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需免負擔之勤
追蹤丈人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
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室以為意廣開土宇
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未明之期已復至矣
相見在近不復為言盛夏自愛璩報

四書峻潔高妙

答朱紹書

臧洪

洪福閣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遣此辱雅脫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詔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舉言耳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予趣者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固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辨豁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

塗親疎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計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研刺濟于茲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僣斃麾下不蒙廓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切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空歿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計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榮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歟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奔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毋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聳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

本破家均若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空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懷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未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困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想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齊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奇賞彙編 卷百九 主 選集

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安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如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義孔章足下微利於境外滅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滅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予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歟而無奔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遺令書 四首

鄺 炎

本志錄要
時作誌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袞書白版考之神坐炎荷天之臯以致于歿名歿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觀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寃哉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亡矣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母輕服弃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聖人達於成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爲賢于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

奇賞彙編 卷百九 主 選集

具棺取容身盤地取容棺若獲舉于衆耶石柳連朽獨其舉哉堅固不加喪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于瘞殯之處而已呼井陵夫人共居也

白與讓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嬭以老母相託若歿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

嗟哉邇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宰客甬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登吾猶謂汝耳有所登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亂齒其少矣汝之

孤也曾未滿兩旬汝無自以為微弱物有微弱于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水隘巷矣汝比之猶遠焉于菟之在虎孔極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讀之願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最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救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陋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受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奎選集

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鄭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其賦誦誅自少為之苟吾戒汝勉從祭為甘苟示試汝克違梁與為苦汝無逸于丘無酒于酒無安于恐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禮汝哉其勛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為兄彼必愛以為弟九江廬府君父事之張公哀張子傳幼

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用受也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苟往取任焉容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承覽于此

與諸葛恪書

薛綜

山越特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數獻戎十萬野無遺寇臣同發奸既埽兜恩又充軍用蔡孫根莠化為善艸黠跡懸懸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霸之所加亦信元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奎選集

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選用歎息感四壯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置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勦勞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俯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聞登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

嘉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鷺刀沒之醴腥
故其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
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
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裕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
不淪窮則自得而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
由之品植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

奇賞彙編

卷五九

五

選集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
懶蕭蕭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累轉乃起耳又
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惕相成而爲
所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
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
鑲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沛也阮嗣宗口不
論人過吾每思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
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
不識人情闇于機空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
與事接疵累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
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奇賞彙編

卷五九

五

選集

不得搖性復多發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
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
盈几不相爾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
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
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
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當塵臭處于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
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
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求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思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嚮，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有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吳腐養，鷺雛以效鼠也。吾頃學養生之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縱无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懷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典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

奇賞彙編

卷五

選集

下若嚮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德言耳。然德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管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其登王途，期于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奇賞彙編

卷五

選集

遺殷浩書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發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常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

復及官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其之不可復令中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蒼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闕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輔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奇賞彙編 卷五 充 堯 選集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

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蔭亡於遠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效馬彷彿萬石之風君爲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順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懽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四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

清真幽淡使人之意也消○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

奇賞彙編 卷五 充

早 選集

祖之故待之淺矣○晉墓詞云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能容

答從兄安成王書

陸景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與區九嶷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石之遺風昔景伯出番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解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賦賞未與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途

修曠炎涼方收願加珍勗綠宇可傳白雲終間心傷
淚洒投筆無宣

答車茂安書

陸雲

茂安得書
如十母前
伏前周
舉家大小
豁然忘愁
也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鄧令
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慙感何可爾耶
輒為足下具說鄧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
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太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泥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為陂塘茂中以為

奇賞彙編

卷五九

聖

選集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鋤成
雲下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通滯之殺
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
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罽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
罝繞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
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過海浦
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蛛捕魚鱉鮪赤尾鰓齒比目
不可紀名鱸鰻鰕炙魚首臘魚蟹真東海之
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蟀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

不葦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

笑入前

臨終南還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湮滅飲
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
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
身在鄧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
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
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
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
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材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
送勿為慮也足下急路喻寬慰真說此意吾不虛言

奇賞彙編

卷五九

聖

選集

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與平原書

陸雲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越闔之將雄聲泉踊逸氣
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莫
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
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面咸和治安步
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于以乘言退揮旅而星
羅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繁員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
繞駿沉驚颺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
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峻臣

子思以此

早竟畢行

文多拙略
而散步則
詩非奇絕
之於宋

於彫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蕭其來。處士憑勢而響。駭馬蹙天而景凌。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種文屯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機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徵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感。稱九辯意甚不愛。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聖選集

雲再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按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為未及。彥藏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為雌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公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亡疑久。勸兄兄為耳。

與沈約書

陸厥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聖選集

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詞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閭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植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岷岷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眇。若今論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

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問何獨誣其一合了一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得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始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俊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聖

選集

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與桓秘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獨目悲感略無懽情痛側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爰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置饗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文情高遠
矯如游龍

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

答桓玄論四皓書

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淦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享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嚴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奇賞彙編

卷五十九

聖

選集

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式遏奸邪特安以正順爲實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患則洽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

臣森然比肩豈瓊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啓兢。津雖未必不安。而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詰所同惜也。

報羊希書

周朗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達知已。動以何術而能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歟所處耳。

奇賞彙編

卷百九

星選集

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惠。蒙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紫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日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謫於君。家身不結。王臣之錄。名不

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茂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煩海之譽。望鼓鯉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翮於軒義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

奇賞彙編

卷百九

星選集

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藥危桂榮。秣芝浮霜。剪松沉雪。憐肌蓄髓。寶氣愛寬。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乃矜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剗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惠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涇而已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則廢格而出。望旂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

天下之道德。曠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反而還。閒居違官。交造頓罷。捐募遺憂。夷毀銷譽。呼喻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辛病不及。歿役不至。身逢黎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謬。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中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警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莫。爵星晚。驪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九 兗 選集

罷侯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鄴。肅尋伊邠。俯眺燕隴。邪履遼衛。覲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證。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滅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滅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乃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滄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鎬。關必固之壘。交成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何奴於非關。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九 李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
書

與廬陵王義真書 謝靈運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與王僧虔書 檀珪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與子字文護書 開姬

與湘東王論文書 梁簡文帝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梁簡文帝

奇賞齋編 卷二百目 書 一 選集

答齊國餉雙馬書 梁元帝

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昭明太子

與徐勉書 沈約

與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答謝中書書 陶弘景

與施從事書 吳均

與顧章書 吳均

與朱元忠書 吳均

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 徐陵

答周處士弘讓書 徐陵

與李那書 徐陵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徐陵

答諸求官人書 徐陵

與三僧辯書 徐陵

答尹義尚書 徐陵

奇賞齋編 卷二百目 書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與廬陵王義真書

謝靈運

介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奇賞彙編卷二 一選集

謂千載盛美也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榮耶挫折之升鼎組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哺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呼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歛彼弱麀顧步

直懸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撻加復

恣意吞爵乃至野牧成羣開荼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愉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常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驚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奇賞彙編卷二

二選集

初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曾食白魚鮓脯糖蟹顯遺書云云胤末年遂絕血味

與王僧虔書

檀珪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嬖帝室祖兄二世廢軀奉國而致子侄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勅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

爭今春蒙勅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
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日世國
士姻婭位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女檀
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
姑嫡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
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
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
雖異猶參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
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叨常階
舊途復見侵抑

奇賞彙編 卷二百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俱至渡沂
無邊險徑游曰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
壯濶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
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因涉頓
憑觀川陸遼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
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
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
脉通連芎蒿攸積孤蘆所繁樓波之鳥水化之蟲智
吞思疆捕小號噪驚聒紛挐其中西則廻江永指長
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舻相接思
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
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異基歷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繡若
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靑靑表
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

奇賞彙編 卷二百

四選集

射鼓怒之所應擊湧瀆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
狶洲南薄鷺瓜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
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
華鼎振滂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
穹濫崩聚抵飛頓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
摧碎礧岸爲之墮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
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鴨
魚鮫水虎之類豚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
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
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翻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

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
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
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耶書
所觀臨塗草感辭意不周

與子字文護書

閭姬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戾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

奇賞彙編

卷二百

五選集

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旣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閭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

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乾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解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旣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佐時元寶善提及汝茹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

青賞彙編

卷二百

六選集

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音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後何福

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且夕不得一朝暫見
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
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
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
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
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
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青賞彙編

卷二百

七選集

護母閭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竝沒在齊護居
宰相之後每遣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齊
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畱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
閭作書報護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母書齊朝不卽
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
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
朝慶悅凡所資奉備極華盛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閭姬河南河陰人

與湘東王論文書

梁簡文帝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

是庸音不能闕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
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
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
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
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
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據但
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
陸顏謝而觀其造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
則古文爲非若各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
未之敢許又時有教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

青賞彙編

卷二百

八選集

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
粕裴氏乃是良史之子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
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
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摹故胸馳臆斷
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內於仁獸逞卻步於邯鄲
入庖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磨
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徹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
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
尋竟不精討錙銖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
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登鄉而歎身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逌之辭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其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未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璧斯哀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盜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奇賞彙編 卷三

九選集

心臣無補
信物難
不運有玉
議文雅之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王生於字裏跨躡曹左會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驚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功鳴瑟向趙始觀駝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鮮妍○簡文帝名綱字世績武帝第三子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弑廟曰太宗

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梁簡文帝

得所送飛白書繡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絕二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便視蟬翼間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青賢掩色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釋

菩薩蕭法車置鄴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適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審寐無忘典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邁日似青緹雲浮紅藥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為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

奇賞彙編 卷三

十選集

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薛羅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為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儒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簾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漱浦尚想疆臺瞻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陸偃蓋之松挹琰

答齊國餉雙馬書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疋龍媒聲。齊驥子。河精耀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奇賞。藥編卷三。上集。

又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億醜源。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磨此樂推事。歸當壁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日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待之期。讓樂推。樂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靜拱。閑四鳥之哀鳴。宜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此亦一處
人也文選
朱子語之
顯晉書雜
耶集書雜
耶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礙
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
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瑩文質彬
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適耳觀汝諸文
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逮古傍樂典墳
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
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帶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
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具物韶麗樹花
發鶯鳴和春泉生喧風生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
奇賞葉編

卷三

上選集

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
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
冬雪千里觀紛霏而興咏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
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
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
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
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饌嘉餽益
俎曜靈旣隱繼之以明月高春旣夕申之以清夜並
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
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

亦相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與徐勉書

沈約

吾弱年孤苦傍無耒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閣屯邇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俯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幸與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奇賞彙編卷二百
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奉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計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僊僊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迫之恨月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

堪惟忘是策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爲言於高祖

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暮年欲請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尚應移孔

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今詩人動引沈郎腰瘦

豈不可笑○約報劉博士書句韻之間光影相照

便照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宏多

與荊州隱士劉瓛書

蕭子良

此武帝第
二千官署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

奇賞彙編卷二百

西選集

此諸原除
道經電記
惟役

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

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折願言之

子實瘁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

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

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機已以開通或謬歌以明道

屠羊駘馬未足稱其堅伴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

蕃魏人外之氣逾邁入漢游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

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實寧或符之僕夙養間

襟長慕出樊迹塵珪組心遠江湖未而目親聞風如

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一

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與同僚，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繙林結而重。從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萊禪窟，沾濠射之冥游，屈祗鷺之法侶。闢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殘喘，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量綱有節，麟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膏田沃野，亘望無纏，信可以招往隱淪，棲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奇賞彙編 卷二百 五選集

答謝中書書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與施從事書

吳均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青嶂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為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果，頤物悟衷，散賞。

與顧章書

吳均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華，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奇賞彙編 卷二百 六選集

與朱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邐。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鸞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

徐陵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流於疏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剗。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計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鳥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早坼山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奇實業編 卷三 七選集

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夏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勘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期月為節。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競競馴雉。北飛蕭春。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肯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溱陽。經塗何幾。至於鑑錯。曉漏的的。宵烽隔激。浦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盤。遙憶溢城。峰號香蟪。依然

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滙派。屯戍淪波。朝夕晨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屬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馳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欺。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三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泰非韓起。奇實業編 卷三 大漢集

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之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櫟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輪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綠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因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

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下。磔蚩尤千刀。剗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冠離。佩弭腰鞬。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徂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勗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徧膺讎憾。政復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搖西流。京邑丘墟。蕞蓬蕭瑟。假師還望。咸爲草萊。灞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冠讐。

奇賞彙編

卷二百

尤選集

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醴茂。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果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彙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遁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官闈祕事。竝若雲霄。英俊計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

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邑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謀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茲闢。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試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檀。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

奇賞彙編

卷二百

尤選集

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奈者何。僊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况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歎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

臺之要。彼未從師。金匱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
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
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圖文林。凡自洪荒終乎
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失宗。
姬珍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
滅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鄭伯無憊。空怒天王之使。
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
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
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壁於秦庭。
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
奇賞彙編 卷二百 王選集

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鳴鳶知禮。巡方省
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耄。吾以圭璋玉帛。通
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
申元直之所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
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辭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
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
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
自東南颺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况吾生
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
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
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
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龍。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
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謬謬非周。舍容容類胡。
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
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
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
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
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
釘。其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

理存焉。翁希矜養。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噎增深。

答周處士弘讓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盤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煎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

奇賞彙編

卷三百

重刊

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轍。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晉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糞土。夔龍。羶臊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頤陽巢父。不會令薦。許由商洛。園公

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

與李那書

徐陵

籍甚清微。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象於經星。顛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萋戒節。白露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繪。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崦嵫。難為及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

奇賞彙編

卷三百

重刊

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入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荆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暇。山澤瑤鶴。松竹參差。若見三嶼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

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觀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
但恨者闕遠嶽擅特高峯開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
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饒濁握之不置
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
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
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雨劍尚不俱來韓子雙
環必希皆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雁可啗載望瓊瑤因
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父繫徐
陵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徐陵

奇賞彙編

卷三

圭選集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
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
國多患頻遭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
惠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况復旌旗照日鼓
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辭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
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
効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
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
泰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節乃乏如錐田文之家差
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

此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歡壯
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鷄刺傲彰魯史之文官
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
蕭淵明頓首再拜

答諸求官人書

徐陵

自古有一無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
門胄逐其少多一作大小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
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皆級不通門戶
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
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况復皇朝

奇賞彙編

卷三

圭選集

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
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
尅身所望借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
改尚書作官鬼驛老僕爲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
分別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
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
何以相答邪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
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爲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
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入世字豈無運
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

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一作永聖朝少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一作千戈未息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一作一作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一作一作權代於錢給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一作致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奇賞彙編。卷二百。毛選集。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一作一作何河猶作舊意非理望也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才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一作一作等並為卿相此不喻其本分邪。此天子所用。一作一作此是非關選序舊章素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一作一作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

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悲訴但所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道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在北齊與宗室書。徐陵。陵白臨淮召游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啓霸無勞委劔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者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陲雖遙芳枝無遠皆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鶴之宗劉曜劉淵爾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胤三鳥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主柩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楊越此則虛謀不去裴寧仍留高官燕秦遲迴鄉壤山河有隔叙觀無緣望冀馬而增勞瞻寶鴻而永嘆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公遙遠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况在宗親寧無停眷比月應

句可味

等龍星移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興
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
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賦或有漁獵三史紛綸
五經都講開費詩生負帙邦君付德寧無掛榻之恩
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
行歌資其主弼梁竦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唯望
如此若栖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李三客栗園千樹執
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蓋
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綠人之叨選皇華
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餘仇之災

奇賞彙編

卷三

无選集

越界風塵復蹈韜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
靈祇招延禍爵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胸臆不自
堪居無心奈何無狀奈何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
患彌留半體枯癯折臂為公雄非羊祜跛足而使無
慙卻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苦盧纔有寬
氣夫迷山之客遲遙響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烟於
洲嶼况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
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澗然遂不蒙問管桃花之
峽長避秦羸芝草之山遙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
况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輒命行人茲望之間遲

在歸翰僅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
劉禎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
陵白

與主僧辨書

徐陵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

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

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

一作之風竟誓湯征

咸用干戈之道至于搖山蕩海聖電乘雷殲厥兇渠

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

鏡然則皆耆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

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

奇賞彙編

卷三

无選集

自古銅頭鉄額典暴呈年檣杙窮奇流災中國王彌
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瀆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
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
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
建武栖栖何其扶穀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啄
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包金鉞神表
玉璽儼袞欽才平皆佇惠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
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聘言次巴丘鼓聲
聳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對
投壺戎羯咸降鯨鯢俱剪樓船萬軸環聚昆明胡馬

千羣皆輸長樂于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
匯谷靜山空扼鵠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關漸
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郡塢元兇咸列陽於軍市青
羌赤狄同昇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盡拜
忠賢長長沙神主咸安勲踰高密以秦宮既舊魯
猶存闢緣少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
割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隍斯滿驚脂藏脯遊騎
繫鐘故市新城飛薨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
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
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勛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
奇賞彙編 卷二 王
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
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機
道木閣田單之秦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壤
蟲之比黃鵠鰲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一作
緣多幸叨造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邛形音美書
形之切長亂心宵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
館多歷歲時繫犯幽祗躬當勦滅何圖爨咎災極蒼
旻號慕煩冤肝腸屠頌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
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
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

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殿
之憂當挽輿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
播越典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饋餽他誰經心眼程糜
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
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
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毫興
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瑄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
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
長號杖歸旂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
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
奇賞彙編 卷二 王
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
舉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
儔邪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過誤珪璋
特達通聘河陽紹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
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節館
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荒
一作 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
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願伏苦廬徒延光晷
天以啗焦燕雀嚙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
會一作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疑哽噎公

履忠弘孝冠冕綰紳化感烟雲量標海岳行糜仲月
王政無寒疑分教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察
底投懷今日惟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漢
一作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步孤子徐君頓
首

答尹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
漳水與金鳳而俱飛第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
才實可傷歎吾崦嵫既暮容釐凋然風氣彌留砭藥
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
奇賞彙編卷二百
代哭俱歷春冬移管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
藏冰歸雁銜蘆多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夫以
擁腫之水得免因於下才穀鯨之牛自保由於無用
嗟余鄙陋未有龔生唯歎吾賢不同遽緩爾夫推溝
拯溺無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覽所以降尺一之
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
難請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閣庭素
歌鍾座延矯眄賓客之叙方於階阼田獵之禽同於
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
韓宜屢至宰孔擬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

卷終

書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一

與徐陵薦方圖書

周弘讓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蚪書

任昉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昭

與陳伯之書

丘遲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峻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答爲劉休範書

江淹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書

選集

與何遜書

王僧孺

追答劉沼書

劉峻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答虞中書書

陶弘景

答趙英才書

陶弘景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允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答徐孝穆書

李那

招道士徐鴻客書

李那

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庾信

召永嘉山居書 謝安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鄰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荅貞牛千書 駱賓王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書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
亮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
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
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
不某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
識異其人。方儲之胤。衣冠未絕。雅奉閒逸。得性丘林。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選集
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棋
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槃絕詠。責五履二兩。
爰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儼自圓
起。弟以摻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
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
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達於廊廟。
之用。脫不能責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
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
以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
白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蚪書

任昉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文人
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
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空冲明在襟履候
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
訪德則山林宵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
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
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
石非禮樂之本櫻褐豈朝華之謂想開投之懷不以
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一選集
已積以大人非羔雁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
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紫帶川阜顯不絢功
晦不標迹從容乎人筮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
爲心廣乎貞俗思聲繁表共剖衆心妙域蓮山河虛
館帶川浹實望貴然少訓側遲管束牟樂善旌君大
於束閣今王愛數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機
驟疑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已且零雪戒塗非滅
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
同物之勞夫山水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獨目蕭
修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庾杲之

與徐僕射書

尹義山

義尚白淖濱江渙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
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寢寐德音仰烟霞而疾首既
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水自結非絲漢后之軍草
霧恆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驅虎渠距知荆野之寒雪
覆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言瞻管邇矣遐哉係仰清
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泰之風偃息康莊無
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
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
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二選集
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
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瞻
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
取驛俱反何期義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逐翩摩霄
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歿之殊倫才與
不才驗沈浮之異趣管泰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
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
同畱寓於仙嶺每占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親皇
華知有熊之建國賓亮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
儔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李

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輜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况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霸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繇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開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卽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奇賞彙編 卷二百 四 選集

長江共有知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各唇齒。是以隔河分軼。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閔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連河。罔知所運。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 場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曆運推移。開表忠貞

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解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定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雖繼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青。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志此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源楚暴體。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場早奇賞彙編 卷二百 五 選集

建末僚預。泰下席荷公之吐握。感君之知遇。是用沾巾。拭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罪經之哭。許田橫之葬。賜雖芻賤。竊亦有心。琳往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非無舊德。比有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彼境。還坐窻窳。庶孤墳旣築。或飛衛士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曾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乃陂而植楸。積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死陳祈。伏

待刑憲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晉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旌旗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七選集

友于張繡刺刃于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馳驅旌纛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樵爛。況僞孽昏

發自相夷。戮部慈。携離酋豪。猜貳方當。紫頭蠻即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鸞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於疇日。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桔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埜心偏。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代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七選集

伯之故齊將也。梁武起兵。說降之。建康平。使鎮江州。別駕鄧綬等恣行奸利。武帝遣人代之。伯之不奉詔。緒勸伯之反。兵敗。遂降魏。天監四年。臨川王宏北侵。命丘遲與之書。伯之擁衆八千。來降。復用爲平北將軍。永新縣侯。伯之不知書。得文牒。惟作大諾。不知此書。何以得解。當是幕中有人。然如此書。正可使頑石點頭。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峻

驛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

李德作舞
命詞劉沼
非之書卷
往來其居
沼作書米
出而身死
李德得之
乃作此答

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與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
然靜思夫君愜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柄鈕錫難從翔
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買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
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
璋信人水鏡一性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
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
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圃空桑麻田
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
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夢對
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
奇賞彙編卷二百一
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歟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
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易與

追答劉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
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
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
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
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
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
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

懸劍空櫳有恨如何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替人遨遊洛浦會遇陽臺神女髣髴有如今別雖悵
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
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
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妻妾萱草忘憂之言不實
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
三秋不足爲喻弗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
杼柚

答虞中書書

陶弘景

奇賞彙編卷二百一

九選集

栖六翮于荆枝望綺雲于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
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纏未闕而心期岱嶺豈但散
髮乎高岫似將飛霜于絕谷良爲欽哉楚人幸得託
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
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歿于一致者能不心熱者
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期來虞
公茲焉可邁何爲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
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忤前修也

答趙英才書

陶弘景

以爲無用
二篇保

通夢文選
卷之三
夢遊記
夢遊記

子架書區中飛才句外不肯掃門覓仕復嬾彈缺求
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噉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
敢茂榮咄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
得閑墮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栢木此外何務然亦
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灰生善惡未之能聞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 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瑯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
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鏃
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
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

奇賞彙編

卷之三

十 選集

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
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
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隅不以利欲干懷三
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聲霜煙確乎
之情峰橫海岸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
終慙永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徜徉隴畔者實由氣
岸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迴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壓壓於當年叔陽夏
舉韞轡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卑影松阿半頃之
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閒

奇賞彙編

卷之三

十 選集

詠於澠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
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單日壯海逢天疎
石崩尋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
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
迴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
酒岫遠誰來灼灼交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
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畧舉諸襟持
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橫海峯人廟則協長情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
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
盼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霜山之氓佇衣車而登
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換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
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
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
表之一民盤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竟知已造時
人聘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
華中途崇禮肆上之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
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開見掃心胸迷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
竟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復阻書罷莫因

僞過樵者妄塵執事

與文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窮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鉅虎符之志但欲史曆至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茲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懶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婢妄發輒被奇賞彙編卷二百一
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軸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况今年色三寸白髮難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溢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舉長意徒自欺取筋驚水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以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飲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

嵇嶺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

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寶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江淹

初爲朝賢答劉休範書
昔嵇道昌昌千羽未能戰難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需武誕命道鬱終三后連光四聖沓軌或經天緯地構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彰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壁臺訪道衢宰平陽之后卷迹懸靈空同之君欽功謝德是以彩雲祥風之瑞布渡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款微請吏跨商軼夏行賞彙編卷二百一
洗周滌漢道澤優衍猶不道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珉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壁之頑獲珪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汚河惠愛秋艸想亦君之所聳也重以先帝靈略潛通英轡遠馭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於寧世而忽覲來書以悅以慨君爲齊梁楚越之主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爲而後出言効尤吐音入矣舉旗類社志竊神禁稱兵飲衆遂窺外關今朝無闕政頓構凌上之節室無髮豎坐生莫大之豐 臬緒永號與

詩集卷一百一十五
文同賦

徒黨主萃淵藪寧滋之甚不誠不軌不忠不義夫
若斯者也宗枝之燬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盤石之
變近則江荆面縛於小將此成敗萬艾之鑒又亦什
之所知也聞彼此飲鼠舞之異蚤見物微河北隴上
之謠已露童味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
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駢驛爭引能渠飲飛首尾
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充墊布隔加以
先天恭世之畧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鷁鵠
露動龍驤精騎風騁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
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昭長原覽南岳而
奇賞彙編卷二百一
古選集

與何遜書

王僧孺

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謠况岐路
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
離別珍重第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
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饑
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
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矣投燕慨息藩荆

臥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擬五千而深
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
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啓方
且抱樂衛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機備聘佚
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事千里未有躡
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躡司
隸慄慄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
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大骨猶復因茲舌杪
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
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
奇賞彙編卷二百一
古選集

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外無奔走之友內乏驅近之親是
以媒市之徒隨相媒葉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
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
雍門所以扣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
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
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
復得與二三友士抗首接鄰履足差肩搗綺紵之清
文談希夷之至道惟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
慙其留質憐此行乞爾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調含酸辛苦
迄屆穗鄉雜種單化頓基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
衛律所治而毳帳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王
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街首
指嘶立故墟人獲葡萄歸舊里稚子出迎善隣相
勞倦握蟹螯亟覆蝦蟆未改朱顏畧多自醉用此終
日亦以自娛

答徐孝穆書

李 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目又動流泉之素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十六 選集

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矜期相志道術楚齊風馬
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
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條陽舒行止多福足
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
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辯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
文錦繡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
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
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詞宗文雅唯傳好事僕
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
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

舉首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犢之議屢被陳思之
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
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
終慙比德楚暈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
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
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駕其鳴矣懸豫章之
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
佇奏延陵之樂書縉有復道意無仲李那頓首

招道士徐鴻客書

李 密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十七 選集

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
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
於齧缺是知肥遁為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
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胃地藉餘緒平生大志
豈圖富貴只為時逢版蕩代屬艱虞歎海水之羣飛
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
軼道將問罪于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啓沃
謀猷弼成韜鈴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
五星之侯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于心若指諸掌
今龍戰于埜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接

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
時師空躡屨梯筌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轡襲秦故之
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聊生之談方聞左車之
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
寒比如空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度不遠千里早
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而非遙不多及
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庾信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
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愁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
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太選集
當不合啼欄外將花足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
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
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召永嘉山居書

朗禪師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游石室巖龕
拂巾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
名花異果蜂鳥銜來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鉏頭當枕
納草爲毼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
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答書大有妙理見永嘉集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鄰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
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
而造膝方回尚在王羲之就舍奴而共談良史書之
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常以人廢言况下官抱
瘳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廷州子期
聞音竊拊猶冀身膏丹壑脫寶劍於山河骨掩黃塵
罷瑤琴於天下則指金抵于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
乎幽憂子白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某月日駱賓王謹致書于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甚
善甚善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
天白露幾度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
拂襟袖將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陸處士漁先
朝露辟閭公後掩夜臺故舊門人多游蒿里耆年宿
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冥永隔人理危促天
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况過隙不留藏
舟難固追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淚因情起雖
衆莊一指殆先覺于勞生泰佚三號遽忘情于恒化
歟其泣矣尚何言哉又聞移縣就安樂故城解宇邑

居咸從其地。里門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欺
于舊館。額牖四望。拱木多于故人。嗟乎。仙鶴歸來。遼
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
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
地。雖則山河四望。足稱無棟之墟。松栢千秋。有切維
桑之里。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駕言徒極
今西成有望。東戶無爲。埜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
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心存舊
好。追思管遊。所恨跛予望之。徑途密邇。停中衢而空
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地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干選集
通人選以此懷勞增其歎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思出非常。談過其實。恭
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材。常衛霍之任。豐
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興王
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伸堯庫之士。若
下僕者。天地一無用。舞狗矣。粵自旌賁之晨。卽逢聖
明之曆。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
包周氏之慮。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送
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由已。喪我于吾見。機可

以紀機無用之爲。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
流者矣。其于才也。曾般無所措其鈎繩。其子駕也。伯
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制。君侯緝雍
熙之道。曲垂提獎。廣借遊談。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
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
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
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
不肖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盼增價。九術先登。
燕昭爲市駿之資。郭曉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鉛之
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干選集
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則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
爲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
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
官守牽經。風期有限。其尚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烟
波。舉目有江山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晷刻之歡。嗟
夫。流水不窮。浮雲自遠。沾襟此別。把袂何時。特以平
生之私。忘其賤賤之體。再拜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裴公執
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

以遠其口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終其言僕誠辭人
頗覽前事每讀古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
積粟萬鍾季路起南游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
霑衣何者情蓄于哀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迹應斯通
是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合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
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
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霸衡
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于榮名不戚戚于卑位蓋
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
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懸阮瑀入幕
奇賞彙編 卷十 主 題 集
則高謝却超替尋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列
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
甘歟齊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
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
以逡巡于成命躊躇于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
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輒無甘旨之膳松檟闕
遷厝之姿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
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
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天倫之喪
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

親其分日
試其忍不
能受此現

哀疚之情未洩與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于中者哀
聲可以應木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
直寸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與王之
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
之逾厚此二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
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儻有乾沒為心脂韋成
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
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
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真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
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效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
奇賞彙編 卷十 主 題 集
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
母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
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深情錫類道叶天經
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
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
死罪再拜
答員半千書 駱賓王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乃書把玩無狀暫如有敘上
言離恨下最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
薪之喻雖聞義則死道存於起子而擬人則大事均

乎。翫物惜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鯁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鯁於渤解。一作海之中。掉尾平風。濤之下。而濠魚并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鴻。隻雁。自以爲可得而齊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鬣鱗。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桡楫。在藻。一作寧肯借翰在資汀。潭。一作江涓流之水。俟宿。一作渠渠。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鯁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圭選集

賢之適。自守法。筌無異。網亦寧。不知在藻。桡楫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盡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一作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儼來之物。悟榮貴。一作華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一作作亦何患無成。而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利。一作榮於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於岐路。阮籍怵惕於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岩春草。王孫遊以不歸。

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一作其勞矣。畏客藏谷。靜深。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圭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一

書

上劉右相書

王勃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

王勃

又與蜀城父老書

王勃

諫曹仁師出軍書

陳子昂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為建安王荅王尚書書

陳子昂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奇賞齋編 卷之十 書

荅王績書

陳叔達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荅刺史杜松之書

王勣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上劉右相書

王勃

蓋聖人以四海為家。英宰與千齡合。違用能不行。而至春。靈佐天地之威。以息相吹。時雨。霽山川之兆。於有玄蛟。聯集。憑崔嵬而先鳴。若兕晨驚。運龍韜而首出。並能風。騰霧躍指麾成烈。土之致。螭屈虬奔。談笑坐羣卿之右。未如越蒼海。奔行間。排紫微。謁天子。于是。遺不諱之玉。擁非常之位。龍章鳳。散照其前。第金鳴玉。壺其後。三霧叶黃超。然奉天下之圖。四海承平。高步取寰中之託。君侯之富貴足矣。聖朝之付遇深矣。故知陽戾息。浪長鯨。臥橫海之鱗。風伯停機。大鵬。鍛垂天之翼。及其投形。巨壑。觸舟浦而雷奔。假勢。靈騰。指青霄而電擊。神氣洋洋。謂麟。翻使之然也。殊不知兩儀超忽。動止繫於無垠。萬化糾紛。舒卷存乎非我。是以陳平昔之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翼之達人也。親為餓隸。當其背強敵。轉康衢。雄慮耿於風雲。危途迫於朝夕。豈自期榮稱相府。西藩專廟。據之圖寵。冠齊壇。東向舉能。飛之策。願盼可以

蕩川岳咄嗟可以降雷雨遂令用與不用是非於楚漢之間知與不知得失於虞秦之際故死生有數審窮達者繫於天材運相符決行藏者定於已君侯足下可不謂然乎借如勃者眇小之一書生耳曾無繫鍾鼎石之榮非有南監北開一作闕之援山墊梓其心迹烟霧養其神爽未嘗降身推氣遙巡於列相之門竊譽于時匍匐於羣公之室所以忼慨於君侯者有氣存乎心耳貴以四海兄弟齊遠契於蕭韓千載風雲託神知於管鮑不然則荷棠桂檝拂衣於東海之東茵閣松楸高枕於北山之北焉復區區屑屑踐各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二 題集

利之門哉至尊以握河徒岳之威當立地開天之運聖人有作羣材畢舉星辰入仕揖讓朱鳥之門風雨稱臣奔走蒼龍之闕方欲停旒金室引成康於已任闕廣瑤林復堯舜於茲日可謂明明穆穆盡天子之容貌矣抑嘗聳之丹山九仞烟峰非荷簣之功紫極千門雲臺侯萬楹之力故天下至曠神器不可獨專天道無私玄默有待而立雖有大命不資童子之言而恭此小心敢進狂夫之說伏見遼陽未靜大軍頻進有識寒心羣黎破膽昔明五之制國也自近而及遠先仁而後討徵實則效存狗名則功淺是以農疏

千里僅踰重石之鄉禹截九州不叙流沙之境豈才不及而智有遺哉將以罪離方而存正功也雖至人無外甲兵曜天子之威王事有征金鼓發將軍之氣而長城在界秦漢所以失全昌巨海橫流天地所以限殊俗關土數千里無益神封勤兵十八萬空疲帝卒驚烽走傳駭秦洛之吓飛芻輓粟竭淮海之費於是乘奸放命者出繩繼以生威因公挾私者入閭闔而就法雖一物失所太階延吁食之憂而百戰方雄中國鮮終年之樂圖得而不圖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征稅屈於東西威信寔於表裏奇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三

裏語曰勝之不武不勝為辱天下之責四面至矣誠可遠凝高策上薦忠言決人事於去就合天情於終始遂令回麾轉轍背青丘而驚列障分亭巡蒼波而守昔者齊侯以力方城為楚國之辭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險况乎仗惠綏亂以直乘邪明逆順之端聳華夷之望雖復舳艫沸海旌旗觸天鐵山四面金城千里亦不能為敵人計矣此君侯之未論一也蓋羣星迴日運御洪荒者貞夫一電照風行制寥廓者歸乎靜是知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大道起而仁義息神化周而市獄定雖復體元立教青災耀知遠

之書順時宰物宥罪發精微之典而况澆風易漸淳
化雖歸孔明耿介於當朝子與殷勤於易第蓋有由
也伏見邊凶尚梗殊恩屢發亡命山澤者日月相趨
朝脫桎梏夕還囹圄奸徒抱袂因時立僥倖之謀頑
夫頓足中路紆吁嗟之慘皆由寬勝於猛人迷所習
勸沮不彰廉耻相冒亦有公卿失職耻受珪符之任
郎官有叠俯拾銅墨之榮又焉可以弘長風流抑揚
衆務者也且夫朽索充羈不收奔馬之逸輕緡振綱
或隨吞舟之勢况非常之化方洽於齊人無妄之思
乃及於羣小將恐匡衡管仲復靈沼於下泉矣古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四 選集

善爲國者不然信實而必罰道惠而齊禮澤配雲雨
而無曲惠威振雷霆而絕私戮交書聳幣伏慈厚之
師投金散鮮樹仁明之長故雖開衡室蓋明堂亦將
四三皇而六五帝矣此君侯之未諭二也發揮地利
農桑啓其業振蕩天功泉具流其用伏睹前制屢擾
事非畫一塵市蕭然人情惟動夫補一作簡並用未
盡交易之宜輕重齊行適啓兼并之路于是連閭掩
閭者閉肆而乘其屈布衣章帶者闔門而受其困五
方競爽務淺術以相雄百郡爭勝驅末技而成弊田
夫織婦衣食鮮終朝之給巨駟洪商輿馬拔封君之

勢蓋有由來矣故曰國儲闕於九載則公上無所給
家廩乏於三年間妻子非其有夫陰陽覆逆天地之
常數百六運窮堯湯所不免一旦洪泉決地大旱焦
山風雨於一歲之間霜雹於數州之境繁運廣役首
尾於中外杳稅增徭日夕於都鄙燹陰陽者將何以
處之一失竊議公之盛惠虧矣愚謂嚴程峻法絕輕
陋之貨則奸鎔之源塞矣沿風正典重耕耘之務則
邪贏之計沮矣然後遠弘教旨大變流俗法立有犯
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違公竊鑄者具五刑之戮
因時力田者懸一命之賞不然則賈生晁錯復流涕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五 選集

而言矣此君侯之未諭三也嵩衡不拒細壤故能崇
其峻江海不讓纖流所以存其廣是以星臺曉闢上
台忘吐握之勞月殿宵興中宇軫山林之慕知夫御
天下者必待人也伏見皇明遠燭帝采遐宣張樂岱
郊騰助社首徵廉察孝瑤壇虛不次之階署行議年
璿檢動非常之詔天下可謂幸甚矣于是友月朋霞
之容背青臯而至馮唐顏驁之才排紫閣而集夫豈
知終始異數涇渭同流蘿薜失圖簪纓解體惜哉羣
英霧散名侯招蔽善之嫌天下雷同太子糾長鳴之
地而欲招絕足致真龍難矣此君侯之未諭四也易

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豈非順物不若招類報國
不如進賢陽事昇而雨露歸陰駕嶽而風霜厲莫不
觀時有記撫氣相求窮列獨善其私達則兼善天下
而利已疵物者以自任為身謀知進忘退者謂專
而得計豈知夫尺波易謝寸晷難留陵谷好遷乾坤
忌滿君侯足下出納王命升降天衢激揚鳳戾之前
趨步麟臺之上亦復知天下有遺俊乎伏願闕東閣
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
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然後鷹揚豹
變出蓬戶而拜青墀附景搏風拾臺末而見丹闕幸
奇賞彙編卷三十一 太選集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
蓋聞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
觀太階平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
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
風旋電轉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迫漢
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北闕據名臣之第嘗見
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

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
傑秀名僅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賦流涕之書有
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妙造無端
威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太公
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
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
知用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
邀時譽忘廉恥苟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於勢
利舉三寸之舌屈辱豪門奉咫尺之書逡巡下席皆
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鍾鼎輝其顧盼冠蓋
生其籍甚豈知夫四海君子揆袂而恥之乎五尺微
童所以固窮而不為也此蓋莊周有言所以得意而
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稱書不盡言知
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下官者
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不知
塵刑俗狀游水鏡而多慙抱鼓援輦偶雷門而自失
而欲刻鵠飾鳬唐突局餘疑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
測高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
之風千載一時君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
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獨往之因桂嶠松巖南山

奇賞彙編

卷三

八

選集

有不羣之地。矧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閭閻。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麟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臯獨喚。望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對鶴池而矯容。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臥理。藩維克振。既參來暮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沂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胃懷。逸氣逾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烟霞之涯。渙莫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珪於趙席。垂棘知歸。辯羣籟於莊軒。懸匏自托。賓階夕散。清河銷鑒。贊之。

奇賞彙編

卷三

九

選集

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一顧之榮。辱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才。名猶逢絳灌。况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海盛於當時。下官覆黃方。勤爲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畫詠宵吟。敢預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合義。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霸略近發于輿歌。皇圖不隔于芻蕘。故有榮枯絕等。奉推轂而欣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之。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翠月之期。露草滋山。寸莖有梢。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况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遑遑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麤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鐔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死罪。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

漳州府志
卷之三
漳州府志
卷之三

流率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翥伊周成胡贊之
功舍模美蔡顏冉困栖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
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
多陸死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地雖井
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墊鷄亦將奮翮而舞之及其
衝溟渤接快搖吹波則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掩摩赤
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
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
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劒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
用泊乎雄圖躍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十 題集

泉之氣北齊開敞南館靈開詩酒同歸葉書合契志
機得意耻嵇阮之交疎虛席延賓恨原嘗之客少實
烟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
沒諸梁城閣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
沒生氣猶存况乎屬宇宙之明當天天下之泰不能俯
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
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閒抵首俛躬取濟斗升之
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佛臨江山而慷慨
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
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蹕蹕居釣之閒功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十 題集

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
丐貸而况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餘自
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
交豈慙車馬儻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
侯先立緇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亡報乎方今白薇
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壑疎疎候肅而江山靜靜
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雁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續
成于南畝杭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
薄游縣載飄寓淹留歡躡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
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庶幾賜給

以濟漂危輕訴短懷佇流嘉

其二

王勃

蜀都廣鎮岷嶺與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既有期
英霧間出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通渌波驚
上柱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豈道窮經秘

妙聽譽於無聲理實香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柱響
波無入柱之因霜落鐘鳴霜非扣鐘之具矣况乎言
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
札無味殊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志僕雖不敏嘗
從事於斯矣常謂薰蕕不共器梟鸞不比翼是以類

奇賞彙編

卷三

主選集

平方者接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
嘗聳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攢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辱
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遁形滄海之隅裂裳裹
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為芻
豢以衣冠為縲紲方欲策鸞鳳而撫需英鞭虹蜺而
承烟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封終軍之
策因機入務懷素將相之門沐露霑霜擁篲公侯之
室然則拾青紫於旦莫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
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百官者可謂慙二途矣而
歛手長揖強顏高視低心於蹇蹶之辰恐耻於栖遑

之日者哉渭濱留釣膺揚之業未萌滯源滯收鴻漸

之資蓋寡及其攀穹運接靈期乘雲雷而清入極和

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其機所運吉凶於倏忽之間玄

命所移飛伏於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耳方

今炎威謝節爽候關辰風高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

肅歸雲止雁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虹寫晴規於北

岸望疎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豐奇賞僕一違

秦隴再革炎涼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

超曠層山重復吳宮尚遠頻驚去鷺之心楚峽猶賒

已下間復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

奇賞彙編

卷三

主選集

之心稍緩宅鄉之思昔者虞公再見縣光白璧之前
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况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
茂於金蘭希窮途遠流嘉觀若使恩裁口復空留
安邑之賓惠關終始取恨昌亭之客

諫曹仁師出軍書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郎將曹仁師部一
征甸醜臣奉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
告成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非巡
朔方畧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
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

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恐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聳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判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迴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少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郊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霽州常所發之處。却迴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十四 選集

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于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漠多喪士馬。非臣抑疑。度輒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匹。旋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臣願陛下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

西漢書

漢書

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嶮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思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虢武之將。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十五 選集

屠十萬眾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一作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一作辱十八萬眾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雲。然竟不能擒一戎。誠一醜。至今而闕。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顛預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實。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誦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棧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

兵大破之。蜀侯誅賓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豕。而不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嚮導。以攻邊。是以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睹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七 題集 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三三年。巴蜀二十餘州。搔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賍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

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批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奔龜茲。放疎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况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輦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有不由驢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熟計之。爲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禽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

知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爲盜夜遊盡
伏乃是其常今日投營素質委命賤降之象理必
無疑近再有賊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
訓勵士卒秣馬嚴威因此凶凡之機乘其敗亡之勢
事同破竹無待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答馮子華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承葛之詩增其慨誅夫人生
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
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
月跣脚東此一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正人

此書妙于

奇賞彙編 卷三百二

文選集

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
五六頃河水四澆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
之濱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
散誕不閑拜揖穠秣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
不拘以家務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一
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埜鹿相畜性
嗜菜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弃家獨坐河
渚結構茅屋并厨廩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耨薦黍稷而已春秋歲時
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一鷄豚黃精白木苟

杞著讀朝夕採掇一作以服供餌床頭素書數帙庄
老及易而已過此以遯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
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明則於舟中

詠一作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披澤山林之

思覺瀛州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一

分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爲巧不

必與夫聞人更相唱和一作人相唱和也一作必與夫悠悠孤住河

渚傍無四鄰聞大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

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杞等法用

之有妙一作力省功倍不能服都修渾沌並常

奇賞彙編 卷三百二

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

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菜一張云其

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唇鳳翽

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韵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于

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集無獨遊頌及河渚先

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詩取翫讀便復江湖相

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趨高奇詞義一作遠

差巖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

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一作

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

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數

一作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墊吾徒江海之士

擊壤鼓腹輪大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

奇賞彙編卷三

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中其才公卿勤勤有

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

獨放湖海之上一作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

不存薛生已沒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爲歎恨

耳吾北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往然烟霞山水性之

所適乘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

三月登于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

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典窮還

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

夏方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

忘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原不一王君白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第及家人往並有書

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標

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

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

豐屋華模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

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

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

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麟羽宛若承顏

奇賞彙編卷三

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

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

方復固其緘滕嚴其扇鐫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

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

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

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

也大業之後言自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

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陳叔達

賢第千牛及家人典乘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

紀雖承厚眷。憑然自失。誠恐持郅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鄒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是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典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攸亂。于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于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于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郊裡。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予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于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真統。益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

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需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舛黨。述聖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誦爲能。事至于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于知音。咸寢而不記。貪救寫其祖父冠冕。胤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于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譏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并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貞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雖演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恐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聘辭流離。則魏于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于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黠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卷三十一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奇賞彙編

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榮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途已延頸企踵而至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奇賞彙編

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爲君侯至惜夫長才廣度珠潛

有進之士

壁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也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箋翰喜慰敝集退惟自省慙思亦深實智力之

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勵篤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豆楊橋之或用八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祭噉噉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隱亦死爲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皆當座銘永爲身寶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奇賞彙編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而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照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思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勢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遠覽鑒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

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事。文侯之
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雖夸。八一來
何損。

答刺史杜松之書

王 勣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
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
眷或從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
焉。兼弃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
叔夜攜琴。唯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逆矣忘歸。談虛
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昔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

奇賞彙編

卷三

王

選集

期鄉間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飲
之詩。惟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
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舍宅內。自有幽蘭數畝。孫楚
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明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
者爲群。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
枵。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醪醑。
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社櫟見嘲。去矣若戾。無
落吾事。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 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

右而制金
其山曰金

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
常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悵快憤懣。惟君
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
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詞六甲。十歲觀百家。
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
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
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
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
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
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

奇賞彙編

卷三

王

選集

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背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
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
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
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
泣持刀。躬申洗割。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
輟。身手遂巧。貨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
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
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奇禽。于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謂廬親視。因舉二人以有道金不起。此則
白養高志。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
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
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車
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此肩也。四海明誠具知
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
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
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騁騁間起。光明洞
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自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
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天 選集

造謂無路。今也運會得超。末塵承顏。接辭入九。安矣。
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謫言。忽生。口。後毀
將恐投杼。下客震于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各孔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
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于
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
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邪。昔王東海問。化夜者。曰。何
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
竄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
大恩。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明。白必能使。精誠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天 選集

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卽膝行于前。再拜而
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
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
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非
涉玄瀟。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
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
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

賦詩步及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賦黃鵠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維弟縉進集表云。文辭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

青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三十 選集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鑒。三者定矣。而又原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于數矣。今或者謫舫旁礪。以爲已任。發心不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人。猶知不可。況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分。爲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下之士。永絕

望于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于是窮居獨閑。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毅羈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俛首。跼步與衆人爭得失。于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于明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竊於明公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觀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賢才。必有聖代用之。用之于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鈎。贖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于章句。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本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欲伸大直于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羣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爲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惟高賢雅量。

青賞彙編 卷五十一

三十 選集

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爲宗臣，必將華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膺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爲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闇闇以俟賢俊，昌齡久于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爲國士用。勞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

奇賞彙編

卷三

三

選集

山俯飲白水，飽于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

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嗟菽水惟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狗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齡常在暇日，著鑒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贖清塵。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訝其不實，

唐時行狀
尚可疑

公理以爲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爲苟妄。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閤筆相視，含毫不闕。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卽仲尼猶且管窺，況中材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辭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城權門，王韶見讐貴族，常入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

奇賞彙編

卷三

三

選集

氏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以懲惡觀善爲先。今史官記注，類稟監脩，或謂尚須直辭，或謂宜當隱惡，十年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免，庶可立成。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發炎涼。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易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

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哀而許之

劉子玄名知幾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兼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託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子玄自為見用于時而志不遷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議評全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思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梗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卒年六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三

書

答劉秀才書

韓愈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

韓愈

重答張籍書

韓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答元侍御書

韓愈

奇賞齋編卷二百三

書

選集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韓愈

賀張徐得白兔書

韓愈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答柳子厚書

劉禹錫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與韓愈郎中書

上門下裴相公書

與劉蘇州書

與元微之書

與元九書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奇賞齋編

卷三

書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閱

書

答劉秀才書

韓愈

亦心第

亦何必計
及此亦空
殷不計

奇賞齋編

卷三

選集

大月十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聲見愛勉以
所空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
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
尚非淺陋偷情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
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齊太史氏兄弟
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是以失明可馬遷作史記
刑誅班固瘦成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謫退
成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一作誅魏收天絕
宋孝王誅成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其後有
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思而
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
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
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致率宰相
知其無它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
令四海內有憾感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
必督責迫感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

去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害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少中作傳記今傳世若無鬼神豈可不自慚懼若有鬼神將不禍人僕雖驂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披天決地必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爲之耳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頓首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

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選集

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蒙反復乎句讀磨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太山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將事也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一作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委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

然則非言之難爲其作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外義行高而惠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

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

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一作

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謠

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

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

覽觀亦有可採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

韓愈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選集

進士侯喜古其人爲文甚古立意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于朝左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送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于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難一作連遭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無一作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亦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此者分將委弃泥塗老灰中

楚今胃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貴耳若自負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爲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附 選集

重答張籍書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燃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惠者之所辭讓况于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

知其來之
久可以不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五 選集

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掎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惜于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存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待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

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難之。議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今不為虐。今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

奇賞齋編

卷三十三

六選集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開隔也。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為猶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家也。且曰。爛灰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視也。其或

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舉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之。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也。昔曾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埃知者。知耳。曾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

奇賞齋編

卷三十三

七選集

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處近于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範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文。不見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宗。實。之。道。以。之。平。於。時。也。
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其。頓。
首。

答呂羅山人書

韓愈

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
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
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
意恐未礱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
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
子其已成幾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幾乎將以講去
奇賞彙編 卷三 百三 八 選集
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
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
皆習熟肯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
靡靡日人于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歟不
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
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
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
道不可謂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
能貴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
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

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思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辟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蠱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由茲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罷
貍虎之士畏懦賊陷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聞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行間與
奇賞彙編 卷三 百三 九 選集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
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賊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
機空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奉惠
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志幸甚。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悲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餉饋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及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宜愈再拜

答元鎮侍御書

韓愈

某月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戰逢父濟識

奇賞彙編

卷三

選集

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瘡棄去祿山友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成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于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

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空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今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願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韓愈

日月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于其境內者唯閣下心事聲華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翔到京師籍于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間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亦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兩日不見物無用于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育廢有所能人雖有當廢于俗輩不當廢于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百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

盲與不盲也。當今盲于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育于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成實欲一吐出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尚置之于門耶。籍又善于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于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覩天地日月。目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奇賞彙編 卷三 主選集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田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送。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息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華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

離實我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家。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附一作之喜焉。伏聞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折。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文。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合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然邪。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曠。雖有燕累。則為日月之餽也。大挂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礪。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踴躍而不進。力蹙勢窮。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

奇賞彙編 卷三 主選集

主選集

遇成則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我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蠡起。金聲玉耀。詎尊賢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爲一通。想冷治書蒼頭吟詠之也。擊轅削角。奇賞彙編 卷三百三 古選集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逸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叅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給爲諒也。太史遷歟。退之復以史道

在職。苟不苟過日時。替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遺言。荆軻微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在狀。不宜宗元頓首。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足也。不許賞彙編 卷三百三 圭選集。意吾子自京都來。覽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尚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已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西。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大。

皆若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閑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嘔嘔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爲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奇賞彙編。卷三十三。六選集。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穀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少。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

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爲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褻褻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惕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趨。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舉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舉謫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寬百病所集結伏積不食自飽或皆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蚤歲與負舉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繼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號咷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舉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它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大運集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大運集 刀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基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勿收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金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塋道路士女遍滿早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豎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膈然無可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大運集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大運集 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舉狀最其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太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屈夷鍊之鄉卑淫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焚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舉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肯享子立奉奠顧躬亡後繼者慄慄然秋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

與韓愈論史官書

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碎家破為世大僇復何
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人之中都足以當食
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摩
滿爪誠憂恐悲傷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
士秉志遵分被謫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
兄盜嫂娶孤女云樹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
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
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話欲望世人之
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
半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辛 選集

唐東縛於晉終以無灰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
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灰蒯通據鼎耳為齊
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
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擢灰後至御史大夫董
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辨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洪沁下才末伎又嬰恐懼
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晉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
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飲秉筆睨縷神志荒
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
三仲老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
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
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處以盡餘
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
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未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腑焉

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周哀如屈原與如孟軻壯
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辛 選集

可也然而不屑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蒙私心甚不喜與
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宣一日
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
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
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祗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古之志於道者不宣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
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惡不敢

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空恐思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臯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知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皆暗諸疾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歟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許實彙編 卷三十三 三 選集

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亦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爲史亦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它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賊者又所云若是後來今者又所云若足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

道州刺史
亭神記云
前離於正
雖千數之
遠言得而
更之況今
其子前有
不美雖
得而獲之
兄斯人乎
與竹失火

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亡可考非有志者所恐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思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思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它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免已而欲勸人難矣哉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亡事是望也今乃有楚陽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滿清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

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怪於是
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究明
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
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
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
亡它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
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畜之街忍而
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
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章畜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
奇賞其編 卷三十三 詩選集
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即自以幸為天
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皆稱道
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
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
乃今幸為天火之所盪滌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黔
其廬赭其垣以示其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
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
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
有而彰之使夫畜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焚科者
授子而不慄雖欲如響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
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
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
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
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
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
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極格甚固未可得也因入南
來致書訪疾生不悉

答柳子厚書

劉禹錫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眉末三幅小章
奇賞其編 卷三十三 詩選集
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
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
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
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澹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文
跨躐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
端而曼苦而腴倍然以生癰然以清予之衡誠懸于
心其端也如是子之戲子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
而中微存乎宅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焉然
則譽昇者皆昇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燕而不治臨
書軋軋不具

已喻出柳
文佳處

叙詩寄樂天書

元 慎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歲歲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歿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駭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過亂。亂衆寧附。願爲其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墮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臺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墜。豪家大帥。乘輦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

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

卽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歿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汪洋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有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癩。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敝每公私感憤。許賞囊編。卷三三。二十七。選集。道義激揚。朋友切磋。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惓懷管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謫。奔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癩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過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搗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爲古韻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宏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興寄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量澹眉目綰約頭鬢衣服廣條之度及匹配色澤尤據怪艷因爲詵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行貨彙編

卷三百三

三六 選集

說僕聞上士立惠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其次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惠命與不偶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慧復無垂範之言元元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月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穢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蟻蚋浮塵蛛蜘蛛蜂之類皆能攢齧肌膚使人瘡痂夏多陰露秋爲痢瘡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

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知已之謂是用悉所爲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奕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於格奕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空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爲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癰不就今在閑處奇貨彙編

卷三百三

三六 選集

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 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于衡之嶧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懸於上前求爲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瘡其背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

也堅辨清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構致羣材使陳
梁棟檣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揚清濁亦無所
愛客是以秉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為起居郎韋相
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
州為雜端密勿建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勲
及積等拔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
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
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沚作上以兵事咨之則
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憚俎之
謀不專於廊廟蓋兼善精微之士素熟于心胷而泛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王選集

駕乘桴之才參管校量於左右也此于閣下今日之
雄材大略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
思而十年之內倘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
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
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固
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王化方行亦常
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
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選拔之有常欲人之竭誠
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
行為前行以事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

矣苟能如是何思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致移
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
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為
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
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別
厚矣遽責其藁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
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肱掌置之
趙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龜羅
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塊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
鑿而檻之其域汝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王選集

報其免于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藥之
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
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
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為說乎向非裴兵部一
二明之則某終老于窮賤固其宜也儻閣下復三二
年遲迴于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
命以周知其舉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
成之策于上前排未亡之疑于眾口哉今天下能不
有萬一千閣下之才略而猶踟足帖脅私自憐愛其
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有四海與人為天特降舍垢

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柄于閣下閣下若能薄
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饑使恃才
薄行者自贖于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于通衢上以
副陛下成與惟新之懷次有以廣閣下好善救人之
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
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
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于
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患
波之始與微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震
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五 選集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少報白君
已下五六章發兩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
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朴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
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僕與足下在長安

時合所著詩數百篇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
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州刺史水雪寒路
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
十五日朝朝夕夕詠頌極平生之惟各賦數篇視草而
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滿歲誠知醜
老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
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
之勃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償一作彼此非一彼雖
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
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此唱和中得之它人未嘗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五 選集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
况以膠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進不得相舍退不能
相忘牽率乖隔各欲自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
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一足狀次序病心終論平
生交分且云危懼之際不暇及它唯收數帙文章封

古來名士
皆以此四
字為諱身

題其上曰它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盡悲哉
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觀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
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病中驚坐起
暗風吹雨入寒牕此句它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
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
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家人幸皆無恙
長兄去夏自徐州至有諸院孤幼弟妹六七人提挈
同來頃所率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
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蛇虺蚊蚋雖有
甚稀溢魚頗肥江酒甚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
奇賞彙編 卷三 運集
丙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
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秋始遊廬山
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
不能捨因置中堂堂前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以
青蘿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千
簷間紅榴白蓮羅生 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
獨往動彌旬日一作平生 盡在其中不唯忘
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如不能得僕書必加
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餘寫如後云
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中堂中窗下信手把

二人長官
附為一律

與元九書

白居易

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暗舉頭但見山僧一
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
去我萬里暫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
云憶昔封書與君夜全壑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
何處廬山蒼裡曉燈前籠烏檻猿俱未成人間相見
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
枉贈答詩近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
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爲文因緣與年月
奇賞彙編 卷三 運集
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論足下此意常欲承答
來旨粗論謬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
足下前累歲已來奉故少暇間有一作容隙或欲爲
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致四
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僕罪滿陽除盟御食
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
六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
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排之氣思有所洩遂
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留志爲僕 一作試爲
三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

其知已也

其知已也

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旨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
 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莫即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
 謂之上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
 閱事漸多嘗與人言多論一作時務每讀書史多求
 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詩合為事而作是時
 皇帝初即位幸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
 此日摧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
 以救濟人病神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詩之欲
 稍稍通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以酬恩獎塞
 奇賞彙編 卷三 三 天 運集

言責下以彼吾平生之志登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
 未聞而謫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
 詩而衆言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而脉
 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矜目而變色
 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
 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太率如此不可偏舉
 不相與者號為法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
 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為非也
 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
 喜亡何而魴歿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歿

其知已也

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來一字因蹟若此嗚呼豈
 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抑又不知天
 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痛苦聞于上邪不然何有志於
 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
 除讀書屬文之外其它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琴博可
 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
 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
 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
 第名入衆耳足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
 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奔親友間
 奇賞彙編 卷三 三 天 運集

說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
 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知信也及再來
 長安又葦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
 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它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
 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杜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
 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它賓諸妓見僕
 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
 江西三四十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
 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婦處女之口每每有人吟僕
 詩者此誠雕篆一作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

正在此耳雖然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迤剌至灰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請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終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家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務牽于外情性動於內隨感而形於歎咏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二韵至百韵者一作一百韵至兩韵者四一作一百韵至兩韵者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二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當卽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

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其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用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權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它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言談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興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空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小通小窮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辜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

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它篇自皇子陂歸至
馬上下詩亦故昭國里送吟通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
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
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

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
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雀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
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
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
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
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寶七

奇賞彙編

卷三

四二選集

元入絕句博搜精搜編而次之號曰元白往還詩集
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
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索然
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爲
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
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
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
多已尚病之况它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
與足下相見日冬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
何年相見在何地湔然而至一作則如之何微之微

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終歲鮮歡夜長無
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
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哉樂天
再拜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
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
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
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
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

奇賞彙編

卷三

四二選集

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疎密不啻百十
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擲盥起居尊行三時
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
高眠爭覽盤器何會有此儀可爲歎息世教如此何
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
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
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
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
翔弋鳬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人尊于丈夫群陰制于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嚴離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類風敗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器選集

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得患尊行不慈訓忠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與從弟莒書

李華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今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使司管田仁任安俱大將軍舍人臥馬廐中亡何

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顛顛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襍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修况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壤枯木哉莒省吾意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器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四

書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論事于宰相書

李翱

答韓侍郎書

李翱

謝楊郎中書

李翱

薦所知於張僕射書

李翱

與馬植書

劉軻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上座主書

劉軻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目

書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

上韋右丞書

劉軻

投知己書

劉軻

論江陵耆老書

劉軻

移史館書

劉軻

與京西幕府書

劉軻

上吏部裴侍郎書

劉軻

與韋員外書

劉軻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劉軻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軻

上宰相書

劉軻

寄徐泗張大夫書

符載

答人書

符載

上韋尚書書

符載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目

書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答皇甫湜書

李 翊

有此性亦
便安

確論

七上之
痛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首
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
亦未信祇足以招詢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
越中得一官三年矣行能寡薄一作能薄澤不被物月
費官錢自度終無補一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
僕性不解語佞生一作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一選集

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
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
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既摧於時身
卑處下澤不潤物耻灰泯而熅滅又無聖人爲之發
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
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
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
移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
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爲
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

此選公論

北人僥倖
此事何不
今韓文公
假之

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節之
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
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
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書者事跡
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
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
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耻當茲
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
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
稱貴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于後代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二選集

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
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
黨之所爲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
有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于後貧賤而道德
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
死發潛德之幽光是錙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
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楊烈婦豈盡出
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
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

劉輅上崔
相公曰
公太有心
者不願勇
氣徒相
公年而出
之耳又云
至于中間
豈無姚宋
之相耶何
說者局于
如流不至

李翔

三、選集

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耻署敕。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果我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可。

原缺第四葉

李 翔

經子部

五選集

自以爲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
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知人爲學也以當講學且
自道無愧兼以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
足以察人爲累耳苟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見
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爲
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爲賢
士者故陸欽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情
披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
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徃徃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
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爲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

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于朝扼腕於時栖栖惶惶奔走耻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来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汲孜孜引駕一作賢後如朝飢求食一作如久曠思通如見妖肥而不得覩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已若狂若顛朝雖飢不及求食一作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觀視奇賞彙編卷三百四六選集

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著則導一作進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滂之賢彰然矣其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募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滂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未得志而氣恬體安不引舉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爲墜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鮮矣則其墜者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富貴之人當爲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翺再拜謝楊郎中書幸翺月日鄉貢進士李翺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翺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翺自屬文求與有司不獲者三栖遑來往

困苦饒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為彼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為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困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大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人選集

人之善俱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譽之能譽之耻不能成之若躬者穹賤機訥無所取然既為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門下哉

荐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 翱

翔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懷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

之時賢不肖皆立于朝堯能知舜于是乎驩兜放其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過客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于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九選集

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惠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莽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莽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一作觀愈者皆一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十百一作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

得而用之。翺寔爲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莽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肅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共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一作滅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一作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過。作詩曰。食齊腸亦苦。強歌聲無數。出門則有碍。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計實彙編 卷二百四 十選

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一作使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它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它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計實彙編 卷二百四 十選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銖黃外飾。直索予心。于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于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于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于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嘖嘖于內。若飲者實滿于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

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于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嶽登于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于時若名未揚于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于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柳。

奇賞彙編

卷三百四

上選

亦南汝濱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于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起環在座。似假主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于古人。然于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旣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于心有經實施之于事。有古道猶不愈于堆案滿架。屹屹于筆硯間邪。徒念旣往者未及孔門之宮。

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僂。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憤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爲石經重仲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于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贊靈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于太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奇賞彙編

卷三百四

十三

理集

碑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簡
頌繆襲應璩王沈傳玄茅暉薛瑩華覆陳壽言晉洛
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
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
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
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瓛
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傳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弟覽高
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馮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
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
奇賞彙編卷二百四 南選集
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
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
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
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
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
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于時及修撰未既
者如問並藏于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雖無
聞良史采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
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
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元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

盡善有若採封非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裘
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子力志何如耳昔阮
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
今予之嗜書有甚于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嘯
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
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
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臣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
牛雨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願神誠知
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
其圖之某再拜
奇賞彙編卷二百四 圭選集
重與陸賁虞書 劉炯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
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
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沿泗數千里安得不
悵悵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
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恐不酸
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
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
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庸未雞髮
未鶴然其心甚老腕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

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儻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焉。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六 遺集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顧魯狙猿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于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是私已于有司。非公公有司于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嗜習飭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

何獻之有
獻即不至

耕拾學與進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蠻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交雨亦不廢力大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富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于時其于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累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爪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七 遺集

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牽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擷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空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朋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則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倚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甚手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于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鵄狼子是空微福者爭歸賀於相國其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大選集

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卽房宋不歎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

所執費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華下戴

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爲聖賢况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夫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夾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大選集

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耻不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退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空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獻其食者且曰今嗣聖

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譽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于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閱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于逆旅。思有以效誠于相公者。伏念挈瓶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于搢紳長者。泊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問豈無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問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者。局于四而不至于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窮。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于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于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于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于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耻。夫其存心直下千載。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于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

詩賞彙編

卷二百四

壬選集

堯舜故德。諡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宗公。又潛心于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于是。上責成于下。下權歸于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已任。亦以筆視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由是四十年間。威鎮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于開元。賞實彙編

卷二百四

壬選集

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于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搔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矣其切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上一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閭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盡寵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仗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過禍于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奇賞彙編卷二百四三

邊兵來曰凡事閱于目而可寘于口非鑒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邪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過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于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于邊兵無襦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閹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頭祝觴禱死貴爲節制猶無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奇賞彙編卷二百四三

之上。四也。古之初天下者。勞一身。後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于天下者。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仿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于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于二宗。相公不愧于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于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于史官焉。其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

奇賞彙編

卷三百四

奇

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上常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閣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于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揅乎著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閣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

古可乎不
可今讀言
等如安知
此

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于房魏。而太宗果為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于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于閣下。聚手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悉于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自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為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公卿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者。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

必不在言
士志亦
不在前二

奇賞彙編

卷三百四

奎選集

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于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遺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肩鑕。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于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于舜禹。時謂聰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天選集

投知已書

劉蛻

復何事哉。矢乎制敵之事。今爲導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爲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耻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既治世。時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

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費并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謬登降。俯仰不側。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材力既以相舉。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東漢爲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望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惠。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舉能之心。一作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一作斯爲閣下。惜有其時而無其人。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天選集

論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大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返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空怨也而江陵父為之廟世享其警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能復其仇警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于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疑作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一作祀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三之半

齋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警乎吾以為其廟中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膏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享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警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移史館書

劉蛻

蛻早懷忿憤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蠱惑病妄猶將自復其意况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

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此虞禹時曷嘗在洪

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

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王賢臣

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

外其身反天維性一作而亂中正一作有自晉以來相率

說怪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自欺

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

有天下以為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偽以欺刑政果所

不能公禁之也故寢護其事以愚其民為殃罪疾苦

隨所作詐偽而及諸身也其欲教化因一作天下之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元選集

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為中正衣冠之所奔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汗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下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辭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為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為則已若為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汗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少塾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

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于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于使者居家初則其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于謀臣金帛竭于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

奇賞彙編卷二百四

三選集

甚困白身過于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于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于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與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上禮部裴侍郎書

劉蛻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爲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屈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鈞深簡尚財畏不能動乎人

諸儼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惴惴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于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爲樞蒿種之爲穀粟賈于市約于江亦以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啓于縉紳家十二年矣謂州而習之亂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所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

奇賞彙編卷二百四

三選集

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強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爲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爲乞假衣食于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灼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維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羣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脩而

各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于黷尊嚴敢忘僇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與韋員外書

劉蛻

蛻性甚性甚一作雅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

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怠於文窮索不怠於文雖分不出出下一本吟實愛且專也。執

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于二十二一作年唯初七

奇賞彙編卷二百四 聖選集

年持瓦石為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

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執一本

有事車而同於路。執事以為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

其徑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

果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

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

復崔尚書書

劉蛻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已。非其道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

况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葉果遇閣下。習不私岸谷。與高下為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

詞素未嘗遇知一作者常為齊桓公之明活伴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倖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

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下未見蛻

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為閣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

不再拜以謝知已。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一作欲立殊

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為身屈。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矣。其諱諱不敢安已

矜道也。不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忘道圖已已執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

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輿論議驗直。與儕伍擠毀。與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

上四字一況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而又

當時無網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垂人之氣而窮

賤奪其氣矣何能為也使蛻一旦為瘋狂妄人而行

之俄而自成性笑不止人之惟笑也然則希權門以

媚娶媵隨眾口以贊曲私瞻視行生傾身預起則信

乎對南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

險直之在已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殫尸一

幾非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

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一作已久得其人

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曾論議險直乎蛻伏

奇賞彙編卷二百四

以冠衣不完一作高潔趨拜未識威儀又復念春

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

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蛻

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劉蛻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

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

不乘之若驟以地一作遷耶未嘗有也故蛻謂

朝廷之意將有在也魯欲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

喜而不寐僕不止為執事且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

至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

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

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為訓詁也然人世

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罷見趨豆破折尊孟

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

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

天下之用其道歲不過于一日尚猶偷惰如此况天

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故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

奇賞彙編卷二百四

百姓論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婦始則以其道自達

故化耕稼為王侯化陶漁為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

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典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

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耆老

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擊踞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

戒慎有終日不敢嘗酒者不敢近妾婦者其於誼

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

王公大人無慙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

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即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

漁者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

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髮髯授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豫者時詞習之母使每歲臨事而豫其容幸甚幸甚蛻頓首

上宰相書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耻聞之不在其位則耻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三

驟可以負戈父強勁壯勇持久有守應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蛻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耻累君子幸甚太玄曰

當時則貴已時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况當今若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得罪

寄徐泗張大夫書

符載

明公才畧橫世氣爲人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靜則近鄒魯之士講詩導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聞休烈風動四方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真天子文武大臣哉載迂儒不才越尋常間敢以疎鈍切懷風檠如是星霜十周天矣緬彼山川遼復蕭條世多械束未由造請復欲牽文字試書功德事無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宅

端緒殆似行俊懷緘治思殊鬱鬱不快也適值去年秋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來自東狀貌不凡三扣柴荆載意其偉士延坐與語語酣中起議及劔術云嘗以青萍觀公乃發篋篋出閣下寶劔銘相示載鑒裁不明敢懸貨人因覽文以異劔視以奇文由是憑之爲聰明依之爲肺腑恣陳蕪穢妄有紀述據拾冠軍之行跡鄭重執事之美茂得爲通誠導意之因緣也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于身者竊兩曜之光明也仕而功烈不被于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况乎屬一詞屯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敘志意皆游言

謹人不偷
誰人不偷
肺腸可知

也豈曰文爲一昨諷公之製簞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固義之分未則存策勲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帥諸侯蕩蕃虜拔烽燧于近塞洗腥臊于絕漠黃河九曲爲大國池沼然後拜閭闔有陰陽炎炎赫赫載黜盟府豈獨擁旄按甲長于一方而已哉載不量氣力庶慕區區之分借如智慮短薄無裨絲髮亦欲如班孟堅之此爲寶車騎刻燕然之石公謂之何哉載今歷然飛書遠聞伏以冠軍綠公而德彰小子援公而思勇即托記錄之目輒以葛溪劍志爲名屬事相交關謹借寓獻貴賤不侔禮實異儀輕用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天選集

答人書

符載

專使孟溫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喻激切倍劇前書之賜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閣下以泰山之高就蟻蛭之卑損折威重一至于此是何節士義夫之不投心服體是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謙降禮是何澆風弊俗之不易邪蹈正是何奸臣賊子之不懷暴畏義君子動氣小人拱手熙熙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

不肖猶夫人也常待之引遇也如是況今有賢于載者乎是知刺幸趙往鄒衍齊來抑有以也大丈夫處世誠宜種道德樹勳績頽年急節慨如不及然才短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審已者危三尺童子明詳斯旨伏覽書示閣下又許與過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爲重器以散木爲良材反覆思量益用慚惕是以前後懇懇少求退息欲磨鈍使利拂昏冀明蹄涔之內灌瀉涓滴料新營山居松桂未盈尺圩塹未快乾卽閣下已在鳳池矣此不揆懦劣敢希揭携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天選集

飽滿耳某昧于機要識且迂疎敢恃深知累竭肺腑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誠也敢不歡愉以受賜或固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也敢不恭敬以俟命此進退之分繫于主不繫于客也意有虔切不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上韋尚書書

符載

伏惟尚書雲霄之祿位汧隴之勳業河海之宇量青萍之操持斯事已形丹青載在太常野人復欲云云則若詠滄溟之深頌泰山之高識者聞之以爲悠悠腐儒僕不曉事故略而不書其聞默饒思食士窮思

遇此生物之常也。其有食不濟遇不至常情。必然某
則否何哉。夫蘭有香。雖植薜藿。必從風而揚之。士有
道。雖混關茸。必由人而彰之。某拜顏踰年。出入五謂
而善。竟不聞于左右。顧不及于布褐。泪沒塵土。造次
羈旅。是缺行敗德。充溢視聽之深也。射矢失中。求正
諸已而已矣。不然。卽黃金之臺。崔嵬造天。獨不陪郭
隗之後。從容而登之乎。然有志未遂于節下。將欲求
遂于節下。伏惟少請詳之。幸甚。幸甚。頃年與友生數
人。隱居廬山中。時包祭酒牧于江州。小子荒唐。曾以
短書于之。包公聲聞。君子也。一言感激。因爲遠大當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早選集

是時賢豪。僉僉滿盈。江湖翕然。以風緊相與。亦屢爲
侯伯之有上者。行束帛之禮焉。某皆抗詞不應。斯鵬
鵬一舉之致。以方寸之地。久違寧觀。顧瞻歸路。敢遂
巡乎。昨奔走萬里。得伸拜慶。慈顏怡然。喜其如人
親戚。隣里亦會酒相賀。雖爵祿未及。而門戶有光。稽
古之力。實亦斯在。則古林之松。桂草堂之朋友。懷芳
結念。相望于穀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湍。瀨適
九江之遐阻。以業就志。以家依山。青風白雲。相與終
歲斯也者。非大官上列。恢張特達之賜。則無以自振
焉。尚書功德巍巍。與嵩華侔。善政如和羹。美深仁類

陽春寵材。採附多。在羣下。羽毛頽弱。大賢能照而
姬之。使其騫飛乎。今。鮮介。幡屈。大賢能澤而雨之。使
其騰驤乎。顧之。卽榮重委之。卽廢賤通塞之路。期于
反掌。敢不虛中。惕慮敬侯。遭值伏惟。非常施與之幸
甚幸甚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四

奇賞彙編

卷二百四

早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四 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五

書

與江湛書 王徽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

寄李翱書 裴度

上冢官書 沈亞之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上宰相書 陸長源

上宰相書 李觀

奇賞彙編 卷二百五

移陸司勳 歐陽矩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與田將軍書 獨派郁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興

與李山論詩書 司空圖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與李諫議書 孫樵

與高錫望書 孫樵

與友人論文書 孫樵

上豈華州書 李商隱

奇賞彙編 卷二百五

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與江湛書

王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臚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閒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一 選集

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勅勒通家疾病人庠族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躋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芄芄樸械似不如此且弟曠達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遷於孔文

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于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

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閤乃復假

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牧山公而以

仲容見處徒以捷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回不

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

華畱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

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

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

口於齊駢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二 選集

湛濬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覓必靈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付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啻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住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謾耳

微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父憂去官微素無宦情屢除並同前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紹拔還環堵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三

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切之俾諸將懼。而前關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梓。頂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空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肯。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

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肯于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功變矣誠願丞相密請敕有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空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卽歸素所快者于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既復出緡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給賊令辨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于城下此大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四

略也夫臨微制變又何可數管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入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晉肅王以千人劉牢之以人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鳩燕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爲則已爲則必決死于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授奇士而已嘗先主所以分蜀而

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哉。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潁辱致書禮兼獲所脫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惑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于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于器非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于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五

相遇其文在于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于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目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諱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說其詞而詞自麗不異

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于小亦異于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辭章句隱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竟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藝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

其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
 上求其往而為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
 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
 蓋自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
 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
 斥而莫得稱也及一自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
 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強遷善為流立節為詐是皆
 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替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
 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悅養
 畏日不足是皆操善于眾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
 奇賞彙編 卷五 七
 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諸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于
 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
 次眾材備于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
 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
 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
 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
 不見其相與笑其瓦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
 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
 之製以就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為眾用
 凡而棄縱其根不能離土之膚生不十年谷發升斧

公有難材
非高幹也

臣智輔之所以為化至于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
 此則得之于性矣酌巖賢放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
 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于文矣學名將霸
 帥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
 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于師矣是三者皆業干
 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材戴橫
 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其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
 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與火處陰而視
 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窺者而誰竊者夫其應
 則生某亦蒙賜于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
 奇賞彙編 卷五 八
 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
 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
 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
 之嘉蕙之類芬芻而芬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
 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
 日幾能于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
 能自永于時哉一失其願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
 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

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
味吾之肉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肉也更逐
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耻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肉
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
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肉也
然王曰仰味于君君何以寡之對曰王必以肉授我
我力甚優夫治肉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
用而已其轉味則有椒桂梅醢醢醢之品在吾摠衆
力而調于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
固也夫真偽雜謂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偽十九焉是
奇賞彙編 卷三 章 九 選集

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
為也醢醢之質類而醢醢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
且集會之肉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提是之力以成
于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
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
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
具必越海踰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
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冰道德蓄儲助味之
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偽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
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

卷三 章 九 選集

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察不舉謹再拜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朝聖明底寧泰階推
心旁求虛已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于門下張曲
江自蓬戶發揮于嶺底而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
勳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多二公而推
於國者以雜居群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杪忽方
輕琢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光持之于耳目之
前垂後而無配名節兼大用之于身世之後希古而
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為乎燕往知來之兆乎蓋合
奇賞彙編 卷三 章 十 選集

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
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
自祖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
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二
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
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
苟堅其持操不恐于驚器之訕脩其踐立不誘于藉
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楊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
立果于將然至于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
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徵會理軸造

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烈
向之刊正群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
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于斯人苟
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于天池乘舟于
沅澧乘鰲繼者從而道之固無及矣儻得遊門下信
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據奇之實後進幸甚舍
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彌衡雕蟲薄技也
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于舍人之儔
皇甫湜蘊積才志固百于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
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于門館明者觀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十一 選集

其耻非一也懼愚瞽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
卜可否輕清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
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
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
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
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
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于此今上聰
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聖后未有如今王者自臨

經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
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
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
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
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
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
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闕務弛張由于下筆指顧在
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華前弊和氣決于下清風穆
于上自然宰相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
攻其難但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十二 選集

寄也在于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
而國自治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
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肅弦各施輪轅適用項者之
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爲直破
觚爲圓除改出于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
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
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
酒衛尉不供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
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爲資養聲者藉而爲地一隅
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

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後沴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審審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柄，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奇賞彙編 卷二百五 冬二 選集

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餘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歛，糴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于豐賤之日，危急于凶荒之際，比卒國家和糴，始不得入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好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入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儻四氣或糗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為寮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

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勅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歛增最一人，與者審騰于廊廟，嫌者沈淪于草莽。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塞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房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奇賞彙編 卷二百五 冬二 選集

房杜蘇宋列于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某齒髮尚衰，志力由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于泉石，亦求仁而得仁，某再拜。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冥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圖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以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繇鴻龐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醇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警警至於逆三靈培生人元元蜩蜋魁傑駿奔始圖胡之術奇賞彙編 卷三五 十四 選集

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隘幽夏鮮黎蒸將邪窮荒而寓鄴揚威四臨震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儻誓誦慮殫兵老疊仍于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磬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權酤六畜之租典危矣哉不居之地不收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存託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操璇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餘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輩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右睡儒之業日輪親武之議日宿兵和親則易

至理

似陳子昂文

攜宿兵則厚兵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俘太宗玄宗之特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廖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于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紀微羗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澤一虎臣練萬虎責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大兵奇賞彙編 卷三五 五 選集

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遑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想不周而念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

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禦虜。蹶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寇窺民未居而囚拘。鬻弓者卻走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王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

訓財

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乎欲成之可卻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十六 經集

則趙充國之泰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相膠固不得殫下民。何不謂用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恡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明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爲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廡。足手足倒懸夷夏。相伴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收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思。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于

茲汗命于茲斯者。皆嚴廊之亟展旒之虞。而眉眉狂夫亮達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倚。俾委輅轅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其再拜。

移陸司勳汚書

歐陽祁

今皇帝起閣下爲郎。閣下保保而來。拒謂斯來也。亨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十七 經集

誠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餐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拒謂閣下今之爲。不及其時。不爲明矣。且逢前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激石。孰有楚邪。閣下始心爲直。苟在爲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拒所謂爲郎不若。不爲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

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煖。景山川如繡。鱸膾。苑。美放歌。長嘆。夫如是。永爲陸司勳。安幾乎不朽。伏惟。念之。秬再拜。

歐陽公曰。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雖然。獨書法乎哉。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干口。誰不言仁。詎哉。清。濁相渾。真偽難辨。今雖有促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奇賞彙編 卷三章 六 選集

而不諒。此亦不足。惟也。蓋偽者繁。而真者寡。况慙。區。區。文字。而能取信于人邪。所以其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睞。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勦力。盡。瘁。服勤先聖。然當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于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廊。埃。瑤。破開濤浪。登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罷。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調。青。耳。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援情性源。

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混。混。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閒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于公卿間。遽條。戚。施。以媚于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則歲月易老。踐履之道。俛。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下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奇賞彙編 卷三章 七 選集

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爲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其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過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秦皇以爲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爲天子。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于爲人。

拙于爲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動卒受參夷誅。何則。由
 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王。爲十萬戶
 侯。傳子襲孫。居爲變。爲龍。出爲桓。爲文。且令召公無
 不悅色。足下豈不賢于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
 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二三萬數。從僕不過一二
 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
 卽據千里上權。殺生柄。不覺炎煥更變。歌童侍兒。俳
 優不離前。爲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
 鑽其胃。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亮讓
 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王選集

耳惟將軍無猜焉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惠行與乎。能
 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于公堂斯須而

得誠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
 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舉。
 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
 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者乎。役
 藝使才之致。其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役
 藝使才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
 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于是也。但父母昆弟
 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于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
 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萬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王選集

總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
 羽。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
 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副。與之而巨
 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
 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
 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
 惟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
 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
 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君勸
 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

宗元曰。度
 今天下不
 沃者幾人
 則居言矣
 矣

沈亞之云
沈氏推風
枯渴寧烟
卷雲而已

得。以。能。事。而。不。錫。之。各。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
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而。聳。也。其。庸。
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惟。明。賢。深。探。理。體。
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閭。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
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
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辟。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
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灌。溉。所。不。露。其。灌。乃。條。枚。
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
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某。焉。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與

奇賞彙編 卷五

主 選集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鹵匣
藏愛重未嘗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
蝕僅成灰鐵意慙身將利罷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
常織求淬磨之心於胷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
石如渌水色長不滿尺濶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
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
可爲砥吾遂取劒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
意工者相繼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
堅鐵但精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觀
變化蒼慘剥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

之功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
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
首出利物以剛質鋒利苟暫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
况質柔鋒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
與灰鐵倫齒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育壘
音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
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
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于戕正性賊天理
生前爲造化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
日月之光景邪吾常觀汝輩趨嚮爾誠全得天性者
况夙能承順嚴訓皆解其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
非彫缺道義自理于倫薄之倫者然吾自于名在京
城虎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思古其不繼困於薪漿
日巧於宅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
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
眩惑而容易徇于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情其業日
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
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
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
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

奇賞彙編 卷五

主 選集

苟積習諫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私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滿星之用又甚項肩安足以論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于左右造次顛沛必于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初之鏘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與李山論詩書

司空圖

詩尚知味亦創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而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詩

選集

辨於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醴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爲醴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葉之人以充饒而遠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署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常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學哉賈閭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一作澀方可致一作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韵外之致

耳愚初一作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早春則有少嫩侵沙短一作長輕着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又夜短後悲滅風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在下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衙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烟和楚色秋集作戊戌和潮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溪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飈得於喪亂則有驛驢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個魁魁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暮聲華院閑幡影石壇幽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詩

選集

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霍夢林靜蕭僧依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雀終早得於郊園則有暖景鷄聲美微風蝶影繁還集本文粹又遠陂春早濛濛有水禽飛上句云綠並無此二句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宋寒則有孤螢入空巢一作出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慙花發遇歌成雖底幾不濱于淺澗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難人多奔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更勝添健僕亡書有似失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關花韵午時在又

初集卷四

竟無文章
之譽其精
卓乃爾

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蜀李
人案。又殷勤元旦日。欽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年
亦不拘於一槩也。且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古
不能扣我耳。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客易哉。足下之
詩。時輩固有難色。尚復以全美爲工。即知味外之旨
矣。勉哉。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
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
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
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
孔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
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
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
乎志而知國風。逮惠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
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耻之。此文之
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
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
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
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

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
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
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
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才勇
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
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
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
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
白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爲日餽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
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成。非其職邪。執事居
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
聖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貞貞
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乃林甫舞智以固權。張
許以聾上。於是東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
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
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過諫
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勢。如此。則叙立明庭者。皆得
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下

王德曰
為之
法近世
呂家公
韓吏部
長子雲
下才力
要富在
及意窮
壯其得
加長振

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仕崇者少邪
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令者詔
營廢寺以復羣兒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
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
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紅默勇其細而怯其
人豈諫大夫職邪樵以為大憲生民者不過群兒武
皇帝營憤除之冀活疲昨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因
家復欲興既除之兒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
乎樵不知時熊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兒
大憲之中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獄執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无

與高錫望書

孫樵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開得
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
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
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知足
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
要富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
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
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

一也
史有
知事
何如
章何
如也
然足
下所
傳史
法與
樵所
聞者
異不
可
不
言

章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不可
史有恤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
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
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
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
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
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
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
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
有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
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无

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穆
班孟堅傳義尚可用耶為史官者則不顧刑辟幽
不見神權若梗選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
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特寵遇皆
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愛惡於不隱乎古者七
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
胃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自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
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
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
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

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與友人論文書

孫樵

嘗與足下詳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聞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各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渥

觀之辭攻於難者則鄙乎淡之言至於擇句讀以為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手

工簡俚語以為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攻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至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泊李御史非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辭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為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為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為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

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共所謂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悵悵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援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買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奇賞彙編

卷三十五

三

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太補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冤鬼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六
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書 杜牧

荅莊充書 杜牧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上李尚書書 杜牧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奇賞彙編 卷二百六

上隋高祖華文華書 李諤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請韓文公配享太學書 皮日休

上周太祖書 柳虬

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六

李朝曰式
深則意遠
意遠則理
辨理辨則
氣厚氣厚
則詞盛詞
盛則文工
唐所尚如
此

奇賞彙編 卷二百六

選集

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
國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
若以子弟生于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
美仕則自堯以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
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言科第浮
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大
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
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
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

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之。者。後突厥入塞。免胃戰。儀華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彊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兵。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于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段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逐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

奇賞彙編

卷三六

二選集

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環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于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于中宗朝。詠反賊鄭普思。于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

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濟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熱視朝廷。希嚮彊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黨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百職。歸于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余棄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勉。其他似諫者。亦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于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于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于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

奇賞彙編

卷三六

三選集

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宣王能復先王之
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
姚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
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
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肯意所尚皆本仁義而
歸忠信加以辭彩道茂能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
譽于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
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
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綱罟如防盜賊
言子弟者噫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四 題集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
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
所稟潤畧疎易輕微而忽下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
利已偷苟諛誦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
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
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
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

以一飯食
知其知汝

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親
形勢潔潔小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
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灰已幸况為
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
與足下之所受惟國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隴
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
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
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
乃如足下出官之由勇于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
心果為不謬私自喜質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五 題集

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
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
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
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
幸天下無事人安谷熟無兵期軍須通貢諍訴之勤
足以為學自強自勉于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
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
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之可惜
也年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

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然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為注疏之罪。僕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望置數于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沮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有。皆可圖畫。

奇賞彙編

卷三百本

六選集

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于無踪。笑于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既泰之于上古。復酌之于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于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討論。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于前古。能不忘失。

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大與之性。萬物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冀受足下之教。于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于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侯參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悞念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陰是脫。多食大醉。繼飲其他。其所道牧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牧

奇賞彙編

卷三百本

七選集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鉅組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苟荒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會請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難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

殺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空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犂財數月不盡是以其入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賊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八選集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

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聞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廻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廻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處成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劍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會無大呌况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九選集

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一軍初亦讙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許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

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
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
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礪
州刺史張汝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
承階侮蝶一軍侵取不已張汝隨王承元出於鎮州
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汝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
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
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祗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
副倖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
廷其功非細祗以張汝之故自謂不絮淋頭竟至羞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十選集

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
堡刊木堙井係彙雅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
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
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祗以忠武武寧兩
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
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
澤潞兩州全居山內上堵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
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
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
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十選集

不序者可
以已矣

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
解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
開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
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答莊充書

杜牧

牧自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
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
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王所指如
鳥隨鳳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
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統前捧後是言

奇賞彙編

卷五

主選集

一作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然莫知其誰慕散
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
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詞詞不能成意大抵為文
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寔先意氣而後辭
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
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
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
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
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末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
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

此人可謂
其文亦泥

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未知於當世哉故親
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轍韻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
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
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牧再拜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
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之國家者
自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荆
代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
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

奇賞彙編

卷五

主選集

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紂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
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
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
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
一卒之長不肖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公
之詩曰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
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
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
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
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

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于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兇。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雨漢伐虜。騎兵取于山東方。一作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

奇賞彙編

卷三六

西選集

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撲。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弃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折。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鑒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鎮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南。指為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

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効。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惠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德政。況聖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閣。取隴城緝為郡縣。命誅。虜。親。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責不觀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棟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牧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為歌詩。以稱道盛惠。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德德之切。牧恐恩再拜。

投知己書

杜牧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之操。心不顧世人之是非也。杜。牧。叔。事。官。教。公。昔。教。公。不。

知及。昔教口有難柱。屬叔点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求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才。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怨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蓋深自度。無可以爲報効也。或有因緣宅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慙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

詩賞彙編

卷三百六

主選集

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卽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付量。自愧於心。欲待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餓。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肯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燕享。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

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空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空爲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來。審已逾切。拊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掌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材。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題筆伸紙。作咏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它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能任。伏恐閣下聽聾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道說。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它感激發憤。懷愧恩惠。臨紙汗發。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主選集

不知所裁。牧恐懼再拜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睹。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太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美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所以爲

如此尚
不作文

後來隨行者之所師事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
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
輟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
有相親者曰子之書空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
依歸矣卽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
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
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
已不復答嗟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古書
及人憑情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
况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令孤補闕最相厚歲歲爲
許賞彙編 卷二百六 太選集

寫出舊次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
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
善綢直進曰李商隱者王道而退亦不爲薦記之辭
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
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
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
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
悵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
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
皇正之道盡曉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

草才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
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
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
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思憂若囚
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
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塲作
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
主求尉于號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
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
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
奇賞彙編 卷二百六 尤選集

牧會令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運使不爲升平汲汲疲
瘁低僂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常自
咒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
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
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
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
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着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
欲窮搜極計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閒
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幪各列視生植僅得其
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

蘇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間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燦然成就如是我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屏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

奇賞彙編

手選集

僕性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詮詞之甚難招怨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其行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晏案上有一杯蔡羹如五鼎七牢餽于左右加以撞金石萬羽簫也未嘗于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巧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登節概則傳之傷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誕放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述一道論文書曰我自少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

少語未有人說

頗有醜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于此及于史則曰于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始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其實史耳學者不時渾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各出於戴聖耳王輔國因之以易為經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手選集

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手學禮平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之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字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手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強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于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

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
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上隋高祖華文華書

李 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
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
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
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誥銘皆以褒
惡序賢明助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
教漸薄一作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
雕蟲之小藝一作從上有同影響爭一作野文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主選集

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
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
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
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
向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未窺六甲先
製五言至知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闢
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功業一作指
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良絲弁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
遍天一作壤通相師祖久而逾一作扇及皇大一作隋

仁壽元年

亦未必尔

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一作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
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
普照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
司馬幼之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
正路一作道莫不鎖仰墳素弃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
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
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文不苟合
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
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選天朝蓋
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為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六 主選集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 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
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漸之筋力殆矣自爾天
子不重困百姓絲是官未實爵諸葛奕秩安文祐皆
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公淮
饑汙滑以東螭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
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
等凌突我虛壽婦刺我梁宋天子以蟻虱痒痛不足

極。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待將軍。其猶野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待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昔韓之營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于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于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且二賊謫。奇賞彙編 卷三 賈 寄送集

壽春暗頰上。刷毫社。孫合肥。經營于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輦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歛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于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焉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予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衛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

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蹶韓之醫。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震久。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奇賞彙編 卷三 賈 寄送集

尼之道。否于周泰。而昏于漢魏。息于晉宋。而鬱于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灰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或不得配食于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未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

此段又公
私別子語

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緊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
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
時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
于國冑並配發於先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
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
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
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已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
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
田夫是也

上周末祖書

柳虬

奇賞彙編

卷一百六

主選集

之廣朝
知其著作
之人亦多
孫舒之議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鑒誠也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
南史抗節表崔杼之鼻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
執一作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
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
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
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
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
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諫
諫之路納忠諫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

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庶今是非明著得失無隱聞善
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警言
訪之衆議

奇賞彙編

卷一百六

主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七

書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答劉蒙言書 司馬光

上韓樞密書 蘇洵

上王長安書 蘇洵

答范龍圖辭辟命書 歐陽修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書 一 送集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蘇軾

止韓太尉書 蘇軾

上文潞公書 蘇軾

答秦太虛書 蘇軾

答李昭玘書 蘇軾

荅毛滂書 蘇軾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與孫司封書 曾鞏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七

書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許選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袞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以終喪而止，則慮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卽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瞻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

時富壽蒼先帝之靈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
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
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典聖賢共理
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
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
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
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
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二 選集
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
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
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
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
則賢材不克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
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
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克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
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盤
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

元朝惟今
不輕授

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
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
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
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
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
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
亂天下今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
盤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
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姦雄明
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三 選集
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
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
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其華也任姦雄者
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
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
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
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直
動皆徇己少壯者耻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
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
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卹游墮不禁播莠

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倘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四 選集

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事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厘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

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縣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隱隱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况國家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撥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思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於素時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因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

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聖朝諸處郡長以睦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六 選集

舒憐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愷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効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爲天

下生靈行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謫而速僥倖者兩宮之聖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謫之有乎自茲以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備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泰漢之下兵與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饒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黃蕩而不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出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七 選集

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況於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射憚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辦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意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向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制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內捕發非難又

使少歷星霜不致騎墮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旣以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下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者墮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

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狀其德弔民者，有以華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國家之不收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聞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

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幸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有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冗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已來，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遠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

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郡諸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計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孰能武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尚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選集

戰而不劬。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間取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劬。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質然已老。今之壯者。驚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

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積善。敗於疾雷。聖朝宣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選集

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茂閑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有將才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才既育。邊郡

既實帥戰而不劬城圍而不下狄疑目畏敢深入乎
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
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
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
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足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
宜常興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
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
相府勞一夕之思紀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親羈之
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
奇賞彙編 卷三 五 選集
也而能懷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皇朝
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
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
爲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
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
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
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修斯亦過之漸也仲
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
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
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

何詞

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
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
邀求進貢或受恩賜咸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
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
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以公也土木之興
久爲大蠹武謂土木之費代於帑藏此近世積聚之
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非私蓄也太
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說曰爲私矣復有
內藏之名者所以謂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
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霄春寧之
奇賞彙編 卷三 五 選集
官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
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
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與無狀之福豈不誤
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
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
豐盈用不可竭則目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
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
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官之不聽乎
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
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

宣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掊克無狀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朝廷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六 選集

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熊羆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撥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旣撓之以征戰武加以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當迅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七 選集

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黷亂以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廕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有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

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由出而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使修省其政明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

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紀一日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于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於難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于外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入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知爲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淵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置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承一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

于簡冊爲來代之鑒。任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于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之至。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輕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勸興太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慮生事。仲淹于縉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睚眦。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遇不伸不直。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進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相位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繹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宜仲淹惶恐再拜。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懷。然而懼曰。鎮連羣公之議。而下與四士合。不達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則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乎鎮也。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奇賞齋編

卷二十七

二 選集

奇賞齋編

卷三

主

選集

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
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
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
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
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
之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云
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
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
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
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
前實黍編卷三百七
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
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圓九分者數家
之大要不及半分則弃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
圓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弃之哉。漢書
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圓乘九寸之
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圓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
未必是也。如欲知度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
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
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
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

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
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黍而爲尺
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廣言太常樂太高黃鍾
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
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
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
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
是徒知古今聲律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
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與黍用度之法制爲律呂無
忽微之差乃黃帝之律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
奇賞彙編卷三百七
書曰律和聲方聲之時使夔典樂循用律而后能和
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善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
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
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
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
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
類乎。君實見答不敢不爲此談談也不宜鎮再拜
與范景仁輪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木漢書云度起於黃鍾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

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設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目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亦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管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估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論者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七 王 選集

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

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響便古之律存則蘇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雖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擇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終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算之大煩則上下概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夫律管至小而黍粒賒賒其中豈無負載疵空之處而必欲責其中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七 王 選集

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今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三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奇賞彙編卷三百七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美

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則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太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譏諷也不宣光再拜白

答劉蒙言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教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

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

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于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敎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自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此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待功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善而心服譬如寡父之奇賞彙編卷三百七

卷三百七

主

選集

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于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莖弟妹姪姪之無以恤兼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其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昇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得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克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于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費桂炊玉賻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

京官本色

如此病來
公請作書
何其厚歟

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子雖樂施子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桂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潏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天

選集

下文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鎔錐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退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行之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

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稠載而往。垂索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劉公應制科時。仁宗春秋高。公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切對入。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以養親。不赴。服闋除河南推官。張文定知淮陽。辟爲學官。授齊州掌書記。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京南判官。坐兄某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選右正言。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天

選集

上韓樞密書

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此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遠。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大尉取其太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汪淮泗滙爲洪波潞爲太湖萬世而不溢
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入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七 三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
間拱手而莫能救也烏乎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
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川
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
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
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
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
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成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七 三

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
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
而不殺則跳跟大叫以發其怒腹竭終日而不整則
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亡足怪者昔者劉項
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滅而高
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正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
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歿于介
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睚
眦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巳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思功好事則多討私思諂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所以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圭 選集

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大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長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上王長安書 蘇洵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如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

率而去之使夫士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
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
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
于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罪有賢
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
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歐陽修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
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
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寄 選集

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
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
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
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
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顧慕
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
尤爲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
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
哉若夫參決軍謀經書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
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未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

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
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
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衆所見今
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開
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
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
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
傑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寄 選集

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歐公本不欲爲范公幕府書記故云與之同其退
可也與之同其進不可也此是歐公自立處

上韓魏公乞堊董傳書 蘇軾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
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
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
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
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常望公不爲力致一
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

仕官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日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入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入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三美 廷集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

爲明允求
基於子因
爲所著書
託必傳於
明公

遭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此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入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三美 廷集

答秦太虛書

蘇軾

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

坡公至茂
川水漫又
外城城時
山雨未
此見春
水漫之淺

答李昭玘書
此虛名之
罪下無功
受十餘年

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寧入既絕人口

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

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

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

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

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曾中

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

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

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

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醪柑橘棹極多大芋長尺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天 選集

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

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錢亭監酒胡定之載

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

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

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答李昭玘書 蘇 軾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其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

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

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

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

不敢入
作言語
相物然以
其其深又
不其矣而
且樂矣

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

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

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

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

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

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此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

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

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

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

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天 選集

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

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

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

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

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依俛焉

未有所得也

答毛滂書 蘇 軾

軾啓比日酷著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

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

蘇軾見古人之天全者止此語

也。微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波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貶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荅張文潛書云。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止。賴魯直少游。无咎。履常與君等數人耳。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與李方叔書

蘇軾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此來經涉世故。間開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上韓太尉書

蘇軾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

恐亦非岐

是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聖 選集

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駸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翬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官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

爲當考則可

故其在朝廷則壯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 選集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才行志義之美者思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

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思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思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有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千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 選集

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典，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輩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屢否塞以久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閥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聖

選集

者就。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宜。

與孫司封書

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志高未及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以不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州司馬我宗旦以為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

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鄰兵，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惡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見朝廷所能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七

聖

選集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狠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實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而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

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特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吳

選集

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曰此固一青。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通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自固。

有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宜輒頓首。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七

吳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八

書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答李推官書

張耒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上孔中丞書

石介

答劉壯與書

晁補之

上蘇公書

晁補之

再上蘇公書

晁補之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志書

晁補之

奇賞齋編

卷二百八

書

一

選集

答劉壯與論國語書

晁補之

上辛給事書

陸游

上虞丞相書

陸游

上執政書

陸游

上鍾運使

黃震

回信豐鄧知縣

黃震

回靖安張知縣

黃震

回太和余知縣

黃震

與葉中岳

黃震

與魏容齋書

謝枋本

却聘書

謝枋德

回謝教授愛山書

文天祥

約山行書

文天祥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奇賞齋編

卷二百八

書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皆如之卽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慰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琨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奇賞彙編卷二頁一選集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嘗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旣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突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

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巽火三峽蜀震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肯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于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又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謂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奇賞彙編卷二頁二選集

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流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矣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甲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得捨雖恒然不以自寧而旣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

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曰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

奇賞彙編

卷二頁

三 選集

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衡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河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變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

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不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嚙。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荅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于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于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許善。不宜爲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誠慮高遠也。襄以謂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業。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則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太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之巧僞。百端要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

奇賞彙編

卷二頁

四 選集

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劉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饑而死幾劉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其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于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效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責况敢毀之乎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勝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

奇賞彙編

卷二八

五

選集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日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諱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

魏略

全朝評論
皆在宋末
人已言之

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惟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

奇賞彙編

卷二八

六

選集

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焉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儲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

道荒政。弗課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上尊也。相與將至貴也。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于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進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夾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大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

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讜讜。讜讜。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讜讜。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噫。事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于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歸陷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于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王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乎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

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荅劉壯輿書

晁補之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論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楊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爲知

奇賞彙編

卷二頁

九 選集

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據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深避。以言來。詎又離爲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彼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闔閭者。百輩然。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

食固有常珍。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虛載百族。與遊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上蘇公書

晁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叙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邊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同。不幸而小道異術。群起而乘之。駕倘佯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義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闊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

奇賞彙編

卷二頁

十 選集

此書似從
陽公亦如
此雖初見
三王書
也

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苗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搯人之臂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衝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逼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男而輕鬪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后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閭下布衣車馬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益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

奇賞彙編

卷二八

士

選集

公見之才
身不書而
蘇公不見
之徒

化者非閭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閬而閬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閭下亦既如之矣閭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舨於未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閭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喜翕然變設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天下有望於閭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閭下之前獨幸閭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奇賞彙編 卷二八 士 選集 拜堂庶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補之雖不能亦閭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晁補之 宋

某再拜上書某官閭下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閭下容察之某少驚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願嘗自信以謂其

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驚狐裘入
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佞生
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于孟子矣
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
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于牛山之木小得
於食稿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
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
決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睥然莫窮其指意
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
晤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
青賞彙編 卷三十八 三 運集

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
蹴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
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
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
于理然後知閣下之所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
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
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閣下之心舒而博卷
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
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邪則
方王公大人高門垂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

辱後生者皆可以秦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
有求於利邪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
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佞然欲
抱其所知以求伸卽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
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其之獨何爲哉
夫冠鷄佩瓊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議異趨而
便不得夫子而爲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
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
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
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
青賞彙編 卷三十八 古 運集

燕昭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
人焉其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
無用也而終已潔誠以求出于閣下之門不識閣下
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
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晁補之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
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愧
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喪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
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于今必有

信于後故涕泣有請于左右與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君為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為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之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澗不通留閱月

奇賞彙編 卷二頁 五 道集

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愠之感已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嗜為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邕比疾病臥昭陽時猶為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翛然補之從

菊錄之遠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為小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於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

晁補之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為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蒞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為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為門下士無所復譴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非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為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草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不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怨詬摧剛為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

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于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于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翁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忤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奇賞彙編

答劉壯與論國語書

晁補之

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于朝則幽遠趨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覽幸甚幸甚

此但一事未可言擾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尺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于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心于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幽岐之異夫何所倚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纓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與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擬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莫苒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

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迺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與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元 選集

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必孤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而不盡補之再拜

上辛給事書

陸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燭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奇賞彙編卷三十八 元 選集

夫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茶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

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克實洋溢而後發見于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于其間哉其求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其則愚矣而世遂謂其終無所合其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恭惟閣下以阜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

奇賞彙編

卷八

主

選集

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于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為言也某心之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益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待為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必有餘罪

上虞丞相書

陸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衡歡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

為君子所
於亦可哀

不為君子
所可哀

足緣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籍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禦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二伐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老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

奇賞彙編

卷八

主

選集

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于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羹其行也故時交友疎緡錢以還之疎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

今以窮傲

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年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可使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泰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于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執政書

陸游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用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不忍去豈固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歎得喪一在於此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待財利豈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勤勤者為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已任者所以不忍弃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東髮有又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畫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重選集

奇賞彙編 卷三百八

重選集

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鶩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鏤冠肅肅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臬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為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是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違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鍾運使書

黃震

某日者不揆犯分僭為一道生靈代申而拜之請即荷台慈於郵筒填咽例未予入之先首賜親染遠於響答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真自惟何人辱此

四六
卷之六
奇賞彙編

隆遇榮感不知喻云也自爾望前茅以刻爲歲一
兩日來吏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其均
一忻於其於使臺爲友郡例有四六啓以代參謂其
何敢後然念明公今之古君子其亦素以愚直事其
長者儼不以民生疾苦時事得失上備諮詢之萬一
而例以無用之諛辭是豈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爲儼
屬者哉惟是某識淺才疎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
無可上裨末議某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
監司之幕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爲告惟明公擇
焉其一曰初建臺之攔狀浙人好譁每監司入境爭
奇賞彙編 卷之六 五 選集
以詭名狀攬入布袋規壞所怨之家其後某審知無
辜者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候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
惟實有欲訴者方來餘咸故紙而獲安者衆矣其二
曰建臺後之匣限大凡士大夫持麾節誰不欲恤州
縣初帖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不專人其
過忱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哉繳
匣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原承引之弓手寨兵而
州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諸司事無
大小皆是遣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此曹推人
骨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繳匣奔走之

費一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
耳某嘗告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爲承受官司總
收又移於一匣從鋪兵循環往來當使廳面投所費
既无而限無復違者矣其三曰建臺後之舊事近年
官司七五年前公案吏人往往檢人訟者已息而呼
之訟者反不已某嘗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刷舊案甚
不得已者乃行餘從倚閣而政簡刑清矣其四曰建
臺後之受詞在法縣斷不平而後經州州斷不平而
後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有一種無賴凶徒名百家
幹人樓攬越訴以威奪小民或止因私租而謹以奪
奇賞彙編 卷之六 五 選集
田或本訴戶婚而借名被劫雖明監司亦或爲其所
動某每事其長多爲考覈擬退而訟少民安矣凡皆
往年入幕之事在人之下而聞見易達故可每事效
其區區今來試郡勢便隔驀回思往昔不覺汗顏聊
以前日之告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忠之毫末
耳至若近年通天下之弊欲嘿不忍敢併及之方今
大農告匱於其上州縣焦熯於其下者賦財折陷也
有土此有財而折陷至此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家
不肯輸而綱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俚窮急之策爲
白撰爲預借爲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大家

不免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或班改作宰或朝省特差或監司辟置必正戶籍必督通租大家必群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催科殆無虛月詞訴之訴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為欺詐之賊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根本日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白納之苦至於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既身不納官而累小戶矣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訴於諸司且飛語立聞於臺諫某謂官有貪墨雖寬之可也吏有枉法雖殺之可也若催納王賦上供朝廷此堯舜三代以至今奇賞彙編 卷之六 選集

回信州鄧知縣

黃震

頃自交訊候已三月自領臬事一向多冗近於公移中得見施行爲慰茲被親染宗認勤篤第來論過情非所敢當耳某愚無官長每謂惟有省事即是便民除此以外更無他法近世以來監司擾州縣州縣擾

百姓反以多事爲勤民往往與鄙見相反初官爲縣尉每事執申不與泛行嘗得境內安靜三年八僥倖自爲監司豈敢泛擾縣道哉但恐一路同官未必盡皆相體此意如使縣得執事則某可放心矣畢竟今來世事艱難尤非前比省事安民以救根本事無急於此者安得盡如執事同心而共圖之憑楮拳拳

回靖安張知縣

黃震

此則私等皆可

某雖不肖粗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多談執事才美思所以推輓而未能正魏仲聞忽辱惠書欣浣可知弟蒙以慈溪爲說而賜之褒拂則某區區之愚未有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慈溪者某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溪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居是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某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齒何啻十萬計爭此名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爲道號之類歟則尤非所敢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爲世所宗仰恬於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指稱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

奇賞彙編 卷之六

宋 選集

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名於蕭散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爲顯著。近世始多慕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稱南軒也。晦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東萊則又追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之念所寄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諸賢之仕進者皆惟稱其官。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宦亦皆惟稱其官。何嘗有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親戚趙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爲雲麓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奇賞彙編

卷三

无 選集

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爲之嘗觀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怪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奚爲而至此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泰卦占義弘深。則不敢不佩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回太和余知縣

黃震

某吳門同官獨荷知心。越山屨書又蒙念舊通籍金閨。屈試花縣幸又重。建於大江之西。自浙來江又是

鄉人相依有不啻千里。似人之喜者滿望。經從慰我。拜閣可人肩宇。僅見於十部從事之間。喜慰之餘。不勝餘蘊。垂諭行囊。非便遽取便道而西。此見真情。亦吾輩氣味之所同也。某一介晚末。誤叨司臬。凡本司前此之擾州縣者。皆已與除之。蓋朝廷設官。本以爲民。今監司擾州縣。擾百姓。吏奸一脈貫徹。流通於上下之間。而監司州縣之官皆其嗾使。毒民之具。故區區此心思。所以截住分毫。正惟寅恭相與協濟。執事視象之初。試取某前此公移而觀之。賜以扶持。不勝願幸。若曰公庇則某賊錢盡放。專匪盡除。不屬奇賞彙編

卷三

幸 選集

本司之雜事。並任初無河庇之事也。啓劄過禮。非所宜蒙。某素不講此。況於平生之交。平歸壁勿罪。伏乞台照。

與葉中嶽

黃震

昨具謝幅。併別申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僭爲百姓轉求一分之寬。不訝大章茅否。天下事如其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天寬。願勿以爲罪也。某乍到索然。蓋此職自隸憲司。無俸無舉。混混糠粃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親。某既到

申憲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泥之責力辭
不預必欲得俸已蒙繡衣允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薛
節幹老儒也亦相往來門庭襟懷洒然優別獨無舉
耳舉非某所求也前倉使實齊王先生獨舉不求之
人而某獨得之此特倖耳天下豈有第二王實齋也
哉然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求
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忍其羞而求舉
者將何為耶某嘗妄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壞
於學校選舉本以銓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
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
奇賞彙編 卷一百八 三

與魏容齋書

謝枋得 宋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
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
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
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歿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
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
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
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
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

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隆
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光舜
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
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
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
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
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
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婦
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
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
奇賞彙編 卷一百八 三

蒙大參相公縲縲而到大都以絃經見留忠齊諸公
且問諸公客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間民于大元治道
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于大元治道何益
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愜應諸公
自無面目立于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
服只當絃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如大元有命當
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若之狀作萬年書獻陛
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其書
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
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

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
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
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
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
敢拜受所以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
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
得之恩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
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
人也再逐于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
者來內人皆行哭聲閨中自若子也必于婦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子也必于婦

却聘書

謝枋德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
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食
糲于大元之名地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
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

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
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通橋
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
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
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
縱大元仁慈大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
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
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
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
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
奇賞彙編 卷三十八 語 選集

回謝教授愛山書

文天祥

寒簷積雨。耕撒亡。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某落落
白雲間。一嘯春綠。自飯吾。憤浮世榮辱。事付之山。維
覆借所蒙。君言多矣。然醴露濃郁。及溝斷企。瑞芝
而遐眺。佩金蘭之永好也。美人一方。琴書自適。爲誦
停雲三過。

約山行書

文天祥

比及門。即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
偉然朵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

曉起入山新流沒岸。暮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智者謂智。超然一笑。承有訪剡之約。上已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興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沉寥。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奇賞彙編卷三頁。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內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皆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于世。必籍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梗楠豫章。節目礪阿。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文之屋。櫛櫛。

根枿。極杙。堯桷。雜出于榆柳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子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五貴。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愛。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李天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翼。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奇賞彙編卷三頁。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祁李全。平定黃庭楊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者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蕭。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人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

餽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貴然施之諸
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
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將不能少
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
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
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
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
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奇賞齋編

卷二百八

三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九

碑

德政
頌功

遺愛

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徐陵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唐德宗

隴右監牧頌德碑

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王維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平淮西碑

韓愈

平淮西碑

段文昌

三受降城碑

呂溫

奇賞齋編

卷二百九目

碑

選集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

元稹

江西節度使杜公碑

楊炎

江西觀察使韋公遺愛碑

杜牧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德政
頌功

遺愛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徐陵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
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
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祗功成
寓縣至于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亡紀
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一 選集

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
美于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于強漢自通人許邵託
命于江湖高士袁忠寄身于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
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于公侯
班佃必于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惠之門州鄉
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
夷羿我高祖武帝皇帝迎河圖于浪泊括地象于炎州
南興涿鹿之師止問共工之皐天生宰輔克年致白
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
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之埜沈吟梁父

自此管仲之才惆悵幸郊久負伊生之歎自周時
華羣蠻縱軼後阜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
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
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
討瀟湘同茲焚鄴下軍違命上策不宜敗我王師受
拘勃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其神率土依風萃靈稟
朔公亦忠爲令惠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衡門亡擁雖
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
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
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二 選集

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
致玉版于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于江水經綸少昧
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綫之功相半固以英聲
馳于海外信義感于寰中主器攸歸當歸斯在公于
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
策馳輕軒于軫轡奉待駕于中都七廟之基于焉永
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
于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敷耕瞻蒲勸穡
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鴈始轉
必具龍筐秋蟀戴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霽肥躬瞻舞

雲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
壤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
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
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輶躬親
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詰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
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
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
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

日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地虔劉赫矣高祖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三 選集

愛國營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旣旋歸邦家有暉
官子義浦常用高飛電卷勃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
負負來後我皇武攀號東序謁謂同周迎門惟呂
流矢爲暴機捨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劍自我徂征
妖氛克平爰驅大從實剪長鯨北震巢浦南俘潯城
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口我黎庶
俱祈上玄山移雨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安都始興曲江人從陳武帝平侯景擒王僧辯有
功與周文育討王琳同被獲賄守者得還帝不罪
武帝崩議奉文帝又爲殺衡陽王昌進爵清遠郡

公後以弱恣賜死按安都武夫未必有善政
始曲筆耳頌德政而及其被獲後人決無此事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唐德宗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爲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
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
施于社稷獨斷斷勦兇惡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
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吳穹錫慶敷佑皇
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遘連之會而獲見斯人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
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胡唐祚稟陰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四 選集
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體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爲
浮和發爲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
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于
京師朕深惟罪已之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
于近樹賊陰謀爲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
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置
復國安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
以虛衣畧匹夫之禍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外
混其跡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賊果不疑委
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

及竊取官印假爲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紆
難陰陽若神于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
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蔑淪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
讐決策剋期中外發應會賊此召公討事引入閣中
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植髮衝冠仰天大
呼玄鑒何味孰爲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
擊兇徒敗面既蹶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
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嗟乎天生萬物唯
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
孝資忠君君臣父子各履於達道同臻于太
奇賞彙編 卷三 五 選集

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
以遂其謀勇以決其功與時並節與名偕中古已
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于碑明桀驁莽之而動心
仇讐感之而不怨歎於美而義著忘其家而家全行
路典悲懦夫增氣矧子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
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殉國朕得不以
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
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貢官諸子各授
五品正貢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
勛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
奇賞彙編 卷三 六 選集

浩浩上天四序唯均氣或堙鬱過爲災氛否不可終
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
時或連難乃生兇慝亂必有定允疇皇極拯以茂勛
輔之明德勲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
日月蔽虧宇宙昏蒙罔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爲羣
狎狎逞志咆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橫制醜類
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大憝誘姦作狂竊器借名
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強烈烈英武歿而彌彰
義振名教功存社稷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抵畏
懷賢憫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奇賞彙編 卷二百九

七 選集

隴右監牧頌德碑

張說

周禮授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
駁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馬一作良
一駁是謂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
也駁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謂之大
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
陋矣漢孝武富一作當文景儉局一作約之積雄衛霍張
皇之勢勤兵塞上廐馬有四十萬匹東漢魏晉國馬
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以胡馬入洛蹴踘千
甲軍陣之容雖壯和鸞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

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衆文粹有得壯三
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其政焉
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
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
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輻員千里
猶爲隘狹更析入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
于斯之時天下以一謙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
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圍內寇垂供
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
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
奇賞彙編 卷二百九

八 選集

二年春帝乃簡心膺一作膺善育之將上福祐室生之
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即開國霍公其人也公名毛
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
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典漢在經星之列一作清明
虛受察含承鑑籌謀先覺慮出著龜竭亡私之忠而
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
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
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
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簪則抱拜朱芾聖人
之見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之

[illegible]

有羊一十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岳輦旣陳羽衛成備大駕百里塵烟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匹骨必殊貌毛不錯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抃躍咸懷紛紛壯觀揮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伸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光口無伐辭貌無得色朝髦庠齒欣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左衛郎將南使梁守忠等及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十選集

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婉息人無乏匱克厭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頃人夫彙穀計八十萬工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十石以檢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綯繕工其政四也蒔蒔蓼苜蓿一千二百頃以養畜御冬其政五也使監官制舊給庫物新秦置本牧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宏宮其政六也買死畜貯絹八萬疋往嚴道市有僮人

一作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

聖用給食糧不外資以勸農却輓其政入也敢問監
牧之事孰能如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
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本
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而前之令聞是
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咏壤
奇篆刻金石秦汧渺渺尚想非子之風魯壁區區猶
傳史克之頌誠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皇
天考牧考聖之君四十三萬考馬為羣壘汧渭考垣
壘坂飛黃皂考昆帝苑山嶸嗣考水鳴咽泉噴下考
中汗血聚如華考散如雪性既馴考才亦絕維國家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七 選集

之大事駕時龍考祭天地和鑾發考文物備維帝皇
之七惠德戎馬考威萬國綠毛制考金介直有靈公
之考政擇張氏之舊令天工大駕考伏黃麾大僕駟
乘考展輅儀舞月駟考蹕雲螭神側倪考志權奇騏
驎溢塗考牛羊日多子孫榮位考恩寵如何頌皇靈
考篆金鼓萬斯年考羣王府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王維

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于不給刀筆拘于守文或
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刻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鈞距蓋
非長者我則異于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于任

數巧莫不能知堅壁于畫一善政不能下權宿豪如
雜少無偏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吏總一
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
已振貽吏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
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
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樸陽

男子閭里為豪借客報仇聚人為盜或白刃手刃或
黃塵袖鉞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
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夾鈴下于是人
入閭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賴太甚壁無遺糧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七 選集

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賦于無衣六軍侍衛
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皇
台恐寇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淫撫茲西土
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
之威某或宥過舉人滅雙鷄之膳園人省五馬之秣
洵不獻服污不填館自身已往振粟同食雖人烟不
動道饑相望不惡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
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牧
亦所澤將為田以便官至是悉秦罷之舟漁飭麓之
守廢蒲荷薪蒸之產人自郊徂邑室有漁餐斬陰伐

陽市多山人得以瞻惟淫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疫
于力役他山遺于度材公命剖朽壤填巨石辦大水
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載史日
省錢促農始學耒女始安織于是歸背黃髮之耆曰
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閱其行鄉黨以睦
惻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
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
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
之力也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
以稱職于絮官著聲于所在其丞秘書也闕文遺簡
奇賞彙編 卷百九 選集

驚羽執此驛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熒天傑地靈衣且
為煨燼豐屋將為茂少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
未起而雨降周于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
竭我盈嗟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
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于禮義曰德安人免于貼危
曰功德者上賞于上下頌于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
以予學于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為伍
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
屬詞媿文書事蓋實
幽州紀聖功碑銘 李德裕
奇賞彙編 卷百九 選集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
之禮今歲有銘勛之請二者君子避之豈不以諸侯
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
貢銘於栒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侯表可以為
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
於煥史臣德裕敢臚言曰夫兵者所以為害也愛
人則惡其為害禁暴則惡其為亂雖敵智不殺化之
以神主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猶夏之戒傳有循
刑之訓虞舜四皐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
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

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挫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宐有良將殲于朔邊張公禮悅戰伐書成傳癖張仲孝父子孺塞淵流落不掇光景未耀明主雅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五 選集

恭奇志持印而拜尉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援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膈臆下里猷壽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本非狄之裔也或曰獯豸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扈戎旌亦由羌髯率師以翼周非猶臬駟以助漢既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綰二萬匹厥後飾

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基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扶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縉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蠲蠶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桀驁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飢畜產耗半黠戛斯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焚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關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微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六 選集

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三部曰赤心宰相那頡頏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初與名王溫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爲渴沒斯所招誘以俱渴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遂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其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于松楸布帳廬於積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可嚮通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甲密授髦雋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纂王如清大

敵萬李若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李說兵三萬建
旆而前介胃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山師直聲
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
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
布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于是據以莽平環以武
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騁如摧枯
株如搏畜免懾懾者弗取陸梁者皆什虜侯王貴人
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係紮谷靜山空靡有
子遺家馳駛風澤而散旂劉幕布野畢收馬牛
幾至于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七 選集

奇玩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曉馳傳上奏又
命牙門將國從祀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
賀昔長平七征驃騎以舉寶憲合氏羌之衆陳湯檻
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
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息歎以
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面招撫迴鶻使
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貴以歲遺且爲漢
謀自迴鶻嘯聚靡不鳴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
兩部戮迴鶻八百人雖介子計罪於龜茲班超行誅
於鄯善未足儔也迴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

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驅
入五原大毆襍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
馬瘠縮餒而退挫銳解紛緊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
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
鍾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威重
迫脇諸戎造謀籍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資深入漢將
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
長計羈縻不媮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衛將時勅而
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杖將帥爲爪牙視戎
狄爲鼠羗方獵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廟

奇賞彙編

卷三十九

八 選集

之勛非漢宣無以聽營乎之計勛哉上將光我中興
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
宰相四人其它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
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
神武百蠻震懼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
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魏乎成功輝燁
後代空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太和之初赤氣宵典開成之末彤雲暮凝昇鳥南來
胡滅之徵北夷颺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
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近連千里曾不畏天

猶爲驕子巧我邊殺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旌旗
歸計強漢鄧支爰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雁門之北
羌戎襍處濺濺羣羊茫茫大肉縱其梟騎驚我牧圉
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
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
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赴赴元戎耽耽虎視金鼓齊衆
于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
稟兄之制代師之勤威畧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
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埜蚩尤未繩
俾我先侯恢弘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微索陰山寢烽
奇賞彙編 卷二百九 九 選集

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愿適去稂秀不薶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道將次第

奇賞彙編

卷二百九

三

選集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路遂定易定致魏博吳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次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師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對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片
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師唐鄆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延臣汝攬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貴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主 題集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人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勳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執居近土襲盜以狂逞在玄

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
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吏怠官事亡其
舊帝皆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
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
來帝為不聳與神為謀乃相同惠以訖天誅乃勅重
胤想武古通威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之
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蠶蠶既剪凌
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頃不勵告功不肯帝哀往夫命相往釐士飽而
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城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領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
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矣語蔡人告
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皆蔡人禁不往
來今相從戲卑門夜開始皆蔡人進戰退戮今吁而
起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

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豈不
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
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謀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
堂坐以治之叔語有不盡之意妙

平淮西碑

段文昌

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
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重 魏 集

年間盡膏鉄鑽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求朝司
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
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觀向談虞卿之
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既而
鑒見於巴賁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同本之昭昭
聖祥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
起控扼吳楚密邇轆轤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
馬之圖戈鋌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
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數餘殃聚于逆嗣氛祲淮濱
我后方平人省冤壑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

博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兵劫衆拒境滔天肆
逆剽掠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
廷議咸願假以墨綬授以兵符天子於是會臯藻之
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
蜀雙矛電激孤劍驍馳亦由馮異之搃軍鋒子顏之
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撥擒搃魏博河陽鄆陽凡三
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訌都
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于軍
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臬音益以汝海之
地搃朔方義成陝綸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重 魏 集

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
萬三千時集洄曲藥書作帥鍼爲戎右充國討虜印
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
通夙精戎韜素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以鄂岳都
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阜有任城之武昔征兇渠
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
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山南東道荆南凡兩
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以餘孽帥以撫
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

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其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壤之志。焚上蔡以期其翼。拔郢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孽。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施盛竇憲之幕。府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我旅。同心壘垣。齊列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奇賞彙編 卷二百九 重胤。于矛杖行。宏於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建。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總傷疾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銳。廟之威未嘗覩。視屈驚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典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性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繫之心。出于萬分。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旣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

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部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宿。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潰仍執餽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鄂艾得田章旣登長驅。絲竹用制奇勝。與古爲疇。四紀通誅。一朝蕩定。據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帝命策勳進弘爲侍中。光顏重胤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鄆坊。并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服省罪。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奇賞彙編 卷二百九 重胤。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潰。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貴在君惠。上獻鴻名。式昭徽策。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劍銘者。戒蜀川之恃險。唐憲宗升遐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

奇賞彙編 卷三

李愬

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蒲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茲則無以明愬功乃偽祗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惟俾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

奇賞彙編 卷三

李愬

趙牛之徒敗當時韓吏部既久實錄而裴相與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謫未必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場之輩先曙眈于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三受降城碑 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苗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疇幾而弛張四象吳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量則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國家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控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頗爲荒丘還居千許歷代莫進綺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

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
井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
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振。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
數步而搏肉。塞艸落而邊野。思河水堅而羽檄走。爰
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濱
鄴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
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
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
戍。斬茲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
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開斥候。迭望幾
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
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寸眸。舉大漠於一掌。驚
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
閑。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笑。鞠
廟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大則受厥
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創狼居。竭瀚海。空苦塞萬里
之望。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
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
城隍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刺壘。
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惠。

茂育羣生。戢兵和親。北狄右旌。然而軍志有受降如
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禋言言其可弛。析亦爲鎮。以
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
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警猛氣。亡生
禍心。聳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衍何加焉。取勒
銘城隅。庶復陞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漠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閭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彙則動。乃誅乃平。
鄴平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賁。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局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兒守。惟亡固存。
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岸。今河套之北也。中城南
直朔方。安北都護府在焉。東城在勝州之北。西城
在豐城之北。此唐史注也。宋初曰中城南直朔方。
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城本漢
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本漢臨河縣
地。三說微有不同。如宋白所攷。則東受降當與大
同相近。去黃河遠矣。或者漢雲中郡地。廣西接榆。

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築三城守在河北今河南已爲虜巢矣况河北乎右殺山筆塵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

元 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於碑爾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祿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餘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伏或叛更立迭效廢置征伐覲見賦入之室皆自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至 通鑑

爲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既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蠱蠢發時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惴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它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應名之爲副大使而家臣將士則逆虐用事士衆不分伏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與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倘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

乃大言曰爾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使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臣父子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將士則等數十人以興知留後事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至于千郡邑吏人廢置盡獻於先帝詔與以工部尚書長魏博相衛貝澶之地仍敕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於興以錢一百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者羸賑之困衰殛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至 通鑑服典器人臣所不當爲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之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副節度已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雖功勛將莫不承者避謁者趨付授客度始用賓愷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却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碍出入以爲密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惡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朕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于朝請移河於衛之十四里且役衛功三萬餘詔弘議之皆曰壤吾地役吾人以

利它已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工以敎人讓魏俗不變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千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以其首歸于弘正正入鄆而十二州之地平以功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覲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于孫凡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七

魏書

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爲盧從史李師道所誅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受畏感惡不克來覲而帝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內出五詔詔弘正爲中書令節度德棣於鎮且詔父子皆爲帥以大其威十二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至自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奏陳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聳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爲惠政二曰法爲善政三曰謙爲和政二德一曰忠爲令德二曰孝

爲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莫不測之泉可以爲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爲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詠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爲仁矣始初逼越廢急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爲法矣始初山東做狼侵取地德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爲讓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謂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懇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數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既理復亂生於既輕唐受天命既理既平高祖太宗不荒不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七

魏書

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二年奄有不宅始視燕寇胡雛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爲所細所忽忽焉而惟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剋乘其淫駘乃伐乃極爾視羣孽胡爲而亡潛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胡爲而昌畏茲逼側承思悠長曩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寧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河西節度使杜公碑

楊炎

周有召伯樹王風之始漢得留侯稱佐命之傑大赫

於帝典名錄於河圖維唐之受命大磬戎於西周皇
帝感贖武之風思二南之化詢求卿士惠澤窮荒乃
命兵部侍郎杜公名鴻漸自河登車主盟西塞公英
明博達淳粹先覺碩德漢庭之老中興佐命之勛體
合一氣精合五老伊昔皇運中否河海風塵天子方
偽遊北門之堊公負霸王之略感社稷之危緬懷風
雲以身許國隱括正道旁觀曆象謂宇宙不可終閉
兆庶不可無君龍吟空山雲起大澤追昌言以排世
雖告天命以成帝業日月盡蝕載之高懸鯨鯢躍波
機而為醢史也奏嚮天之樂儒也觀嗣夏之書故登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雲 選集

朝為夔龍纂戎為方召至于足邦也清其心而妙其
用厚其惠而感其和與物也氣之陽春含靈也工之
案齊以為饒俗不足以勸賞故先悅以茂功舍人不
可以害羣故問罪以去奸說言不可以疑衆故畢詞
以為戮於是入藩以之匍匐三師以之投袂羣盜以
之出介巫人以之伏死古之作者不貴成功貴以惠
不憚澁世憚先仁樂生下齊明道者謂其強孫武講
軍事上者知其固西門禱河明刑者恨其暴子玉佑
楚治兵者慮其剛而公形體兼才智周乎萬賴之變
樽合乎四會之中是神降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其來也丘陵如無其去也風雨可懷故吏兼侍御
史唐朝英泊邑老其州長吏陳奉先等以炎耳目啓
香記之篆刻庶乎觀斯文者有襄南之慕頌遺美者
深頴上之風銘曰或或杜公蚪蟠于奧人美其華我
睹其操王用暮畫大邦以造三錫輅車纂戎之勳威
肅惠時明神所勞何彼塞翁靡人仁報徘徊頌石永
代作好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雲 選集

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堉言臣常守
上江西日睹觀察使堉丹有大功惠被于八州歿四
十年雖老歌思如丹尚有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
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
堉乃命守臣覈千衆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
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
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
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闕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鉤
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跋而欲飛者往往
晉是憲宗皇帝高聽占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

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震十有四年擒極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理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序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理劾令得與元和功臣中興得人之盛懸于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鄆國公鄆公曾孫幼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刺史生政爲漢州奇賞彙編 卷二百九 妻 建業

鄆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雍州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手冊其副新羅再以其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

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拜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後外而誰不爲叛因拜劍東南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聞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恩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屋廬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受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災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奇賞彙編 卷二百九 妻 建業

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血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廩各爲棟宇無不創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關閉廣衢南北七里盪濞汗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芋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就成生遂手爲目睹無不如志公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

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
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
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
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
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
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成
無處所曰天使無不嗟不訐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
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守貴貨付與月載酒肴如
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
奇賞彙編 卷三百九 選集

半重樓如詩聲羽錮以長堤綠四千步明年水平人
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芋俗
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十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
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詞寵
假武陽爲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爲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十
碑 孔子廟 聖賢廟 神廟

長江縣孔子廟碑 楊炯

曲阜縣孔子廟碑 李邕

許州文宣王廟碑 劉禹錫

柳州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處州孔子廟碑 杜牧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虞帝廟碑 張謂

許由先生廟碑 楊植

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 選集

梅先生碑 羅隱

郭子儀家廟碑 顏真卿

南府君睢陽廟碑 柳宗元

項籍碑 李觀

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

刻武侯碑陰 孫樵

韓公廟碑 李華

狄梁公碑 范仲淹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表忠觀碑 蘇軾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州

嵩山啓母廟 崑融

南海神廟碑 韓愈

白楊神廟碑 令狐楚

燕支山神祠堂碑 楊炎

野廟碑 陸龜蒙

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

楊炯

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龜龍負識帝鴻驅八翼之軒魚鳥呈文天乙降三分之辟五十二戰權輿驟帝之都二十七征少昧馳王之業平域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 一 選集
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隄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星迴曆數不還謳謠遂遠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命之衣冠再襲是故陰陽混合洩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氲洒休徵於闕里龍峻而龜背月角而雷聲有軒帝之殊姿有殷王之異表山開遁甲尼丘落於紫垣星掌丕威鈞鈐墜於蒼陸淨光童子來遊震旦之郊乾象明霧俯下庖犧之國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申下問於伯陽屈帝師於郊子天爲水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國有來蘇之望常登委吏稍踐下都天下可臨諸侯

取則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義而國
平司寇之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
訟於秋官人忘其死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
執權仰問三雍之罪強公室而弱私家叙君臣而明
長幼川能使犧牲秬鬯不登闕闕之庭羽戟旌旄不
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光薄蝕九土分崩夷狄有
君中華無主周京赫赫成康之至教蔑墜魯國崑崙
賢聖之餘風可墜河圖未出吾道不行周流八方經
營四海治亂運也窮通命也荷天下之至聖仍逢盜
跖之軍仗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逼德生於我樂
奇賞彙編 卷之三
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難其無思使仁者必信
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豈三千擊水牛蹄
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搏風鷁羽不能扇垂天之翼
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或屈伸於季孟之間或動靜於魚龍之際下學而上
達將聖而多能博而無名信而好古察殷周之禮樂
損益可知觀杞宋之文章賢才不足數年學易伏羲
龍馬之圖三月峯韶嫡帝鳳皇之典信在乎德術數
貫於神明意見乎時制作倖於造化已所不欲則一
言可以終身人之其違則一言可以亡國惡鄭衛之

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榮辱定於樞機褒貶存乎
簡牘精誠密召北門開紫掖之星福應全來中極數
玄雲之氣乃若知幽門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
通不行而克至年當甲子潛知啓漢之萌運叶宮商
預察亡秦之兆星移大火追責天司月入陽街無勞
兩備季桓子黷羊之井推木石之楨祥陳惠公集隼
之庭驗蜚夷之貢賦然後歷三辰而王步照四極而
金聲坐于緇惟之林浮於夏州之海門生七十仰天
路以無階弟子三千望宮牆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
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象不能遷必至之期參
奇賞彙編 卷之三
乎兩曜不能稽有常之動南遊楚國遂卷哀鳳之歌
西狩魯郊獨下傷麟之泣夫子周需王二十一年冬
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巳丑卒凡
享年七十二于今一千餘歲大山頽而梁木壞微言
絕而大義乖傳饗祀於百家奉策書於十代秦始皇
見登床之識始亂衣裳魯恭王有壞壁之書猶葦絲
竹漢圖起于六千日賜金之禮載優魏德行於五千
年刻石之風未泯述文武者皆憲章於聖人修學校
者僉折衷於夫子自革鞶玉曆義纂瑞圖皇天無皂
白之徵戎狄起豺狼之彙權六律絕笙簧塞師曠之

耳天下之人察其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離朱之目。天下之人聽其明矣。我高祖神堯皇帝。因三靈之寶曆。藉萬國之歡心。風起北方。月行中道。削平宇宙。戢干戈於羊馬之年。彈歷華夷。照文物於龍蛇之代。太宗文武聖皇帝。昇瑤壇於曲洛。受玉版于平河。經天緯地。盡海夷岳。坐玄宮而密轉紫微。光帝宅之尊戴。黃屋以深居。赤縣列神州之貴。今上天無私覆。道不虛行。馭六氣而平太階。乘八風而制羣動。星連月合。層臺而有觀。羽之勞。海晏河移。直筆而有書。祥之倦。封太山而禪梁父。千載同歸。敞衢室而築明堂。百靈咸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虞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南西北之人。混風聲而一變。環林沸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鯢也而涵象浦。粵以乾封元年。有詔追贈夫子為太師。咸亨元年。又詔州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昇代。照日月於殊途。歟者有知歟。而無朽如綸如綍。大君於號令之嚴。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敬。長江令楊公弘農華陰人也。卽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宮帶地。明河一葦之西。黃關中天。神岳千花之北。山川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內。齊九龍而闊步一

門鍾豹變之榮。襲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輝聯之社。忠人孝。秀興賢。冠蓋城邑。池臺鐘鼓。英靈輻湊。鏘鏘萬玉之門。嘉瑞駢羅。濟滄千金之子。是故北方多士。太一壯其魁梧。南國仙人。中書偉重。端雅倚桐。可仰子漆兼菴。照明月於胸懷。吐清風於襟袖。臧武仲之仁。主莊子之勇。可以為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發跡下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聳魯邑之絃聲。解劍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大誦亡雙。河內王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栢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暴客。常嚴鉅埜之兵。絕磴奸豪。每縱潢池之賊。數州常以為弊。歷政所不能移。行人為之聚眾耕父。由其釋耒。公英謀獨斷。銳氣無前。奮一劍戮元兇。馳單車而躡遺囑。道有牛馬。並屬羅衡。縣內神明。皆稱傳琰。若乃山林猛獸。動星象而垂文。江漢貍貍。鼓風威而作氣。城門六閉。未防虞吏之災。都市三言。終有三君之暴。公雄心裂眦。壯髮衝冠。按東海之金刀。飛北斗之石箭。岡嶽不擾。有符劉孟之城坑。穿亡虞。更似童君之邑。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躬斬兇渠。親除災害。與夫赤絕不用道。被於瑕丘。桴鼓希聞。化移于京

洛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庠序與役
鳩工。憑三時之閒暇。薄賦輕徭。視四埜之川原。依城
負郭。青泥險磴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黃牛
之峽。縣四刀而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三錯而開
梁州。絕岷嶓於地德。背山臨水。掩全蜀之膏腴。望月
古星。採公宮之法度。丹墻數仞。吐納雲霞。椽柱三間。
蔽虧風雨。瑠璃曉閣。東官雀日之窻。玳瑁朝懸。西漢
地鱗之摘。圖光甚於北斗。聖質猶生。赫符彩於連珠。
宏姿可想。至於月衡。月準山額。山庭。偏星文堂。堂
日角莫不向之。如在凝遊。北土之山望之。儼狀似鵬。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六 選集

騎騁原隰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之體勢。符偉明
以都官謝職。逢有道而相推。趙元涉以郡吏從班。見
司徒而不拜。僉以鄉閭少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
臺。就門人於相圖。冬禮春詩之化。再造雙川。淹中隱
下之風。一匡二蜀。若夫平南壯烈。沉流水於裁碑。逐
北勲庸。登燕山而刻頌。庾太尉新亭之墓。尚有黃金
鄭康成通德之門。猶存自瓦。况乎功苞大象。績彼蒼
生。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則彫牆峻宇。列冠蓋
於空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狂簡。不知所
以裁之。夫子之文章。今可得言也。詞曰
奇賞 卷三百一 七 選集

東流之水。博士助教某等。西州聞望。南國英靈。駭飛
免於文場。躍彫龍於筆海。揚雄博識。神遊象繫之端。
李邕幽通。思入瓊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乘春
爽氣。高天玄龜。送層瓊。遊玉豆中堂。奉先聖之儀石。
磬金鐘。南面習諸侯之禮。華陽曾子。鼓篋來遊。蜀國
賴子。振衣請學。絃歌在側。還昇武騎之臺。禮樂居前。
重睹文翁之室。祁祁茂德。濟涇時英。聖人千載之風。
儒者一都之會。丞主簿尉某等。青田戒露。望華蓋而
長鳴。綠地生風。下仙閣而直轡。大夫貞節。還居內外
之丞。文學明誠。猶歷南昌之尉。鄉望姓名等。王孫繼

西崑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
九土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混沌中央。
降及軒頊。終於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囊。聖惠千載。
淳風八荒。天開赤籙。日照青光。識叶金匱。兵符玉璫。
化隆文武。澤盛成康。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春秋代謝。
宗社危亡。帝典無象。人倫不綱。山河命德。天地興祥。
禮樂三幾。文明一匡。原承少典。祚啓成湯。吹律丹鳳。
御府白狼。三仁去國。再命循牆。不有積善。其何以昌。
降霽鄒邑。誕哲平鄉。月角摘彩。星鈴吐芒。文行忠信。
恭儉溫良。或默或語。能柔能剛。學而不厭。師亦何常。

通禮明德尊賢毀方古之君子皆者明王道叶公旦
神交帝唐攝官從事服見端章示之以德臨之以莊
澤如春雨威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版蕩
運屬悽遘入齊損味居陳絕糧登山極目臨水徜徉
無道斯隱捨之則藏李孫大資敬叔掄揚問官郊子
受樂師襄神明叶贊雅頌鏗鏘紫塵遙集丹鳥遠翔
生靈水火家國舟航功符日用惠叶天長修嗟崩岳
奄歎摧梁昧昧神道悠悠彼蒼書開懷宅識識登床
與代輕重因時弛張瓊表黼黻沙漠壇場瑣衛慘慘
載籍膏肓汾河水白晉野星黃軒電臨斗殷雷入房
奇賞彙編 卷三十 八 選集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 邕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是
小說蓋有異於夫子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
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教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
荷其蔭而不由其惠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
者也夫傳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
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
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
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
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
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九 選集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是
小說蓋有異於夫子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
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教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
荷其蔭而不由其惠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
者也夫傳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
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
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
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
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
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九 選集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
暨學舍于兌禹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
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下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
堦不足迴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
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梓率無寧歲耳悅
鉦鼓不聳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邇來生聚教養
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
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
修戊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
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渙水之瀕城池在
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 十 蓮集

潯華華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
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捷市同由是摩勇爵數弱冠者
往往弭雄姿而親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
殺胡者不敢侮綖被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
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
名崇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爾諧二帝碩
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
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考孫車修形乎
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
闕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
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 十 蓮集

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柄枝梧載塗載
真駒焉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閑軒墀廂廡儼雅清
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飭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
宁用王禮也充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
及門暗與偶形画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彙蓮豆青
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
國章也藏經于童檐歛器于處積講筵有位鼓篴有
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
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圖時其柔蔬而常茹苴蓄之御
備捨已俸爲子錢權其華贏而鹽酪缸膏之用給濟

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頽頽亦有儒宮
軋于兵間賢族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
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
祁祁胄子入于門墻如造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
風于閭閻浹于郊垌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
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誦交儔今逢親戚不道媒語
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欽容拱手曾有泮林
鳥車其音許崇學教民悅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
廟

柳州先聖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尚刻定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推延髻計
丹裳攻劫闢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
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
今進用文章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
引仁義旋辟唯明以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
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
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思不任以
墜教基丁未莫荐法齋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
獻三官衣布泊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切就功

奇賞彙編

卷三

主選集

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廟乃正法
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嚮曰昔者夫子嘗
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
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
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
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
如在于前荷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亡陋罔貳昔言
申陳嚴祀一作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是柳州文宣王廟文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于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
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天子之徒
與其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
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泰爲強曰
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
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亡
功不知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效者
海上迂怪之士時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飼
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才

奇賞彙編

卷三

主選集

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強擢
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
至死而不寤莫尊于天地莫嚴于宗廟社稷梁武帝
起爲梁國者以荀肅麴牲爲荐祀之禮曰佛之教性
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
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天子
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
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
旦不信肯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紜紛冥昧
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

卷三

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揚墨駢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爽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是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

古

選集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祿之民而殊其籍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即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奔歷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恢前皇之遠猷學厥未修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仲完廟養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胃學聖人之徒覆毓漸濡德澤正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鼠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鄆

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

五

選集

城也金社旣墟嘗歸吾元帥於忽弁不成故宋切築爲北門始四十年世祖微丘天下不忍微利一旦以鬪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團扇待其自斃五年乃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闕矣廟學前大闢帥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空改爲田之在郊籍旣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不取視江南他州之有風儲者其施力又若其艱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更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曰募民覲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姚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

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爲憲，河南是化。襄陽未入山南，猶其所莅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歎，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尊，而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死，有聖人者存，未嘗爲書質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爲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它皆見稱於夫子，與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奇賞彙編 卷三十 十六 選集

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尊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已譏，立顏路曾哲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狀燧曰：嚮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之也。今江南已配享者，可不講而黜之，則江之北有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考文公之事，天子司之以幸國家，遑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狀謀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俟礪石求銘奉議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駒實分刺是郡亦

以俟嘗歎定若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爲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若則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賢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亡能焉，則夫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曾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與曾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侯禮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奇賞彙編 卷三十 十七 選集

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地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彷彿，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煥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畫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亡。學士日介，膚以扞大刑，遑事俎豆。皇輿既邁，邇壇南海涯。領爲土中襟帶，安施猶爲名城于漢之域。惟廟弊軋不稱瞻式

帝奮文教。誕誥優優。于學須才。如獲仰極。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畫義達。成績桓桓。新宮寔教。所基。嗟哉。襄士。挑達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門闕里。即屋。見。拔武實。興成德。自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虞帝廟碑銘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義仲。蘇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蕭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于上。人化于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奇賞彙編。卷二百十。元。選集。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慾。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王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顓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于樊籠。其去也。脫于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于海。若盜跖自方于仲尼也。古人至堯

以義終。舜以勸死。藏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
証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
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澨。帝之遺
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存蘋蘩。先
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又宣大。
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密移棟宇。前諮林莽得爽塏
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閔
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
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
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閭閻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

奇賞彙編

卷三

壬

選集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于清芬。勒
文于玄石。其銘曰。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
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祿。其人皆讓。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
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
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
鳥耘猶在。託此岩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
百越迢遙。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
森若容衛。檐度風颺。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
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許由先生廟碣

楊 楠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
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晁。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唐
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
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元
極一夫。安能以岩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
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
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是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
先生批棟。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
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

奇賞彙編

卷三

壬

選集

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
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
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
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
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
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
山岳。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岩靈靜。先生
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
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
自絜。雖死不絜。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

地之式居天地之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
宗見寥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
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亮謝安爲吾輩我來獨尋
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細細顏壤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
政雖去而劔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
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
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
狂人噬一單族口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三 選集

任有朋黨蕃衍之夫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櫻挽相制而兄親戚乎况
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
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
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
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
多也遂碑

郭子儀家廟碑

顏真卿

昔申伯翰周降福于維岳仲父匡晉演慶于筮淮而
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

懸隔之都三峰發地而削成九流浮天而噴激炳靈
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蘊秀莫與
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號叔師或爲郭因
而氏焉代爲太厚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
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
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蔭子致
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
父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閭閻之盛其流益光隋有
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憚下位克已復
禮州邦化焉篤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三 選集

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源縣主簿贈兵
部尚書通府君清議徹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鑾有
休稱道悠運促歷及貴仕垂于後昆沒而見尊是生
我諱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
行中潔矩聲如洪鐘河日電照虬鬚蜩螗進退閑雅
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
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加游擊將軍
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
扶州刺史未上除左衛威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涓吉
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遷君清節素操綏州遷壽州

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
遷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
三年春二月以公之寶胤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
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
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
以孽胡作亂。黔首罹殃。朕于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
撥捨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
遺。剪凶殘猶振稿。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
榮。義申存歿。累追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弘之素履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五

選集

秉冲邇之高烈。言必主于忠信。行不違于直方。清白
爲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
異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間于疎
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至則
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盛德必
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
少而美秀長而瓌儒。姿性質直。天然孝弟。寬然無比。
騎射絕倫。所蒞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滌自命。弱冠
以邦鄉之賦。驟膺將帥之擢。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
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間休績。天寶末安祿

山反于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擁一方衆。圍高秀巖于
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于
靈武。擊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爲元
帥也。首副旄鉞。會迴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汶水。追餘
孽于陝服。長驅河洛。弼成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
又函夏之未乂。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
丕休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惠感星辰。而作輔
應期。運以濟時。忠于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
盛德繫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已。從善如流。沉謀秘于
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推赤誠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五

選集

霆擊于雷雨之初。鷹揚乎廟堂之上。九二歷聘。司兩
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曆事二聖。厥德維懋。易
相二十。而受遇益深。蓋尅復上郡者。再戡定東京者。
一其餘。麾城擗邑。得雋摧鋒。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
可謂王國之樞。虎生人之膺。麻者歟。非太保之邁種。
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況乎受于著睦。暨竜虎者。十
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九勛庸。舉集今古。莫儒昔
奮號尊榮。紅粟才霑于萬石。憚家全盛。朱輪不出于
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作焉。于是乎清廟之典。所以仁
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制于舊居。將永圖

而觀德中堂有恤丕構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叙
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盟顯若既無戮于永懷入
室俊然必有覲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
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遠稱饒
鼎之銘穆穆管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郭之皇祖
肇之號土逮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源長流光
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篤生太保
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于穆令公
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徙空簡帝心兮含一不二
裕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堅昭德音兮芝蘭芳

奇賞彙編

卷三十

美選集

君唯陽廟碑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城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乎也圖國忘死貞之
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
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
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藐
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危眉之都尉數奇見

惜挫援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隱突河華天植
虧斗極之位地圯積孤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蕃
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
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計謀大同誓鵬武旅以
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杜鵑不
知而灰難狼睫見黜而奔師忠謀明然萬夫齊力公
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拔同強
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
臣廢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拒于睢陽前後捕斬
要逆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
奇賞彙編 卷三十 美選集

□吁昭而不進賊徒乃奔疾于我悉衆合圍技雖窮
于九攻志益專于三板偏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
奇息意牽牛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
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亡歸以有盡之疲
人敵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
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嗾邑
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情亡
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
陷遇害亡傳燮之歎息有周苛之忼慨登義能徙果

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藏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
于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爲第 等
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
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麗惠之狀納官
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于
周典徵印綬于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
之事不唯以旌死爲勇善寸爲功所以出奇以耻敵
立謹以怒寇憶音謹勇也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
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
城陷之辰爲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

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

天

選集

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
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
二州服忠思孝亡替負荷俱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
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
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歿其事出
乎內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
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空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
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
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歿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抗拒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
梯衝外舞矢穴中偵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
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執抗其辭圭鋒可碎
堅貞不虧危力東盡兇威西慙慙女孤城既拔渠魁
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
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
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

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

天

選集

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其
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柱厲叔事苦教公自以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及公
有難乃往歎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晉襄公縛秦囚使策駒以戈斬之囚呼策駒失戈
狼睫取戈斬囚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睫
怒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歿焉此二事用于
霽雲碑是子厚微意徐師川詩開元天寶中袞袞
見諸公不聳張昇許名在臺省中亦子厚指也

項籍碑銘

李觀

鋪周秦之顛亡繫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虐，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侯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廟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奇賞彙編 卷三十 三 選集

離十辟，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璧之敗，太公虜榮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千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易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沓哀泣垂綬，遂歛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髓舉良

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令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鵲鶴丘陵，足罔不履，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忼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亡謀，剛而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朕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弃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貼而復特成，臯跳而復振入關而援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輒泣朕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屏而絕，羸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晚艱，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泊乎垓下，彼衆我寡，龍蛇于壘。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三 選集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達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遂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此管樂我未從扇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奇賞彙編卷三十 三 選集

深殷爲強國誰爲蓬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千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攝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侯其有仁法加於人也雖從歿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

之道不其謬歟夫以并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粉增德以吞宇宙不贖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公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手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知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述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奇賞彙編卷三十 三 選集

餘孽羅毗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時帝道版落綏懷渾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弃才人知嚮方我有涂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奉奉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關乎乃刻貞石廣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優懷靡依。英雄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上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本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來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呼庠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聳之痛之。或泣或絕。其棠勿剪。駢邑斯奪。由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奇賞。彙編 卷二十 孟 選集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燄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灰於蜀。欲噓而再焚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解武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朕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效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匪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

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校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幾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服。鍾鄧寧能越岩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嶧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贖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夷。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奇賞彙編 卷二十

孟 選集

韓公廟碑銘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于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殺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綿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騾牝。退存盧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漢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縉

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且重煩之及卜師于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有其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奸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壘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關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祗席憑壙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剝腹心朝廷無少竊之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 三 廷集

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則賞罰隨之賞非未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旣就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狀也夫鳥獸少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况殊績功勛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綬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

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狄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筮頌應之簡策貴之况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咏詞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雁卵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誼億齡謀出先後構危于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非狄頻顛山戎來庭萬里宸拆綠河罷局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翬堊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 三

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岩岩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

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天 選集

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攜哭于碑下齊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歟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會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被脇從輩聳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天 選集

所協從者咸逃散山谷。公曲請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道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晉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

奇賞彙編

卷三百

早

選集

食立三思。則宗廟無附姑之禮。臣不敢愛。疾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寒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與。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勛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凋。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王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舟徙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

奇賞彙編

卷三百

早

選集

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士逆長風而孤鸞愍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選集

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武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駭粟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滄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滄乎必告而後敢滄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惠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僭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

曰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人以徐奔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僇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答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一心清通自此而非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

選集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朴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截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各間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起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祖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旅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主於老
成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
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
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
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

奇賞彙編

卷之十

聖選集

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
甚大昔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
子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
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
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
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
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
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
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
皆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

并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
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
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
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
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
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
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
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
之志我惟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
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奇賞彙編

卷之十

聖選集

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臣聞崑崙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盡崇廟。刻浴池。必憑天地之險。朕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岳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辟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才同覆篑。其工觸臯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饗像。考于奇賞彙編。卷三十一。雲。選集。舍神細白玉。猶存驗。千山海經黃花不落。昔者生于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惠。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盼蠶。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于西宮。夫人館于南岳。山臨白岍。空聳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于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少昧。屬

人謀之與能。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涼風至。司馬于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于是乎宣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于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于宮室。察瑤璣而下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烟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激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解武王之事業。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輟。轅怡狀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雲 選集

祀之經。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于是降天潢。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賞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栢芳雲。楣光照耀。芳奪目。桂棟芳蘭。櫟氣氤氳。襲人皎日。登于約。疏奔星下于圓闔。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瑰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處妃之館。爾其崑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市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

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岩峩。仙女層臺。風
烟爛熳。軒轅之訪大隄。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
君。直下乘龍之使。日之吉靈之來。覘爲旌芳。翠爲蓋
雷爲車。芳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
以西單。雨冥冥而洒道。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
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
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
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奸倡妙妓。則憑悅之
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闕。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
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條而來兮忽而逝。惟
奇賞彙編 卷三 百

吳 選集

神享惠降百福而無疆。惟岳配天。祝三公而有典。

嵩山啓母廟碑

崔 融

臣登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自吏人之
化。隨訪遺蹤于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于姑泉。茲歌
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情。
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辨。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
啓之母也。漢遷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
爲開母。而顧野王與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
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專。若主
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

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
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
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
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要于度上之
辰。女婚于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婦藏。束生祭蒙
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
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南國。徒問候禹
之詞。石破非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
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
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

奇賞彙編 卷三 百

吳 選集

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蟬。仙婦之月作。蟾蜍精
銜銜木而償冤。女尸化少而成。嶺。山崩蜀道。臺候
而亡。婦。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
尊于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問于感致。美矣哉。不可
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
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
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司祿益富。家國于是
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于是乎不大。明王三思。未嘗
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隣。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
但聽于鄰鷄。人得其和。遂同于野鹿。表識記秦河圖

奇賞彙編

卷三十

辛

選集

四十七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典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于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面。巡狩舉。星畢曳雲。稍召鳳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禁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微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宿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首。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遷迤。斜分奇賞彙編

奇賞彙編

卷三十

壬

選集

對而先驚楚。舜山川。屈原書而幾。匿壽宮。簪兮不授。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驚鸞褥兮。翡翠時。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駭雲蒸。壺俎則麟胎鳳卵。燕蕙。葵其餌膳。則水蜜金管。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岳。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憑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篴。右白鳳兮。纏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軒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姑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綿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于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霧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亡見。昔者滄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脊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辦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海伯之上號為祝融大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奇賞彙編

卷三

章

選集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告海常多大風將逞皆憂感既進觀頌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于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土雨氛風無所益障性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蓬豆薦饌與備不守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家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殷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存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

人制史札
公同錄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飯祝冊誓羣有司

用賦頌
敘事而
衆物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飯祝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懼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繞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尊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蜒蛇地來享飲食園廟旋艦祥騰送驅旗旌旄麾飛揚騰騰鼓吹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懼工師皆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因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盡又歌詠始公之至盡除它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可之加

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吞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胥百仕八族
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帝命南伯更情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既足既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違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奇賞彙編 卷五

壽 題集

郭明龍曰此文特以祀事為案海神固不可知也得體

白楊神新廟碑

令狐楚

道太原而北列郡數十雁門為大在周秦時與山戎
林胡犬牙其疆國家以文惠柔惠而驅去之北跡距
塞口猶千里而遠若內地控于通都秩二千石者非
休助懿德則名王旄士乙亥歲今尚書隴西李公廉
刺并部選第郡政之尤異者得昌化守南康郡王河
南元韶首表其名遽眷于天璽書勞勉移理於代惟
南康以壯事老謀遠事先侍中平王則尚書郎寧王

勤於君惠於人而敬恭於神由是神降之福人懷其

德是歲夏五月赤車形禮至自石州初一日會計于
官次察掾吏之勤隋次二日存問于里閭求人民之
利病既三日備祭山川神祇蓋無停陰鬱不輟聲
于部東凡四十里白楊有祀實代之主也噴水旁注
雁門山前峙盤礴相抵為堆為阜翳蒼柯條如虬如
龍廣僅百畝厥高又倍信可以何薄日月而避逃風
雨豈朔漠之氣凝結於此乎坤元之精決泄於此乎
不然其何以巍巍蒼蒼將欲受若木稍扶桑卑大椿
於漆園小蟠桃于東方與夫古墓多悲蕪城早落者

奇賞彙編 卷五

壽 題集

不同品矣按諸經記且曰昔元魏高祖孝文由一成
而宅九有起雲中而馭天下損益三代憲章百王厥
初經營由此途出繫馬其下歇鞍于枝威靈所憑別
白而在既偃頃以附土又跳騰而架空如有高掌蹠
為鳥勢形泊今朝中書令燕公說摹詠其事張公白
李公云欲識前王塔按戶部侍郎吉公中孚中而明
處正北道一小枝處正北道一小枝處正北道一小枝
之宮至此為之歇序具載其事焉故迹彌顯高名
益大為屏為闕橋于海隅代人神之是以祠也而舊
規相襲未甚弘麗齋牖東嚮掾樂內爨有複疊之氣
無尊嚴之威式車馬者以避禍非以致敬莫焚繫者

惟微福不惟享德 此祀也不亦湊疑孝文於代乎

南康其孫也大思夫祖德之隆于地因愀然而言曰

於古有召公奭以區區陝服爲周二伯行楚聽訟憇

於甘棠後之必思其人猶愛其封其在詩曰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知我烈祖有開國之武麗天之文撫正

萬方照臨四海而又儲祉降惠于後子孫俾不佞起

家而王專城爲守愧不能顯揚先美使若黃帝幸君

之使使理此土敢黷於祭祀是棄于功烈而速其辜

戾也一年因農之隙而易其地二年乘歲之豐而改

其製不三四年得請于上而新廟成南而袞服所以

奇賞彙編 卷十 美 選集

稱尊也兩楹階階所以定位也築墉于外所以禦侮

也設屏于前所以修容也耽耽沉沉顯敞靚深不風

而清無雲而陰前王戾止之儀于是乎在裔孫聿追

之孝于是乎舉不唯禁淫祀廢非禮抑亦開明德摛

耿光欲使并日觀者不俟請書問俗而知對之所由

植廟之所由崇諡於有知僉曰非頌聲不可初南康

之典化顧嘗客焉迨今剖符則又備位于隴西公之

府相得最舊見繩爲文故敢徵成之功與作之義篆

刻貞石立于前楹庶提衛懼疊聘之銘敢同魯僖闕

宮之什銘曰

蔚彼白楊業生雁門蒙暑翳寒晴天色昏巨抵交柯

龍翔虎眠從古強名莫知其原惟昔魏帝于枝息輦

懸垂低昂厥迹猶存大畏其力小懷其恩爰有禰祠

號爲神明二扉不扃四簋不陳樵蘇所往雉兔爲鄰

於鑠良牧時惟孝孫下車之初致敬而言蔽芾甘棠

猶思其人綿綿葛藟下庇于根乃正名居式崇藩垣

山立當寧翼張重軒有赫斯皇既嚴且尊允矣君子

熟如其仁入椿之年細柳之軍吾與元也人誰間然

欲載其功莫先於文編詞琢石終古不遷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 炎

奇賞彙編 卷十 美 選集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晉漢武納渾邪開

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間連峰委會雲蔚黛

起積高之勢四而千里陽崖有栝柏之材備幹革陰

經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焉虜得之

以制陰國主天德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

右臂却南牧西距于海北瀝于河自外而望上也熊

熊一作乎一氣旁陰朔鹵前衛塞門與積石來朝崑

崙相長洎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

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

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壤一作莫漢疆土宇一作懷疆土

時更百王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繼禹之業以俟聖人
乎維唐百三十載貴玄化之紀息金革之虞一作茫
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寶咸
頃首于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版將復美于鄰
岳告成于昊蒼議夫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
以主西國俾蚪螭者爲師爲旅龜虎者爲妾爲臣不
在於巨靈乎其封神爲寧濟公錫之輦帶備厥禮物
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臺一無廟祠于
高麗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
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
奇賞彙編 卷三百
校車徒十萬從享于廟庭太閔于山外所以固天界
以崇聖功乘地險而恢遠畧也觀夫叢崑懸抱烟雨
屑宰宮庭晃其開一作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
可以禱安靜矣一作拊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
感和樂矣大玉通帛能蟠桂漿祭其傾筐采章一作物
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永一作年矣維石岩岩而日
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無羣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
矣於戲陳信克享正詞幽感室乎有祈而降有祭而
歆龍也無風雨之德蛇一作也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
職又何差焉乃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壯一作天兮風雲駭峰龍有一作
龍一作峰兮入天門氣蛇變一作變蛇兮破淫一作相昏祐自天
兮得終古被一作備華蟲兮駕朱虎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寔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
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
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予
之碑埜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埜竭其力
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
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
奇賞彙編 卷三百
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
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蔽之以庭堂峻之以
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羅薦翳于上泉鸛室其間
車馬徒隸叢雜怪狀昨作之昨怖之大者椎牛次者
擊豕小不下鷄犬魚豚之薦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
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
然病死喪吐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
于神雖狀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
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效也
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爲

此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頑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暵。未嘗休于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亡事。指為賢民。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徊繞脆怯。顛蹶窮路。乞為因虜之不暇。此乃饜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紀其末。曰。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像祿位。願願奇賞彙編。卷之二十。選集。

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十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十一

碑 寺 館 山 路

頭陀寺碑 王巾

相宮寺碑 簡文帝

五張寺經藏碑 庾信

龍懷寺碑 王勃

淨惠寺碑 王勃

莊嚴寺舍利塿碑 王勃

龍興寺碑 蘇頌

重巖寺碑 舒元興

奇賞彙編 卷之二十一 碑 選集

招真館碑 簡文帝

金庭館碑 沈約

丹陽上庸路碑 徐陵

西岳華山亭碑 衛凱

西岳太華山碑 張說

西岳華山堂碑 張旭

長沙土風碑 張諱

禹穴碑 鄭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寺 館 山 路

頭陀寺碑文

王巾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
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若有若亡心行之表不
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枕口毗
邪以通得意之路狀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
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又
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一 遊集
繁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
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亡則俯弘六度名言
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
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天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
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
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和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
軼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
懋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
羣有唱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
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滲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然後拂衣雙對脫履金沙惟恍惟惚不暇不昧莫繫
於去來復歸於亡物因斯而談則精遠大千亡爲之
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
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遠方爲得一順非辯儒者
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對虛求並振頽綱
俱維絕紐陰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
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
六種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
莊親耶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
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
奇賞彙編 卷三百十一 遊集
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
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
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阜千里超忽高楚都之勝
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儻錫來游以爲宅生者緣業
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
身殉肌膚於溫鷺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
府君諱觀爲之雄艸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鄧
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
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

育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模樣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渙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蕭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韵虎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三

選集

幾立慨深覆篲悲同卉井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兢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腹九衢之少千計四照之化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實相永藉間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言時稱代亦封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宜身逾遠而名劬敢寓言於雕篆庶髣髴乎衆妙辭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流

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肅仁撫期命世乃膝中土聿來迎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段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惠妙盡亡爲帝獻方石天開滌池祥河輟水實對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青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亡滅象正雖闕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柅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嚴臨眺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腰膺亭阜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典葺丹刻羣飛輪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四

選集

相宮寺碑銘

梁簡文帝

真人西滅洎羅漢東游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羅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爲祀人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中天宮胞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昇色能令扶解脫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繹自昔藩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有慙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閭尚刻之累之

石岷峨作鎮猶銘劍戟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銘

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實惟爽塏
婁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
塔如仙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鍾應秋霜鳥依交露
幡承杏梁窓舒意葉室度心香天棨夜下緝馬朝翔
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庾信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
奇賞彙編卷二百一十五選集

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
封七處八會三清四說皮帑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
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秦
景遙傳竺蘭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岷山之
片玉若夫人雲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聳說戒
雪山羅漢之論驚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
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
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元高五
子負荷遺訓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
德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其捨爲寺伽

藍肇建即以五張爲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
城毀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亡松衣裘是
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
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
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法行檀身
心罄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功德輪見成三
百餘部雲書金繩金檢削之蒸粟之簡裝酸棗之
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羌非湘水之神絲
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鼎氣常
浮爐烟咸起戶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嶧嶸落
奇賞彙編卷二百一十六選集

客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
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駟羽
檄虞公屋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凋零霜露雖復兼
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析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
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圍五怖故能調
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亡砥柱之難香山轍
迹非復終南之險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
席亡煖才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旣而南風不
競北道言旋幕府旣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
別局茲法事須余祠文聊以課虛爲銘云爾

舍衛之國祇桓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
勝辨爭論波還東度祇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
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馬心遊騰猿禪樓却月
義殿翔鵬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轆轤
河鳴陽硤山嚮漢書嚮蘇門翔禽歌轉流澗絃喧度
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
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亡鍾襲莒有雨圍原不
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
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益州縣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七 選集

王勃

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攢
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接崑
閩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州於巨關造化之所偃薄
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彈出宇宙而
高尋風煙罕測是知玉卮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
闕所存城闕書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驚直訪銀宮
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
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
著寶籍於經山紫鳳銜書陰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

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
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窺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
瀑溜蕩滌崩崖綠樹玄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
吹於中巖帝琰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
林岫之間桂廡松楹寂莫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寶暇
崇岡閭閻當四會之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縣磧錦濱
下侵重巒玉阜銅陵旁分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
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阜之勢頃以黃旗夜從紫蓋
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
壯士聞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爲鋒鏑之場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八 選集

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彈宇由其覆沒法衆是以
凋淪國家奄有帝國削平天壘紫宸反照皇階即叙
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檠燭龍輶景避堯
日於幽都雲鵬飲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軒階具美
功窮望稜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經寶地
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
連帝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況乎山積
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墟上千囑次王舍城之宮闕
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
盛德所以相尋殊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九

選集

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執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簾間出。豐隆曉震。次復雷而懷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烟。九乳仙鍾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雁谷之花石鐸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幃。鳳下東岑。還栖舊剎。若乃尋曲岬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蓄吹。臨絕逕而疏寒。黛篠防烟。繞迴疆而結蔭。春鼎楸柚影入山堂。秋聲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埜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實香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闊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絲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州岳會同風雲感召玄經素論侍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大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霧機入證窮象載於初碧。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由廣位而出。明十二因緣自普淦而登彼岸。弘宣普願大拯沉黎。彈覺劒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所被白馬盡千禺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潘家虔誠。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十

選集

樂土憩影茲峰乃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毫動。瞞月面分。皆彩鳳御旋神龍負槍飛烟湧座。龕龕初剎之天。杳霧成臺。樹對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亡愧法師夙機少晤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襟支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夙埃遂隔泊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殿然若空。山黯而亡色。豈直巖枝泣血。欄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礪山杖劍紹鳳曆于雲臺。春郊授鉞。銅龍圖於白水。玉壘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有參帝緒。綬綬丹綬。歷今古而先鳴人杰。坐霧冠山川而得雋君庸。岳瀆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劍鈞直照胸於楚澤。璋璋潛周履行魯恭。明惠方界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賦。河陽之縣。仁徽可被。闔境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尚乃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壇。舟楫愛河。昭暢亡生之業。痛驚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緝興式光泉數。武蹕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銘曰。武都仙鎮。靈墟粵域。邑動香城。山開淨國。澗流百道。峰雲五色。谷暗藤斜。山高封逼。千楫鶴列。萬拱星懸。

分林構趾接登開屢臨階竹樹遶棟風烟龕前惟石
墻下秋泉綠煙疏逕青岑拒室霧道相縈烟房互出
葉濃磯淨花深嶂密鳥度難尋援驚易失簷分石竇
地終金沙丹丘抗月碧洞栢霞松開墊路挂列仙家
仙鑑栢葉寶座蓮花砌因巖曲橋隨峰返果出天厨
香來仙苑玉鑄啟曙金鑄照晚谷思鍾張山悲鐸
遠間閭踐勝銅墨高情聲飛別邑望動天下懸金道
肆刻石山楹千載之後于嗟令名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

王勃

粵若真元混沌抱一氣于天門象化童蒙構三霧于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土選集

地戶由是金機逆順山河假成器之因玉燭浮沉風
火兆流形之藁縣大明於日月適至泉官設巨浸于
雲雷終迷燧宅太極所以散而為兩洪飈所以吹而
為萬雖復卑高異列俱沉方內之遊全集橫流共失
寰中之契豈夫涅槃盤深視不背色以求真般若長驅
每乘空而得靜則知一名同出陰陽為破道之墟萬
象皆空天地即降魔之境莫見其俯仰不知其去就
至自千太虛復歸於亡物其有建言立惠開業成務
掘大柄而推造化執洪鑪而誥元始四門幽闢傾非
相而遶迴三駕晨嚴臨有為而出頃豈不知羈孤遠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土選集

路終嬰旅泊之虞舟楫中流未釋風濤之苦將以宅
心者宋虛室所以合符應物者神明鏡由其不掩故
能商確宇宙指麾權實演羣生而非其力存庶品而
非其有千樂閉景似居蓬艾之間雙闕臨空若在江
湖之上其釋迦之冲用千龍懷山者非絡之所交會
岷隅之所控帶嶺峰北走吐香嶂於玄霄巨壑南馳
飲洪濤於赤岸香城寶地左右林泉碧岫丹岑往來
烟霧時有法會禪師者俗姓褚氏吳郡錢唐人也金
章錫美河陰傳九命之尊王鉉乘榮江左受三台之
貴地靈人傑自朝楚而重光學府文宗冠南都而獨
秀法師紫星降彩紅雲授氣應積善於高門契冥緣
於累世果浮觴引潛圖彼岸之功聚礫延砂即振為
山之業霽樞密運關仁路而長鳴慧刃高揮斬邪關
而洞照以為冥機體化毫髮莫滯其真執數逐微乾
坤不容其算于是四禪真觀破銅堞而出亡明三昧
雄圖排鐵圍而泯非相法雲自在吐納龍宮賢聖不
仁奔馳象域將使三千增廣知真實之玄津萬億瞻
幢入虛空之祕藏安心樂土遁影霽關以開皇元年
憩嶺霽墟福地已被神功玉牒金繩未光朝命蜀王
秀以文昭建國帝子專征仗巴服之尊名裂珥荒之

寶命形。駢僭帝。踰萬騎。於銅梁。阜蓋圖。王警千乘。於玉宇。鏡山南。望志狹。彭渝錦水。西浮趾。朝江漢。開寶沉之。壁壘。肅京叔之。風塵擁。馳堞而託。殊方憑。爵堂而傲。天子威權。所制。勝兵數十州。雄視所臨。經滄五千里。三英賦。雪瞻秋月。於梁臺。八叟吹風。傳朝雲。於楚館。思弘正法。廣召名僧。振錫雲。趨乘孟。霧合禪師。括囊泉石。韜跡烟霞。攀紫柱而同塵。守青蓮而向晦。衝飈蕩岳。寧移恐地之靈。烈火焚山。不撓堅林之色。王心有悟。時加優禮。順風拜遙。封山謝失。發進財於廣內。揆仙室於重幽。因璋為。鮮憑。岬列戶以開。皇五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三 選集

性為寶。投白玉于嶺。若亡。穢居貞。得玄珠于閑象。住侍真界。栖息妙塗。俱採宗滅之源。各證菩提之域。雖業定人境。照已極於亡方。而道寄生。成功遂。覃于有相。演中乘之興。議增上棟之宏。規萬拱不。塞千門有闕。俄而帝隋。太法皇家。小遙天地。閉而賢人。隱雲山屯。而巨寶。衰毒龍橫。霧四天沉。闇逆之悲。醉象驅風。三界溺崩。離之酷。上人慧機幽暗。定議潛融。知佛日之恒明。審王風之尚靜。芝歌商岳。揆鷄嶺而同。端茅藉。嵒溪與猴江而共致。遁俗亡悶。因時待日。泊丹陵啓秩。赤縣居尊。迦維授手。波旬革面。十千天子。新朝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古 選集

色逸多垂足似臨兜率之天師利分身若赴維摩之境
霧仙可接藻會亡施真應南微雕鐫有寄若乃巡
積垣歷森沉天花照而高月落地賴驚而幽泉思紫
蘭香徑香侵柏葉之鑪綠艸紋茵影入芙蓉之座
真童鳳策即踐金沙仙女鸞衣還窺石鏡岩莊轉梵
杏冥松桂之墟闢戶楠樛宋莫藤蘿之院法鼓奏而
寒山曠溪鍾鳴而曉壑靜顏苦翠蘇具不盡之靈衣
石乳瓊漿入無生之妙饌肅肅焉遙遙焉信調御之
珠庭而列真之甲第也爰有上座玄鑒法師等並六
塵無我四諦非它奉乾越之微言守楞伽之奧府法
奇賞彙編卷三上
雷前吼鼓動風烟慧日揚明照臨丘壑青溪坐定得
心宅之恒霽丹洞行忘覺身城之每化須彌不動追
鎮閭浮閣岬安居下觀初利開四生之廣路叙六趣
之昇倫足以尊楊真績恭宣來命者矣縣令柳公諱
明獻字太初河東人也太玄降氣中黃授彩龍周宣
之榮基吐河汾之靈液四科高第振風翻於三冬萬
室崇班踞雲騰於百里旣而政成黎頌道洽呬謳假
無上之幽筌毗不言之景化絃歌在韵將珎偈而齊
歸銅墨成章與梵天而其貫瓊波湛淡沃蕩雲霓珠
灌蕭條蔽虧烟雨貞機罕應良談放好事之遊明調

多奇高賞盡名山之曲下走東臯事失南州塗窮歎
孔席之楠遑笑楊岐之浩蕩薄遊茲邑喜見高人三
接而定栗鐫七縱而禽鳳月林宗有道相期清濁之
間平叔能言見許天人之際從容宴語契關胸懷欣
性情之同冥感形體之共造雖禪都妙域已挂於志
言而義塾文場竊申於知已敢作頌曰
妙象無倪神功有涉湛淡名器崩騰事業慧路翹車
禪河緣緝控引羣品輪迴庶切縱橫宇宙反覆山川
言因境立道寄形詮爰稽福地式揆珍田丹溪漏日
碧洞枯烟閣郁玉檻須彌石室榛灌溟濛風雲蕭瑟
奇賞彙編卷三上
眸容乃眷禪徒有諡葉燈三休花嚴一作四密崇巖
架殿疊嶂營樓千栢鳳起萬拱鸞浮星開紺髮月湛
青眸神宮不夜邃宇長秋戶臨重嶠窗分絕嶺牛迥
香浮中天梵警霍林聖迹龍泉佛影鳥思山空猿悲
峽靜森森巨栢落落長松月出東岫霞生北峰山人
自狎楚老相逢白雲屢斷青溪幾重彭澤之令臨印
之客比得疑山數重規泉石法宇成言慈門致役糠
粃吏隱薛蘿心跡五一作生擾擾與道皇皇殷勤頌
咏惆悵津梁投功翠碣助化玄場百年之後若蘇若

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

王勃

省者萬人疾疫神農鞭艸而救之四維凋瘵夏禹刊木以除之豈非物外其性則道功出事憊其和則仁跡著傍稽素篆仰叩玄扉卽時義而規大覺因尋倫而佇真諦向使三災克殄八正咸修人握戒珠家藏寶印則三十二相不可得而視也八萬四千法不可得而聞也然則聖人以運否而生神機以喪而顯况迦維授手摩竭推心高張妙用之功自極橫流之弊益不獲已豈徒然哉故能業擁大千化形真一由樂惟而起七覺因來蘇而坐三昧發揮五演以寂滅爲奇賞彙編

卷三

王

選集

身常提挈四流用慈悲爲化迹黑風宵遁波旬忘反噬之心絲洛晨開天常識問津之所括夷塗於九相蹇步其安納惠畧於重昏迷方自曉大矣哉應物而起興運而終至自於崑冥復歸於亡物雖金沙宴駕雙林亡可作之期而玉牒遺文六塵有經行之俗象法不可以亡主微言不可以遂喪六千羅漢競結香絲五百仙人分開講肆星龕月殿俄盈震旦之墟鳳糾蠅旌坐遍閻浮之域屈伸闔闢其道矣哉夫寶莊嚴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內道場沙門曇俗法師之所立也其狼邪貴族則漢庭峻節祖德猶傳梁父高

吟嘉聲未遠法師夙登真地深入惠門照果業於三明拂塵勞於八解羊車綺歲懸欣半月之詞鳳閣觸年已振彌天之嚮道惟堅固行乃頭陀百結斯安斤羅綃而能御十珍雖貴對藜藿而甘心于時以石應天人大弘緇侶法師至誠幽感獨步玄宗豈直王公欽振錫之風固亦天子降同輿之禮寶瓶宵注則雨露隨軒玉樹朝馮則風霜滿席旣而素懷有在潛擯俗之圖爰定我居首訛植霞之寺甯乃岩開石雷色跨金陵魚峰多讚唄之懽虎溪有送迎之限紫蘿山徑居藏勝記青松欄戶坐諧幽致枕石漱流者久之奇賞彙編

卷三

王

選集

原夫見化有緣應身欲謝昊天周極追懷自遠故有諸天會聚共位神光列國交兵譯求其致豈不深哉然則麟鳳下靈猶稱瑞貺玉石微翫尚勝精彩亦有楚鐸淪照耀紫靄以衡星周鼎沉華吐黃雲而噴景成浩作者之述足稱希代之貴况乎釋迦妙相如來真骨雖八萬四千之寶塔散在羣方而九十二道之靈虹終開間出立成斯應瞻庭廡而時逢非德不鄰歷山川而罕致是以優填頓顙思存電下之光波懸投身願奉岩聞之影粵在梁武精求不暇以爲秦登碣石而事止尋仙漢索瀛洲而心非好

善。於是齋延鳳設上祈切利之宮。講帳星垂下。請龍王之藏。輕齋掉海重賞。梯山庶玉。匠之全移。幸金棺之半啓。以法師智遣人。我識洞幽。明思假妙。因冀通靈。感爰承綸。佛載踐滄溟。過石門而右。指歷銅標。而左。顧來桴月。沂戒楫星。沼相彼遐。眴寔惟荒。齊一音演說。本承聽受之鄉。五日繼明。素隔照臨之域。珍奇乃萃。聖惠節攸傳。則知有感必臻。信覃幽。不行而至。豈隔殊方法。師既達國城。式敷朝命。授銳筐而頂禮。撫瑤絨而跪發。盡收其寶。重載而歸。亦猶珠匪弊衣。須馬鳴而後用。金藏。函。字。待。龍。封。而。方。開。梁氏之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七 選集

與區而仙靈之窟宅也。此寺乃募在宋朝早筵題目。法師聿提神足。願啓規模。爰於殿前更須彌之埒。因緣盛力。人以子來。徵日官而正墨。集恩師而舉卓育。王莽令掃地戶。而獻神兵。梵事馳心。感天官而下。靈匠崇階。處積寶樹。俄周不殊。仙造還如涌出。故其粉畫之妙。丹青之要。瘡基爰其六時。開關紛其四照。仙楹架雨。若投雲翳。之官綵檻臨風。如過扶搖之路。散華瑤於月得。譬合非遙。撥管網於星潯。珠連可驗。王虬承雷。倭雲實而將騫。金爵提薨拂。烟衢而待。瑞窓綉戶。洞達交輝。方井圖泉。參差倒景。雕鏤備勸。飛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七 選集

用九皇上繼乾坤之今業振文武之英風大階平而
百度理中國定而兆人樂時和歲阜邑頌塗歌以五
刑不用六械徒設舟車四達誰論貢賦之差襟帶八
荒非復華夷之隔天寶降地符昇木石甌詎飛沉郊
慶雖叶和末變實類文思之功而持盈守城亦資連
帥之助大中大夫使持節廣韶等州都督李早登清
貫夙踐崇軒嘉猷廻發於天朝善政果行於暮月越
谿仙鐸吐光芒而駭人岱嶺寒松排風麗以成性美
哉獨由功著鵬響徹於雲霄方為時須熊軾疲於道
路廣陵軍鼓如送張綱渤海亂絕復思龔遂王尊早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主 選集

蓋欣臨拆板之前吳隱朱軫更集貪泉之石高名夙
著佛化橫飛羣盜屏跡而端農姦吏翬風而去職京
坻坐積圉行潛迴汲黯之臥淮陽直聳清淨王堂之
居池郡但舉賢良用能使檻穽不施猛獸巡江而遠
竄市廛亡擾商旅倍道而相歡颶風寢毒炎埃罷厲
人稱有道家實亡為加以援翰寫心自契真廉之旨
高談見意不踰玄默之津學究儒林真窮什部知通
人事且味禪宗道可以知歸虛物由其顯會是歲
也忽於此塲重觀神光王林照灼金山其是條來忽
往類奔電之含雲吐霞流精若繁星之轉斗傾都共

仰溢郭周窺士女幾乎數里光景動乎七重寶蓋之
之日也觀夫至道不私瑞生必由平樂園慶基有會
福至必依於善人自非化足動徵教非飾迹何以發
真如之盛契壯實相之輝華在晉鳳集頓川宣后歸
功於良守龍游湘浦章帝布德於賢臣歷選前猷茲
為故實然後上和下睦主聖臣良滅火返風雖有辟
於進壤母修子應亦何愧於當仁至于百越衣纓三
閩耆老或代道篁竹氣推丹桂之城家擅芝蘭名動
蒼梧之埜出平原而祛甲擁崇閤以鳴鐘並為蕃部
之恩親觀招提之瑞同祈介福共潔齊壇聲龍象於
奇賞彙編 卷三百一 主 選集

南州盡衣鉢於西竺會吞方仗供備孟蘭法鼓振而
沙界肅供鍾鏘而鐵圍靜妙財爰捨法施爭流華轂
初於香城文泗填於寶殿鎚藏巨億更入僧田價直
百千還登佛座豈徒照車十乘列隋氏之明珠盈篚
萬金積大顛之寶具而已朝散大夫守長史地乘
華緒領樞名流豫章擢而成幹騏驥生而躡影山濤
天骨亡情吏隱之間王衍風神自出塵埃之表自泰
榮嶺墜作式瀛幽略其小術包其大體振溫良之逸
步得毗贊之宏綱布道移風善寵邦政歸休置駟獨
守家聲然則楚老行歌雖致功於露冕藩君坐嘯固

藉美於題輿化成異壤抑由同德故能道揚法教揮
斤蓋經家懷方廣之恩人慕韋陀之學傳燈繼廣曳
組成陰下逮府寮旁因縣案並恐薰修同希福惠豈
可謂爾之教矣何日忘之者乎時有明威將軍行萬
府折衝都尉李公天子之舊屬朝廷之夙將也露根
自遠聖族多奇受賜昉於甘泉奉衣纓於平業青龍
帶劔光超殿閣之榮白武銜珠早陟齊壇之寵自招
皇誕作鎮邊城湟水樓船遠勞都尉灞陵車馬尚識
將軍龜驚斷鴈之峰恩盡沉鳶之浦濡鱗涸轍處定
水而彌勒撫翼香林在窮途而更切頻光法會荐委
奇賞彙編

卷三

重選集

珠珍護持攸仰招提是屬其兆基也如此經綸繭藻
其大矣哉爰自上座寶輪等並妙根宿植勝果將圓
翰飛般若之林高步檀那之舍慈矜密洞散明月於
談筵智鐸相輝化繁霜於寶刃思琬琰式播徽猷
弟子家嗣太丘泰閨門之薄官地連雕瀝竊藻繪之
餘工爰託下才用旌高躅豈知仲宣旅泊方銜深井
之悲長卿罷歸空負陵雲之氣我之懷矣乃作銘云
太息顛運嗟呼失道德弊爲仁物壯則老贅猿情暗
求鶚討早赤水沉珠玄丘墜寶皇矣如覺蒸然應朝
宗深微妙業與慈悲然燈匡俗捨穢濟時涅槃不住

般若無思俯仰見生和光不減色音雖昧規模尚切
倚歎上人穆彼惟新智傾八藏心超六塵淒涼燬宅
解脫迷津鴻空佇想龍蟄存身青蓋遺邦黃旗故服
原隰刑勢江山重複欄戶秋明岩盤夜燭鼓鐘于宮
聲聳于外聿求紫閣言昇丹瀨絕域徇驚濤顛沛
至誠空感神珍顯會甄陶設險翼軫疏源尉陀餘國
盧尋舊邊邑居雄盛人物殷全是惟樂土實曰龍川
護持霽利莊嚴寶塔基構鼎新亭樂爐磔犇日宵排
歸雲曉納架簪三休連夢四合分惟星紀境控天池
棟宇綿邈衡津推移神機不應瑞景潛儀光合王廡
奇賞彙編

卷三

重選集

彩動金枝凡我寮庶同嗟權實周顓情勤王濛思迢
咫尺幽鍵往來靈室共蔭法堂俱歸惠日四維信受
三明弘益貝葉紛綸龍華寫講肆宏敞齊筵巨翼
供引純陀飯迴香積天人合契幽顯同心傾家奉賄
破產移琛軒裳雙鸞纓珮交臨蘭薰習遠檀那意深
偉哉連率冲乎德化職重集裳秩遵熊駕酌貪貽則
還淳息詐道濟香城積凝寶舍琳琅什種杞梓緇徒
調輕僧會辨折文姝奔螭易失令鼠難拘願刊貞琰
永冠康衢伊我窮途欣茲勝謁文休泛海中翔遊越
尚想知音有懷明發謬惟雅領叨陪天骨爰抽弱翰

式叙高蹤孤音易竭獨賞難逢思起王粲悲生蔡邕
豈無章甫誰適爲容

讀其文真如朝華知其人之不終矣歷觀詞章之
士鮮有結局所謂務華絕根者也而晉人以楊億
之文縛謂文與人各別然未有汜濫如是者

陝州龍興寺碑

蘇頌

有唐神龍元年龍集丁巳應天神龍皇帝出乎震御
平乾也粵若我高祖撥亂反正受天明命太宗震遠
懷荒立人紀綱高宗見天之則愛人之力故我祖宗
之耿光天人之交際矣功侔於天靡弗覆矣道洽于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圭 選集

人靡弗育矣上祗乎人心而醇醲之化積乎中和樂
之聲被乎外則聖母以權居位七廟不可乏主以義
明羣萬方由其侯予乃考順應之符旌緝熙之頌有
若周文爲太子益三朝之恭有若漢文爲天王遵五
讓之實遂稽盛典張宏紀綱纂舊物由舊章穆穆皇
皇顯顯昂昂俾爾熾而昌偶爾壽而滅其斯之臆也
時公卿大夫禮官博士稽首颺言曰陛下誕彌厥月
初朔龍也接伊始元又龍也潛者惠之隱飛者惠
之興觀乎聖人之變合於聖人之契古之白鱗赤雁
威鳳神雀或當道而地分或中流而魚躍惟萬物之

幽贊曾六年之不若陛下室以大寶加明號其純之
典乎天子方辟容遷慮卑聽深視谷神祇之協謀討
經籍之遺美於戲軒轅氏聲玄扈就虛者莫如佛
之寶也推大聖之蘊超衆妙之機則道方於權智成
乎眞實修心觀心惟凡証聖即色非色惟覺悟迷小
者得其小大者得其大藥少之喻是也有者見其有
無者見其無露泡之喻是也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啓
仁壽之域舉代咸登用于國家六度齊行千人倫五
常等豈與太后好道而黜于儒曾孫好刑而禱于
厭當究登庸之休瑞詢住世之宗旨衆生未度而度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圭 選集

天之子人乎因制天下州盡置大唐龍興寺陝州者
以弘福寺爲之寺則唐武德中所創昔王業始基室
千百億故俟福之弘暨帝圖中缺躍千九四故見龍
之興此又前聖之兆後聖之徵也徒觀其阿山豁險
當砥柱之湍瀨城雉紆徐瞰嶺陵之風雨蓋朝宗之
次行在之官三輔齊劇鄰其左二京分政出其中斯
何壯哉郡國之雄也先是香填之金布之神祚之福
護之千楹疊映萬楹叢舉含眞珠之赤光帶瑤瑤之
紺色般般遠矚奕奕增新紅甍生于樹杪星漢拂于

樓間謂須彌邪現空而隱半謂兜率耶住世以臨下
如有待者塔廟之靈乎上自汴洛而西顧經翠品而
北指七聖不迷百神咸扶旌迴守塞輦過閑田吟邵
伯之甘棠追漢仙之結少勿剪勿伐將有聲而在風
曰希曰夷豈無寂而觀妙孰若此寺崇大法之本協
中興之符致於閑安得所饒益爰發中旨出五綵綉
及金銀以寵之後庭則襍於四時其布惟五內藏則
錯於三品其功用六飾紅玻條紫磨璫綉色涵鏡光
分身應矣金相睹矣雨諸天花隨慶雲而歷亂作諸
天樂混清吹亂以參差善哉彌勒降梯青王讓座弗
奇賞彙編 卷百十 毛 選集

清心勁節祗服文執故其臨事天下謂之直臣今刺
史河南元使君名澹字行衡精粹士也正辭邪近研
機禮樂故其著書天下謂之良史朝請大夫行陝令
清河崔君名昱字盛緒長仁合義睦而奉姊郭爽之
儔也爰以爲兄魯恭之匹也故其虛心應物理家移
政則太守樹風以養之宰君承流而廣之始乎精悉
終乎惠愛務荒廢而歸厚惻姦慝而寡悔宋則旁通
誠則圓對斯並個悅卓犖殊尤絕倫者壹務之哉郡
有張士龍王忠誠侯元嗣郭琬表休王方等修業諦
聽感緣信受應乎千里聳于十室皆以爲周錫王命
奇賞彙編 卷百十 天 選集

而藏大鼎漢振天聲而封隆碣况探密記指元符轉
聖輪道皇極使雕篆之辭缺則莊嚴之事渺云何以
觀人世殷我邦乎遂載諸厥中宣此偈曰
賢劫聖惟法王吾君子與巨唐應夫符契而後翔龍
圖永象教昌清燬宅接通莊列旋題崇寶坊翠華轉
河之傍青蓮降陝之卿河之水幕榮光陝之路蔽甘
棠東洛邑西咸陽望巡幸驩且康歸調御福禳穰
是自洪鐘大聲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舒元與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實而往來也臚者傳世傳異方之實禮義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望乾之教蓋西上絕徼者也自漢氏夢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少焉至有思覲厥貌若眈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工運毫合色而疆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无

選集

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施封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爲其粉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祿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官祠擘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意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微絕而稱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崑之作羞山川秀

絕之大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于文昌宮之春官藉攷其地有重崑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于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于金邑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于熊耳左腋于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詠手開榛蕪亶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長鑒沙門器有公議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爲已任寺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羊

選集

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封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爲像者其形七帳之飾瑤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植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拾舟車而極其心相者空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于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亡才吾不信也良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于異時乃買

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與錄其狀訴授于予因據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崑崙無峽無受釋宮斯闢上矗星斗虹完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烟水奔走雷颺箭雨溟濛不朽傑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雅麗是唐一名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主選集

招真館碑銘

梁簡文帝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惟貞能大德起同塵壽生塞兌保物自然人符交泰揜映綠蘿穹窿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矚山踰高掌埜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夕栢豐雷朝上書藏玉桺藥蘊銀筒燒鉛襍鯉折桂和蔥芥柯雖朽碎石亡窮

桐柏山金庭館碑銘

沈約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主選集

濛谷還元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升降自已下栢洞室上賓羣帝睹靈岳之驟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驚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栢靈五岳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立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卑尚幽栢屏弃情累留愛崑崙輕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惠結宗

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
想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續歷復蒙繫維永
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
實惟桐柏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
參倒景高嵒萬杳遂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岩考室飾
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曷靈
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
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羣竄景窮麓
結懇志於玄都望霜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
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亡不懷澤亡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上 重選集

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
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勒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臥
晨興食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
飛九丹而晏息乘鳧輕舉留鳥忘歸以茲丹穀表之
玄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
曰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
損言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峴峴主山璫
璨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旂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
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
津東採震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彷彿幽人帝明紹

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霧
秘瞻彼高山典言覆簣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峰迴
峭掌漢分星臨雲置壇駕岳開檀欄塗塞產林麓慈
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
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更生變煉外示無
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
誘永濟微躬

丹陽上庸路碑

徐陵

在天成象成池屬于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
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爲禮專俟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上 重選集

會通厥田爲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
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
昊初命水官遯矣高陽爰重六職舜爲太尉于是九
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
靈沼於周源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
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中創剪
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鴻鐘於鄴
岳豈易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
桎橫流屈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藐射聖人作樂蕭
韶備以九成詰王盡禮春官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桴

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儀若
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
若夫固天將聖垂意執文五色相宣八音籛會不移
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鼠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
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詠魏之三祖空
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會之宗方難大
宅豈如五詩八會之珠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
漢爭造論門驚嶺名僧俱傳經藏香像之力特所未
勝秋鬼之臺書而莫盡忠信爲寶禳祈免於白駒明
德惟馨山川合於驛驛至如月離金虎泥濛石牛會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彙 選集

西岳太華山碑銘

玄宗皇帝御製

張說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鎮其域陰陽

一列傳
十生感
之邑者
三公

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岳太華
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
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岳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
立表以奠其高五千仞明焉石罅礫堅而雄竦衆山
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
對華陽之國後歷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石產藍
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
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觀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
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彙 選集

思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
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歟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
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岳配天上彌
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岳翼予欲定禮樂諸神人在聽
予思其維岳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
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岳
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
鑒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
駕如奔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
梁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詩賞彙編

卷三十一

選集

巉巖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峰峻削
苗菑森爽是曰靈岳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
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
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
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
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西岳華山堂闕碑銘

張旭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岳澤莫盛於
瀆山岳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

也至矣聖人廟與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
太華授辟泰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
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
桑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岳而告至
觀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
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
方政疆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
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
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
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殫於民也逮至大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選集

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
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
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
是遊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岩塞崖鄉邑巫覡宗
平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
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
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
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
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
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

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開鄉亭侯段君諱懷字忠明
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
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舒國討叛柔服威懷
是示羣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
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
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逆其
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愷廢而後興又造
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微然後
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露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
士女咸曰室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詞曰於穆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三

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惠
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
醉止降福穰穰

西岳華山亭碑

衛凱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
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紀西
岳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即事有漸散
齊華亭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
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瘴怒時雨不與甘澍不布念
存黔首懼聞曠素于是與令已郡胸忍先讓公謀圖

議繕故斷度擇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
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降霽各得竭情福
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巖崑西岳五鎮
次宗緒惠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
宵宴主僻贊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岳降神寔生
羣公帥士百辟績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羣后
命卿散齊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肩窄
有聲神樂其靜脩翬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
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
來迎既受帝祉延子後生為龍為光顯又王庭為公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四

為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長沙土風碑銘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
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
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秬稻
厥艸惟繇蘭杜若荃蘅留萋萬車出焉厥木惟喬椅
桐棗檀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嫺媚於原塋砥礪照耀
于澧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
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
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勳成定國桓文

之舉亦何加焉至于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
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
軾鄧祭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
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
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達天常而云
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
瘴大垢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燐曦之
日冬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于圖
書鵬鳥似鴉但登于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
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曰

舜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于焉滯留五嶺南持
三湘北流隣瀛滄浪遙嶼嶺山之下青青衆山
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烟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
齊捐遠道湘江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岩之麓
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懷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
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
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禹穴碑銘

鄭 鮪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

錄安義得神著而垂皇策充配璇璣王 所以齊七政
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議亦以
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
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主斗建司節
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積祥祕與三綱五
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
數溜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
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
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
命者軒后命者義受命者曰唐虞成命者禹備命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子之說後

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
子長自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
矣蒼山之濬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霽雨洗烟
空廓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
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
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禹
穴宏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爲
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地惠統萬止言其

載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符一
 穴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味雖山
 之堅雖洞之濺有時而埋有時而兌歲其萬千風雨
 濤汰亡其嵌呀業是舊曾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
 賴

奇賞彙編

卷三

望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十二

碑 墓

郭有道墓碑 蔡邕

陳太丘墓碑 蔡邕

孫叔敖墓碑 耶鄆淳

鴻臚陳君碑 耶鄆淳

東平太守阮先生碑 嵇康

貞白先生陶君碑 蕭綸

衛敬侯碑 閻人牟準

褚彥回碑 王儉

奇賞彙編

卷三

碑 選集

太子太保步陸公碑 虞信

浪跡先生張志和碑 顏真卿

元城府左果毅葛公碑 張說

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范傳正

翰林學士李太白碑 裴敬

曹成王碑 韓愈

元魯山墓碣 李華

刑部尚書白公墓碑 李商隱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大鑒禪師碑 劉禹錫

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奇賞彙編

卷三 貢士目

碑

二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墓碑

郭有道碑 并序

蔡邕

碑之不見
其人不
其人不

先生諱秦字林宗大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周王
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惠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
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敏明哲孝友溫
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江
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
以幹事隱括足以矯世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
奇賞彙編 卷三 貢士目 二 選集
華夏遂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
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穀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鼈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惠虛已備
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
翼超天獨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
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
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惠以謀不朽之事命以爲
先生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迹也今其如

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體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墻重份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樓連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并序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奇賞彙編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二選集

之數兼資九德抱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肅尊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不微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并辟大將軍宰卿嘉平歲太丘一年惠務中庸敦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適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

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僚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踰慚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惠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崑數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包靈曜之純天不愁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彙倫攸奇賞彙編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三選集

叙文爲惠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遺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遠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蒞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祗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我哀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實懷珍如何昊育

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替。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楚相孫叔敖碑

邱鄆淳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
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潔之精
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有蛇對其母
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必今日見
之母曰若奈之何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必可空復
令他人見之必為因埋掩其荆母曰若無憂焉其陰
德玄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
奇賞彙編 卷三 三星 四 選集
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植物於藏宮。川谷
波障源源漑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
美收九畹之利以慰潤國家富人喜優瞻樂業扶
序在朝野亡螟賊豐年菴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
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
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其
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
盡地力靈堅禹稷不能喻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
旦可得百金至于沒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
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

刑徽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
不能驂也生于季末仕于靈王立割濁而澄清處幽
暗而照明其道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為
列姪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
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
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
後數幸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
即慨慨高歌曲曰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
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
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
奇賞彙編 卷三 三星 五 選集
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膏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
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
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來其子而加
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亡亡臣社稷而欲有賞
必於潘園下淫境塢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
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
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丞嘗明神報
祚即歲還長後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
魏郡鄆人庶慕先賢體惠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
欽昇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

志在惠廉葬枯粟之愛育蒸蒸討掃醜類鯨寡是矜
杜偽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延發嘉訓興祀立壇
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積萬古標記
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廿
八日立

後漢鴻臚陳君碑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
唐亦以命禹其後嬀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
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惠
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六 選集

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
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壺壺焉其誘人
也是以令登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
乎本傳故畧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
先疇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
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
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
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聳名心矍言
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亡以踰也豫州
刺史嘉懿至惠命勅百城圖画形象于今遺稱越在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七 選集

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
行寓於邳邾之埜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
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諒布不從遂與成婚
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
絕好追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
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
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畜載不幸寢
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
庸口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勛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
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

世會育子曰羣追惟夢我罔極之恩乃與邦彥碩老
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
詞曰於穆上德時惟我君罔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
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
事親雖處祿祿天子屢聳乃階邸將陪帝作鄴平原
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諒國惠我
無垠復命嘆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
穹蒼不授遐年鈔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
與詢笑笑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惠久而彌新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阮先生碑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八

選集

嵇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
世而先生弘謨于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
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于萬
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于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羣生
莫能屈也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
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岳涉海
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翫璞親珪肅
狀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
不可尚也不履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選媛昇

王右軍曰
以產臨寒
秋故得和
手某約以
都升龍節
山陽以
清不足終
故軍嫌乎
九轉以
不虛信
故明子
七賢畢
劉之說
歲未傳乎
高士甲天
位之說
故氏成乎
太師情故
非薄焉武
申馬昭之
傷心故
傷心故
會之具諸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九

選集

降於卷舒審武才就於愚智顧盼二子不亦泰如危
宗廟之犧安不露之龜故無抵牾之過而有陰中之
廣觀屈殺鳴雁是以處不才之間察巨瓠緯帶是以
遊有用之際夸大難而御之以訥資大白而誇之以
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
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類於有解之會固
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於陵灌園以
求實離齟近步修一作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成於
遊龍衛賜譬重仍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
將拔逸駕於洪涯懇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挹凌
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遘病而卒于是遠鑒之士有
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豪傑而存惠子之
問運斧斷而思郢人之力乃探賸索隱以叙雅操使
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志碑之曰 嵇我先生
天挺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蠱滌穢累婆娑山足
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順神太素
簡遺世局澄之不清潤之不濁翔翔區外遺物庶俗
隱處巨室反真歸漢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蕭綸
夫夜光結綠非眩篋之恒珍逸羽翔麟豈園池之久

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頴陽高
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樞滅迹於周代盛德風流有
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
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氏之後胤堯
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
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遠系緒綿
長漢興陶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
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鎮南將軍荆
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實司徒建安王
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十選集

蓄陵颺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岳峙
淵渟精仍無以觀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
氣與烟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
詩論語數萬言受倩幼習典墳公幹少誦詩曉方之
於古彼有多慙是以岐嶷流聲黃中著稱有鄉人得
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便
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誦讀晨夜不輟年二十
七爲安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勅道求賢焚林招士
朝難其選是日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
才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官室方修苑囿青溪舊觀

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惠彼樂職之篇踰
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
官次夙夜惟寅春秋請是棧樸者也先生本不希
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
年登四十志畢山藪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
神乎無爲自苦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
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樞真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
楫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疎招茲四
皓超然輕舉異世同符爾乃杖策孤征游踐山岳旣
而至于句容登于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十選集

楠記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輩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通
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
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崑崙樞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刻
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水深窰絕峭組織烟霞枕
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埜獸不亂逍遙閒曠放
浪陵山塔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旣否
水闢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微兆於是
近遠書問悉皆杜絕簪乃聳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
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誼先

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勅旨供
給藥餌不乏歲時滌澤湛思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
游南岳茲山也譬閼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柱
傍臨九純間設封有琅玕生車騎遺世獨遂是用
忘歸一十年有勅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
別給辟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致禮河宗況於
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構生既善冥祥
亦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庭亡荆棘遠同闕里階吐
神泉運動于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
豐潤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十二 選集

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啓章蒙勅
許可葛玄之夢見開士朱鸞之遠望尊儀何以擬茲
迴感此微應以大同三年歲次景辰三月壬寅朔
日分且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
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
其月十四日定于丹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轅之
墓衣冠如王喬之藏劍舄化於茲日可得偶焉先生
器宇凝深思識精瞻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
匪踰於矩矱目疏朗儀貌鮮潔實亡勸沮多行惠惠
區借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淮南

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一遁甲之書九章歷象

之術幼女銀鈞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下射荀基
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鈞之
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
門人恒法閻等慕遙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勒玄
碑而相質騰絳霄之流芳乃爲銘曰

留鳥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氣照耀丹麟厥跡猶在
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惠日新
朗猶懸鏡鑒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遠仁昔游纓綬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主 選集

頡頏縉紳厭乎匡收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中
遠尋丘、叙、高、蹈、風、塵、精、無、細、世、隱、不、隔、真、結、宇、依、崑、
貞、植、茂、少、水、王、留、年、華、精、却、老、乃、有、令、問、兼、斯、壽、考、
泉、過、危、庭、峰、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欄、席、
花、落、窗、甕、尚、平、未、反、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貿、遷、
豐碑有封遺烈亡靈

衛敬侯碑

聞人牟準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即鄆首山對靈足谷
當倚日勢高而趣幽形垣而背阜繁室而可以蔽藏
不墳而所冀速朽珍琦素白而靡尚衣服隨時而則

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曰季居亭而
已治居嘉在土而可友處高摠之厚地將秣億而永
久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著
孝經固而倉頡家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
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殷叔時碑魏大寶碑蔡臣
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
常書受禪表顯並金針八分書也太祖文帝等臨詔
令襍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誠于等散在人間及碑
石可見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

諸淵碑

王儉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南 選集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貢
云亡宜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于文
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
至仁則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
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
州侯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
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
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
仁經義緯敦穆于閨庭金聲玉振寥亮于區宇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于文雅之
園郭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
等潤韵字弘深喜愠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
猶于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
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亡
昧表既延譽于遐邇文亦定婚于皇家選尚餘姚公
主拜附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茂如也釋
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
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
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提庭司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左 選集

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簪其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
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門除中書侍郎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
龍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
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復存于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
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
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
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

庸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
之分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
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
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
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
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
直弘二八之高慕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以
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違事居忠貞允
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六 選集

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
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
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揭挹改授侍
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喪去官雖事緣義感
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
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于天位疆臣憑陵于荆
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惠公實仰贊宏規參
聞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
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旣而齊惠龍
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七 選集

之戒肅肅焉穆穆焉于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
如一大祖升遐綢繆遺寄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稟
至凡之顧奉綬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于雍
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劔三十人物有其容
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
陳還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
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
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笄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綴禮晏嬰既往齊君趨
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于上羣后怪慟于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大 運集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
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劔爲六十人謚曰文簡
禮也夫乘惠而處萬物不無害其貞虛已以游當世
不能援其度均貴賤于條風忘榮辱于彼我然後可
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誰云克備
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
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
默餐輿誦于丘里瞻雅詠于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
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惠其辭曰
展情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夫鑑璿曜

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固心則文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濟量登岳均厚五臣茲六
八元斯九內慕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祥彼民黎率禮蹈謙
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頽梁陰載缺惠猷靡嗣
儀形長遞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周太子太保步陸公碑 庾 信

公諱逞字李明本姓陸吳郡人也君子至止既紹虞
賓鳳皇于飛實與齊國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大 運集

將軍覆吳王之蓋曾祖載爲宋王司馬留鎮關中赫
連之亂伏劔魏室黃河參陵或亡追路烏江艤船更
無歸迹今爲河南洛陽人也高祖冠軍將軍榮州刺
史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爲別軍自是官師擁鐸更爲
吳越之兵君子習流別有樓船之陣父政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中都獻公太祖扶危淪傾經
綸夷阻報君之耻遠襲平原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
留事關中餽食非直榮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漢園
之竹公秉照晉之靈降明神之惠猛扇振檻七年不
驚羝羊觸藩九齡能對諸兄以公先君愛子稱之曰

仁權而裝日雖復季末大成之心守節疑有缺誤既
遭火翻從歷紐太祖初封咸谷始合諸侯以公詞
令參謀機密故得成政克宣師言無漏賜姓步陸旅
氏委輿輅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劍方之吹律綽有餘
榮也子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
殷平準水衡貫朽常平粟紅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兵部中大
夫領蕃部疑東京鼎寶先加鄧騭之勲西晉官人多
用山濤之啓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
轡取定驚和之節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會稽有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王 謝集

柳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
餘官如故士林兵息蘭池盜靜不學王陽平生鑄金
之術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家僮暮行還得遺錢
於道并白絕十匹公訪得其主卽以還之見金于路
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樹樹方之今日昇代同風
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摠六車再操八柄考績入於
歲成論功書之年表尋授宣州諸軍事宣州刺史露
冕觀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
受王基之德曾未暮月被勅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
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少陽養惠前星守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王 謝集

一竹方在甘泉之室。瘞埋才子。卽用高陽之原。公儀
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沉諸墓不測。事君惟忠。事
親惟孝。言爲世範。行爲士則。留連墳素。悃悃文詞。霜
府錄於尚書。天官摠于司會。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身
其六龜。腰恒四綬。陳平密謀。既非天子所見。荀彧上
策。又非諸侯所登。其爲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爲州
也。唯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亡資。遺子則一經而
已。嫡子操至性。過禮純孝。不遺墳前之樹。染淚者先
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銘曰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主選集

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圍昔我烈祖。垂翊秦中。
白馬亡路。烏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營州恒州。
擁旄世載。壯節旂人。雄關塞直。河穿趙平。雲臨代
生。謂立功沒。爲留愛降。茲岳濱誕。此貞明祥。符雲氣
慶。合星精。宮惟定策。穀柱書名。忠泉暗涌。孝笋寒生。
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以我明略。
來參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旦。通參三事。歷副六卿。
天師一作司。光宅地載。謨明春官。定禮夏官。治兵讞言。
默識溫樹。亡名謙恭。周密言行。亡乖忠公。兕殪陰德。
蛇埋軍國。紛總部領。填堵一作。馬不入廐。金不入懷。

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
西京。疎廣。年齡俄頃。風電相推。銘旌兩沒。池柳雙迴。
繁繁胤子。御久銜哀。身彰墊火。心懼天雷。月日其除。
繁終哀始。馬歸司隸。書還太史。歷對天星。墳連壘市。
山勢接飛松。形蓋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

此體創自庾公。惟其筆妙。故偉曄動人。作者效之。
易入佳道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顏真卿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主選集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亡。
間而理窟。肌分其惟玄真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
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
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柳
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
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
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
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
江。返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
鼓吹京兆韋諡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

但此竹境

漁樵夫

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亡為宗觀以為碧虛金骨兄
 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
 東郡買地結茅舍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
 呼為桐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
 裘嫂徐氏聞之手為織績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
 艸堂椽柱皮節皆存而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
 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
 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
 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閑闌旌曰迴軒巷乃命詩事劉
 太真為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五 選集

既門隔流水十年亡橋陳公遂為建造行者謂之大
 夫橋常以豹為席駿皮為屬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
 榔拏枝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
 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
 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
 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
 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
 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
 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七年
 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

答曰倘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汎宅沿沂江湖之上選
 來苦雪之間望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
 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少芥屏營
 若泥沙希跡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
 去我思惠之深曷以寘懷寄諸它山之石銘曰
 逸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
 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唐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葛公碑

張說

公諱威德字某曰葛氏京兆涇陽人也其先贏姓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五 選集

繇之後夏有葛伯氏族與焉寧陵之傍尚傳侯國綏
 山之下獨有仙祠嬰則威服五城襲則續稱二縣鴻
 臚秀於吳會散騎崇於晉京一作景在其子孫是宏繁
 羨公生而開朗長而英拔非因馬鄭之學動合禮經
 不待孫吳之書暗同兵法有拳勇尚氣擊劍射稜華
 風神都爽五馭善於東塾六射勁於西甯少以嫺姚
 之才入光供奉之選御橋驂駕犯清蹕而不驚輦道
 啼鳥應鳴弓而自落便蕃左右星歲重深贈上柱國
 拜元城府左果毅天下大定李廣之用無施雲中荐
 賢焉唐之言已老春秋六十有五神功二年某月終

其詩以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
慕其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非心遺餘年也
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
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
王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刻賦謫仙
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于斗牛之
分漫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鏡終年不
核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遺而不自得也晚歲渡
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
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淦之旅人

奇賞彙編

卷三

天選集

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禮降
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
甲子相懸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
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于人間得公遺篇逸句
吟咏在口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
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酒掃訪公之子孫欲申
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
劉勸之妻皆編戶畝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
村落形容朴樸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
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

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
父沒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系以自盡
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
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儼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
于縣官恩辱祖考鄉閭逼迫忍耻來告言訖淚下予
亦對之泫然銘曰嵩岳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
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
晦以鞠藥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
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
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
奇賞彙編

卷三

天選集

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方李公墓異代詩流
同此路舊墳卑庫風雨侵新宅爽登松柏林故鄉萬
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于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藏
幽隧一臨岐嶠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翰林學士李太白墓碑

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
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脇從得罪既免遂
放浪江南歛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
具行止故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
嗜酒知其取適作碑于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炁耶

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宇太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故為詩格高古遠若
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
塵中屑屑米粒蟲虻紛擾齒齟齬絆蹂躪之非又嘗
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免脫其刑責
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
免誅其報也又嘗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
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
本懼失其傳故傳叙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
士為三絕贊公之詩歌與裴將軍劍舞洎張旭長史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三子 選集
草書於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
兩合可為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明惠稱占
其官謚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
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若宋考功韋
蘇州王右丞杜貞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
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
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
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魏公英公以學行文翰稱者
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
予嘗過富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

詩集

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掉酒船
趣味之不足重之為寶用獻知訖又於歷陽郡得簡
林與劉尊師書一帋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
見翰林贊志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人量扇
迷陳語文簡事備事為作者附於此云會昌三年二
月中敬自潞水艸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
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鄆城縣尉李邵同以
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酒掃留絹作
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 集作
同 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二女且曰妾不拜墓已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三子 選集
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保請免畢元宥力役俾
專洒掃事享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尚
落青山白雲共為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
久其名不朽此為祭文寫授元宥又為碑曰
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
十五字而已
曹成王碑 韓愈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恭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開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平客不忍聞喪除痛胡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剽於兵郡早飢民交走歟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格鎖擴門悉弄倉實與民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真下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勞長觀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聖選集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庖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判
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朴代之二年尤張于是以王
師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
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聲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夢王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昇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鄂嶽鋒蔡山路之剌斬之黃梅大隸長平鐵廣
淦歙蕪春撤蕪水掇黃岡策漢陽行趾汴川還大膊
蕪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慄光之非山
踏隨光化措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聖選集

婦女不變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非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潁東都王坐南方非向落其角距賊歟
昨不祗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收於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亡所宿府中不聳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昇將慎將鐸將
潛借盡其力能夢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斬河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汭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予亦受命有事于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底其有集先王靈于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于子無用辭乃序
而詩之詞曰

太支十三曹子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畏寒絕遷零王黎公不脊僅存子父易封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武薦峻功蘇枯弱強猷其奸猗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慶慶陸陸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為示無止公所自謂門中肆外摘

九魯山墓碣銘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
終于陸渾艸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
呼堂內有篇簡中褐枕履琴杖筆紙而已堂下有接
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
上望望射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休遂其喪葬以明
月十二日定于所居南園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
州使君之子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

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論焉對曰兄有
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堅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
食旅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游陸渾考一畝之宅
發八筭之直唯匹帛焉居亡為鑄磨落之禁達生齊
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亡烟彈聚讀書不改其
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
德接清塵而枯顯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
晦而不耀故也是室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
至歿于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
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于性命則塞士賦可謂與
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
祿貴富之藏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達冥

冥純明朴渾範于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
行先生從古也

李商隱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
碑銘 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
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白
頴陽尉典治集賢御書待大夫弘農郡君楊氏來

京師肝肺純純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伴右功世以命其容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刊板萃注秘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爲諫官留盤屋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爲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據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三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爲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設儕曹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彙集 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邪上由是賜錢直估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宴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滿剔扶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奔刀天街日比年長安中盡知公以次命爲疏言元衡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員外中書舍人叙緋受上旨起田孝公代恒陽

孝公行贈錢五百萬世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汧江分殺水孔道用肥凡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濟儲其清以饑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倡歌舞徙右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湖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中百日假又二歲得所薨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社郵事封子仲太原以其後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二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彙集

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康左丞敬休又故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朝望晦輒不向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海流人鷄林日南有文字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爲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爲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栗給事寡嫂永寧里中

有兄弟家持鬱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

為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齊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惠未拔
公有弟昆本跋不挫乃果敷舒匪幣匪喘噫其醇腴
于鄉泊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陞玉堂徵徵其中
上沐唐禹帝為輦留續緒襃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
睥白其華瞻不痕繡用從弃道至道天子疇誰與伍
率中道上納筆懾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倏東其居
大尹河南剪其恭迪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哀君強
謝不堪守翊翊仲仲君子之文不慳不怒惟君子武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天 選集

奇賞彙編

天 選集

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承厥家曾祖之弟坤柄異繩
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衰其收握券而導
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說碑不
于碑有
奇賞彙
編

六祖能禪師碑銘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
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拽海師
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齊之身則知法本
不生因心起見見無所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
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
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
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
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
其道靡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恐大師願竭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天 選集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天

選集

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剗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
座學眾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
然受教曾不起予還省其私迥超無我其猶有懷渴
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什
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
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
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
物忌獨賢人惡出已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
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為淨土禪居止于編人世
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

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寶以真乘。既不能耐。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化身肉眼。凡夫願開惠眼。遂領徒屬。盡請禪居。奉為挂衣親。自剃髮。於是大興法雨。普洒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為教首。至于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于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難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罕

選集

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思。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惠遍覆。名聲普聳。泉館升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背願拭目。於龍象之忘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于戶外。跌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襍樹。華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寔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廬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

佛尚惠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烏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到都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惠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晏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跳艾。彎弓猜悍之風。變咬漁。悉罷蠱。醜知非多。絕腥腥。效桑門之食。悉弄舌。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聖

選集

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禪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于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予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駕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惑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雖俱不俱
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
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師公謚
曰大鑒實廣州牧馬摠以疏聞辭是可其泰尚道以
尊名同歸善善不隔异教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
所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雅今

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

選集

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

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聳其言
猶夫重昏之見智與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
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
如貫珠有先後而亡后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
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
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
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
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如自新之陳
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

此碑可取
它書不知

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慈慈南裔
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
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京學徒爰來
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瘡聲詔不祇致許爲性雄
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亡修而修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
如黑而迷何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
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

選集

釋皎然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願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
衡於羣教之表自第一義締皆我之蓮一也况儒墨
名法道家之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即其
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勛茂德
世爲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耀不足
關其心聲塵未曾觸其性其年二十詰天竺威大師
首宗毘尼依佛教也常愀然而歎曰孔老之學不明
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
不然觀萬像亡根我獨以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

四流莫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而
悟者人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浩朕而東
與生靈滌必觀天地更始正士自摩騰以降持法有
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士亟歸乎哉如
凱風後陽嘉禾先發其齊惠文大師傳龍針智論一
性之教即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乘也惠文
傳南岳南岳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
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綱不出正念亡遺即中蓋
如來一斯教之扁額也天下弘經士窺我宗者不得
其門而入天台去世界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選集

經之境也及以清書山空杉吹不動真念凝乎寂莫
經聲在此宵冥此持經之心也大曆元祀州將韋公
元父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圖開州刺史陸
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誘真
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
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慧日昇于天乎白江以東
愬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舉精行大惠二十
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亡緣慈眼極一觀
四生多溺空見乃鑄盧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身
不有法體非亡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寶妙瑜間淨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選集

東陽東陽傳左溪左溪傳自龍樹也還至天台四祖
事吳諫議大夫杜正論教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
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苦節不衰時有晦明
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吾衷嘗從容謂門人曰
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
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
得亡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
景揚大雄慈聲蓋平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二之
目規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
峰合沓以就我當大藏而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

明上燭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異日問天台。然公
公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情志之所致耶。又於本
寺入法華道場。忽觀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
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
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
終于支山本寺。嗚呼。象法終壞。苦流增波。亡數人天。
從今何怙。初當寺。孟公轉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
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驕陽久焉。嘉苗若燦。辭
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坐慘黯。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
教門人。霧輸法盛。道欣可入。如來之室。豈啻宣父之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集

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猶子靈源等。高
志警拔。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大乘以基性。雖
後學。以聆德聲。曷云不寡。貽諸樂石。銘曰
泓澄。吳江。靜幾於。且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沈沈大師
與道為蕃。義天無字。慈鉏不昏。歸然文。山聚公所履
建塔闢院。夷光而趾。乃基靈峰。靈峰崇崇。乃啓秘藏。
秘藏彤彤。天色在下。日影當中。真經亡言。至象非象。
冥理徹性。不昧不明。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嗟我。
有時而裂。香樹偃蹇。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
示滅何之。天泣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陵履西去。

相逢是誰見。海未乾。疑山尚阻。鷺鷥。靡民。爰得其所。
吾所寂寥。空留法語。入室數子。皆弘我經。安公如月。
遠公如星。恭恭秩秩。釋氏係形。影塔亭亭。長在寒樹。
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苦雲與我為喻。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一

聖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二終